

書叢本基學國

疏 義 羊 公

(五)

著 立 陳

行發館書印務商

# 公羊義疏五十一

成三年

盡七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疏〕

穀梁注云：宋衛未葬，而自同於正君，故書公侯以譏之。

辛亥葬衛繆公〔疏〕

釋文：繆音穆。左氏：穀梁作穆。詳隱三年。包氏慎言云：正月書辛亥，據歷爲二月朔日。按如包氏所推，則爲過時而日，隱之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疏〕

舊疏云：莊公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何氏云：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然則此書公至自伐鄭者，不得意故也。通義云：時諸侯次於伯牛，遣師東侵，鄭敗於丘輿，故以不得意致

伐也。舊疏又云：莊六年注云：皆例時。今此書二月者，爲下甲子出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甲子月之十四日。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注〕以無新宮知宣公之宮廟〔疏〕

穀梁傳曰：新宮者何？禰宮也。注謂宣公廟也。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

入廟，故謂之新宮。杜亦云：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范所本也。○注以無至宮廟。○校勘記云：按當作以無新公乃合。魯桓公廟謂之桓宮，僖公廟謂之僖宮，煬公廟謂之煬宮，魯無新公故疑之而問也。

宣宮則曷

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注〕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謂之新宮者。因

新入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疏〕

通義云。始入宮廟。未忍遽以神事。孝子之志也。穀梁傳曰。迫近不敢稱諡。恭也。注。迫近言親廟也。桓傳遠

祖則稱諡。○注親之至言也。○穀梁注云。宮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以哀哭爲禮。故亦不忍正言其諡也。○注謂之至更也。○邵氏晉滄爾雅正義云。御覽引舍人云。古者徹屋西北扉以炊沐汲者。訖而復之。古謂之屋漏也。釋名曰。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徹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燼資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塗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是劉熙所引之禮也。劉與舍人同義。唯曰雨漏。訓屋漏爲增成其義。爾詩疏引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按有司徹云。有司官徹饌於宮中。西北隅。鄭注云。於此尸謾改饌。當室之白。曾子問。陽厭之事。當室之白。鄭注云。得戶明者也。蓋西北隅爲幽隱之地。漏見日光。故爲當室之白。義本康成也。按穀梁傳。壞廟之道。易檐可也。卽謂易其西北角。當在耐廟時。與新死徹西北扉者。自是兩事。毛氏奇齡春秋毛氏傳云。新主入廟。禮無明文。唯春秋吉禘。在二十七月。纘禘之後。以禮月遇吉祭。雖可以奉主祭廟。然猶是耐祖。而不以妃配。必逾月吉禘。然後遷祖於廟。名曰新宮。今宜以十八年十月。薨。則成二年十一月爲大祥。三年正月爲禫。至是二月禫已逾月。正二十八日吉禘之際。其名新宮。當在吉禘後。已經遷主。故燬而哭之也。新宮卽先公之宮。先公居五廟之末。名曰禰廟。伯禽以來。卽已有之。雖名曰新宮。而實則舊廟。必待吉禘之日。將四親廟并祧。合食大祖。及其臨徹。先迎高廟一位。隨諸祧主。還遷廟中。然後逐隊隨三親歸分高曾祖禰。而各入廟焉。是一日不吉禘。則一日不遷廟。一日不遷廟。則一日不易廟也。若謂丹楹刻桷。經稱桓宮。而此稱新不稱宜。必非無故。則以丹楹刻桷。在莊二十三年。此時已舊而不新。故稱桓耳。若初入廟。則未有不稱新者。不聞夏宗伯稱新鬼大乎。按此稱新宮。自以新入廟而災。故不忍正言。若丹楹刻桷。無所不忍。卽在莊公初年。亦可正稱桓宮矣。

其言三日哭何。

〔注〕据桓僖宮災不言三日哭。〔疏〕

注据桓至日哭。鄂本据作據桓僖宮災見宣三年。

廟災三日哭禮也。〔注〕善得

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疏〕

穀梁傳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注痛傷至哭之。○白虎通災異云何以言災有哭也。春秋曰新宮災三日哭。傳必三日哭何

也。禮也。所以然者宗廟先祖所處鬼神無形禮曰今忽得天火得無爲災所中故哭也。禮記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注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也。故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廟門不得終禮廢者黷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注太廟始祖廟宗廟皆然記主於始祖言耳。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成

公幼少臣威大重結怨彊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疏〕

五行志上云新宮災穀梁以爲宣公不言謚恭也。劉向以爲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

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廟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爲成居喪無哀戚心勢與兵戰伐故天災其父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經義雜記云按公羊當從董說天意以成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不如災之欲成公之追念其父寢兵息民也。若謂以宣篡立故災之則天何不誅之於未亡之先而必欲災之於入廟之後乎。何注謂臣威太重結怨彊齊則與宣廟無涉穀梁當從劉說謂成不能用父命以誅三家夫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天意若曰爾不能聽父生前之命安用死後之廟哉不如災之庶成能感悟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有禮而恭非孝子之能事也。檀弓說申生自卒而以爲恭世子鄭康成云言行如此可以爲恭於孝則未之有余謂公羊穀梁云禮也者皆微詞以婉刺也。何休杜預云善得禮失經傳之旨亦非董劉之意也。至謂天欲去三家故災宣廟以示之雖天意昭昭每因此以示彼然較

之不欲父命之說似疏矣。按當以五行志一曰說爲正。臧氏謂天何不諫之未亡之先。而必欲災之於入廟之後。夫商臣弑父。尙未顯誅。亂臣賊子。天雖昭報不爽。安能駢示之罰。適宜宮災。故春秋書以示戒也。傳云禮也。亦謂其三日哭。得處變之禮也。何有微文婉刺。其卽譏貶宣成。已於災著之矣。何氏謂成公幼少云云。係推言之爾。新宮爲廟之極親。故以不得久承宗廟爲戒也。邇義云。桓宣皆篡立者。二公之宮。並以災書於春秋。上本天道。下正人事。灼然著明。有若符契。是也。舊疏云。桓公亦篡立。不災其宮者。蓋以桓母言媵。次第宜立。隱公攝位久不還。天示其變。隱猶不覺。是以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何氏云。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返於桓。失其宜也。然則桓正宜立。隱是左媵之子。據位失宜。而桓弑之。雖曰篡君。其罪差輕。是以不災其廟。豈若宣公以庶篡嫡。其子失政。故災其宮矣。而哀三年桓宮傳宮災者。彼是已毀後復立之。是不宜立。故天災之。不謂怒其篡隱也。按舊說亦泥。桓宣同爲弑君。無分輕重。桓廟不災。或偶不災爾。天道遠。人道邇。天事焉能盡如人測乎。况桓公不終於齊。受害暫婦。天之報之者。不爲不儆矣。故不必更災其廟與。

## 乙亥葬宋文公。

## 夏公如晉。

## 鄭公子去疾率師伐許。

##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

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注〕棘民初未服於魯。〔疏〕

杜云。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大事表云。今當爲泰安府肥城縣地。水經

注汶水篇。汶水又西。淇水注之。水出東北馬山。西南流徑棘亭。春秋成公三年。叔孫僑如圍棘。南去汶水八十里。方輿紀要在兗州寧陽縣西北。○注棘民至於魯。○舊疏云。言初未服者。欲言終服於魯矣。公羊之義。以圍爲不克之文。若其得之。而言圍者。正謂當時未克。何妨終得之乎。 其言圍之何。〔注〕據國內兵不舉。〔疏〕注。據國至不舉。○舊疏云。卽定八年。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 不聽也。

〔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

外邑同罪。故言圍也。得曰取。不得曰圍。〔疏〕

左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注不聽至起之。○易良象傳。不拯其隨。未退聽也。疏聽從也。故昭二十六年左傳。姑慈婦聽。亦

謂婦從也。不從故叛。成十六年左傳。鄭伯如晉聽成。注聽受也。不受成。亦卽叛義。必內諱叛。故於書圍起之。○注不先至圍之。○論語季氏云。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不然。故譏之。舊疏云。國內之兵。本自不書。而此書者。惡其失所會。與圍外邑同矣。○注得曰至曰圍。○舊疏云。取者是得文。故言得曰取。卽上文取汶陽田。及哀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之屬是也。不得曰圍者。卽定四年楚人圍蔡之屬是也。

大雩。〔注〕成公幼少。大臣秉政。變亂政教。先是作丘甲。爲寰之戰。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疏〕

注成公至所生○作巳甲見上元年。臺之戰見上二年。伐鄭圍棘並見上桓五年傳。大雩者何。旱祭也。注祭言大雩。大旱可知。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疏〕

左氏作廢咎如。穀梁作牆咎如。古將牆皆從引得聲。通廢當是從牆之省聲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書大傳。洛誥傳。負廢而歌。又多士傳。天子負廢。

鄭注廢謂之庸。又說棘牆外閉之即祭義之棘牆也。詩小雅常棣。兄弟閱于牆。釋文。牆本或作廢是也。左傳曰。討赤狄之餘焉。杜注。廢咎如。赤狄別種。潞氏入廢咎如。故討之。大事表云。按是年赤狄之種盡絕。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丙午丁未。一為閏月之朔日。一為閏月之二日也。

此聘也。其言盟何〔注〕。据不舉重嫌生事。故此以輕問重也。〔疏〕

注据不至重也。○舊疏云。魯秋之義。舉重略輕。即莊十年。

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是也。今聘盟兩受命書。故云不舉重。嫌生事者。嫌是荀庚初受命。但聘至魯。生事而盟。故曰嫌生事也。以輕問重者。聘輕而盟重。即此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是也。

聘而言

盟者。尋舊盟也。〔注〕。尋猶尋釋也。以不舉重。連聘而言之。知尋釋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

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疏〕

注尋論尋釋也

○說文：尋，釋理也。釋猶絡繹不絕，故亦訓長。廣韻：尋，長也。方言：尋，長也。海岱大野之間曰尋，自關而西，秦晉梁益之間，凡物長謂之尋，是也。哀十二年左傳：若可尋也。禮疏引賈逵注：尋，溫也。服注同。杜云：重也。皆與尋釋義相足。左傳兩言且尋盟，與此同。范云：此先聘而後盟，故不言來盟也。是也。○注以不至誓也。○舊疏云：若其特結約誓，當但舉重，即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之屬，皆因聘爲之，不言聘而言盟，故知特結盟。此則言聘又言盟，故知非特結盟，而尋釋舊事盟矣。○注齊者至非之。○解詁箋云：來盟者，亦先行聘。此所聞世詳錄之，故不舉重。惡盟也。按言亦所聞世，宋華孫、衛孫良夫，何不詳錄之與？君子屢盟二語，詩小雅巧言文。毛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此修禮相聘，復有疑貳而盟，故並舉以見其非。解詁箋云：皆日亦惡不信是也。

鄭伐許〔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

狄比周爲黨，故夷狄之〔疏〕

注謂之至狄之。○左傳疏引賈逵云：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刺無知也。范甯云：鄭從楚而伐衛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穀梁昭十二年晉伐鮮

虞，傳：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此定四年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是皆以不稱爵爲狄之也。繁露竹林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伐許，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按鄭自宣十二年後，敗晉圍宋，執解揚，致諸夏弱，變楚強，皆鄭爲之，不徒伐喪叛盟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疏〕

釋文堅作𡗗云苦刃反本或作堅按舊疏云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定本亦作堅字則疏本亦作𡗗與釋文同也今穀梁亦作堅又後人据左氏改矣九經古義云公羊

作𡗗穀梁作賢本一字也說文云𡗗古文以為賢字漢潘乾校官碑云親𡗗寶智三老袁良碑云優𡗗之寵今文盤庚云優賢揚歷見三國志注是優𡗗即優賢也玉篇又引作𡗗𡗗與堅同𡗗亦為古文堅字堅又與賢通東觀漢記云陰城公主名賢得續漢書天文志作堅得疑古堅字賢字皆省作𡗗公羊从古文作𡗗穀梁以為賢左氏以為堅師讀各異故也按說文𡗗堅也从又臣聲讀若鏗鐫之聲知古文𡗗堅賢三字通也玉篇之𡗗當是𡗗字之誤釋名采帛云緝緝也其絲緝厚而疎之畢氏沅疏證云今本經皆作𡗗譌段云緝古堅字當从系臣聲是也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壬申月之二十八日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甲寅四月無甲寅五月之十一日也

公如晉。

葬鄭襄公。

# 秋公至自晉

## 冬城運〔疏〕

左氏作鄆。下五年秋大水注作城鄆。左氏正義引釋例土地名云。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云。此東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莒亭。或曰鄆卽莒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孫文子。公待於鄆。杜云。此西鄆。昭

公所出居者。東鄆廩丘縣東有鄆城。然則此爲公欲叛晉而城鄆以爲備。當西鄆也。大事表云。今在山東曹州府鄆城縣東六十里。鄆自唐季爲戰爭要地。馬氏宗禮左傳補注云。釋例以此爲西鄆。非是。此爲莒魯所爭之東鄆。郡國志。琅邪東莞有鄆亭。榷按。

鄆近費。故爲季氏邑。漢五行志。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彌私家師古注。鄆李氏邑是也。

## 鄭伯伐許〔注〕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疏〕

注未踰至其惡。○莊三十

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故僖二十五年夏。衛侯燬卒。秋。葬衛文公。冬。齊衛子。是也。本年三月。鄭伯取卒。此書鄭伯稱爵。故解之。通典引五經異義。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朝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訓於王事。不敢伸具私恩。鄭伯伐許是也。謹案。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駁之云。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至孟津之上。猶稱大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卽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非王事而稱子耶。是鄭用公羊義也。曲禮下正義。公羊凡以王事出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若未踰年。非王事。稱爵。皆譏爾。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左氏之義。凡在喪。王曰。

小童公侯曰子。宋襄公陳共公稱子是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鄭伯伐許是也。按桓十三年。經書衛侯爲惠公。成三年。經書宋公衛侯。時宋文公衛穆公未葬。此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賈服注。譏其不稱子。僖二十五年。會衛子莒慶盟于泚。時先君已葬。衛成公猶稱子。服虔云。明不失子道。成十年。晉侯伐鄭。時厲公父景公疾未薨。而厲公出會稱爵。譏其生代父位也。然則左氏先師。皆不以在喪稱爵爲禮。與公羊同。異義所載左氏說。不知何人臆見。致杜預輩得以彌縫其無父無君之見。故鄭駁從公羊。爲不易之論也。繁露竹林云。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以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其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卒而俱至。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蟲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俠而擊之。鄭罷散危亡。終身愁孽。吾本此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爲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見其罪也。曰。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與事不審時。其如此爾。此公羊先師舊義。故何氏依用之焉。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注〕始歸不書。與郟伯姬同。〔疏〕

注始歸至姬同。○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賤也。來歸

書者。後嫡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則今書月。爲無罪文也。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杜云。出也。上年左傳云。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是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故仍繫杞也。易同人六二。禮疏引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則猶有六出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亦不出。故禮記疏引鼎初六鄭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此

輿鄰伯姬其  
皆犯六出與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疏〕

左氏作荀首穀梁同。  
按秀首同部限借字。

梁山崩。

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河作江誤也穀梁注梁山晉之望也杜云在馮翊夏陽縣北經義述聞云此梁山非詩之梁山也詩之梁山在涿郡良

鄉縣北乃灋水所經去河甚遠不得云梁山崩壅遏河水三日不流其韓城在涿郡方城縣與燕甚近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非在晉地之韓也此梁山則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臨於河上故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也夏陽春秋之梁山亦非韓也自康成箋詩始誤以突突梁山爲夏陽之山又誤以韓城爲晉所滅之韓國而隋人遂改夏陽爲韓城縣楊氏不能糾正而承用之疏矣按爾雅釋山梁山晉望也郭注晉國所望祭者今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漢齊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禹貢梁山在西北今梁山在同州府郃陽韓城二縣境大事表梁山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詩突突梁山惟禹甸之本爲韓國鎮山晉滅韓其地屬晉仍本鄭義以詩之梁山卽此之梁山也水經注云河水又南徑梁山原公羊傳所謂河上之山也一統志梁山在同州韓城四十九里與郃陽縣接界通義云梁山不繫國者與沙鹿同義

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

河三日不涸〔注〕故不日以起之不書壅河者舉崩大為重〔疏〕

校勘記云壅河三日不涸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壅河於勇反不

音流按釋文當本作雍今从土當後人所加穀梁傳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又證者對曰壅過河三日不流彼釋文壅過於勇反下於葛反經義雜記曰公羊傳壅河三日不涸無過字壅過義同不當復見傳又云天有山山崩之天有河河壅之亦有壅無過疑二過皆衍文或本為注義誤入傳中漢書五行志穀梁傳曰壅河三日不流則西漢儒所據穀梁無過字陸德明為過作音是唐初本已衍矣釋文不音流通義不古流字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東南出至河晉之望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臨於河上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使以此問伯宗卽是處也春秋穀梁傳曰成公五年梁山崩過河水三日不流以過代壅知不得壅過兼有也○注故不日以起之○舊疏云謂起其三日不涸也則但一日不可不書日矣若無所起例當書日卽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是也

外異不書〔疏〕

舊疏云正以文十一年長秋之齊晉不書故也

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注〕山者陽

精德澤所由生君之象河者四瀆所以通道中國與正道同記山崩壅河者此象諸侯失勢王道

絕大夫擅恣為海內害自是之後六十年之中弑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故溴梁之盟徧刺天下之

大夫〔疏〕

注山者至內害○校勘記出與正道同云閩監毛本同鄂本正作王按紹熙本正作王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為四瀆五行志下之梁山崩穀梁傳曰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帥羣臣而哭之迺流劉向以為山陽君也水陰民也

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哭然後流喪亡象也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也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弑溟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執國政其後孫寧出衛獻三家逐晉昭單劉亂王室董仲舒說略同劉歆以為梁山晉望也崩地崩也古者

三代命祀。祭不越境。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美惡周必復。是歲歲在鶉火。至十七年。復至鶉火。樂書中行。僂殺厲公而立悼公。按劉歆專主晉說。董仲舒。劉向說。與爲天下記異義合。通義云。山者高大。尊道也。河者所以宣通。潤澤。此象君位。陵遲。德澤壅遏。自是之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徧於天下。按博物志云。山崩川溢。臣盛君衰。詩云。百川沸騰。山家萃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小人握命。君子陵遲。大亂之道也。義通於此。漢書劉向傳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謂此水經注引考異郵云。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地。故曰河潤千里。此壅之不流。故爲王道將絕之象。劉董取象於民。不若何氏爲允。○注自是至十二。○舊疏云。春秋說文若對經數之。從今以後。訖於六十年。則不及此數。自今盡昭十六年。弒君止。十七國止。九。然則春秋書遂其可書者矣。說文舉者悉言之。是以多少異爾。或者此注誤也。舊疏又云。弒君十四者。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吳子門子巢爲巢人所弒。二十六年。衛寧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閔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昭八年。陳招殺僂師。十一年。楚子殺蔡侯般。十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是也。亡國止九者。成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鄆。齊侯滅萊。十年。遂滅偃陽。十三年。取詩。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遂滅厲。八年。楚滅陳。十三年。滅蔡。是也。按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又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操。傳云。弒也。昭云。年。楚子卷卒。左傳以爲圍所弒。數楚虜殺蔡侯般。則昭十六年。楚殺戎曼子。亦宜列入。是十四也。其亡國春秋不見者多矣。何氏或別有所見。或有誤字也。○注故溲至大夫。○校勘記云。溲。梁監。毛本同。誤也。鄂本。閩本作溲。釋文。溲。苦闐反。當據正。襄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溲。梁。戊寅。大夫盟。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是也。

秋大水〔注〕先是既有丘甲、鞏、棘之役。又重以城郟。民怨之所生。〔疏〕

注先是至所生。○五行志上。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時

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郟。以彊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顯會宋齊。陰勝陽。按彼引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立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致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時魯方謀立武宮。故有簡宗廟之戒也。此專主立武宮示異。與董劉何皆殊。通義云。時謀立毀廟。故有簡宗廟之戒。魯人不悟。卒蹈失禮也。按丘甲見上元年。鞏之戰。見上二年。圍棘。見上三年。城郟。見上四年。按但謀立武宮。天卽示以大水。傷害稼。天心仁愛。恐不如是。設謀而不立。此異將何屬。當以董劉何三家爲正。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注〕定王。〔疏〕包氏慎言云。冬十一月。書己酉。月之十五日。○注定王。○周本紀。定王二十一年。崩。子簡王夷立。不書葬。故注明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注〕約備彊楚。〔疏〕

包注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丑。月之二十六日。杜云。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大事表云。今桐牢亭。在開封府封丘縣北三里。續漢志。封丘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寰宇記。桐牢亭。在開

封府封丘縣北二里。一統志。今俗謂之桐渦。○注約備彊楚。○左傳云。同盟於蟲牢。鄭服也。蓋服鄭兼以備楚。故繁露竹林云。鄭乃恐懼而成蟲牢之盟。兼左氏義也。董生所據公羊。或作蟲牢。時晉楚方爭鄭。鄭自宣十二年後。此始與中國盟。故約以備楚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前魯大夫獲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疏〕

注月者至危之。○舊疏云。致例。

時桓二年冬公至自唐僖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齊哀十三年秋公至自會是也今此書月故解之前魯大夫獲齊侯者卽上二年鞏戰時也言今親相見者卽上五年冬公會晉侯齊侯以下于蟲牢是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疏〕包氏慎言云二月經齊辛巳月之十八日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注〕在春秋前〔疏〕注在春秋前○禮記疏引世本云伯禽生煬公熙熙生弗弗生獻公具具生武公敖按魯世家伯禽卒子考公

魯立卒立弟熙是爲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弟濞殺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卒厲公擯立卒立其弟具是爲獻公卒子真公湫立卒子敖立是爲武公蓋世本引不具也是在春秋前也沈氏欽韓云以明堂位證之武宮或是武公之廟明堂位武世室也文十五年注世室言世世不毀也

立者何不宜立也〔疏〕舊疏云亦有直云不宜立無在上立者二字也立武宮非禮也〔注〕禮天子

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

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

諸侯之士一廟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於鬼神故重而書之臧孫許伐齊有功故

立武宮〔疏〕注天子至七廟○禮記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之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



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按禮緯稽命嘉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鈞命決云。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公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獨斷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未分別二祧在內與否。漢書韋元成傳。元成等四十八人議。葬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於太祖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功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諡而已。是鄭何與韋元成同也。按元成謂始祖不爲立廟。蓋指夏殷禮與鄭小異。王制疏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蓋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遂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馬昭難王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禘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元成等云。周以后稷始封。文王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

每廟二人。自太廟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廟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之說爲長。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尊卑同制。君臣不別。其義非也。王下祭禘五者。非是別立禘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殆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禮疏又云。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圍亞圍。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圍亞圍亦不毀者。此其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此馬昭張融孔穎達申鄭難之說也。按匡衡告謝毀廟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主。躬接於天。萬世不隳。繼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據衡之言。則廟制緣於服制。聖人不爲無服之人制制。亦不爲無服之人立廟。有斷然者。匡衡韋元成皆在緯學。未與之先。則孔氏引緯文釋鄭注。猶未當也。尹更始。盧植等。皆以七廟專爲周制。而王肅之徒。又以殷周同七廟。據僞古文。成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爲證。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此秦火以前之書也。則殷不七廟明矣。哀帝時。劉歆議。孝文孝武。皆有功德於世。當如周禮立七廟。其議曰。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於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凡在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是歆以殯葬日月之數爲七廟之制。與五廟五屬之說異。此王肅所本。其實劉歆所據。天子七日

而殯。七月而葬。及降殺以兩。皆左氏說周制也。云天子五廟無見文。又曰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是欲以五廟之說無明文。因定用五廟之制。亦未以五廟爲非也。且劉亦不以周以前皆七廟也。蓋降殺以兩等威之別。至周始嚴。周有七廟。若遂定爲歷代定制。豈其然乎。九廟之說。新莽亂制。王肅據以與鄭立異。忘其爲聖門之亂臣賊子矣。卽如諸侯五廟。魯以伯禽爲始祖。而有周公之廟。得謂諸侯皆六廟乎。鄭有厲王之廟。得謂諸侯皆立其所自出之廟乎。○注天子至二廟。○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正義曰。非別子始爵者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太祖。別子不得爲太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太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它國之臣。初來任爲大夫者。亦得爲太祖。然則王制以太祖與一昭一穆爲三。而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與王制不同者。禮記疏引鄭志答趙商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然則鄭以王制爲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廟。若周制。則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曾祖父三廟而已。隨時而遷。無太祖也。王制疏云。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爲百世不遷之宗矣。周道如此。明殷道不然。春秋譏世卿。又從殷之質。何意當以爲大夫者。得立其父祖曾三世之廟而已。孔疏又云。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卽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按諸侯之卿。尊者不過三命。似不得與天子大夫同制。禮不言者。偶不具爾。不得遽以爲天子諸侯之大夫同制也。元士二廟。卽祭法之適士二廟也。鄭云上士。蓋據諸侯之士言之。故以官師爲中士。下士也。如何意。則天子之士二廟。諸侯之士。同官師也。獨斷云。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本王制爲說爾。魏書禮志引稽命徵云。天子之元士二廟。禮記大傳云。大夫士有省於君。干祿及其高祖。疑指天子大夫得及曾祖。有省者得及高祖也。又喪服小記云。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中一以上。則高祖妾姑矣。蓋大夫士雖有親廟。亦別有祧廟以祔祧主也。○注諸侯至一廟。○舊疏云。諸侯之士一廟。禮說文。魏書禮志引稽命徵云。諸

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按此與鄭注同。鄭注王制云。士一廟者。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是也。祭法云。適士二廟。注。適士。上士也。亦指諸侯之士。又云。官師一廟。注。官師。中士下士也。此注云。諸侯之士一廟。則無分上中下士矣。然諸侯之卿大夫比天子元士。則諸侯之士亦宜降等。命數既殊。廟制應異。緯書與鄭君之義。似不及何注也。禮記曲禮云。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注。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疏云。祭法云。適士二廟。祖之與禰各一廟。其中下士亦廟事祖。但祖禰共廟。則既夕禮一廟是也。熊氏云。此適士者。包中下士。對庶人。府史亦稱適也。仍本鄭義也。獨斷云。士一廟。降大夫二。謂諸侯士。又云。士二廟。卽元士也。與何義合。又云。府史以下。未有爵命。號爲庶人。皆無廟。四時祭於寢也。禮記大夫士。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者。會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注。干。猶空也。空。謂無廟。祿祭之於壇。壇。正義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通爲大夫。亦有太祖。王制。大夫三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也。師說云。大夫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容有善於其君。得祿於太祖廟中。徧祿太祖以下也。此仍據周制言。大夫得有太祖也。干祿及其高祖者。高祖於元孫有服。故省於其君者。得從權上祿於廟制無與也。○注立武至誓之。○鹽鐵論散不足云。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瀆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是卽譏立武宮義也。明堂位曰。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傳譏其不宜立者。記人所言。多夸大之詞。未可據以爲實也。故彼正義云。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世。此記所云。美成王褒崇魯公而已。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詞也。是也。通義云。世室。屋壞云。世室。此何以不云立世室。立毀廟。猶可言也。擬天子不可言也。春秋以其可辭書之義。或然也。○注臧孫至武宮。○左傳。季文子以室之。功立武宮。非禮也。疏引服虔云。室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按上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曲棘。注。時者。謀結室之戰。不相負也。又二年傳云。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二大夫出。相與踰閭而語。則伐齊之役。實起於許。故注本而言之。左傳謂季文子者。時文子執政。爲魯上卿。故也。因人之力。立廟尙不徒立毀廟爲非禮也。

取鄆。

鄆者何。邾婁之邑也。〔疏〕

杜以爲附庸國。大事表云。在沂州府鄆城縣東北。穀梁亦云。鄆國也。杜所本。

曷爲不繫於邾婁。諱亟也。

〔注〕諱魯背信亟也。屬相與爲蟲牢之盟。旋取其邑。故使若非蟲牢人矣。〔疏〕

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僖二十二年。

公伐邾婁。取須胸之屬。皆繫邾婁。故問而解之。○注諱魯至人矣。○卽上五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是魯與邾同盟也。旋盟而旋取其邑。背盟失信過亟。故諱而不繫邾婁。使若所取之邑非同盟之國邑然矣。

衛孫良夫率師侵宋。

夏六月。邾婁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注〕

不書葬者。爲中國諱。蟲牢之盟。約備彊楚。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故

去葬。使若非伐喪。〔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壬申。月之十一日。○注楚伐至侵之。○卽下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無中國救鄭文。下又云。晉欒黶帥師侵鄭。是又侵之也。○注故去至伐喪。○繁露竹林云。死不得

齊葬見其罪也。與何氏異。通義云：悼公在喪未踰年而親伐許，不子之甚，故去葬，奪臣子恩也。用董氏義。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率師侵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脫率師二字。

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率師侵鄭〔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穀梁皆作救鄭。上書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故管欒書率師救之也。侵字誤。嚴杰曰：上文鄭伯費卒注云：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然則公羊作侵

鄭與左穀本異也。

七年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注〕麋鼠者，鼠中

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麋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

災也。不重言牛，獨重言鼠者，言角牛可知。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鼠〔疏〕

穀梁傳：免牲者，爲之緇衣。緇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

爾郊免牛亦然。○注饕鼠至微者。○說文鼠部。饕。小鼠也。玉篇。饕鼠。小鼠也。螫毒。食人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鼠也。釋文引博物志云。鼠之最。小者或以爲耳鼠。爾雅釋獸云。饕鼠。郭注。有螫毒者。左疏引李巡云。饕鼠。一名饕鼠。孫炎云。有螫毒者。蓋如今鼠。狼。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按今俗傳。饕鼠能入人耳。甘而不知痛。其爲螫毒。不特牛有害矣。莊子應帝王云。饕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漢書所謂社饕。不灌屋鼠不熏也。淮南人間訓云。塘漏若饕穴。非一壤之所能塞也。蓋饕鼠本小。其穴自小矣。公羊問答曰。說文。饕。小鼠也。博物志。春秋書饕鼠食牛。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俗人諱此。所嚙衰病之徵。是鼠中之最微者也。○注角生至之象。○舊疏云。言角在牲體之上。指於天。亦是上逆之象。○注易京至牛角。○五行志中之上。成公七年正月。饕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劉向以爲近青祥。亦牛禍也。不敬而備禱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顛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旤。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饕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饕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饕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於晉。至於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於外。幾絕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爲饕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愼。厥妖饕鼠齧郊牛角。何氏卽本董義。繁露順命云。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自傷。饕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淺深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注書又至災也。○舊疏云。重讀如煩重之重也。按讀如字亦通。又引異義公羊說云。饕鼠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取已有災而不改更者。義通於此。按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曰。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注。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也。故言其以救之。經義雜記云。據徐疏引異義公羊說。知公羊無傳。說者本穀梁言之。劉子政之義。尤爲深切著明。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宣三年。書郊牛之口傷。成七年。書饕鼠食郊牛角。何也。周禮。封人飾其牛牲。而設楅於角。設衡於鼻。又以絛牽牲入。

廟而歌舞之。牧人共牲以授充人繫之。牲必用牲物。牛人以授職人而芻之。充人則繫於牢。芻之三月。展牲則告。牲則贊。師展犧牲。頒於職人。然則肆師展於祭初。充人展於將祭。穀梁所謂日展。斜角而知傷也。古者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朔月月舉。君巡牲。不獨有司展之。君又朝而巡之。所以致力而盡其敬者如此。牲者全也。備也。口傷角食。其體弗全。弗備不敬。莫大焉。豈徒肆師充人失其官。人君朝巡之體亦廢久矣。故春秋謹而書之。○注不重至言鼠。○左傳疏引此注。食牛上有後字。當據補。通義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宣公有虞三桓之志。成始弗戒矣。

## 吳伐郟〔注〕吳國見者罕與中國交。至升平乃見。故因始見以漸進。〔疏〕

水經注沂水篇。又東過襄贛縣。東屈從縣西南。

流。又屈南過郟縣。西郟故國也。少昊之後。春秋昭十七年。郟子朝魯者也。竹書紀年。晉烈公五年。越子朱勾伐郟。以郟子鳩歸縣。故舊魯也。東海郡治地理志。東海郡郟下云。故國少昊後。盈姓吳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正義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去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齊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也。○注吳國至漸進。○毛本因誤言。鄂本。閩。監本同。不誤。舊疏云。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傳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云云。何注。不言楚言荆者。楚強而近中國。卒暴貴之。則恐爲害深。故進之以漸。然則吳楚相敵。亦宜言揚。而經言吳者。正以罕與中國交。至今升平之世。乃始見經。故因其始見於升平。故經直以漸進之。通義。胡康侯曰。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之。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爲其僭天子之大號也。國語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記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而以爲不取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按世家王壽夢二年。申公巫臣魯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會



其子爲吳行人。吳於是始通中國。壽夢二年，當成公七年，始與中國通。適有伐鄭，故在升平之世。春秋因以張法也。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吳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之禮樂，成公悉爲陳前王之禮樂，因爲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蠻夷，徒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大哉禮乎！此升平之世，已入內諸夏外四夷之限，故吳得以國見，與楚之稱荆自殊，亦非如胡氏所云狄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疏〕

通義云：月者，爲下望出。

不郊，猶三望〔疏〕

通義云：他言免牲者，則不言不郊，此間有異事，猶文無所成，故不舉不郊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疏〕

差繆略云：左氏晉侯以下有齊侯，按唐石經公羊泐數字，以字

數計之，有齊侯，石經穀梁有齊侯。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戊辰，八月無戊辰，九月之四日，七月之三日也。杜云：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大事表云：戰國時孫臏殺龐涓處，今大名府治東南

十五里有馬陵道，又有馬陵城，續漢郡國志：河東平陽，劉昭注引杜云：馬陵，衛地，平陽東南地名馬陵。又說：在魏郡元城。按衛地不至河東，劉昭一地兩位非也。杜亦無平陽之說。一統志：馬陵故城在大名府元城縣東南，隋開皇六年置馬陵縣。通義云：不重

言諸侯者聞  
無異事文省

公至自會〔疏〕

通義云左傳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故以得意致會也

吳入州來〔疏〕

杜云州來楚邑淮南下蔡是也爾雅釋丘淮南有州黎郭注今在壽春古來黎同音州黎卽州來也大事表云今爲江南鳳陽府壽州卽壽春也自成七年吳入州來至昭二十三年雞父之戰楚師大敗州來遂

入吳自是入鄢之禍兆矣吳蓋爭之七十餘年而後得哀二年吳遷蔡於州來謂之下蔡山是壽春城在淮之南下蔡城在淮之北相去三十里夾淮爲固歷東漢至六朝當爲重鎮今壽州治卽古壽春縣城爲楚考烈王所築州北三十里有蔡國城卽下蔡矣方輿紀要下蔡城在壽州北三十里古州來也李氏兆洛鳳臺縣志州來卽今下蔡鎮差繆略云公穀作州萊按於他書均未之見

冬大雩〔注〕先是公會諸侯救鄭承前不恤民之所致〔疏〕

注先是至所致○公會諸侯救鄭見上秋云承前不恤民之所致者承上三年大雩爲說也彼

注云成公幼少大臣秉政先是作丘甲爲鞏之戰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也是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 公羊義疏五十二

成八年  
盡九年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何。內辭也。晉我使我歸之也。〔注〕以此經加之。知見使即聞晉語。自歸之但

當言歸。〔疏〕

注以此至言歸。○舊疏云。其自歸言歸者。哀八年夏。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善魯能悔過歸之。然則若自歸。當言歸汶陽之田于齊。今乃如此作文。而又言之。則知被晉使之。非其本情。通義云。來言者。商量之意。不使

晉命制乎我也。本非齊地。而言歸之于者。順韓穿來言辭。按此實晉使歸。而曰來言。故為內辭也。穀梁傳曰。于齊。緩辭也。不盡使我也。注若曰。為之請歸。不使晉命制于我。與公羊義同。

曷為使我歸之。〔注〕

据本魯邑。〔疏〕

注据本魯邑。○舊疏云。莊十三年。曹子劫齊侯。反其所取侵地之時。管子曰。然則君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又上二年傳曰。反魯衛之侵地。下其經曰。取汶陽田。以此言之。汶陽之田。本是魯物。明矣。

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反其所取侵地。〔注〕晉侯聞齊侯悔過自責。

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還轡之所喪邑。魯見使卑有恥。故諱不言使者。因兩爲其義。諸侯不得相

奪土地。晉適可來議語之。魯宜聞義自歸之爾。不得使也。主書者善晉之義齊〔疏〕

說苑敬慎云。齊頃公賴逢丑父。

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聞震於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于得意。此得失之效也。齊世家云。歸而頃公弛死。圍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悅。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繁露竹林云。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甯。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又王道云。齊頃公弔死視疾。是其事也。○注晉侯至喪邑。○通義云。弔死視疾。勸死士也不飲酒。不食肉。志復仇也。故晉侯高其義。畏其德。○注魯見至故諱。○明經齊來言義也。卽穀梁不使盡職之意也。○注不言至使也。○禮記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注。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然則與莊二十七年傳通乎。季子之私行也者。別亦以君命行。惟對聘問爲私耳。按上二年經取汶陽田。與僖三十年取濟西田同文。皆當坐取邑。則歸之爲善辭矣。春秋爲魯諱。魯晉使之恥。復作聞義自歸善辭。故言歸之子也。所以爲兩爲其義也。

### 晉欒書帥師侵蔡。

### 公孫嬰齊如莒。

# 宋公使華元來聘〔疏〕

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按以士昏禮準之昏禮首云下達。鄭注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則此聘蓋卽下達也。士禮使媒。

諸侯不必求媒。故使臣下也。

#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疏〕

左疏引服虔云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按隱二年傳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

也。辭窮者何。無母也。注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然則何氏以宋公無母與服云母命不通者異。

#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注〕

據紀履緌來逆女不書納幣。〔疏〕注。據紀至納幣。○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是也。錄伯姬

# 也〔注〕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衆女〔疏〕

注伯姬至衆女。○襄三十年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宋災伯

姬卒焉。其稱諡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是也。下衛人來媵傳云。媵不葬。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傳。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又晉人來媵傳。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又齊人來媵傳。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皆以賢故詳錄之也。

#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疏〕

晉世家云。景公十七年。誅趙盾。趙括。族滅之。左傳。晉趙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盾。趙括。趙世家云。屠岸賈者。始寵于靈公。

及至于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舉請誅之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與左氏傳異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疏〕

左傳錫作賜易師九二王三錫命釋文鄭本作賜書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史記夏本紀作九江入賜大龜禮觀禮云天子賜舍注今文賜皆爲

錫蓋左氏多古文故作賜公穀皆今文改作錫也差繆略云賜公羊作錫趙氏坦異文箋云石經公羊作錫石經穀梁泐注疏本作錫按曲禮正義引左傳亦作來錫公命

其稱天子何〔注〕据天王使毛伯來錫文公命不稱天子〔疏〕

注据天至天子○卽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也元

年春王正月正也〔注〕正者文不變也〔疏〕

注正者文不變也○毛本正誤王舊疏云據始言之其實二年三年以下之經皆如是說苑君道云孔子曰文王似

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闕天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物皆及治周公載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武王似春王春秋稱王不變也其餘皆通矣〔注〕其餘謂不繫於元年者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矣以見刺譏是非也王者號也德合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道遙術無文字德明諡

德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

所生。故謂之天子。此錫命稱天子者。爲王者長愛幼少之義。欲進勉幼君。當勞來與賢師良傅。如

父教子。不當賜也。月者。例也。爲魯喜錄之。〔疏〕

杜云。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孔疏。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卽此事是也。三稱並行。

傳無異說。故知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也。其不同者。史異辭耳。引公羊此傳云云。杜用彼說也。按何云。皆相通矣。者。以見刺讓是非。則與杜義殊。穀梁傳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范注。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自此以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其義以稱天子與稱天王者同。亦不以爲褒貶所係也。左疏引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歸舍且贈。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與公羊義不合。○注其餘至非也。○舊疏云。何氏亦順傳文。是以獨言元年矣。按其餘卽謂不繫乎歲首者。皆刺讓所繫。與稱天王天子同也。或稱王者。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五年。王使榮叔歸舍且贈。又王使召伯來會葬之屬是也。或言天王者。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八年。天王使南季來聘之屬是也。或言天子。此文是也。通義云。皆通者。明非刺讓所繫。或言天王。或言天子。並是至尊之稱。猶觀禮曰。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又曰。天子賜舍。臨文隨稱。無有意義。按孔義與何義乖。猶杜云。史異辭之謬說也。莊元年。榮叔之下注云。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又文五年。王使榮叔注云。去天者。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又王使召伯注云。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又隱元年。天王使宰咺注云。言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是則天王者。正稱。其稱王者。皆有所譏刺。與稱天子同。唯春下之王。正而不變。非刺讓所繫也。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夷狄不識王化。無有歸往之義。故不稱王。臨之也。不云皇者。戎狄不識尊極之理。皇號尊大也。夷狄唯知畏天。故舉天子威之也。又引義疏許慎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京師。稱王。許所引之左氏說。蓋卽本之賈侍中。其說不可通也。禮記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是卽君臨天下之義。鄭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



皇帝則猶泥於左氏家說。禮記疏又引徐愼服虔說。依京師曰王。夷狄曰天子。亦卽左氏說。獨斷王圻內之所稱。王有天下。故稱王。天王者。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皆不可以說春秋。○注王者號也。○舊疏云。言正是當時天子之號也。白虎通號篇云。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王者當王之號。三統通稱。三王之前曰五帝。繁露三代改制云。聖王生。薊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是也。○注德合元者稱皇。○文選注引鉤命決云。道機合者稱皇。初學記引七經義綱曰。以化合神者曰皇。三國志注引孫盛評。化合神者曰皇。帝疏引中候勅省圖。鄭注。德合北辰者皆稱皇。元卽春秋元年之元。隱元年注云。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是也。舊疏云。謂元氣是總三氣之名。是故其德與之相合者謂之皇。皇者美大之名。繁露王道篇所記五帝三皇之治天下是也。○注孔子至明諡。○舊疏云。春秋說文。宋氏云。言皇之德象合元矣。道遙猶勤動行其德術。未有文字之教。其德盛明者。爲其諡矣。風俗通引運斗樞云。皇者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元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含宏履中。開陰陽布綱。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道德經。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禮記疏引河上公注云。下德。謂號諡之君。則五帝所行也。知上德爲三皇之世。卽此象元義。蓋卽以德明爲諡矣。故繁露三代改制云。黃帝之先諡四帝之後諡何也。亦不及三皇。○注德合至可放。○獨斷云。帝者。諦也。象能行天道。事天審諦。風俗通引書大傳云。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初學記引義綱云。德合天者稱帝。三國志注引孫盛評。同。離騷經。帝高陽之苗裔兮。王注。德合天地者稱帝。蓋皆取德合天地爲義。文有詳略也。易是類謀云。河龍圖洛龜書。聖人受道眞圖。易繫辭上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也。○注仁義至歸往。○白虎通號篇云。仁義合者稱王。初學記引義綱云。德合仁義者稱王。白虎通引禮諡法記。仁義所生稱王。周書諡法解。仁義所在曰王。文選注引稽燿嘉。仁義所在爲王。韓詩外傳。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風俗通引書大傳。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白虎通號篇。亦有是語。呂覽下賢云。王者天下之往也。繁露滅國云。王者民之所往也。是也。○注天子者爵稱也。○禮記疏引異義。天子有爵否。易孟京說。易有君人

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與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謹按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從古周禮說。鄭駁之。按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自周及漢。天子有諡。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則此與易孟京說同也。易乾鑿度云。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稱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鄭注云。臨之九二。有中和美異之行。應於九五。故百姓欲其與上爲大君也。此易孟京與何氏所本也。白虎通爵篇云。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鉤命決云。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尙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書亡佚篇曰。厥兆天子爵。又號篇云。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也。是天子爲爵稱明矣。繁露順命云。故德侔天地者。皇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則亦以天子爲爵矣。舊疏引辨名記云。天子無爵。非公羊義。又引郊特性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天子有諡。則有爵明矣。其說是也。○注聖人至天子。○詩疏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記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駁曰。元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娥簡吞亂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媪是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耶。且夫蒲盧之氣。嫗照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初學記引演孔圖云。天子皆五氣之精寶。各有題序。以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途。是以王者常置圖籙坐旁。以自正也。御覽引保乾圖云。天子至尊也。精神與天地通。血氣含五帝精。天愛之子之也。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曰。湯之先爲契。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于元丘。水有燕啣卵墮之。契母得。故舍之。讓吞之。卽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商者質號也。文王之先爲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

而奔之道中牛羊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幾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詩周頌時邁曰。昊天其子之。箋云。天其子愛之。周禮疏引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謂各郊其所生之帝。如周則靈威仰。殷則汁光紀也。○注此錫至賜也。○舊疏云。洪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言天王矣。彼注云。主書者。惡天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卽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也。然則文公初受命。而未有功。王賜之。故見非。但文公年長。故稱天王。今成公幼少。當如父教。子未當錫。是以爲之。張義言天子矣。按白虎通爵篇引韓詩內傳。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卽位。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童子亦當受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不與童子爲禮也。彼自謂諸侯三年喪畢。受爵之命。此蓋天子特命。與彼不同也。而曲禮有諸侯既葬。見天子曰類之禮者。彼鄭注云。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其禮亡。蓋天子或巡守至竟。故得見天子。若未葬。則未正君臣。雖天子巡守。亦不見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此經書月。故知例月。然外來朝聘例書時。天子錫命則書月。魯人喜得王命。故詳錄之也。

###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注〕棄而曰卒者。爲下脅杞歸其喪。張本文。使若尙爲杞夫人。〔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卯。月之二十五日。○注棄而至夫人。○舊疏云。外夫人卒例日。卽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何氏云。外災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是也。今此已棄而書日。故解之。其棄者。卽上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是也。爲下脅杞歸其喪者。卽下九年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曰。脅而歸之。是也。按此亦如大夫見黜例不書卒。此杞叔姬被出。亦不合書卒。此書爲下歸喪于杞。書亦如公孫敖出奔。宜絕。因爲齊人脅歸其喪。故仍書卒。皆以殺恥也。然內女既爲諸侯夫人。雖見棄來歸。未經改適。當有恩禮。服如姑姊。妹女子子之嫁于國君者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孫叔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婁人、伐郟。

衛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注〕据逆女不書媵也。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疏〕

据注

逆至媵也。○舊疏云。蓋通內外言之。何者。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之屬。皆不書媵也。○注言來至夫人。○白虎通嫁娶篇。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爲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爲士。不可求人爲妾何人。士卽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賢。不得爲嫡。莊十九年注云。言往媵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也。錄伯姬也。〔注〕伯姬以賢聞。諸侯爭欲媵之。

故善而詳錄之。媵例時。〔疏〕

左氏傳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彼疏引何氏膏肓云。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云。異姓則否。十年春。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爲短。鄭儀云。禮稱

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博異氣於國。君直曰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何得有異姓在其中。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爲榮。不得貶也。劉氏逢祿許曰。齊人來媵。無貶文者。以宋王者之後。託共姬之賢爲王后法也。諸侯不得博異氣。左氏之說然矣。鄭又以非禮爲榮。則不得貶。所謂說之不以其道說也。豈春秋之禮乎。按。劉氏之說。亦非公羊義。公羊新周故宋。無託宋見王之義。諸侯不得博異氣。亦鄭氏就曲禮強爲之解耳。○注伯姬至錄之。○通義云。隱伯姬賢而不得其所。故自納幣迄於致女。事事

詳錄之。○注媵例時。○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及下九年夏。晉人來媵。是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注〕据已棄也。內辭也。脅而歸之也。〔注〕言以

歸者。與忿怒執人同辭。而不得專其本意。知其爲脅也。已棄而脅歸。其喪悖義。恥深惡重。故使若

杞伯自來逆之。〔疏〕

注言以至脅也。○舊疏云。爲讀如子爲衛君乎之爲也。與忿怒執人同辭者。卽襄十六年春。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昭十三年秋。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是也。不得專其本意者。正以以者行其

意之辭故也。是以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衛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今叔姬之喪。言以歸。不得專其本意。明知杞伯有忿怒。是以知其被脅耳。按左傳。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注叔姬已絕於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與公羊合。○注已棄至逆之。○禮喪服云。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注謂遭喪後而出者。蓋婦人被出。則與夫家義絕。故仍如在室服三年。以無受我而厚之者也。今伯姬既出。仍脅夫家歸其喪。是爲恥深惡重。故以杞伯自逆爲文。爲內諱也。穀梁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被疏引徐邈云。爲猶葬也。言夫無逆出妻之喪而葬。蓋交謔之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注〕不日者。已得鄭盟。

當以備楚。而不以罪執之。旋使離叛。楚緣隙潰莒。不能救。禍由中國無信。故諱爲信辭。使若莒潰。

非盟失信。所以甚中國。因與不潰日相起。〔疏〕

杜云。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注不日至信辭。○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今雖得鄭盟。旋卽執不以罪。卽下晉人執鄭伯。僖四年。

傳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是也。又下楚公子嬰齊伐莒。莒潰。亦無中國救莒文。其不信已明。理合書日。今不日。故解之。○注使若至中國。○舊疏云。謂其作信辭也。所以甚惡中國之無信矣。○注因與至相起。○舊疏云。其言因非正爲之辭矣。言此盟不日。非直甚中國之無信。亦因欲起其下潰書日者。乃是中國無信。同盟不相救。至爲夷狄所潰矣。言相者。兩事相共之辭。則下潰書日。亦起此盟之不信矣。通義云。下旋執鄭伯不日者。嫌罪鄭不信。故從小信辭。明鄭伯實不背盟。晉執之非。乃與下稱人以執意相發也。然同盟國多矣。卽爲小信辭。無以別其爲鄭不背盟中國之失。自在稱人以執見之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疏〕

通義云。錄伯姬詳矣。獨不書逆人者。宋公不親迎。失禮不足爲伯姬榮。故自從外逆女不書常例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

而祭于禴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絜。且爲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廟見而

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疏〕

舊疏云。未有言致女者。謂春秋無此經也。○注古者至義也。○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禴成婦之義也。注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

姑存時。盟饋特豚于室。故詩疏引易歸妹鄭注。及儀膏肓。皆引士昏禮。婦人三月而後祭行。則雖見舅姑。尙未祭行。猶未成婦也。其成婦雖待三月。其昏則當夕成矣。故士昏禮。其夕衽席於奧。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昏禮畢。將臥息。又詩疏引駁異義云。昏禮之莫。枕席相連也。此鄭氏之義。若買服之義。則隱八年左傳。先配而後祖。疏引賈云。配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曾子問正義云。若買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廟見。乃始成昏。故譏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又引此如宋致女下服注云。謂成昏。按何氏之義。亦與買服同。故白虎通嫁娶篇。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列女傳貞順篇。宋恭伯姬。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明古皆三月廟見。乃成夫婦也。故列女傳貞順篇又云。齊孝孟姬。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是也。○注父母至致之。○禮記坊記云。子云。昏禮。婿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注。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無違宮事。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五月。季孫

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其云宋共不親迎。本之列女傳。以不親釋不至。亦卽不肯聽命之意。似鄭氏此解。亦以致女爲成昏。然何氏之意。則以大夫致女是常禮。如列女傳義。則似因公不親迎。特使大夫致之。令其無違。則又少殊也。故曲禮鄭注云。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正義云。壻不親迎。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以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時宋公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按曲禮云。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婦澣。注。納女。猶致女也。此其辭也是也。然鄭氏以此專指不親迎者言。似未達。穀梁傳曰。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范云。刺已嫁。而猶以父制盡之。又曰。不正。故不與內稱也。范云。內稱。謂稱使。彼疏引徐邈云。宋公不親迎。故伯姬未順爲夫婦。故父母使卿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以其貴小禮。遠大節。故傳曰。不與內稱。謂不稱夫人。而稱女。是宋公不親迎者。穀梁家說。子政習穀梁。故列女傳本之。徐氏貴伯姬之解過矣。○注必三至婦禮。○禮昏禮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注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以成之故也。亦卽白虎通。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而知義也。此言舅姑俱沒者。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如常禮。賈疏謂姑沒。舅存。則不行奠菜之禮也。褚氏寅亮云。庚氏蔚之謂舅姑偏有沒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亡者。豈禰廟可以不見乎。崔氏靈恩謂。盟饋於存者。廟見於亡者。當舅見在。姑未有專廟。又何由而見乎。皆屬一偏之見。疏謂婦人無廟。以舅尙在。則權附於皇祖姑之廟耳。既入皇祖姑之廟矣。乃竟專見姑乎。事有難處。故姑沒。舅存。斷以不見爲正。三月祭行。達禮也。三月祭菜。變禮也。不可混而爲一。孔穎達謂奠菜之禮。適婦乃得行之。庶婦則否矣。按曾子問疏云。此盟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按士昏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注云。使人醮之。不饗也。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是庶婦不饋。亦不廟見也。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則庶婦亦當以棗栗脯修見舅姑也。雖厥明見舅姑。仍三月見祖廟。所以示成婦也。故詩魏風葛屨云。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傳。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是也。劉氏毓崧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說云。郊特牲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鄭氏據此。謂天子諸侯大夫昏禮。與士昏禮不同。賈服釋左氏。以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今按見於列女傳者。莫著於宋恭姬。



三傳舊注皆主此義。次之者則有齊孝孟姬。其位皆諸侯夫人。則賈服所謂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信有徵矣。鄭婦媯所配者。公子忽。位在諸侯夫人下。卿大夫內子命婦上。所行若彼。則鍼子所以譏先配後祖矣。文四年。逆婦姜于齊。穀梁責其成禮于齊。較諸公子忽更爲非禮。然則觀於春秋。襄伯姬。穀梁貶婦姜。左傳譏鄭媯。列女傳嘉孟姬。可知大夫以上之昏禮。不同於士之昏禮矣。士以下無致女之儀。大夫以上有之。其辭載於曲禮。天子諸侯大夫。三月廟見。然後成昏。士庶人當夕成昏。故有致不致之殊。非第以位尊卑之別也。士以下無反馬。大夫以上有之。見於左傳。象著於易。爻致女者。婦家之禮。不親迎則必致女。親迎則不致女。反馬者。夫家之禮。不親迎。固當反馬。親迎亦當反馬。然則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致女之禮。或不盡行。而反馬之禮。未有不行。蓋婦入三月。然後祭行。祭行然後成昏。成昏然後反馬。故無論舅姑在否。皆有反馬之儀。反馬與留車相對。鄭箴膏肓云。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留車者。備其大歸。反馬者。示其偕老。必俟反馬以後。乃婦道克成。當其反馬以前。猶慮夫家見棄。夫婦之禮。夫得去婦。婦不得去夫。故聘幣既行。雖未娶。而夫名已定。祖廟待見。雖已嫁。而婦道未成。蓋一以輔教女之禮也。古者女子皆有姆教。既教於未嫁之先。復教於既嫁之後。而寒素者多斂抑富貴者每驕矜。故士之女易於信從。大夫以上難於聽受。是以先嫁三月。教於公宮宗室。此士以下所共也。初嫁三月。教以待見祖廟。此大夫以上所特也。三月成婦。與三月教成。皆取一時可以有成之義。一以慎擇婦之禮也。古者爲子擇婦。將聘。必審其家世。既娶。必察其性情。惟是士以下之擇婦。止繫乎閨門。故先成昏而後廟見。大夫以上之擇婦。有關乎家國。故先廟見而後成昏。昏義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成婦禮也。此士以下之昏禮。蓋當夕成昏。次日卽成婦也。曾子問曰。三月而廟見云云。大夫以上昏禮。蓋廟見始成昏。故三月乃成婦也。必至三月者。經歷一時之久。知其性情之賢。然後妻可以事夫。媵可以事君子。婦可以奉宗廟。壻可以見外舅姑。而擇婦之禮成。一以全出妻之禮也。夫婦之際。義合則留。不合則去。故大歸書於春秋。禮有七出之文。顧士以下。其勢易行。大夫以上。閱閱多崇。其情難處。先王於易於出者。使之先成昏。後廟見。難於出者。使之先廟見。後成昏。仍得以處子改適於嚴峻之中。寓忠厚之意。傳所謂棄妻令可嫁者。施諸尙未成昏者。尤見確切要之士以下無世祿。居必狹隘。罕有異宮。大夫以上有世祿。居必寬宏。且多別館。無異宮者。成昏

必在當夕。有別館者。成昏可俟異時。士庶嫁娶多遲。成昏於旦夕。無遲莫之憂。天子諸侯大夫。嫁娶較早。成昏於異時。則無太早之慮。此大夫以上昏禮。所以與士不同。揆之人情。固非望礙難用也。凡上中下三篇。極爲詳晰。擇其要者。惟以親迎則不致女。非公羊義。○注書者至同義。○上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注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衆女。今此書致女。亦詳錄義也。列女傳云。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用公羊義也。○注所以至榮之。○何校本。潔作絜。按。潔乃俗字。紹熙本。正作絜。舊疏云。重得父母之命。乃行婦道。故曰所以彰其絜也。其女當夫。非禮不動。光照九族。父母得安。故曰榮之。毛詩周南葛覃序云。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亦其義也。据舊疏義。明亦三月後致女。始成昏矣。共姬以未親迎。不肯聽命。故必得父母之命也。○注言女至之黨。○禮記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非。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鄭注。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也。疏。其女之父母。則爲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爲之服齊衰期。非無主也。又雜記云。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注。配。謂并祭也。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猶歸葬於女氏之黨。按此之廟見。卽上文之三月而廟見也。廟見卽祭廟也。卽昏禮之奠菜也。與昏禮記之祭行別。彼云然後。則不必適三月。若廟見。則必三月行之。廟見之後。無論何時。適遇祭事。卽得助祭。韋氏協夢儀禮集解云。祭。謂四時常祭。祭行。謂至是遇有祭祀。婦乃行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助祭兼適婦。庶婦言。賈疏。惟指適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惟適婦以廟見奠菜象。盥饋。庶婦不饋。則亦不奠菜也。然則三月之前。雖有祭事。婦亦不行。不行者。未成婦也。萬氏斯大禮記偶箋云。三月廟見。卽士昏禮所謂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也。謂祭於高曾祖廟。此指舅姑在者言。擇日而祭于廟。卽士昏禮所謂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也。孔氏謂廟見祭廟。只是一事。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之廟。婦可以不見乎。按。萬氏以廟見與祭廟分別。舅姑存沒可也。謂廟見卽祭行。則謬。胡氏培輩儀禮正義云。曾子問所云廟見。是專指舅姑在者。其所云祭廟。卽此經之奠菜。指舅姑沒者。非謂舅姑沒者。止行祭廟。而別無廟見。又非卽祭廟爲廟見。如注疏家之說。與萬氏大同。按曾子問廟見祭廟。當是一事。謂舅姑沒者。其高曾祖廟。自當於祭行時及之。蓋廟見止如舅姑

在時之厥明之見舅姑也。故亦止于禰耳。擇日者。雖在三月之限。必擇吉日。敬之至也。劉氏毓崧謂大夫以上贊醴婦。婦盥饋。餽餘及舅姑饗婦之禮。今無明文可證。然昏義謂贊醴婦為成婦禮。婦以特豚饋為明婦順。舅姑饗婦。婦降自阼階。為著代。皆係成婦之禮。士以下次日已成婦。其禮自當行於廟見之前。大夫以上。三月乃成婦。其禮似當行於廟見之後。按三月不成昏可也。未及三月。并舅姑亦不見。揆諸人情。恐未盡洽。蓋婦者對舅姑之稱。亦係已昏未昏之別。昏義所謂婦禮。婦義就士昏禮釋之。無婦字。則不辭。不必為此正名之稱。則大夫以上。舅姑若在。即預行盥饋諸禮。亦無不可。似未必見舅姑後。即婦而不女也。

### 晉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注〕義與上同。復發傳者。樂道人之善。〔疏〕

注義與上同。謂亦如上書致女。

皆與書納幣同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丙子月之三日。

晉人執鄭伯。〔疏〕

傳四年傳例曰。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左傳曰。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樂書伐鄭。鄭人使伯筮行成。晉人殺之。明執不以罪矣。

晉樂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注〕日者，錄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至為夷狄所

潰。〔疏〕

十一月無庚申，杜氏長歷謂是年閏十一月也。○注日者，至所潰。○舊疏云：凡潰例月，即僖四年春王正月葵潰。文三年春王正月沈潰之屬是也。今而書日，故解之。義具上公會晉侯以下同盟于蒲注。通義云：潰日者，惡楚比克莒。

二都，暴中國之甚，故伐莒，錄名氏入運，稱人示貶也。義亦可通。

楚人入運。〔疏〕

通義云：文十二年行父城運，則運本內邑，是時蓋已叛屬莒內邑，不言叛，故經無明文。郡國志：琅邪東莞有鄆亭，所謂東鄆也。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疏〕

杜云：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大事表云：經於成九年，定六年，俱書城中城，國都之內城也。杜謂在廩丘者，非是。定六年，高氏閔曰：時公之所有中城而已。汪氏克寬曰：定公豈能役衆修城，蓋陽虎欲去三家，將挾公以

自固耳。按高注說亦無據。一統志：中城在海州沭陽縣西。按厚丘城在沭陽縣北四十六里。續志：東海厚丘縣下。劉昭引杜預注：今刊本訛為廩丘。一統志於曹州古蹟亦引中城在范縣東南，即承此注廩丘之譌。



# 公羊義疏五十三

成十年盡  
十四年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率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其言乃不郊何。〔注〕据上不郊不言乃。僖公不從言免牲也。〔疏〕  
注据上至牲也。○上七年夏。不郊。猶三望。是不郊不言乃也。僖

三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是其不從言免牲也。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

諱使若重難不得郊。〔疏〕  
注不免至得郊。○穀梁上七年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繡裳。有司元端奉送。至于南郊。所以重天牲也。此不言免。故爲失事天道。坐盜天牲也。公羊問答云。問。當坐盜天牲何也。曰。此漢

律也。書微子。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傳。竊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疏。漢魏以來。著律皆云。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据此。知何氏以漢法況之。通義云。不免牲。失禮。故諱之也。言免牲。則不郊可知。言不郊。而不言免牲。則不免牲亦可知。云諱使若重難者。宣八年傳。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故乃爲重難詞也。穀梁傳。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通義又云。五卜非禮。不發傳者。四卜猶瀆。過此可知矣。一發傳一

不發傳其

義同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

牲，不但不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解云：此經公會晉侯宋公以下伐鄭與今本異。○注不致至免牲。○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

意致伐。注：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此皆不致，故如此解。成公數卜郊不從，即此文五卜郊不從是也。五卜郊，故云數。○注不但至而已。○舊疏云：謂成公意卒竟而不復郊，知如此者，正以不免牲上文已有說。今此仍不致，故知更有罪也。○注故奪至起之

○桓二年注：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致，故為奪臣子辭。舊疏云：桓元年注云：不致之者，至故復脫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義亦通於此。

### 齊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疏〕

穀梁傳於九年晉人來媵云：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八年衛人來媵傳同，此不發傳，義亦宜同。皆

與公羊合。

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

〔注〕侈，大也。朝廷侈於妬上，婦人侈於妬下。伯姬以至賢為三國所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唯

天子娶十二女〔疏〕

注侈大至容之。○校勘記出故侈大其能容之云。解云。考諸舊本。大上無侈字。按上云侈大也。故云云。大其能容之。舊本是。今衍公羊問答云。問何為婦人以衆多為侈也。曰。此如詩維鵲有巢。維

鳩盈之。傳盈滿也。箋云。滿者言衆媵姪婦之多。是婦人以多為侈之證。惠氏十奇春秋說云。內女嫁於諸侯。惟紀叔姬宋共姬書之最詳。故媵不稱婦。而叔姬書婦。以其節婦不書媵。而共姬之婦書三國來媵。以其賢。公穀二傳皆以為詳其事而重錄之。實得春秋之義。俗儒謂三國來媵為非禮。如其然。則內女嫁於諸侯。豈皆無媵。其來媵也。豈盡合禮。曷不皆書。獨此賢女共姬之婦。而備書之。以示譏哉。且書來聘。書納幣。書致女。此獨屢書。其未歸也。衛人來媵。其既歸也。齊晉大國亦來媵。未聞內女之嫁若是者。公羊所謂婦人以衆多為侈者。不其然乎。朝廷侈於媵上二語。疑有成文。舊疏云。妬其有賢才而居於已上位者。是朝廷侈之妬也。不能容衆妾而妬惡之者是婦人妬也。○注唯天至二女。○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娶作取。按釋文作取云。七住反。本或作娶。疏本標注作娶。舊疏云。保乾圖文。孔子為後王立制。非古禮也。白虎通嫁娶篇。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後漢荀爽傳。衆禮之中。昏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蓋亦本此為說。獨斷云。帝嚳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三者為次妃也。九嬪。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天子一娶十二。夏制也。檀弓注云。帝嚳而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十二。七為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然則娶十二者。春秋監前代以為後王法與。

丙午。晉侯獯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齊丙午。五月無丙午。四月之七日也。○注不書至同等。○殺大夫趙同等。見上八年舊



疏云春秋之義君殺無罪大夫例不書其葬見其合絕之是以僖九年晉侯詭諸卒何氏云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是也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注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盾趙盾括故怒蓋趙同等無罪被殺故或致

妖厲爲

崇與

### 秋七月

公如晉〔注〕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

之意當絕之〔疏〕

注如晉至絕之○鄂本作當詔之誤舊疏云謂明年三月公至自晉是過郊乃反是無事天之意包氏慎言云七年春王正月饑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饑鼠又食其角注引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愾饑鼠食郊

牛角書又食者重魯不覺悟重有災也異義公羊說饑鼠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成公七年郊因饑鼠食牛角而不郊至十年卜郊不從不知罪已思改更以奉天以下不從而郊又不免牲何注坐以盜天牲五月公會晉侯衛侯等伐鄭不書致伐奪臣子喜君脫危而至之辭則盜天牲者宜坐誅責之罪冬公如晉過郊時乃反則怨懟無事天之意故絕之以爲君天下而不謹於奉天者戒記曰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言禍至之無止時也立君以奉祀曠於祀事即當從廢疾例黜退重祭主也

### 冬十月〔疏〕

校勘記云此本鄂本閩監毛本皆脫唯唐石經有之嚴杰曰左穀皆有此三字與公羊經異錢大昕云何注云去冬者惡成公然則石經有此三字非何義也故知唐石經未必是歷來版本未必非也按無者是也紹熙本

亦無此三字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亦云無此三字孫氏志祖讀書脞錄續編云公羊成十年經公如晉何休注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云云按公如晉與秋七月連文蓋公以秋七月如晉也左傳秋公如晉可證左穀經文於此年末有冬十月三字

公羊經文偶脫爾。而何氏乃妄造爲去冬之說。以如晉爲冬時。惡成公而不書冬。謬戾甚矣。且謂成公以下郊不從。遂怨懟而如晉。亦非理也。按左氏不可說公羊。孫氏庸淺之徒。無足辨也。浦鏜云。中庸疏云。成十年不書冬十月。公羊無此三字。今有者。後人妄增。當爲衍文。是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今本左氏春秋經。成公十年。有冬十月。自唐石經已然。公羊唐石經。亦有之。穀梁唐石經已泐。不可知。今按。凡有者。皆謬也。禮記中庸注曰。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正義言春秋四時皆具。桓四年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昭十年直云十二月。不云冬。如此不具者。買服之義。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臺。則空書時月。若杜元凱之義。凡時月不具者。皆史闕文。據正義。則成十年經。左氏無冬十月矣。孔沖遠所見如此。唐石經乃妄增三字。不可從。今一切宋元以下本皆誤。其公羊唐石經亦誤增三字。而宋槧官本及明時注疏刊本皆無此。古本之流傳未泯者也。考是年經云。秋七月。公如晉。何休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當絕之。何氏以下文無冬十月。故知公如晉在冬。而經去冬以惡之。秋七月爲無事。首時過則書之例。假令下有冬十月。則何豈得云爾。其不云去冬十月者。知公如晉在冬。而不定在何月也。若穀梁經。今本皆有冬十月。亦必後人所增。倘穀梁有而左氏公羊無之。陸氏釋文。必注之曰。左公羊二傳無。於其無此注。知穀梁亦決無此三字也。陸氏作釋文時。三經皆無此三字。故此三字之有無。不能證之於音義。桓四年七年無秋冬。成十年無冬十月。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皆見中庸正義。又正義失引者。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霽之上無冬字。凡此皆三經所同。何以爲既絕。范則云未詳。杜則謂闕文。若買服之說。則又與三家異。但中庸疏所引買服說似未全。當有雖無有既不視朔又不登臺則不書時月十六字。乃爲桓成不書秋七月冬十月發例。

##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 晉侯使郤州來聘己丑及郤州盟〔疏〕

釋文。郤州本亦作讐。九經古義云。世本。郤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州。州即讐也。與公羊合。左氏傳。魏武子讐。世本亦作州。司馬貞

云。州讐聲相近。字異耳。按惠氏所引世本。見左傳正義。又閔元年左傳。畢萬爲右。注。畢萬。魏讐祖父。正義引世本。畢萬生芒。季生武仲。州州即讐也。是也。司馬貞說見魏世家索隱。左疏引服虔云。郤讐。郤克從祖昆弟。按左傳疏引世本。又云。郤豹生郤丙。丙生缺。缺生克。克與州皆豹之曾孫也。故爲從祖昆弟。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己丑。月之二十五日也。聘盟兼書者。舊疏云。上三年冬。晉侯使荀庚來聘。丙午。及荀庚盟。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注云。以不舉重。連聘而言之。知尋舊故約。晉也。書者。惡之。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今此亦然。而無傳注者。從彼可知。故晉文。又春秋王魯。故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時者。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故在盟來盟。悉書時。此經及上三年荀庚盟之屬。悉書日。皆不與信辭也。

### 夏季孫行父如晉

### 秋叔孫僑如如齊

### 冬十月

###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疏〕

杜注左傳云。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按周自平王東遷。西都久爲秦有。周之采地。不應仍存。當亦在東圻矣。魯世家索隱云。周公次子留相王室。世爲

周公汲郡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案。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坊記注。君陳蓋周公之子。然則此及僖九年之宰周公。其皆君陳後與。

周公者何。天子之二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注〕私

土者。謂其國也。此起諸侯入爲天子三公也。周公驕蹇。不事天子。出居私土。不聽京師之政。天子召之。而出走。明當并絕其國。故以出國錄也。不月者。小國也。〔疏〕

左傳曰。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也。與此少異。左傳疏引鄭答孫皓曰。凡自周無

出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白虎通諫諍篇。或曰。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爲家也。無可放。故不言出。故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不言出也。○注私土至公也。○正以書出。故知自其私土出也。周公本西周圻內國。東遷後不知在何地也。諸侯入爲三公者。詩衛風淇奥。美武公云。故能入相于周。衛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又鄭風緇衣序云。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是皆入爲王朝之臣者也。以稱公。故知爲三公。其實亦卽卿士。卿爲典事。公其兼官。詩疏引顧命。鄭注云。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是其義也。○注周公至錄也。○左傳上十一年云。周公楚惡。惠蹇之僭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其驕蹇明矣。何氏義與左傳大同。杜云。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于周。驕蹇不奉王命。不臣。故當并絕其國。書出也。通義云。自其都邑而出。故使與外諸侯同文。因爲天子諱三公。乖離出奔也。○注不月者。小國也。○春秋之例。大國奔例。月。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是也。小國時。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是也。此書時。明小國入爲三公者。自其私土而出。故從小國例。舊疏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既視公侯。何言小國。小國者。據其私土之言也。周公本小國諸侯。於王圻之內。雖有采地。但從私土而去。故從小國例。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沙澤〔疏〕

左氏穀梁作瑱澤。定七年同。沙古音莎。與瑱同部字。左氏定七年經。齊侯衛侯盟于沙。釋文沙如字。又星和反。傳曰。乃盟于瑱。注瑱即沙也。可證。杜云瑱澤地。

關方輿紀要。瑱侯亭在開封府。

新鄭縣宛陵城西。亦曰瑱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疏〕

杜云。交剛地闕。大事表云。按是時赤狄之種盡絕。故中國直名白狄為狄。不復別之。如赤狄之在閔僖之世也。又云。或云交剛在今隰州境。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

注。不使夷狄。

敵中國是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疏〕

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三月。公如京師〔注〕月者。善公尊天子〔疏〕

注月者。至天子。○舊疏云。正以朝聘時故也。通義云。趙汭曰。如京師。特書月。明朝王為正。與他如不同。

夏五月。公自京師〔疏〕

舊疏云。公下自有至字者。衍文也。穀梁石經。公下有至字。晉侯下有齊侯二字。彼校勘記云。余本無至字。有齊侯二字。何焯云。考石經三傳。左氏有至字。公羊無疏云。公下自有至字。

字者衍文也。穀梁石經。此係宋人補刻。疑至字。或亦出臆增也。按是年石經實非補刻。何蓋偶誤。公羊疏以至字為衍文者。指公羊傳而言。穀梁自與公羊不同。何据彼疏引此經。非是。又補刻石經。係朱梁謂宋人補刻。亦非是。按左傳亦無至字。彼校勘記云。

石經公下有  
至字衍文也。  
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人、滕人伐秦。  
穀梁闕監，毛本、宋本數棄

傳無齊侯二字。

其言自京師何。  
〔注〕据僖公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不言自王所。  
〔疏〕注据僖至王所。○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以

下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是也。舊疏云：彼亦朝天子而往圍許，不言自王所，與此異，故難之。通義云：難何以不承公如京師就言遂會伐秦意。  
公鑿行也。  
〔注〕以起公鑿

行也。鑿猶更造之意。  
〔疏〕注鑿猶至之意。○公羊問答云：問注鑿猶更造之意，其義未詳，曰：此如漢書張敖傳之鑿空也。師古注：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西南夷傳：秦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

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無害，是鑿空之事也。空，孔也。穴，隙也。趁此空隙而行他事，故曰鑿行。按史記大宛列傳：張敖鑿空，集解引蘇林云：鑿空，開道也。說文金部：鑿，穿木也。釋名釋用器：鑿，有所穿也。廣雅釋詁：鑿，穿也。又淮南汜論：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注：鑿，穿也。凡有所穿鑿，皆更造之象也。漢司隸楊厥碑：遂通石門，遂即鑿也，亦或作遂，省體也。  
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  
〔注〕時本欲直

伐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生事修朝禮而後行，故起時善而寢成其意，使若故朝然。

後生事也，間無事，復出公者，善公鑿行。  
〔疏〕注時本至事也。○舊疏標注：作生事修朝禮而行，解云：生事之上，亦有復字者。衍文則舊疏本無復字。杜云：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劉炫

述義云。魯朝聘皆言如。書其始發言往。而言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為朝王。至彼過王朝之。朝訖乃書。故稱朝也。此過京師。亦宜稱朝。言如者。發雖主為伐秦。即其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也。按如何意。公本無朝王意。然猶有尊畏之心。不敢過京師而不朝。善善從長。即而襲成之。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穀梁傳。非如曰如。不叛京師也。注因其過朝。故正其文。若使本自往。是其義也。○注間無至鑿行。○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注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彼以間無異事。故不復舉劉子及諸侯。此亦間無事。亦但書自京師。遂會晉侯伐秦矣。今復舉公。故解之。明其善也。

曹伯廬卒于師〔疏〕

釋文。廬本亦作盧。古盧虛字多通用。左氏桓十二年傳。羅與盧戎兩軍之。釋文本作廬戎。云本亦作盧。昭十三年經。蔡侯廬歸于蔡。二十年書蔡侯廬卒。作盧。史記吳世家。餘橋夷吾卒。子柯盧立。吳越春秋作柯廬。荀子富國篇。君虛屋妾。注。廬當為廬。莊子讓王篇。乃負石而自沈。于廬水。釋文云。司馬本作盧。水是也。穀梁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注〕月者。危公幼而遠用兵。〔疏〕

注月者至用兵。○舊疏云。正以致例。時故也。通義云。月致者。春出秋返久也。亦通。

冬。葬曹宣公。〔疏〕

小國君卒。月葬。時。故穀梁傳。葬時正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注〕莒大於邾婁。至此乃卒者。庶其見殺。不得卒。至此始

卒。又不得日。〔疏〕

注莒大至得卒。○莊十六年書邾婁子克卒。是邾婁卒於所傳聞世。春秋序莒常在邾婁上。明莒大於邾婁。而不得書卒。故解之。按彼注云。小國未當卒。而卒為慕伯者。尊天子行進也。則書邾婁子卒。非常

例矣。所聞世合卒，又以庶其被弑，故不得書卒也。庶其事在文十八年。○注至此至得日。○此決莊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瑱卒，書日故也。彼注云：日者，附從伯者朝天子行進，此莒始書卒無進，行故略不日也。舊疏云：所以書日者，非直行進，其邾子克往前已卒，是以春秋得詳錄之也。曹亦小國，桓十年春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書日者，彼注云：始卒與大國同例者，春秋敬老重恩也，故爲魯恩錄之。是也。通義引楊士勛曰：莒子朱者，莒渠丘公，不書葬者，莒行夷禮，則是失德，又葬須稱諡，莒無諡，故不書也。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疏〕

通義云：左傳曰：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擊送孫林父，而見之，故經加自晉，晉有力文焉。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注〕凡娶早晚皆不譏者，從紀履綸一譏而已。〔疏〕

舊疏云：隱二年注云：不親迎，例月重錄之。

今此不月者，蓋以成公卽位十有四年，始娶元妃，非重繼嗣之義，故略之。通義云：至是始娶者，公卽位幼也。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按孔說非是。成公二年已會楚嬰齊于蜀，則卽位雖幼，必非襁褓，至小亦宜七八齡矣。卽位至此年，計已逾冠，故舊疏謂其卽位十四年始娶元妃，非重繼嗣之義也。孔疏引左傳國君十五生子之文，甯成公時始十五六耶。○注凡娶至而已。○校勘記：出凡娶云，鄂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娶，閻監毛本改取，非釋文作凡取云。又作娶，閻監毛本蓋據此。紹熙本亦作娶，紀履綸事見隱二年。彼傳云：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然則春秋於公不親迎不譏，從可知例也。舊疏云：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喪服未除，是其太早也。成十四年秋，始使僑如如齊逆女，非重繼嗣，是其太晚也。但略舉二人，則桓三年娶于齊，文四年娶于齊，合在其間矣。又引舊解云：隱二年履綸之下注云：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然則外之娶妻，莫問早晚，其不親迎，皆不復書，而譏之者，悉從履綸之例，一譏而已。所以此處注之者。



正以內逆女常書之末是以於此決之按此注意謂皆不譏者疑即指親迎言非謂不譏其早晚也文公娶太早經書公子遂納幣譏之成公娶晚經不月以起之也

鄭公子喜率師伐許〔疏〕

毛本率改帥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疏〕

左傳舍族尊夫人也彼疏引何氏膏肓云叔孫僑如舍族爲尊夫人按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尊而亦舍族春秋

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耳鄭箴之曰左氏以豹違命故貶之而去族今僑如無罪而亦去族故以爲尊夫人也春秋有事異文同者則此類也劉氏逢祿評曰一事再見不加氏者見終奉君命按此與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同一文法從彼傳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可知例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庚寅月之十七日

秦伯卒

# 公羊義疏五十四

成十五年  
盡十六年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  
齊乙巳月之四日

仲嬰齊者何〔注〕疑仲遂後故問之〔疏〕

注疑仲至問之○舊疏何氏欲解弟子問所不知之意  
何者欲言仲遂之子宜稱公孫今經稱仲故執不知問

公孫

嬰齊也〔注〕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大夫死見於經爲仲嬰齊〔疏〕

注未見至嬰齊○舊疏  
云未見於經謂未作大

夫不得見於經當爾之時猶爲公子之子故爲公孫嬰齊矣今爲大夫而死得見於經更爲公子之孫孫以王父字爲氏故爲仲  
嬰齊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仲嬰齊卒其爲仲遂後者也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鞶軫則子叔聲伯也此  
文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此漢人解經之善若子叔聲伯則戰室如晉  
如莒已屢見於經矣蓋歸父奔後魯人尙未立後傳故云徐傷歸父無後也爲大夫未久卽卒又未有事故不見經

公孫

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注〕据本

公孫〔疏〕

注据本公孫○舊疏云言其本公孫昭穆須正。雖代兄為大夫甯得更為公孫之子乎故難之。

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注〕更為公孫之

子故不得復氏公孫〔疏〕

後漢書安帝紀云禮昆弟之子猶己子春秋之義為人後者為之子章懷注為人後者謂出繼於人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謂嬰齊為歸父後即為歸父之子為歸父之子故以歸

父父字仲為氏是為以王父字為氏以王父字為氏真子之禮如此為人後之禮亦如此傳言為人後者為之子非以為之子而為人後乃以明為人後者之禮一切必同於真子喪服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此之謂為之子也傳又曰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此之謂為之子也喪服親疏遠近一如真子然則為之子信矣為人後之禮必如是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為後者皆如是○注更為至公孫○正以嬰齊實公孫今為公孫歸父後故去其公孫之氏同諸歸父也。子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注〕据氏非一孫以王父字為氏也〔注〕謂

諸侯子也顧與滅繼絕故紀族明所出〔疏〕

注謂諸至所出○禮喪服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稱諸侯孫以王父字為氏故王父

即謂諸侯子也白虎通姓名云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為與滅國繼絕世也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為氏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王孫賈又有衛公子荆公孫朝魯有仲孫叔孫季孫楚有昭風景齊有高國崔以知其為子孫也隱八年左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為族禮記大傳疏引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昊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于公故以王父字為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叔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

以二十字爲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韓魏趙是也。然則孫以王父字爲氏。專斥天子諸侯子孫言。而猶必賜之於君也。大傳疏又云。若子孫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亦所以明所。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疏〕  
唐石經。鄂本。監。毛本同。此本。閩本。脫。一後字。今訂正。按。紹熙本。亦疊後字。 歸父使于晉

而未反。〔注〕宣公十八年。自晉至。稷。奔齊。訖。今未還。〔疏〕

注。訖。今未還。爾雅釋詁。訖。至也。至今未還也。與漢書成帝詔。訖。今不改之。訖同。

何以後之。〔注〕据已絕也。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注〕叔仲者。叔彭生氏也。文家字

積於叔。叔仲有長幼。故連氏之。經云仲者。明春秋質家當積於仲。惠諡也。〔疏〕

注。叔仲至氏也。舊疏云。卽文十一年。叔彭生

之氏族也。○注文家至氏之。○白虎通姓名云。質家所以積于仲何。質者親親。故積於仲。文家尊尊。故積於叔。廣川書跋引含文嘉云。文家稱叔。質家稱仲。白虎通又云。卽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驪。不積於叔何。蓋以爲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仲。明其無二也。按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長子曰伯邑考。其次卽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又其次爲蔡叔度。曹叔振鐸。鄭叔武。霍叔處。康叔封。未爲聘季載。是文家積于叔之證也。質家積于仲。古籍散亡。無可驗也。舊疏云。經言文家字積于叔。欲道彭生之經。所以不連仲之意也。言叔仲有長幼者。欲道彭生之傳。所以連叔仲之意也。何者。彭生之祖。生於叔氏。其父武仲。又長幼當仲。是以彭生遠而言之。雖非正禮。要是當時之事。是以傳家述其私稱。連言仲矣。按叔仲云者。猶言叔氏之仲也。○注經云。至於仲。○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嬰齊此經。何故不連其父歸父之字。而單言仲者。欲明春秋當質正得積於仲。是以不得更以佗字連之。○注惠諡也。○周書諡法。解愛人好與曰惠。又柔質慈民曰惠。是也。

文

公死。子幼。〔注〕子赤幼也。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

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注〕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行役以婦人從，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疏〕

注禮至老夫。禮記曲禮文，彼無從字，此較詳備。通義云：禮大夫七十已上，稱於異邦曰老夫。若衛石碻使告于陳曰：老

夫耄矣，是也。於其國猶當稱名。今惠伯自稱曰老夫，蓋藐慢遂之辭。鄭注：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貪賢，亦引春秋傳曰：老夫耄矣，是也。意老夫亦非卿大夫正稱。

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

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注〕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弑君

爲重。叔仲惠伯事與荀息相類，不得爲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荀息死之。〔疏〕

釋文弑亦作殺。音試。文十八年左傳：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與此絞少有先後耳。注殺叔至爲重。通義云：殺叔仲惠伯不書者，書殺則內大夫相殺大惡當諱。書卒則與公子牙美惡相嫌，故不卒，以起諱意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宋兩弑君，晉一弑君，凡三書及，所以旌死難之臣也。魯弑子赤，曷爲叔仲惠伯不書於春秋？春秋尊宗國，君弑則隱而不書，故叔仲惠伯亦不得牽連而書。說者謂死無補於君，故不書。則孔父、仇牧、荀息，有何補於君？而書于冊哉？然則曷爲不書卒？書卒則無以表其節也。且書卒則嫌與公子牙同，故不書。然則曷爲不書刺？刺者有罪，乃刺之，雖無罪，必有說，則又何說而刺叔仲惠伯乎？此叔彭生

死難之節所以不著於春秋。按春秋不書殺叔仲惠伯。自爲舉重略輕。蓋亦內辭也。若欲書之。聖人自有書法以張義。不必如舊疏所云。宜言冬十月子赤及叔仲彭生卒。夫游夏之徒。且不能贊一辭。後人何必強作解事乎。○注叔仲至死之。○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傳及者何。累也。又云。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里克知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此叔仲惠伯亦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以卻仲遂。遂因殺叔仲惠伯。弑子赤。是與荀息事相類也。桓二年。莊十二年。僖十年。皆有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均指叔仲惠伯。下皆云。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云云。然則叔仲惠伯。甯有不賢。而彼傳皆如此。發何邵公。雖云叔仲惠伯直先見殺。不如荀息死之義。亦未洽。何者。仲遂欲廢嫡立庶。先與惠伯謀。其必嚴憚。惠伯與孔父義形於色。無所區別。故仲遂退而先殺惠伯。次弑子赤。左傳謂以君命召惠伯。應是殺惡及視先事。不然。遂重在弑君子赤已死。則惠伯存否。聽之可矣。何必矯命爲耶。當時所以不與三人並見累者。或仍爲內諱故與。

宣公

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注〕臧孫許宣謚。〔疏〕

校勘記出臧宣公。云闕。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臧宣叔。宣十八年疏引此傳。同。當据正。唐石經

缺。按紹熙本作臧宣叔。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春秋之例。大夫名見於經者。皆卿也。魯臧宣叔爲司寇。而經書臧孫許及晉侯盟。又書臧孫許帥師。其卒也。書臧孫許卒。則儼然卿矣。卿則非少司寇之謂。至於相。則當國執政之稱。執政必上卿。而孔子以司寇當國。故謂之攝。如齊有命。卿國高。而管仲以下。卿執政。鄭有上卿子皮。而子產以介卿聽政。是也。宣叔爲司寇。謂之爲相。此孔子攝行相事之證。按孔子之攝相。自謂攝政。夾谷相禮之事。非執政之相。與此不同。臧孫之相。自謂當國者。蓋管命卿不一。諸卿中。又一執政者。如管六卿。而別一有執政者也。周氏引管仲子產事爲證。是也。然管執政者。常將中軍。宋執政者。常爲右師。魯叔孫種子嘗執政。而於卿位居二。則又各國之殊也。○注臧孫許宣謚。○左傳宣十八年云。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

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注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爲司寇主行刑是也宣謚者謚法解聖善周聞曰宜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

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宣十八年疏引作雜言曰仲

氏也其然乎〔疏〕校勘記云鄂本氏誤如於是遣歸父之家〔注〕時見君幼欲以防示諸大夫

〔疏〕左傳又云遂逐東門氏遂與遺同左傳僖二十三年姜氏與子犯謀醉而遺之亦謂逐之也漢書孔光傳遺歸故郡即逐歸故郡也歸父在外故先逐其家也○注時見至大夫○舊疏云時見君幼少恐有禍變欲以有防衛之義示其諸

夫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櫪聞君薨家遣墮帷哭君成踊反命于

介自是走之齊〔疏〕自歸父使於晉下又見宣十八年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注〕徐者皆共之辭

也關東語傷其先人爲惡身見逐絕不忿懣也〔疏〕注徐者至東語○說文彳部徐安行也廣雅釋詁徐遲也國策宋策臣請受邊城徐其政而留其日注徐緩也蓋魯

人乍聽臧孫許言皆知仲遂當絕繼見歸父無罪見逐不忿懣故共傷歸父無後也何氏以徐爲皆共者廣雅釋詁徐皆也呂覽辨上亦無使有餘注餘猶多也餘徐皆从余聲徐其餘之借與○注傷其至懣也○卽謂其聞君薨家遣哭君成踊反命乎介事

宣十八年注亦云主齊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懣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注〕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

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疏〕

通義云。久而更傷。歸父無罪。遂絕。不廢臣禮。故爲立後。言仲遂大惡當絕。直以賢歸父。故存其世爾是也。○注

弟無至父孫。○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按禮。卿大夫以下。繼世與天子不同。天下不可一日無天子。國不可一日無君。是故繼世不立。則取於旁支。以弟後兄可也。以兄後弟可也。甚至以叔後姪。古亦爲之。君之生存。既已盡。臣其諸父昆弟。身歿而旁支入繼。必爲之服斬衰。既爲之服斬衰。卽立祖禰事之可也。大夫則不然。以別子爲祖。亦不能臣其宗族。繼世相傳。以宗法齊之而已。春秋之法。大夫以罪廢。逐不得入宗廟。卽思其先世而爲之立後。亦直以廢逐者之兄弟代主大宗之祀。世及相傳。而不於廢逐者之子姪。正所以嚴昭穆之序也。魯於叔孫氏。嘗逐僑如而立其弟豹矣。於臧氏。嘗逐紇而立其兄爲矣。於東門氏。則逐歸父而立嬰齊。其事正同。不聞豹禰僑如爲禰紇。而必以嬰齊禰歸父。此魯人之規舉也。其意若謂吾逐歸父。以其父故。父之罪大。不可以後。爾後其子爾。乃不知其已悖典禮矣。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千古爲後之禮經也。何邵公注甚明。而誤者失之。崑山徐氏爲尤甚。公子遂以仲遂書於經矣。仲其字也。故其孫曰仲嬰齊。嬰齊實遂子也。而後歸父。則遂孫矣。遂孫則可以稱仲孫。而仲之不孫之者。仲實非孫也。實非孫。則何以可後歸父也。凡古云後者。受其爵邑之重之謂。爵邑必有所託受之。是曰後。後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公羊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何也。爵邑受諸某。則於某之喪祭。一如眞子之禮。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立嬰齊者何。不使後遂也。曰此爵邑受諸歸父。不可以申斬也。然則何以不立歸父之子。遂實有罪。而廢其嫡。歸父實無罪。而綿其爵邑。以嬰齊後歸父。可以明歸父之無罪。立歸父之子。則不可以明遂之有罪。然則書仲者。仲其氏也。氏者爵邑所在也。不言孫者。不效其實也。明其爲遂子也。通義云。禮。大夫世則有族。魯人立歸父之後。使世其位。故命之氏。氏姓自廟別者也。嬰齊既後歸父。則當祀歸父于廟。祀仲遂於祖。故得比孫。以王父字爲氏。而氏之爾。爲人後者爲之子。謂事其廟如禰廟。服其服如喪父者之服。持重於大宗。有子道焉。非實謂他人父也。何氏乃嘗其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夫禮不有爲廢後者乎。爲祖母後者乎。爲祖庶母後者乎。而謂皆父母稱之乎。可乎。楚世家曰。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則弟兄之相後。由來舊矣。按孔氏直混天子諸侯與



卿大夫爲一。故如此解。爲殤後之後。謂宗子爲殤死。族人承其宗者。與此後字別。爲祖母後。爲祖庶母後。皆論服制。本不必皆以父母稱之也。禮喪服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是爲諸侯。有爲祖後者。有爲曾祖後者。皆服斬。亦不必以父母稱之也。重黎之事。亦不例諸大夫士。孔氏未免好辨矣。劉氏達祿解詁云。書仲孫則嫌於仲孫氏。書公孫仲嬰齊。則嫌於嬰齊。別有賢行。且嫌於僅以別嫌於狸軫之公孫嬰齊。爲人後之義不著。夫子既順魯人之公義。弟爲兄後。亦合質家之法。故無異文也。然考舊疏引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自謂天子諸侯之制。非謂大夫士亦得立其弟爲後也。劉說援據亦非。總之諸侯奪宗。大夫不奪宗。奪宗。故得以弟爲兄後。叔爲姪後。兄爲弟後。俱無不可。不奪宗。則必取諸昭穆相當者爲後。不得混施。不明乎此。宜乎宗法廟制俱繆。不遇矣。歸父無罪被逐。魯人傷其無後。欲爲立後。此國人清議也。季文子等於遂之弑君。并不以爲可仇。唯歸父欲去三桓。故疾之尤甚。因坐以其父弑君之罪。其意仍在歸父。并非罪遂。而又迫於國人之言。不得不爲歸父立後。乃不立歸父之子。而立歸父之弟。名爲後歸父。仍是絕歸父以後。遂此季臧之奸巧也。所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此也。聖人書之以仲。不言仲孫。正不與其子爲父孫。并所以絕遂不與其有孫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婁人同盟于戚〔疏〕

校勘記  
出宋世

子成。云鄂本。元本同。唐石經。閩監。毛本。成作戊。釋文。世子成。音恤。本或作成。蓋唐初本已有作成者矣。左氏穀梁俱作戊。按昭十年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戊卒。亦作戊。二傳作成。彼釋文云。宋戊讀左傳者音成。何云。向戌與君同名。則宜音恤。宋王復齊鐘鼎款識。宋平公鐘銘。宋公戊之醴鐘。吳東發跋云。左昭十年傳。宋公成。公羊作戊。史記亦作成。今觀是銘。當以公羊爲正。是平公器也。頌壺銘。甲戌。豐姑敦。丙戌。文皆作成。與此同。又按左昭二十年傳。公子城。杜云。平公子。成與城音同。若平公名成。其子不得名城。

也。包氏慎言云。三月  
書癸丑月之十二日。

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爲篡喜時〔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僖二十八年注。作歸于京師。無之字。傳文方辨別歸之于歸于二者之不同。然

則石經此處有之字。其誤甚矣。左氏穀梁亦無之。通義云。僖二十八年傳曰。歸于者。非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特爲此經發傳。而今板本于上仍有之字者。誤。按彼云。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注云。此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據彼及注。則此經不得有之字矣。有者衍文。○注爲篡喜時。○事具昭二十年傳。通義云。曹伯名負芻。宣公之庶子。殺世子而自立。故晉執之爲伯討也。按左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又十三年彼傳云。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又曰。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是年彼傳云。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遂逃奔。宋子臧卽此之喜時。係讓國而非負芻所篡。與公羊異。孔氏乃取左氏爲說。何耶。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注〕不日者。多取三國媵。非禮。故略之〔疏〕

注不日至略之。○正以大國君卒日葬。月此不日。故解之多取三國媵者。

卽上九年伯姬歸于宋。有衛人來媵。晉人來媵。齊人來媵。傳云。三國來媵。非禮也。是也。舊疏云。雖於伯姬爲榮。而宋公有失。故死略之。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庚辰月之十一日通義云卒不日者失德也葬日者爲國亂渴葬例也葬卜柔日而今用庚辰亦渴之驗

宋華元出奔晉〔疏〕

鄂本奔作奔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注〕不省文復出宋華元者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

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誅山故繁文大之也言歸者明出入無惡〔疏〕

注不省至之也○舊疏云襄三十年秋鄭

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彼則省文不言鄭良霄自許入于鄭今則不省文故決之必知不省文是大之者正以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故知也通義云一事再見不卒名者善其出奔非畏難遠害能假晉力以威蕩氏卒拔強族輯公室智足以奠亂功足以安國故繁辭大之也言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者舊疏以爲春秋說文左傳云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也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是亦以華元爲憂國出奔但不以爲山所譖耳宋世家謂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奔晉又異○注言歸至無惡○舊疏云卽桓十五年傳例云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是也按僖二十八年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明晉人理其罪宋人乃反華元誅山也史記左傳皆言魚石止華元至河乃還誅山然設非晉力桓氏未必反順華元若是也

宋殺其大夫山〔注〕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直自見殺者故貶之明以譖華元故〔疏〕

通義云。蕩山也。去氏者。爲其擅權弱公室。貶罪之。本左氏言背其族也之義。○注不氏至元故。○舊疏云。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云。宋大夫山。譖華元貶。此不貶者。殺二慶而光歸。譖光可知。然則此華元歸後山見殺。故須貶山以見其義。左傳。華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是山殺在華元歸後也。

宋魚石出奔楚〔注〕與山有親。恐見及也。後得言復入者。出無惡。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

〔疏〕

注與山至及也。○杜云。公子日夷之曾孫。左傳。六官者。皆桓族也。注魚石。蕩澤。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是與山有親也。舊疏以注有山者。魚石之親語。因云。若其不貶。宜言魚山矣。疑山亦魚氏。非也。山卽蕩澤。故世家作唐山。唐卽左氏之蕩也。○注後得至殺山。○正以復入爲出無惡。入有惡文也。魚石復入。見下十八年。云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者。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然則彼爲君漏言。致射姑殺處父。故坐君殺。君書國。兼惡射姑可知。此文與彼同。亦似君漏言。致魚石殺山。然惟下有復入文。則魚石無惡。其非魚石殺山可知。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婁

人。會吳于鍾離。〔疏〕

杜云。鍾離。楚邑。淮南縣。大事表云。昭四年。楚箴尹宜咎城鍾離。以備吳。二十四年。楚子爲吳師以略吳疆。師還。吳踵楚。遂滅巢及鍾離。南北朝時爲重鎮。今江南鳳陽府鳳陽縣東四里。

有鍾離舊城。水經注。淮水篇。又東過鍾離縣北。世本曰。鍾離。羸姓也。應劭曰。縣故鍾離子國也。楚滅之。以爲縣。春秋左傳。吳公子光伐楚。拔鍾離者也。一統志。故城在鳳陽府鳳陽縣東。舊有東西二城。濠水流於其中。按是時鍾離應尙爲國。若已屬楚。不得會

其地矣。

曷爲殊會吳〔注〕据楚不殊〔疏〕

注据楚不殊○即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是也。

外吳也〔疏〕

繁露觀德

云是故吳魯同姓也。鍾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魯而會之謂其有夷狄之行也。穀梁傳曰會又會外之也。通義云世子殊會吳亦殊會貴賤不嫌辭可同也。然同之中有異焉。鄭玉曰首戴之會書及齊會見公及諸侯同往會之如臣朝君使諸侯不得以干世子。鍾離之會書會又書會若諸侯外吳不與同會。使夷狄不得以亂中國此則聖人微意不可不察。

曷爲外也〔注〕据襄五年不外之〔疏〕

注据襄至外之○襄五年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鄧人于戚是也。

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注〕

內其國者假魯以爲京師也。諸夏外土諸侯也。謂之夏者大總下土言之辭也。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尙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吳似夷狄差醜。而適見

於可殊之時。故獨殊吳〔疏〕

舊疏云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即經云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以下是也。云內諸夏而外夷狄。即經序諸大夫訖乃言會吳于鍾離是也。按舊疏第就此經言之。其實

傳凡言春秋皆謂春秋通例也。內其國而外諸夏。所傳聞世也。內諸夏而外夷狄。謂所聞世也。至所見世。則著治太平。夷狄進至子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矣。繁露竹林云。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是也。漢書

匍匐傳論。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明皆道春秋之法。非常時果外吳外楚也。○注內其至師也。○卽隱元年注云。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故卽假魯以爲京師也。是以儀父來盟則襄。滕薛來朝則襄。外來盟者稱來。我往彼盟稱在。齊侯獻捷亦稱來。見王義。尊內言如。不言朝聘。皆京師魯之義。故僖三年注。春秋王魯。故言在。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言來盟。亦因魯都以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白事於王是也。○注諸夏至侯也。○校勘記云。此本閩監本。土誤士。鄂本。毛本不誤。今訂正。魯亦諸夏。假魯爲京師。故以諸夏爲外土諸侯也。論語八佾。不如諸夏之亡也。注包曰。諸夏中國。○注謂之至辭也。○校勘記出大總下上言之辭。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上作土。當据正。按熙本亦作下土。夏者大也。魯康誥。用肇造我區夏。孟子滕文公。吾聞用夏變夷者。閔元年左傳。諸夏親暱。襄四年左傳。諸夷必叛華夏。皆總下土言之。謂之大者。言有禮儀之大也。○注不殊至殊也。○卽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以下會于霍之屬。是不殊也。通義云。楚亦夷狄。未嘗殊者。始見稱州。已外之矣。攢函亦殊會。始發傳於此者。因此會諸夏夷狄悉在。內外之文最明。○注至於至之行。○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不日月者。莊王行伯約諸侯。明王法。討黷舒。善其疊中國。故爲信辭也。是卓然有君子之行。故又不得殊也。○注吳似至殊吳。○史記吳世家。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乎。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所謂似夷狄差醜也。而適見於可殊之時。決楚之始見時尙未合殊故也。

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注〕据大一統。〔疏〕

注据大一統。○卽隱元年

傳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舊疏云。王者施政。欲其遠近徧及海內如一。而殊外內。故難之是也。

言自近者始也。

〔注〕

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

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

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也。月者，危錄之。諸侯既委任大夫，復命交接夷狄。〔疏〕

注明當至治之

○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注云：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慶慶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隱元年注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先詳內而後治外，內小惡齊外小惡不齊，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世見治升平，書外離會，至所見世，用心尤深而詳明。先正京師，乃正諸夏，乃正夷狄，以漸治之也。故隱二年會戎于潛，書內離會以正內，僖二十六年楚人滅隗，以隗子歸，不名見責小國略。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欒，兩所聞世內諸夏而詳錄之。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名者所見世，責小國詳。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是也。說苑指武篇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闢，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繁露王道云：親近以來遠，故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通義云：此春秋爲後王大法，建首善自京師始，而四海之內莫敢不正。若乃殊方別俗，被之聲教，羈縻弗絕而已。故所聞之世始內諸夏，所見之世始治夷狄。操之有本，推之有序。大學所謂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其義然也。繁露天地陰陽云：近者詳，遠者略，亦謂先近而後遠也。○注葉公至者來。○見論語子路篇。今本無于孔子，蓋以意足之也。韓非子難篇，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孔子世家，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書傳略說，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皆以意增損，非有異文也。○注季孫至是也。○見論語顏淵篇。舊疏云：帥，長也。言子爲諸侯之長，而爲正，誰敢不爲正乎。亦是先正於近，乃始及遠之義。故引之。按大戴禮哀公問篇，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夫三公者，百察之率，萬民之表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皆謂正己以正物，卽由近而及遠也。○注月者至夷狄。○通義云：會例時，此吳會中國之始特之。危月

許遷于葉〔疏〕

杜云許長鄭而南依楚故以自遷爲文葉今南陽葉縣是也大事表云許長鄭請遷于楚楚遷許于葉而許之舊都盡歸于鄭鄭人謂之舊許襄十一年傳諸侯伐鄭東侵舊許是也又云王子勝曰葉在楚方城

外之蔽也楚子遷許于析而更以葉封沈諸梁號曰葉公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有古葉城一統志故城在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舊縣鎮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注〕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

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微也〔疏〕

穀梁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范云雨著木成冰杜云冰封著樹漢書劉向傳畫冥晦雨木冰師古曰雨木冰

者氣著樹木結爲冰也今俗呼爲間樹雨音于具反按今時間有之所謂樹稼是也皆盛寒所致舊唐書讓皇帝憲傳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時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卽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蓋見而歎曰此所謂樹稼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是也○注木者至微也○五行志上雨木冰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霧氣寒冰不曲直也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協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鄆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屬常雨也經義雜記云雨木冰杜注記寒過節冰封著樹何注冰脅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微穀梁傳雨而木冰也范解雨木冰者木介甲冑兵之象雨著木成冰疏引徐邈云五行以木爲介介甲也木者少陽之精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兵之象今冰脅木君臣將見執之異根枝折者象禍害速至也與何邵公義同五行志載劉歆劉向及



各說按左氏無傳。當從劉子駿說。說文氣部。氣。氣也。从气。分聲。穿氣。或从雨。則氣。爲一字。釋名釋天氣。粉也。潤氣者草木。因寒凍凝。色白若粉之形也。劉說與釋名合。氣。字異也。穀梁當从劉子政說。言人將有害。則陰氣。腦木得雨而冰。是不必以冰爲木介。取象於甲兵矣。何注公羊。徐注穀梁。皆本劉子政義。范則專取甲兵之說。不知穀梁引傳曰根枝折。正與陰氣。腦木之義合。明非取象於甲兵也。古微書考異。郵云天。雨木冰。貴臣將死也。專主大臣言。蓋震爲木。震爲長子。大臣之象。陰氣。骨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亦爲叔孫儒如出奔。刺公子偃之兆。而少陽象。幼君。冰。骨木象。公爲晉所耽。行父被執。取應亦切。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注〕滕始卒於宣公。日於成公。不名。邾婁始卒於文公。日於襄公。名。俱葬

於昭公。是以知滕小。〔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辛未。月之六日。通義云。滕文公也。○注滕始至不名。○宣九年秋八月。是始卒於宣公也。此經書辛未。滕子卒。是日於成公也。二者皆不名。故云不名。若然。隱

七年書滕侯卒。彼注云。所傳聞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喪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故也。○注邾婁至公名。○文十三年。邾婁子躒。躒卒。是卒於文公也。襄十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貜卒。是日於襄公也。躒。躒皆名。故曰名也。若然。莊十六年。書邾婁子克卒。莊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書邾婁子瑣卒。已見於所傳聞世。而云始卒於文公。日於襄公者。莊十六年。注云。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爲慕伯者。有尊天子之心。行進也。莊二十八年。注云。日者。附從伯者。朝天子。行進。明皆以行進。與隱七年之書滕侯卒。皆非常例也。○注俱葬於昭公。○昭三年。滕子泉卒。又云。邾滕成公。昭元年。邾婁子華卒。下云。邾邾婁悼公。是俱葬於昭公也。○注是以知滕小。○舊疏云。春秋於所聞之世。始錄微國之卒。書日。書名。明其大小。滕子卒葬。皆在邾婁之後。邾婁之君。名於所聞之世。於滕則未。是以知其小。於邾婁也。何氏所以不於會序比之。而據其卒葬者。會是主會次之。其大小。仍自難明。故如此解。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舒庸，晉厲公見餓殺，尤重，故十七年復食。〔疏〕

注是後至

尤重○校勘記出晉厲公見餓殺尤重云闕監毛本尤誤猶鄂本餓作殺誤尤字與此本同按紹熙本不誤楚滅舒庸見下十七年晉厲公見餓殺者下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舊疏引春秋說以爲厲公狼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出之二月而死故此注云見餓殺也五行志下之下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晉敗楚鄭于鄢陵執魯侯與何氏義異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衛分包氏慎言云六月齊丙寅劉歆以爲四月二日是也○注故十七年復食○卽下十七年齊十有

二月丁巳朔日

有食之是也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

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注〕此王公失道，臣代其治，故陰代陽。〔疏〕

包氏慎言云月又盡甲甲

午本六月之晦日春秋不記晦故特言記異以別之按繁露王道述災異有畫晦謂此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疏〕

杜云鄆陵鄆地今屬潁川郡水經注潁水篇沙水南與蔡澤水合水出鄆陵城西北春秋成公十六年晉楚相遇于鄆陵處也史記注引服虔云

鄆陵鄭之東南地也紀要鄆陵舊城在開封府鄆陵縣西北四十里漢齊地理志潁川郡僑陵卽杜所故續志作僑李奇曰六國曰安陵然地志陳留郡有僑應劭曰鄭伯克段于僑是也則克段之僑與潁川之僑陵有別 楚子鄭師

敗績

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注〕据宋公戰于泓敗績稱師〔疏〕

注据宋至稱師〇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

敗績是也通義云此晉侯伐鄭楚子救之鄭爲主人而戰言晉侯及者蓋以楚數陵諸夏鄭附從僭夷善晉之能敗之故與使爲主與廳同義

王瘡也王瘡者何傷乎矢也〔注〕

時爲飛矢所中〔疏〕

廣雅釋詁瘡傷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體創曰瘡釋名釋疾病瘡侈也侈開皮膚爲創也說文尸部瘡傷也成十三年左傳艾瘡我農功釋文瘡本作夷故左傳云子反命軍吏察夷傷注夷

亦傷也疏引服注云金創爲夷是也說文刃部刃傷也从刃从一又創云刃或從倉繫傳三按史此正刀創字也金創爲瘡卽通俗文之體創爲瘡是金創矣故注云爲飛矢所中左傳史曰南國賊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賊王傷不敗何待及戰射共王中目楚

世家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鄆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是其事也

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注〕据王瘡末言爾〔注〕末無也無

所取於言師敗績也凡舉師敗績爲重衆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以言戰又言敗績知非詐

當蒙上日也〔疏〕注末無也○呂覽開卷云吾未有以言之注末猶無也禮記檀弓云未吾禁也注末無也○注凡舉至

故敗績舉師也穀梁傳曰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繁露對膠西王篇王痍君癘不言師敗重傷君也○注以言至日也

###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疏〕

杜云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大事表云今沙隨城在歸德府寧陵縣西六里水經注汲水篇

汲水又東運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春秋成十六年會于沙隨謀伐鄭也杜預釋注曰在寧陵縣北沙陽亭世以為堂城非也

不見公公至自會

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注〕不見見者悲乞師不得欲執之〔疏〕

通義云不得為晉侯所見○注不見至執之○

下傳云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

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注〕据不得意扈之會公失序不致

〔疏〕

注据不得意○舊疏云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注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今會不得意而致會故据以難○注扈之至不致○即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

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映晉大夫與公盟也彼公不得意不書致故据以難通義云此兼問兩公至自會公不見見者是會也大夫執者謂下伐鄭之會也何氏因誤以為行父再執與經不合不恥也曷

爲不恥〔注〕据扈之會公失序恥〔疏〕

注据扈至序恥○文七年注云文公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明恥故諱也故彼不曰順諱爲善文也此反爲得意

辭故据以難

公幼也〔注〕因公幼殺恥爲諱辭不書行父執者公不見見已重矣〔疏〕

注因公至諱辭○舊疏云實不

見今而致會若得意然故言爲諱辭耳白虎通爵篇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禮也以春秋魯成公幼少與諸侯會不見公經不以爲魯恥明不與童子爲禮也是也通義云公不見見實以叔孫儒如淫通繆姜而謂公子晉之故時公尙幼未能親政凡有咎辱責在大臣故不以病公也按孔氏牽涉左氏之說果爾則晉人信譖何反責魯大臣而爲公幼殺恥也且左氏家以公衡爲成公子則亦無公幼之說白虎通正先師舊義與何氏說合○注不書至重矣○舊疏云是時累代公執而下經但舉其一故此注不書行父執者公不見見已重矣按經書行父之執在伐鄭後與此致會無涉傳何爲逆据以問明沙隨已有執季孫事孔氏謂行父止一執蓋仍爲左傳所泥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疏〕

通義云王之上大夫稱子杜云尹子王卿士子爵沈氏欽韓云圻內國有封爵如蘇子稱子者若公卿大夫但有八命六命四

命之差而無公侯伯子男之次且尹子爲卿士若其出封常加一等爲侯伯不當爲子男也蓋京師之王官尊之則曰公通稱則曰子若單劉者亦曰子不曰公不獨尹子爲然

曹伯歸自京師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注〕据曹伯襄復歸于曹

〔疏〕注據曹至于曹○  
見僖二十八年。易也。〔注〕易故未言之不復舉國名。〔疏〕注易故至國名○毛本末作未誤按何意亦未無也無所取於舉國名也。

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注〕據本纂喜時也。

〔疏〕釋文喜時左傳作欣時○注據本纂喜時○上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為纂喜時故據以難。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

〔注〕和平其臣民令專心于負芻。〔疏〕通義云此釋不名之意諸侯失地名喜時內平其國以待君歸若與未失國者同故不名以起之。外治諸京師

而免之。〔注〕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疏〕通義云此釋不言復之意復歸者出有惡喜時治免其罪若與無惡者同故緣賢者之心而為其君諱不嫌實無惡者前稱侯

以執罪已明矣是也○注訟治于京師○鄂本訟作說誤。其言自京師何。〔注〕據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

侯歸之于京師後復歸于衛俱天子所歸不言自京師不連歸問者嫌自京師天子有力文言甚

易欲并問力文與上說喜時錯。〔疏〕注據僖至京師○即僖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是也○注不連至時錯○僖二十八年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若連歸問云其言歸自京師何即嫌天子有力與上說喜時之內平其國外治諸京師為喜時之力意違故但問自京師與衛侯鄭不同之故也舊疏云問者之意欲道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亦是天子所歸不言自京師今曹伯

亦天子所歸。獨言自京師。文相違背也。上說言其所以易。正猶公子喜時之力。若此處并問天子有力之文。即與上說喜時之力自相違也。

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注〕言歸

自京師者。與內据臣子致公同文。欲言甚易也。舍此所從還。無危難矣。主所以見曹伯歸。本据喜

時平國反之書。非錄京師有力也。執歸書者。賢喜時為兄所篡。終無怨心。而復深推精誠。憂免其

難。非至仁莫能行之。故書起其功也。〔疏〕

注言歸至同文。舊疏云與上十三年公至自京師相似。注欲言至難矣。通義云天子有命歸之。則諸侯不得治其咎。國人不得易其位。

故無難矣。因明喜時能知尊王請命。春秋乃以王命除負芻之罪也。注主所至力也。通義云。倒歸文在上者。若言自京師歸於曹。則嫌自者。京師有力辭與歸功喜時意錯。注執歸至功也。舊疏云。以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二十一年。執宋公之屬。皆不書其歸也。若然。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又云。晉人執衛侯。下云。曹伯襄復歸于曹。三十年。衛侯鄭復歸于衛。皆是被執而書之者。曹伯下注云。執歸不書。書者名惡。常見衛侯下注云。執歸不書。書者名惡。常見是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疏〕

左氏穀梁作莒丘。史記管蔡世家云。陳司徒招。索隱。招。或作莒。又陳杞世家。乃殺陳使者。索隱曰。即陳司徒招。又名莒招。

莒皆从召得聲。得通也。詩小雅莒之華。釋文。莒。徐音詔。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見舞詔。漢者。釋文。詔。本或作招。獨斷。舜曰。大詔。一曰。大招。是也。杜云。莒丘。晉地。

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疏〕

禮記表記云。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人恩也。引此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

也。則鄭所見公羊本作人也。正義云：施人以恩，謂意相愛，偶人也。傳稱欲人愛此行人，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證人偶相存愛之義也。又中庸云：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意相存問之言。穀梁莊元年傳：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仁之也。卽仁之也。古人與仁通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人。王肅本作仁。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謂知其仁也。墨子非命篇：命者非人者之言也。謂非仁者之言也。呂覽論人篇：哀之以驗其人。韓勅造孔子廟碑：四方士仁，謂士人也。驗其人，謂驗其仁也。是也。九經古義：按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蓋賓主揖讓，互相親偶，親親之意，亦如之也。老子道德經曰：如嬰兒之未孩，河上公注：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御覽引元命包云：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其爲人以仁。其立字二人爲仁，注：二人言不專於己，念施與也。是則仁之義也。

曰：在招丘，悽矣。〔注〕悽，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閱錄之辭。〔疏〕

注：悽，悲也。○昭九年傳：存陳悽矣。釋文：悽，悲也。本此注爲義。說文無悽字，欠部云：歎，歎也。文選注引蒼頡篇：歎，歎，泣餘聲也。亦作唏。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紂爲象箸而箕子唏。索隱：唏，歎聲。蓋皆歎之借也。廣雅釋詁亦云：歎，悲也。楚辭九辯：憊增歎，離騷：曾歎。歎，余鬱邑兮，是也。方言：唏，痛也。凡哀而不泣曰唏。淮南說山訓：紂爲象箸而箕子唏。歎，明通用也。

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人之何。〔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

本作仁之何，此與表記注合。按此誤字而有合於古者也。公羊本三云人之，後來皆改作仁之，則此作人之爲誤字矣。今按：紹熙本亦作仁之何，皆常如表記注所引作人字爲是。十行本不誤也。而人字又以作儿爲正。說文：人，下云：天地之性最貴者也。又儿云：仁人也。古文奇字：人，說文：仁，訓親愛人。謂此儿字是親愛人也。凡禮記中庸之仁者，人也。表記之仁者，人也。此人也。之人字，皆說文儿字，非人字也。詩：衛風淇奥箋云：謂仁於施舍，亦當作儿於施舍。彼俗本作人，較勝於元本也。

代公執

也。〔疏〕

通義云：善其以自衛君，故仁錄之。

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注〕不書者，



不與無惡〔疏〕

即上夏六月晉侯使欒黶來乞師。下云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不見內君大夫會。知其不與也。○注不書至無惡。○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傳乞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

師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而不別外內也。故不與無惡也。按左傳云。戰之日。齊國佐高无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壤。注壤。魯邑。是魯師未出。竟故儒如告郤。雖有魯侯待于壤。隨以待勝者之語也。即上文孟獻子亦但曰有勝矣。亦不見有出師之文。

公會晉侯〔注〕會沙隨也〔疏〕

注會沙隨也。○即上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是也。將

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疏〕

据何氏義。此執季孫為會沙隨時事。

成公將

會晉厲公〔注〕謂上伐鄭言諛者。別嬰齊所請也。明言公會晉侯者。嬰齊所請事也。故下與

嬰齊傳合同〔疏〕

校勘記出成公將會厲公。云唐石經作晉厲公。此脫晉字。按紹熙本有晉字。襄三年疏引此文。亦有晉字。○注謂上伐鄭。○鄂本下有也字。紹熙本亦有別於沙隨之會。即上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

婁人伐鄭是也。○注言諛至合同。○謂此傳稱成公將會厲公。與上公會晉侯僅稱公殊也。嬰齊所請者。下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狸軫。傳云。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是上言公會晉侯。將執公。是上經沙隨之事。嬰齊為公請者也。後則沙隨之會。行父與嬰齊並請也。左傳亦有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事。惟彼傳無嬰齊出奔事。又以執季孫止此。若已一次也。通義云。此一事而再言之者。先凡而後目也。前此者。以下釋代公執之意。自成公將會晉厲公以下。乃申其事而詳敘之。蓋晉人緣乞師不與。憲公而以會不當。期為罪名耳。傳本釋經。經唯一齊執季孫行父。而邵公言再執。是不善讀傳矣。按孔氏以行父止執若已一次。仍本左氏立說。詳釋傳文。似是兩事。公會晉侯以下一事也。成公將會晉厲公。又一事也。序事甚

斷。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

大者也。〔疏〕

舊疏云。言聽獄者失之大者矣。鹽鐵論周秦云。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

無罪。無罪者寡矣。

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

是執季孫行父。〔注〕善其過則稱己。善則稱君。累代公執。在危殆之地。故地言舍。而月之者。

痛傷忠臣不得其所。爲代公執。不稱行人者。在君側。非出使。〔疏〕

注善其至稱君。○說苑臣術云。功臣事立歸善于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

臣也。禮記坊記云。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襄十九年。君不尸小事。臣不尸大事。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注累代至其所。○正以沙隨之會代公執。伐鄭會不當期。又代公執。是累代公執在危殆地也。左傳疏引賈云。齊執行父舍于莒。言失其所。不書至者。刺晉聽讓執之。示己無罪也。公羊禮說云。問者曰。必痛之何。曰。雜記曰。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焉。其行合禮焉。其志可哀也。言月爲傷痛文者。舊疏云。正以凡執例時故也。卽僖四年夏。齊人執陳袁濤塗。五年冬。晉人執虞公之屬是也。通義云。內大夫無罪被執例月。義亦通。○注爲代至出使。○文十四年冬。齊人執單伯。傳。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傳曰。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傳又曰。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注己者。己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各當歸其本。此行父既非事執。亦非以己執。故解之。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乙亥月之十三日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州盟于扈〔注〕行父執釋不致者舉公至爲重

〔疏〕

注行父至爲重○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十四年書隱如至自晉又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書舍至自晉皆書其至此不致故解之正以書公至自會故行父致從者也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疏〕

舊疏云考諸舊本此經之下悉皆無注若有注者衍字耳又云僖二十八年注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者正謂此也穀梁傳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 公羊義疏五十五

成十七年  
盡十八年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率師侵鄭〔疏〕

左氏穀梁作北宮括，杜云括成公會孫。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婁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疏〕

包氏慎言云：積閏分六月後已盈，宜置閏而經書六月柯陵之盟，日乙酉，月之二十七日，九月書用郊之日爲辛，若六月有閏則辛丑爲八月之十四日，非九月日也。杜

云：柯陵，鄭西地，風俗通云：國語周語，周單子會晉厲公于加陵，引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則柯陵卽加陵，古柯加同韻。按爾雅釋地云：陵，莫大於加陵。郭注：今所在未聞。韋昭注周語亦云：柯陵，鄭西地名也。盟于柯陵，在成十七年，與杜說合。淮南人間訓：晉厲公合諸侯于嘉陵，加嘉同也。方輿紀要：柯城在大名府內黃縣東。北通義云：不復言諸侯者，尹單同盟與葵丘異，穀梁傳柯陵之盟，同謀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嘗辛丑用郊之日爲辛丑若六月有閏則辛丑爲八月之十四日非九月日也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注〕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

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疏〕

左傳疏引賈逵云諸言用者皆不宜用反於禮者也按莊二十四年用幣左傳曰非禮又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又鼓用牲于社于門僖十九年邾婁人執鄆子用之皆

不宜用者也○注周之至用之○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此於七月已然者彼正義云若以爻象言之七月三陽在上三陰在下則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六陰俱升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歸于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氣下連于地故云下降是則陰生于午故於爻象爲姤極於亥於象爲坤七月爲否天上地下閉塞不交之始故注據以言也又非郊時者穀梁傳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高味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

辛〔注〕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

秋之制也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日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疏〕

禮記郊特牲云

郊之用辛也鄭注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注魯郊至用也○校勘記出魯郊博卜春三月云鄂本闕監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博毛本誤作傳疏同按博卜者廣博卜三月也浦校本作轉卜非僖三十一年傳魯郊非禮也注以魯郊非禮故

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攝行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是魯郊博卜春三月事也御覽引異義曰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辛也魯與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郊卜從郊不從卽止以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舊疏云此傳止言正月者因見其自今后百代之王正所當用之月也然則公羊家以正月上辛者魯制如是異天子也○注三王至夏正○舊疏云易說文也按郊特性注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類聚引白虎通云五帝三王祭天一用夏正何夏正得天之數也天地交萬物通始終之正故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郊特性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而日長也○注言正至制也○舊疏云既用夏正而此傳特言用正月上辛者但春秋之制也春秋因魯以制法令自今以後之郊皆用周之正月故也按郊特性云周之始郊日以至鄭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魯以無冬至祭天於闕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正義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然則鄭注所駁蓋卽董仲舒劉向之說也郊特性疏又云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郊用辛日者取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也故云始也按何氏義與鄭同皆以三王之郊用建寅之月魯郊用正月博卜三正者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是亦不定在子月此傳特言正月故何氏以爲春秋制也則又異乎周魯也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觶旂十有二疏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雜記云正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皆魯於子月郊天之據二記述其常故只言子月其實魯郊卜不定子丑寅三月也郊特性疏又引崔氏臯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曰祈穀而郊又云郊祀后

禮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說，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云云之說，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及公羊穀梁，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則是周魯不別矣。魯若子寅兩月並郊，則天子止一郊，魯反兩郊，理尤不通者也。魯轉卜三正得一則止，則丑月郊容或有之，特經傳偶未及耳。其左傳之祈蠶而郊，及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自指天子之禮。據郊之常月言也。郊特性疏又云：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恆在辛，似用冬至之月。按冬至日係圜丘之祭，郊日宜用辛，止用冬至之月耳。各不相蒙。郊特性疏又云：張融謹案，郊與圜丘是一，又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又魯以轉卜三正，與鄭元同。周禮圜丘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裘冕，家語又云：臨燔柴脫裘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輟祭，著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自不同，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爲魯禮，與鄭元同。按郊祭感生帝，配以后稷，圜丘祭皇天，配以帝嚳，周禮大裘而冕，圜丘之祭也。被裘以象天，郊祭之禮也。魯不得用大裘而冕，明圜丘與郊是二祭。周既祭圜丘，又郊，魯止一郊也。張融之說，名爲申鄭，反與鄭謬矣。家語王肅僞書，不必引以相混也。○注正月至之意。○校勘記出上辛，尤始新云：閩監、毛本同，鄂本作猶是也。繁露郊義云：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時歲更紀，卽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其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又郊祀云：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高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又郊事對云：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是亦以天子唯一郊，常於歲首。又曰：春秋之法，則春秋之制，定在周正月，蓋何氏亦本之公羊先師也。○注日者，明用辛例。○正以經云辛丑用郊，故書日以明用辛爲正也。○注不郊，則不日。○卽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三望。七年春王正月，饑，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之屬，是不郊故不日也。

或曰用然後郊。〔注〕

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蜚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望。知郊不得譏小也。又夕牲告牲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疏〕

通義云。或意未明。舊說以爲用事于頻宮。然後郊。要本非

傳所取。闕疑殆焉。讀書叢錄云。按用當作卜。說文用从卜。从屮。字形相似。又涉上文而譌爲用字。僖三十一年傳。卜郊非禮也。何注。天子不卜郊。疏。欲道天子之郊。以其常事。故不須卜。魯郊非禮。是以下之。用郊者。不卜郊也。故傳以爲不宜用。或曰。卜然後郊。是據魯禮以正之者也。按洪義亦迂曲。俞氏羣經平議云。如此說。則分用與郊爲二事。義不可通。且有事泮宮。豈可但謂之用乎。何氏殆未得其解也。此承上文郊用正月上辛而言。蓋郊之必用正月上辛。固其正也。然哀元年穀梁傳曰。郊三卜。禮也。又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傳所載。或說。蓋卽穀梁子之說。用而後郊。謂卜中而後郊也。說文用部。用。可施行也。從卜。中。會意。故其義卽爲卜中。卜中而後郊。是不必正月上辛矣。故附載其說。以廣異義也。此年書九月辛丑用郊者。疑魯人於春三月卜之不吉。又改於秋三月卜之。至九月上辛而吉。遂用以郊。故春秋卽如其實書之。以示譏耳。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傳曰。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解詁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此年以九月郊。與彼年以五月郊。其事正同。此書用而彼不書用者。於此一譏。已足見義。其餘不悉譏也。莊四年傳曰。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注或曰。至名也。○校勘記。浦鏜云。名衍字。從續通解校。按何意。以或曰用者。爲將郊先有事於后稷。存其神之祭名。則有名字是也。郊特性曰。存室神也。注。神依人也。正義存安廟室之神。此存義也。○注晉人至泮宮。○並禮器文。禮器。蜚林作配林。天作上帝。泮



作類。魯人在首甸。彼鄭注云。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滹夷。井州川正義。有事於河。謂祭河也。必先告惡池。小用。從小而祭也。先告從祀者。然後祭河也。鄭又云。配林。林名。公羊禮疏引盧植注云。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岳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卽其漸。天子則否矣。釋文。蜚。芳尾反。又音配。惠棟曰。古配字讀爲妃。故配林一作蜚林。音相近。禮正義。配林是泰山之從祀者也。故先告從祀。然後祭泰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鄭又云。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預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預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預宮也。字或爲郊宮。經義述聞云。鄭注引詩所謂預宮也。則正文必不作預宮。而作郊宮。注內先有事於預宮。告后稷也。預字亦當作郊。蓋經言郊宮。卽魯頌之預宮。故曰郊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預宮也。正釋郊宮二字。字或爲郊宮。當作字或爲預宮。蓋郊宮卽預宮。故本亦有作預宮者。後人多聞預宮。罕聞郊宮。故正文云郊爲預。又改注以從之。而詩所謂預宮一語。遂以預宮釋預宮。重複而不可通矣。釋文正義所見經注文。已經改竄。公羊傳疏所引。亦與今本同。其誤久矣。按禮記之誤。或如王氏所說。而公羊注之作泮宮。安見非卽王氏所改注中之。或作預宮之本與。禮器疏云。魯人無后稷廟。今將祭天。而於預宮告后稷也。義或然也。按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爲鄭學者。謂爲殷制。周人質文相變。則周人立太學於國。小學在郊。預宮宜在郊。蓋皆小學也。○注九月至小也。○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云。猶者。何通可以已也。譏不郊而望祭也。注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也。彼以不郊而望。故譏其望。明郊則不譏。此九月郊。據或云。失禮尤者。故大小皆譏也。尤悖禮者。蓋對定十五年之夏五月郊言也。○注又夕至日下。○舊疏云。言古禮郊之前日。午。后。陳其牲物。告牲之軀于后稷。則知此經宜云九月用辛丑郊矣。按周禮充人。展牲則告牲。注。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也。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軀告展牲者也。元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禮之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續漢志注引干寶云。展牲若今夕牲。魏齊禮志。帝曰。夕牲之禮。無可依準。近在代都。已立其議。殺牲。禩神。誠是一日之事。終無夕而殺牲。待明而祭。劉芳對曰。臣謹按周禮。牧人職。止有夕展牲之禮。實無殺牲之事。李彪曰。夕不殺牲。誠如聖旨。未審告廟以否。臣聞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預宮。注曰。先人以此推之。應有告廟。帝曰。卿

嘗有禮。但朕先以郊配。意欲廢告。而卿引證有據。當從卿議。公羊禮說云。夕牲之禮。不獨郊有之。宗廟亦有之。郊之夕牲。在郊不在廟。何注。告。後稷。是祭。後稷而告。牲。非郊。天而告。牲。于。后。稷。之。廟。也。徐疏以爲古禮。郊之前日。陳其牲物。告。牲。於。后。稷。此。臆。說也。傳曰。用。然。後。郊。注。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也。按。禮。器。注。魯。以。周。公。之。故。得。郊。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頻。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喪服小記注。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據此。則知告。后。稷。以。配。天。不。聞。郊。前。一。日。告。牲。於。后。稷。也。郊。特。牲。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禘。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注。云。受。命。謂。告。之。退。而。卜。此。告。卜。郊。于。祖。亦。不。聞。告。牲。也。孔。賈。疏。皆。云。卜。在。祭。前。十。日。據。此。卜。日。告。廟。夕。牲。又。告。廟。十。日。告。廟。二。次。祭。不。欲。數。之。謂。何。也。若。云。卽。以。卜。日。之。時。告。牲。則。告。牲。當。在。祭。前。十。日。不。得。謂。郊。之。前。一。日。也。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高。牛。求。牛。鄭。司。農。云。高。牛。前。祭。一。日。之。牛。也。疏。以。此。爲。祭。前。一。日。夕。牲。時。而。言。據。此。言。凡。祭。祀。則。高。牛。不。獨。郊。有。之。宗。廟。亦。有。之。矣。然。則。夕。牲。皆。牲。何。以。不。指。頻。宮。之。祭。而。必。欲。以。爲。郊。天。之。牛。夕。牲。皆。牲。于。后。稷。乎。特。牲。饋。食。是。士。祭。宗。廟。何。嘗。不。告。牲。祭。后。稷。而。反。不。告。牲。耶。說。文。牲。牛。純。色。也。郊。特。牲。毛。血。皆。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則。正。是。灌。而。迎。牲。告。牲。又。安。有。告。牲。后。稷。之。事。充。人。疏。言。漢。法。以。況。則。古。禮。已。亡。故。舉。漢。法。以。況。也。漢。法。郊。祭。之。夕。牲。皆。牲。于。壇。不。於。廟。尤。其。明。證。也。續。漢。志。正。月。天。郊。夕。牲。注。引。于。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晡。夕。牲。公。卿。京。尹。衆。官。悉。至。壇。東。大。祝。吏。率。牲。入。跪。曰。請。省。牲。太。史。令。酌。毛。血。一。奠。天。神。座。前。一。奠。太。祖。座。前。亦。何。嘗。有。郊。牲。必。告。廟。之。事。又。晉。書。禮。志。武。帝。將。親。祠。車。駕。夕。牲。儀。注。不。拜。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此。則。宗。廟。夕。牲。之。證。也。魏。書。禮。志。帝。曰。朕。先。以。郊。配。意。欲。廢。告。則。郊。是。一。事。皆。廟。一。事。設。使。郊。特。牲。必。告。廟。魏。主。安。得。欲。廢。之。耶。又。此。處。用。字。當。指。用。九。月。不。當。指。用。后。稷。以。配。天。九。月。用。郊。失。禮。之。大。郊。既。不。可。祭。后。稷。失。禮。之。小。者。故。云。小。大。蓋。譏。之。僨。不。郊。而。望。故。但。譏。其。小。此。已。郊。知。不。獨。譏。小。也。若。以。用。爲。告。后。稷。則。經。不。當。云。辛。丑。用。郊。蓋。告。后。稷。在。祭。前。十。日。夕。牲。皆。牲。又。在。祭。前。一。日。與。郊。不。同。日。故。云。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凡。辛。丑。以。前。皆。得。謂。之。日。上。而。徐。疏。遂。舉。郊。前。日。午。後。以。實。之。近。於。鑿。矣。何。鄭。同。時。鄭。舉。漢。法。曰。若。今。夕。牲。則。何。之。云。夕。牲。亦。漢。法。可。知。矣。今。按。何。義。以。用。郊。者。謂。不。宜。用。九。月。爲。正。解。自。或。曰。用。者。以。下。皆。申。明。或。曰。用。然。後。郊。之。說。以。不。郊。下。則。何。氏。駁。或。說。也。或。曰。以。九。月。郊。尤。悖。禮。故。

言用。小大盡譏。蓋讀用郊二字並列。以用亦祭名。謂辛丑日先用後郊。並行二禮也。何氏據僖公事駁之。謂不郊始譏望之小祭。此已郊矣。而為譏用。明用亦小祭也。又夕牲告。不與郊同日。不得在辛丑下也。舊疏殊未了了。且告。自與告殺異也。

晉侯使荀營來乞師〔疏〕

差繆略云。營。公羊作嬰。唐石經。公羊泐。今注疏本作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注〕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疏〕

注月者。至月之。○舊疏云。正以凡致例時。故此解之言。正下壬申者。欲正

壬申為十月之日。是以不得不言十一月以來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軫〔疏〕

杜云。狸軫地闕。彼疏引杜。又稱舊說曰。壬申。十月十五日。狸軫。魯地也。傳曰。十月庚午。圖鄭。則二日未得及魯竟也。釋例又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

稱季平子行東歸。卒于房。是也。以此益明狸軫非魯地矣。舊疏云。正本作狸辰字。左傳作狸。版。穀梁作狸。鬣。鬣。辰。音並相近。得通。釋文。軫之。忍。反。是也。水經注。范解。皆以為魯地。

非此日月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注〕据下丁巳朔。知壬申在十月〔疏〕

注据下至十月○舊

疏云。即下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是也。十二月丁巳朔。逆而推之。則丁亥為十一月朔日。又逆而推之。即丁卯為十月十一日矣。即從丁卯數之。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為十月十六日。左疏引長麻云。公羊。穀梁傳及諸儒。皆以為十月十五日。十月庚

午圖鄭十三日也。推至壬申，誠在十五日。然據傳曰：十一月諸侯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軫而卒。此非十月分明，誤在日也。蓋左氏不信待公，至然後卒大夫之說，故杜以爲日誤。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經齊壬申，壬申爲十月之十六日。穀梁亦云：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六月有閏，則壬申又爲九月日矣。

### 待君命然後卒大夫〔疏〕

禮記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又雜記云：大夫士死於道，則升

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轎而行，至於家而說，輶載以輜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輶車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按嬰齊以罪出，宜如士禮。書春秋則大夫矣，故必待君命乃可以大夫

卒。書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注〕。據昭公出奔，卒叔孫舍〔疏〕。

據昭至孫舍，○卽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是也。

前此者，嬰齊走之晉〔注〕。不書者，以爲公請除出奔之罪也〔疏〕。

注不書至罪也。○大

夫出奔當絕，嬰齊有爲公請之功，功罪得以相除，故不書也。舊疏云：其請公者，謂上沙隨時也。與季文子之請同時。

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疏〕。

通義云上

年行父代執，晉憾未平，故今因其來會伐鄭，復欲執之。按孔氏以行父止一執，故以嬰齊之請爲伐鄭時事。然行父如執于沙隨之會，後未再執，經何爲退齊招丘之文在伐鄭後，明沙隨之執不書，所齊者伐鄭後一執也。孔以行父之代執在沙隨，故以嬰齊之請分屬伐鄭之會，意以後此之將執公而未執，別無爲請者，宜由於嬰齊。

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于狸軫而卒〔注〕。十月壬申

日，狸軫魯地〔疏〕。

注十月壬申日。○穀梁傳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注狸軫魯地。○穀梁傳其地未踰竟也。

無君命不敢卒大夫〔注〕。國人

未被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

〔疏〕穀梁傳：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注：嬰齊實以十月壬申日卒，而公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錄其卒，故王申在十一月下也。嬰齊從公伐鄭，致公然後伐鄭之事。

畢，須公事畢，然後書臣卒。先君後臣之義也。穀梁之意，以為致公而後錄其卒，與公羊義異。然則昭公孫齊何為書叔孫舍卒乎？注：國人至夫禮。○正以臣無自爵之義，大夫者君之所命，公尙未反，故國人無君命，不敢以大夫禮待也。

公至。

〔注〕十一月至是也。

〔疏〕

注：十一月至是也。○即上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是也。舊疏云：若以上傳言之，則嬰齊之請，魯侯許之，皆是沙隨時也。若在伐鄭之上，何故待公伐鄭之還乃

始卒之。正以成公許之，實在沙隨，但嬰齊未還，公又伐鄭，伐鄭未歸，嬰齊已卒，國人不知公命，未敢卒之。按沙隨會與伐鄭皆在秋，為時必促，故得嬰齊未還，公又伐鄭也。

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

〔注〕許反為大夫，即受命矣。

然後卒之。

〔注〕善其不敢自專，故引其死日，下就公至月卒

之，起其事，所以激當世之驕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魯丁巳朔，是時歷於歲終，乃置閏也。元志姜爰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於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沈氏欽

韓以今歷推之，是歲十一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同。五行志下之下，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楚滅舒庸，晉弑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鄆，齊滅萊，鄭伯弑死，劉歆以為九月朔，則壬申劉歆以為七月十五日也。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六十九年，積月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閏餘十六，閏在六月前，積日三十九萬四百

二十七、小餘四十五、大餘七、正月辛卯朔、大、小餘七、二月辛酉朔、小、小餘五十三、三月庚寅朔、大、小餘十二、四月庚申朔、小、小餘五十五、五月己丑朔、大、小餘十七、閏月己未朔、小、小餘六十六、六月戊子朔、大、小餘二十二、七月戊午朔、十五日壬申、是月小、小餘六十五、八月丁亥朔、大、小餘二十七、九月丁巳朔、說左氏者以壬申爲十月十五、據魯歷言之也、又云、左氏先儒、蓋兼取二傳、然二傳但言壬申在十月、不定爲十五日、定爲十五日者、左氏說也、長麻謂公羊穀梁及諸儒皆以爲十月十五日者、亦未尤、

邾婁子貜且卒〔疏〕

通義云、蒙上日也、同日二事、日食在上者、先天道、次人事、與鄆陵同義、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州、卻至〔疏〕

穀梁傳曰、自禍於是起矣、注云、厲公見殺之禍、上十八年疏引春秋說云、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幽之、二月而死、左傳樂書、中行

偃、遂執公焉、亦以殺三、卻故蓋三傳義大同、

楚人滅舒庸〔注〕舒庸、東夷、道吳圍巢〔疏〕

注舒庸至圍巢○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婁師襲舒庸滅之、按舊疏

云、出左氏、此也、又云、考諸舊本、亦有無此注者、按舊本是也、何邵公向不用左傳說、公羊雖亦問有、隱合必係公羊舊傳、不得顯與左氏絕無殊間也、且舒庸當亦羣舒之一、當近今湖北鄖陽府地、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注〕日者、二月庚申、上繫於正月者、起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厲

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以致此禍。故曰：起其事，深爲有國者戒也。〔疏〕

左傳疏引應劭作舊名諱議云：昔者

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晉厲名州滿矣。左傳十年，定本蒲作滿，彼釋文云：州蒲，本或作州滿。史記諸侯十二年表作壽曼，壽州曼滿聲相通。當如正義說作滿。劉知幾史通雜駁篇亦以蒲爲誤。二傳釋文皆無說。知左氏之誤，蒲久矣。○注日者至申日。○包氏慎言云：正月書庚申，月之五日，包氏以上年歲終宜置閏故也。與何氏義不合。舊疏云：正以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傳曰：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注云：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然則稱國以弑者，例皆時。而此書曰：故解之。而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彼注云：月者，非失衆見弑，故不略也。其不略之故，具於彼。注又云：知庚申二月日者，亦以上十二月丁巳朔言之也。去年十二月丁巳朔，知今年二月丙辰朔也。何者，以長歷推之。今年正月小故也。二月丙辰朔，數丁巳、戊午、己未、庚申，爲五日也。○注上繫至死也。○舊疏引春秋說云：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幽之，二月而死，是也。○注厲公至戒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者，卽去年殺三郤，今年殺胥童，是也。左傳以胥童嬖於厲公，與夷羊五帥甲八百攻郤氏，後變書中行偃殺胥童，與緯說殊。按如彼，則大夫相殺，不得稱國以殺也。穀梁傳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疏於此發傳者，以州蒲二年之間，殺四大夫，故於此發惡例也。新語至德云：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鄰國之仇，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繁露王道云：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又云：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報。又服制云：晉厲公之強，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中國卽國中也。卽謂殺四大夫事也。又俞序云：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弑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淮南人問訓，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絀，威行四方，而無所紕。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春秋數稱晉樂書一救鄭，一侵蔡，一伐鄭，明專國

也。及厲公死，而書乃弑君之賊，其名絕不復見矣。通義云：實樂書弑稱國者，罪厲公也。不去日者，舉衆弑，則失德已明。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注〕不書叛者，楚爲魚石伐取彭城以封之，本受于楚，非得于宋，故舉伐

于上，起其意也。楚以封魚石，復本繫于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主書者，其專封。

〔疏〕

杜云：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大事表云：舊爲大彭氏國，春秋時爲宋邑，今爲江南徐州府治銅山縣。項羽都此，爲西楚伯王時，號江陵爲南楚，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水經注：汜水篇又東至彭城縣北城，卽殷大夫彭祖國也。於春秋爲宋地。楚伐宋并之，以封魚石。崔季珪述初賦曰：想黃公於邳地，勸魚石於彭城，是也。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文穎曰：彭城，故東楚也。○注不書至意也。○校勘記出楚爲魚石伐，云鄂本下有宋字。此脫。按紹熙本有宋字。舊疏云：如上注者。洪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之。文故也。按左傳：楚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西鉏吾曰：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是也。○注



楚以至錄之○舊疏云桓十五年傳云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魚石出時直爲與山有親更無實罪故曰出無惡也今犯君而入故爲入惡從犯君錄之按傳元年傳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又曰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故仍繫之宋以示不與楚封魚石也○注主書至專封○校勘記出主書者云鄂本者下有起此脫解云起其專封之義按紹熙本者下有起字舊疏云必起其專封者正欲實之故也上言楚子伐宋下即言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是專封明矣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婁子來朝

築鹿囿〔疏〕

范云築墻爲鹿地之苑彼疏引徐邈何休皆云地名今公羊無此注疏又云范知非爲鹿築囿而以鹿爲地名耶囿既是地名則此鹿當是地名

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注〕刺奢泰妨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

子男五里取一也〔疏〕

楊疏引徐何說又云魯先有囿今復築之故書以示譏則耶及蛇泉亦是譏也今何氏亦無此語○注刺奢泰妨民○穀梁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數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

也。○注天子至一也。○舊疏云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也。今孟子無此語。詩大雅靈臺云。王在靈囿。毛傳。囿。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正義云。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書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則以爲文王非天子之制。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爲百里也。按穀梁傳疏引毛詩傳作三十里。蓋誤字。穀梁疏引徐邈說與何同。而今本穀梁疏引作天子囿方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與何注不合。係刻本之誤。非楊氏所据有異本。故浦氏鐘公羊注校改也。經義雜記云。穀梁成十八年疏云。毛詩傳云。囿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詩傳蓋据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囿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琳案袁范漢書。皆言文王囿百里。宣王十里。楊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三卽五字之譌。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据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按周禮闡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羊注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傳所指爲離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爲御苑與。凡天子則皆云百里。而白虎通自四十里以下析言之。無五千里者。則樂松五十里之說。未足爲三十里之證。公羊傳疏以天子囿方百里。爲孟子。司馬法文。今孟子固無此文也。是則臧氏亦未能自持其說。宣王之囿。無論三十里。四十里。五十里。皆非諸侯正禮。不足爲訓。小國地方僅五十里。安得容此五十里之囿乎。當以此注爲正。皆取一者。據孟子。王制。天子地方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言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己丑月之八日。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彭來乞師〔疏〕

左氏穀梁作士魴。襄十二年經同。九經古義云。古彭旁通用。旁與魴同音。故亦作彭。聲之誤也。按襄十二年疏。考諸舊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也。按古音彭與魴同部。

得段借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注〕不日者。時

欲行義。爲宋誅魚石。故善而爲信辭。或喪盟略。〔疏〕

杜云。虛打地闕。或云。卽宋之虛也。元和郡縣志。兗州泗水縣。得下縣之地。卽春秋之虛打也。一統志云。今泗水

縣治也。○注不日至信辭。○正以小信月故也。○注或喪盟略。○謂我有喪也。從略不日。

丁未。葬我君成公〔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丁未。月之二十八日。

# 公羊義疏五十六

襄元年  
盡六年

##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襄公第八〔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襄公第九卷八。左傳釋文。襄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證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魯世家。成公卒。子午立。是爲

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杜云。於是公年四歲。左傳襄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則即位時三歲。元年四歲也。

##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疏〕

穀梁傳。繼正卽位正也。

##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注〕据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叛文。故問

### 之〔疏〕

注据晉至問之。卽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傳云。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曷爲者也。

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紋之。按左傳。華元自晉反國。卽使華喜公孫帥帥國人攻蕩氏。此又合諸侯圍彭城與操兵鄉國相似。不加叛文。

故據以難也。舊疏云：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而不加叛文，與趙鞅異乎？然則趙鞅以采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以正其國，其意實善，而春秋必加叛文者，正以人臣之義，本無自專之道。若其許之恐惡逆之臣，外託與義之兵，內有覬覦之意，是以雖為善不得與之。**為宋誅也。**〔注〕故華元無惡文。〔疏〕

注故華至惡文。○正以華元有君命誅叛人，故不加華元叛辭也。與趙鞅未稟君命異，人臣無自專之義，其意雖善，其事不醇。

故春秋責之也。左傳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舊疏云：雖云操兵，鄉國，但稟宋公之命，與諸侯之師，逐去叛人，以衛社稷，春秋善之，故無惡文也。

其為宋誅奈何，魚石走之。

**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疏〕

成十五年，宋魚石出奔楚。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是也。成十八年左傳云：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

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等焉。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注〕說在成十八年，書者善諸

侯為宋誅，雖不能誅，猶有屈彊臣之助。〔疏〕

注說在至八年。○即謂成十八年，齊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事也。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其初出時，直與山有親，辟而去，其入彭城，則

外託強楚，伐君取邑，失人臣之義，故齊復入以罪之。通義云：追釋齊復入于彭城之意，就以其假大國之勢，犯君竊邑，故出無惡，入有惡也。包氏慎言曰：既出復入居國邑，以犯君論。十八年注：不書叛者，楚為魚石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本受於楚，非得于宋，故舉伐於上，起其意。楚以封魚石，復本繫於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案魚石出奔大國，結大國以取本國之邑，以受其封，是挾楚以脅宋，既六國大夫合圍，為宋誅魚石，而不著魚石出奔文，又不著殺文，則諸侯未能取彭城也。傳云以入為罪，則規圖彭城，非石之意。楚人乘閒所以封魚石，借以閒宋，明魚石之罪，罪在不當受楚封而入居之，原情不加以脅國之罪，故以犯君論誅。○注書者至之助。○校勘記出猶有屈彊臣之助。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助作功，解亦云：雖不能誅，猶有屈魚石之

功當據以訂正。舊疏云：傳云爲宋誅，而知不能誅者，正以助其君討叛臣，義之高者，若能誅之，理應有見。似若昭四年，經齊執慶封殺之，今但言圍而無殺文，故知不能誅。雖不能誅，猶有功，是以春秋書之，善其爲宋誅矣。楚已取之。

矣。曷爲繫之宋。〔注〕據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疏〕注據莒至繫杞。○取牟婁。

事見隱二年，以牟婁來奔，見昭五年。校勘記出后莒牟夷，云閭監，毛本同。鄂本后作後，當據正。下注同。疏中亦誤作后。按紹熙本作後。桓二年傳云：器從名，地從主人。注從後所屬主人。楚已取彭城，宜屬之楚矣。故難之。不與諸侯。

專封也。〔注〕故奪繫於宋，使若宋邑者。楚救不書者，從封內兵也。〔疏〕注故奪至邑者。○通義云：欲言楚彭城，則本非楚自。

取直言彭城，嫌與通濫文同。故還繫之宋，奪正其義。明楚不得專以地封叛人，魚石不得專受封於楚，邑而言圍者，起實封也。舊疏云：僖二年城楚丘，傳云：不與諸侯專封也。然則不與諸侯專封取事一也。所以或繫於宋，或不繫於衛者，彼以衛國已滅，故無所繫。不言桓公城之者，不與諸侯專封故也。今此魚石受楚之封，入邑而叛，是以奪而繫國，以示不成。然則不與之言，雖同，其不與之理實異。是以齊侯封衛，春秋實與。楚封魚石，繫宋以抑之。左傳亦云：非宋地，追齊也。杜云：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齊繫之宋，又曰：且不登叛人也。杜云：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彼疏引釋例云：楚人襄君助臣，取宋彭城，以封叛者，削正與僞，雖非復宋地，故追齊繫宋，不與楚之所得，是其義也。左氏疏云：既列爲國，非復宋地，傳言追書，是仲尼新意。故云：夫子治春秋，追齊繫之宋也。不與其專邑叛君，不與楚得取邑封人，故使封城還繫於宋也。是亦齊繫於宋，使若宋邑之義也。○注楚救至兵也。○舊疏云：經傳無文，知楚救者，正以楚人封之故也。楚人并兵於魚石，魚石之叛，抑而不成。今華元討之，卽宋國封內之兵，封內之兵，例所不錄。是以楚救不書也。按舊說非是。何意以彭城已爲楚所取，以封魚石，故從封內兵，不書楚救也。春秋繫之宋者，所以抑楚，不與其專封，不書楚救者，起其實爲楚所取故也。舊疏又云：封內之兵，例所不。

錄者正以定八年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哀三年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亦是封內之兵而得書者彼以國夏爲伯討是以得書然則春秋不與刺曠之直故令國夏得討之國夏得討之則非封內之兵也今此魚石不成叛是以與彼異也

夏晉韓屈帥師伐鄭〔疏〕

左氏穀梁屈作厥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古風厥同部得相段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注〕刺欲救宋而後不能也知不救鄭者

時鄭背中國不能救不得刺〔疏〕

左氏穀梁合作鄧杜云鄧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續漢志注引作縣東南有鄧城范云鄧鄭地鄧或爲合趙氏坦異文箋云鄧古或省作曾曾合篆文相近遂譌

作合據古遺文曾作甃合作甌是也大事表云襄邑今爲歸德府睢州水經注淮水篇漢水又東經鄧城北春秋襄元年魯晉韓厥伐鄭仲孫蔑會齊曹邾杞次于鄧杜預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鄧城一統志鄧城在歸德府柘城北紀要睢州東南皆本杜注差繆略云穀梁亦作合又邾人在杞人下按今注疏本及三傳石經皆杞在邾下○注刺欲至能也○莊三年公次于郎傳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不能也此文與彼同故如彼解之○注知不至得刺○正以上文有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以下圍宋彭城爲宋討魚石等內無鄭人下有楚公子王夫侵宋又成十八年有楚子鄭伯伐宋明魯爲晉與國鄭爲楚與國鄭背諸夏即變夷晉韓風伐之魯必不救果即救而不能春秋決無刺文也

秋楚公子王夫帥師侵宋〔疏〕

唐石經公子王夫磨改匡謬正俗云楚公子王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爲王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故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幹

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辛壬同在十干此與庚午不相類固當依本字讀爲王夫不宜穿鑿改爲壬左傳校勘記云顏說非也石經以下皆作壬漢書古今人表亦作公子王夫陸氏穀梁音義壬音而林反

九月辛酉天王崩〔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辛酉月之十六日。

邾婁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營來聘〔疏〕

舊疏云諸侯爲天子服斬衰三年是以曾子問云諸侯相見揖讓而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兩霽服失容則廢然則天王九月崩

而四國得行朝聘禮者杜氏云辛酉九月十五冬者十月初也天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是也按舊說是也惟又云四國行朝聘之時王之赴告未至於魯經書天王崩得在朝聘之上者公羊之義據百二十國寶書案而爲經雖四國未知何妨先書此義近贅孔子作春秋本不據赴告之文乃左氏有此說不必牽涉說公羊也既云據百二十國寶書矣何爲又設此一難乎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疏〕

隱三年傳云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又文九年傳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此簡王於去年九月崩今年正月即葬始五月不及時也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庚寅月之十九日



六月庚辰鄭伯論卒〔注〕不書葬者諱伐喪〔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無庚辰五月之九日七月之十日也九經古義云釋文論古困反古今人表鄭成公論師古

曰論音工頑反左傳作論按古今人表又有冷淪氏服虔曰淪音鰥鰥與昆同音古昆字作鬻故毛詩敝筍云其魚魴鰥鄭箋云鰥魚子也魯語云魚禁鯢鮪爾雅云鯢魚子孔穎達云鯢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是鰥本音古魂反故冷淪論巾諸字皆讀鰥師古以鰥有關音遂釋論爲工頑反今人讀論巾字爲關音自謂合古音失之甚者○注不書至伐喪○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此不書葬故據下事解之舊疏云春秋之內諸侯之卒不齊其葬非止一義而已或諱育殯用兵或諱其篡或刺不討賊或枉殺大夫此鄭伯襄公之子繼體爲君復非篡立從成十五年卽位以來未有罪惡之事明其不書葬者不惟上事明也而下又有諱伐喪之文則知不書葬者正爲諸侯諱其伐喪故也按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是也恥之甚是以諱之深也通義云不葬者棄夏附楚與接同罪亦通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疏〕

通義云晉宋將卑師衆衛將尊師少故分別書之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疏〕

左傳謀鄭故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注〕齊姜者宣公夫

人。九年繆姜者。成公夫人也。傳家依違者。襄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自伐鄭。有惡。故傳從內義。不

正言也。〔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己丑。月之十九日。范云。齊隘。按隘法。執心克莊曰齊。穀梁釋文。齊如字。一音側皆反。○注齊姜至人也。○舊疏云。左氏以齊姜成公夫人。繆姜宣公夫人。通典引劉智喪服釋疑。荅問云。高曾祖母

俱存。其卑者先亡。則當厭屈否。昔魯穆姜在而成公夫人薨。春秋書曰。葬我小君齊姜。舊說云。妻隨夫而成尊。姑不厭婦。婦人不主祭。已承先君之正體。無疑於服重也。劉氏用左氏義。舊疏云。何氏不然者。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爲婦。實無文。據以順言之也。且九年襄公伐鄭。不齊其至。若非親母。不應貶之至此。卽下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八月。葬我小君繆姜。冬。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是也。按喪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正義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爲祖期。今父歿。祖母亡時。已亦爲祖母三年也。宣公之薨。襄公未生。不及爲服。齊姜薨時。成公已歿。襄宜爲之重服三年也。而後代有疑孫非承重於祖者。父卒後。祖母歿不服重者。殊謬。通典爲高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議。後漢荊州牧劉表云。父亡在祖後。則不得爲祖母三年。以爲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爲祖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不得踰祖也。晉或問曰。若祖父先卒。父自爲之三年。已爲之服周矣。而父卒。祖母後卒。當服三年否乎。劉智荅云。適孫服祖三年。誠以父卒。則已不敢不以子道盡孝於祖。爲是服三年也。謂之受重於祖者。父卒則祖當爲已服。周此則受重也。已雖不得受重於祖。然祖母今當服已周。已不得不爲祖母三年也。小記曰。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三年。特爲此發也。侍中成粲云。禮有適子。問無適孫。然則已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不得爲祖母三年。禮。男沒則姑老。爲傳家事於長婦也。亦爲祖沒則已父受重於祖父。已不受之於祖父母。故無祖父母三年之禮也。賀循又引小記自釋。爲祖母後者。服之如母。不爲祖父母後。不得爲祖母三年。未見其驗。但以父在無二。適父沒。祖存。已位則正。不得爲祖父後。乃爲祖母適也。宋崔凱云。時人或有祖父亡而後祖母亡。孫奉養祖母。祖母卒。則爲之齊衰三年者。凱以爲祖母三年。自謂已父母早亡。受重於祖。故爲祖斬衰三年。祖母齊衰三年。今已父後亡。則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孫雖奉養祖母。固自當如禮齊衰周爾。此皆謂不宜持重者。

也。庚蔚之謂劉景升以婦人不可踰夫。既已乖矣。成絜云。己自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爲祖母不應三年。可謂殊塗而同轡者矣。又吳商駁之云。嘗見表所作喪服後定變除爲婦人之服。不踰男子。孫爲祖父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服周。云不得踰祖也。又見成侍中云。以爲己自受重於祖。祖母服不應三年。商按。假使子爲人後。爲本父服周。而所後者。更有子。己則還家。而母後亡。當可以不得踰父不三年乎。又從祖祖父先亡。己爲小功五月。而已後爲從父後。又先亡。祖母後卒。可復以己先爲祖父小功。今爲祖母不踰祖父。復服五月乎。諸如此比。婦服重於夫甚衆。不得踰夫之說。經傳無據。適行庶服義。又不通。絜又云。己自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母。亦當周。又齊衰章。臣爲君之父母。祖父父母。凡臣從君所服。而降一等。臣從服周。則君爲三年也。據爲國君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君也。其繼體。則父與祖並。有廢疾不立者。有廢疾不立。則君受國於曾祖。不受國於祖也。不受國於祖。猶爲服三年。此則經之明例。非從傳記之說也。其義如此。則凡爲後者。皆應三年。何必受重然後斬。按吳氏之駁。極爲明晰。○注傳家至言也。○下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冬。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注。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是服繆姜喪未踰年。伐鄭不害。致明有惡也。舊疏云。襄公母死未期。己爲兵首。無恩之甚。是故爲諱。若爲祖差輕。可言也。又引舊云。傳言惡襄公喪服用師。故以祖爲親母。所以甚責內。是以何氏順傳文也者。非也。云傳家依違者。舊疏云。公羊口授相傳。五世後方著竹帛。是以傳家數云。無聞焉。爾以此言之。容或未察。而傳序經意依違之者。正以文與桓九年。曹世子射姑同故也。彼傳云。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注。在齊者。齊世子光也。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卑。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傳見下卒葬詳錄。故敘經意依違之也。然則彼刺曹世子而傳序經意。不正言之。此文與彼同。故知亦依違言之也。

##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者何鄭之邑也〔注〕以下戌繫鄭〔疏〕

大事表云虎牢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南二里本鄭地後入晉莊二十年左傳惠王與鄭以虎牢注云虎牢

河南成皋縣是也水經注河水篇成皋縣之故城在匡上縈帶坏阜絕岸峻周高四十許丈張翥險峭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廢邑也虢叔死焉即東虢也魯襄公二年七月晉成公與諸侯會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鄭求平也蓋修故耳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獵獸於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於葺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爲柙畜之東虞是曰虎牢矣秦以爲關漢乃縣之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崑崙孤上○注以下戌繫鄭○即下十年冬戌鄭虎牢傳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是也

其言城之何〔注〕据外城邑不書〔疏〕

注据外至不書○僖元年城邢又二年城楚丘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外城國都

有之故注專据外城邑不書難之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上下無外城邑之經故也

取之也〔疏〕

通義云取其邑而城之爲守固也

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

〔注〕据取牟婁〔疏〕

注据取牟婁○即隱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是也

爲中國諱也〔疏〕

校勘記云疏中標注有諱伐喪也四字解云考諸古本皆無此

注且與下傳文煩重若有注者是衍字按今本無此注是也

曷爲爲中國諱〔注〕据莒伐杞取牟婁不爲中國諱〔疏〕

据莒至國諱○

校勘記云。按此注當衍釋文本有。此疏本無之。是也。釋文音傳為中。云于僞反。下及注并下文鄭為皆同。此陸本有注之證。解云。正據莒人取牟婁不為中國諱矣。而何氏不注之者。以上文已據取牟婁。是以不能重出。此疏本無注之證。淺人襲疏語為之。而未覺其與上複也。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疏〕

通義云。晉霸自文公以後。唯悼公足稱焉。故復諱其惡。不言為晉諱也。鄭背中

國甘心於楚。今方與楚爭鄭。而犯禮伐喪。所為與夷狄無異。故傳順經意深責之。言中國也。舊疏云。曷為不繫乎鄭者。正據下十年冬戍之時繫鄭也。若繫乎鄭。還有伐喪之義。故云為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

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注〕使若大夫自生事取之者。即實遂。但當言取之。〔疏〕

注使若至

之者。○通義引左傳曰。秋七月。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備鄭。知武子曰。善。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若然。取虎牢之事。本發于仲孫蔑。成于荀偃。故歸惡大夫。而以遂事責之也。按何氏不信左傳。意以取虎牢之謀發於諸侯。此歸惡乎大夫言遂爾何者。若實大夫自生事取之。無勞為諸侯諱取矣。故注又云。即實遂。但當言取之也。

###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注〕盟地者不于都也〔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齊壬戌月之二十七日○注盟地至都也○

杜云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正義云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檮蓋近城之地盟乾運入于晉故公歸齊至自晉也文三年盟於晉都此盟出城外者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中國就已出盟於外若似相就然范云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地

舊疏云文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彼不舉地者以其在國都故也今此舉長檮故言不于都矣三傳之說皆無大異也

公至自晉〔注〕盟地者不于都也以晉致者上盟不于都嫌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起之不別盟

得意者成公比失意如晉公獨得容盟得意亦可知〔疏〕  
鄂本與上長檮合爲一節按紹熙本同監毛本皆以上注盟地者不于都也系之此經下蓋諸本皆

合一節也○注以晉至起之○舊疏云昭二十八年春王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運何氏云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然此經上言盟于長檮今若又言至自長檮即嫌似次于乾侯然亦不得入晉都故以晉致起其文也

○注不別至可知○校勘記出失意如晉云鄂本如作于此誤疏云言成公比失意于晉者于作於爲是當據正按紹熙本如亦作于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至地不得意不至今此但齊至自晉本上如晉言之是不別盟得意也故解之言成公比失意于晉者即成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沙隨不見公傳云公會晉侯將執公又公會尹子晉侯以下伐鄭傳成公將會晉厲公不當期將執公是成公比失意不容于晉事也今此襄公如晉即見與盟是得容盟其得意可知不必更齊盟地起之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注〕盟下日者信在世子光也。〔疏〕

包氏慎言云。己未月之二十五日。杜云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大事表云。今曲梁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治永年縣東北。即國語所謂雞丘。若今雞澤縣。乃隋析

廣平縣所置。非春秋時雞澤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注盟下至光也。○上二年左傳云。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節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力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力也。知當時之不服命者。唯齊。上于戚。有會無盟。此特盟于雞澤。故云信在世子光也。舊疏云。言信任在於世子光。若如盟日定否。世子光制之。然。是以下日以近之也。是也。文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注云。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此與彼同。故注亦云。信在世子光也。而通義云。日在下者。齊侯使世子光。亢諸侯之禮。春秋惡而責之。故獨以不信辭屬光也。則新城之日。又何說乎。舊疏云。何氏何以數言信在。正以下十六年傳云。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舊解云。齊光亢諸侯之禮。晉侯貴致大國。衆人畏之。故卻日以待之。非也。

###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言如會何。〔注〕据曹伯襄言會諸侯。鄆子言會盟。〔疏〕

注据曹至諸侯。○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注。子

至會盟。○僖十九年。鄆子會盟于邾。是也。

後會也。〔注〕

不直言會盟者。時諸侯不親與袁僑盟。又下方殊及之。〔疏〕

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注。不直至僑盟。○舊疏云。若其諸侯親與之盟。宜云公會。單子晉侯以下。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來會盟。正由諸侯不親與之盟。故止得言如會矣。按下云。叔孫及諸侯大夫及陳袁僑盟。明諸侯不親與矣。○注。又下至

及之○卽下文及陳袁僑盟言及是也。舊疏云。言下方殊文道及袁僑盟。故此處未勞道會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下又有戊寅七月之十四日也。

曷爲殊及陳袁僑。〔注〕据俱諸侯之大夫也。言之大夫者。辟諸侯與大夫皆盟。〔疏〕

注据俱至

皆盟○正以袁僑亦諸侯之大夫。故据以難。經若言諸侯大夫。嫌諸侯大夫皆在盟。故言之以絕之。穀梁傳。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亦以諸侯不與盟。爲其與袁僑盟。

也。〔注〕陳鄭楚之與國。陳侯有慕中國之心。有疾。使大夫會諸侯。欲附疏。不復備責。遂與之盟。

共結和親。故殊之。起主爲與袁僑盟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也。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因

上地。〔疏〕

注陳鄭楚之與國。舊疏云。卽宣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是也。按陳自晉文卒後。鮮與中國通矣。○注陳侯至盟也。○僖八年。鄭伯乞盟。注云。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

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不錄使者。方抑鄭伯。使若自來也。是則鄭無慕中國之心。故絕其使。齊乞以惡之。與此袁僑。審如會異。知此及袁僑以殊之爲善辭也。陳侯亦使大夫。不親來而有善辭者。正以下四年。陳侯午卒。明有疾。不得自來。與鄭伯不肯殊。春秋原情不責也。起主爲袁僑盟者。杜云。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穀梁以爲及以及與之也。與公羊異。禮君不敵臣。使大夫與袁僑盟。正是得正。何爲反抑諸侯失正。而專與袁僑異之。此違義之大者也。○注復出至國也。○



舊疏云欲決成二年及國佐盟于袁婁之經不重出齊也是以僖四年傳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春秋意必如此者正以楚人強盛諸夏微弱陳侯背楚故喜得之所以奪夷狄之勢益諸夏之榮也蓋春秋繁而不殺者正也所謂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也職是故也○注不重至上地○舊疏云正以決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以下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彼所以再出地者正以上無君故也今諸侯在臣繫於君故因上地矣下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溴梁戊寅大夫盟之下不重出地者亦以諸侯在臣繫於君得因上地與此同也通義云會盟同地例諸侯盟雖閒無事必再舉地首戴葵丘平丘是也大夫盟閒有事乃再地于宋是也若此及溴梁之盟則不再地君文繁臣文殺春秋之稱言無非教也按孔氏謂君繫臣殺是也然此及溴梁之盟實皆臣統於君故與宋異非因其閒有事無事殊也

秋公至自會〔疏〕

莊六年注所謂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是也此會雖澤得陳侯慕義使人如會強夏弱夷得意明矣

冬晉荀營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二月己酉陳侯午卒〔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己酉三月無己酉二月之十七日也通義云胡康侯曰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何以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諱不以名

爲諱周人以諱易名於是乎有諱禮夫子益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齊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齊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疏〕

左氏穀梁作媯氏，下定弋同。杜云：媯，杞姓。范與杜同。釋文云：莒女也。用何注按媯弋一聲之轉。顧氏炎武唐韻正云：弋與職切，上聲則音以。春秋襄四年媯氏。

公羊作弋，定媯公羊作定弋。定十五年媯氏，穀梁作弋氏。葬定媯，穀梁作定弋。禮記月令：田獵置罟羅網，畢驅餒獸之藥。注：今月令罟爲弋，按媯从以聲，以弋同音也。包氏慎言云：七月書戊子，月之三十日。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辛亥，月之二十三日。

定弋者，襄公之母也。〔注〕定弋，莒女也。襄公者，成公之妾子。〔疏〕

注定弋至妾子。○通義云：謹按弋氏左氏經爲媯氏，媯姓。

之字或作弋，詩所稱孟弋是也。魯有兩定媯，公羊春秋一書弋，一書媯，蓋特別之。國語曰：杞鄆由太媯。左傳：衛成公欲祀夏后相，寧武子曰：杞鄆何事，是鄆本夏後，故史記及潛夫五德志，並以鄆爲媯姓。襄公之母，其鄆女與劉氏逢祿解詁云：此弋氏公穀皆作媯氏。定十五年定媯，穀梁作弋氏。疏：弋媯聲勢相同。國語：杞鄆由太媯。夏本紀：禹爲媯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有媯氏。杞氏，鄆氏，襄杞鄆皆媯姓也。詩孟弋，卽似氏也。莒爲己姓，左氏世本甚明，定弋非莒女，蓋鄆世子巫之姊妹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古人讀似媯二字皆如已。詩於穆不已，孟仲子作於穆不媯，是已似同音也。禹母吞薏苡而生，因姓媯氏。賈侍中說：已意，已實也。意已卽薏苡，是已媯同音也。春秋葬我小君定媯，公羊作弋，弋媯聲相近，由於媯有以音。詩美孟弋矣，弋卽媯。按文七年左傳：穆伯。

姜于莒曰戴已釋文已音紀一音祀祀音从已已音以則莒姓蓋音以之已非音紀之已以姒同音故何氏以為莒女也國語又以莒曹姓又或以莒嬴姓出自少昊氏之後武王封茲輿期於莒則不定莒何姓矣云成公姜子者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是為適夫人則定姒蓋二媵矣范云成公夫人者非楊疏亦知非適故仍引姜子為君禮律之也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不書〔疏〕

注據晉至不書○校勘記

出莊孫許云閻監毛本同誤也鄆本莊莊作臧當據正疏中作臧孫許不誤按昭熙本亦作臧不誤事見成二年傳彼注云不書恥之自謂不書臧孫許如齊也其晉郤克不書自從外大夫相如不書之恆例也舊疏云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傳三外相如不

此何以書何氏云。據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何氏彼據蔡侯。此據郤克者。欲逐其相類故也。彼齊侯鄭伯是君事不干魯。故據蔡侯卒于楚不言如矣。此鄭世子巫事非君。且叔孫豹率之。故據晉大夫與臧孫許俱行者。所引醫類得其象也。義或然也。

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注〕以不殊鄭世子俱言如也。〔疏〕

注以不至如也。○舊疏云。鄭以不言及鄭世子與叔孫豹共作

一文。知叔孫率之矣。然則臧孫許與郤克聘齊。蓋意起于晉魯。往隨之。此蓋鄭世子有求於晉。恐不能達。故使魯帥而往與。

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注〕據非

內大夫。蓋舅出也。〔注〕巫者。鄭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疏〕

舊疏云言

蓋者。公羊子不受于師。故疑。若下傳蓋欲立其出也之類。或言此蓋宜訓爲皆。若隱三年傳云。蓋通于下。似蓋云歸哉之類。言襄公與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也。○注巫者至舅出。○舊疏云。謂巫是襄公舅氏之所出。姊妹之子謂之出也。通義云。定弋。鄭女蓋卽世子巫之姊妹。故巫於襄公爲舅。襄公於巫爲出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經義述聞云。孔解舅出。長於舊注。而以襄公與巫爲舅出。則非也。襄公若爲巫之外孫。則傳當實之曰。蓋公與巫舅出也。文義始明。今傳無一語及襄公。則所謂舅出者。非公與巫也。詳釋傳文。蓋舅出也之語。上承叔孫豹率而與之俱。則豹之與巫。一爲舅。一爲出矣。言豹所以與巫俱如者。蓋與巫爲舅出故也。春秋之大夫。交政與中國。故與鄰國之君論婚媾。哀十三年左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杜注。景曹。宋元公夫人。桓子外祖母也。宋魯世敵之國。而猶如是。況小國乎。解詁箋云。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巫者。襄公之舅也。何云俱莒外孫。故曰舅出。徐解謂襄公與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皆誤。左氏。晉悼又新昏於杞。杞。同姓。故相與往。殆于晉。情事相合。按爾雅釋親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郭引此傳語。不別舅出何人。如何義。則鄭前後夫人皆莒女。蓋其姪姊也。世子巫前夫人所生。鄭子欲立爲後者。後夫人所生。女子之子。襄公與巫爲從母昆弟。

也。同一舅之所出。釋名釋親屬云。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孔王劉義甚新。亦未有的據。仍舊說亦無不可通。

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注〕

殆疑。疑讞于晉。齊人語。〔疏〕

注殆疑至人語。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凝作疑。此誤。按釋文疑。魚竭反。如作凝。不得音魚竭反矣。此本載音義亦誤。凝按紹熙本注及音義皆作疑。不誤。通義云。殆危也。皆危

于晉也。經義述聞云。何訓殆為疑。往疑于晉。則為不辭。故加讞字。以增成其義。然殆可訓為疑。不可訓為讞也。孔訓殆為危。往危於晉。則尤為不詞。故加告字。以增成其義。然傳言殆于晉。不言告殆於晉也。今案。殆讀為治。殆治古音相近。故字亦相通。荀子彊國篇。疆殆中國。楊倞注。殆。或為治。治。訟理也。以鄭子欲立異姓為後。故相與往訟理於晉也。僖二十八年左傳。叔武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注曰。叔武訟治于晉。文公會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曰。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皆與此傳往治于晉同義。古謂訟理為治訟。或曰辭訟。周官小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皆是也。大司徒曰。凡萬民之有訟獄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有地治者。謂爭地而訟理者也。訝士曰。凡四方有治於士者。造焉。亦謂有訟理於士者也。按。王義明爽。何氏以殆訓疑。以疑讞申成其義。蓋當時方言有此語。往殆晉。猶言往讞于晉。與王氏治字義亦合。故經義述聞又云。何云。殆疑也。論語。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謂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又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殆猶疑也。謂所見之事。若可疑。則闕而不敢行也。史記倉公傳。良公取之。拙者疑殆。殆猶疑也。古人自有複語耳。字亦作怠。莊子山水篇。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怠疑即疑殆也。文十二年公羊傳。俾君子易怠。怠疑也。言使君子易為其所疑惑也。後人但知殆訓為危為近。而不知又訓為疑。蓋古義之失傳久矣。按呂氏春秋去尤云。以黃金投者殆。莊子達生篇。作以金注者殨。殨者迷也。疑殆之殆。亦迷惑意也。

莒將滅之。則曷為

相與往殆乎晉。〔注〕据當以兵救之。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

爲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注〕時莒女嫁爲鄆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

有外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主者善之。得爲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者可也。

〔疏〕

注時莒至外孫。爾雅釋親云。女子子之子爲外孫。經義述聞云。依傳莒女爲鄆夫人。而欲立其出。則似所立者鄆夫

人之子。而莒之外孫無如此。則與取後平莒之文不合。故注曲爲之說曰。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然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皆傳文所無。蓋當時解傳者增益。其說不足據也。尋釋傳文。當作鄆女有爲莒夫人者。寫者上下有誤耳。鄆女爲莒夫人。則莒夫人之子。鄆之外孫也。鄆子舍世子巫。而欲立其外孫。故曰欲立其出。又曰取後于莒也。何所見本已譌。故其說迂曲而難通。解詁箋云。傳文莒鄆二字互錯。穀梁傳滅鄆義曰。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莒公子鄆出也。鄆子黜巫而立之。巫來訴於魯。爲會于戚。卒不得反正。知非莒魯立者。戚之會。貶鄆人于吳人下。而莒子無貶文也。傳兩言出姊妹之子。何云外孫。皆誤。下滅鄆解詁同。通義又云。主書者。罪鄆子也。俞氏樾云。謹按傳文。但曰莒女有爲鄆夫人者。不言夫人有女。還嫁莒也。且古謂姊妹之子爲出。不謂外孫爲出。鄆子欲立。而曰欲立其出。更爲失之。今按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而釋名釋親屬。但曰姊妹之子曰出。是男女得通稱之。凡女子謂姊妹之子亦曰出矣。莒女爲鄆夫人。而欲立其出。蓋莒女無子。而其姊妹適莒大夫者。有子。因欲立爲鄆子之後也。傳不曰鄆子欲立其出。則所謂出者。從夫人言也。○注主者至可也。○校勘記云。主者善之。監。毛本同。閩本作齊者善之。鄆本作主書者善之。閩。監。毛本互脫。一字按紹熙本與鄂本同。舊疏云。六年秋。莒人滅鄆。然則不能救滅而得善之者。雖不救有言之功。故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注〕不殊衛者。晉侯欲會吳于戚。使魯衛先通好。見使界。

故不殊。蓋起所恥〔疏〕

左傳作善道。古道稻同音。段借字。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云。善稻。吳地。夷狄所號。地形及物類。當從中國言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緩。而言善稻。人名當從其本俗。

言讀齊叢錄云。伊緩乃吳語善字之雙聲。子張姓申。史記云。姓顛孫。吳子名乘。左氏云。壽夢。皆雙聲字。趙氏坦異文箋云。九經字樣。耶邪。郡名。郎良也。邪道也。以地居鄒魯。人有善道。故為郡名。按善道之得名。或取此義。杜云。善道地闊。大事表云。阮勝之南兗州記曰。盱眙本吳善道地。秦置盱眙縣。項羽尊楚懷王為義帝。都盱眙。許慎曰。張目為盱。舉目為眙。城居山上。可以矚遠。故曰盱眙。今屬江南泗州。按御覽引南兗州記。盱眙本春秋時善道。○注不殊至所恥。○繁露觀德云。衛俱諸夏也。善稻之會。獨見內之。為其與我同姓也。意謂殊吳不殊衛。是獨見內也。與何氏義異。按所聞世內諸夏。董義勝也。見使界。故不殊。疑界當作卑。通義云。不殊孫林父。時晉侯將會吳于戚。使魯衛先通好。言及衛孫林父。則非我欲之。言會衛孫林父。則非衛尸其事。又不可施。故不殊。衛以起晉志也。解詁箋云。何君約左氏文解之。非也。魯臣見使於大國。未足為恥。此所聞世內諸夏之明文。董子曰。衛諸夏也。善稻之會。獨見內之。得之從會吳上見義者。明諸夏化則吳可漸化。故所見世不復著魯衛晉吳同會文也。按於吳見義者。繁露又云。吳俱夷狄也。獨先外之。為其與我同姓也。所聞世始外夷狄。故吳見於經。殊之以張義。則荆楚之見於所傳聞世者。尚不合外。非義所著也。

秋大雩〔注〕先是襄公數用兵。圍彭城。城虎牢。三年再會。四年如晉。踰年乃反。又賦斂重。恩澤不

施之所致〔疏〕

注先君至所致。○校勘記出不施所致。云鄂本施下有之。此脫。舊疏云。圍彭城在元年。即經云。仲孫蔑會晉欒黶以下。圍彭城是也。其城虎牢在上二年。冬遂城虎牢是也。三年再會者。蓋謂三年六月公會單子

晉侯以下。同盟于雞澤。下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是也。雖是一出行。頗有二事。停軍費重。而致早。緣是之故。得作然解。云四年如晉。踰年乃反者。即上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公至自晉是也。其元年。仲孫蔑會齊崔杼以下。次于合。二年秋。

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偃以下于戚於此諸事豈不爲費而注不言之者正以元年舉圍彭城二年舉城虎牢三年舉再會四年舉如晉年舉一事慎而言之見其致旱而已其餘不足舉者又略不悉耳五行志中之上庶徵之恆暘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零祀謂之大零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爲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電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襄公五年秋大零先是宋魚石犇楚楚伐宋圍彭城以封魚石鄭畔於中國而附楚襄與諸侯共圍彭城城鄭虎牢以禦楚是歲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使大夫會吳于善道外結二國內得鄭聘有杭陽動衆之應蓋劉歆說與何氏大同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疏〕

舊疏云春秋之內君殺大夫皆至葬時別有罪無罪今吳楚之君例不齊葬不作他文以別之者蓋以略夷狄之故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郟人于戚

吳何以稱人〔注〕据上善稻之會不稱人〔疏〕

注据上至稱人○卽上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是也

吳郟人云則

不辭〔注〕孔子曰言不順則事不成方以吳抑郟國列在稱人上不以順辭故進吳稱人所以



抑郢者。經書莒人滅郢。文與巫訴。巫當存。惡郢文不見。見惡必以吳者。夷狄尙知父死子繼。故以

甚鄙也。等不使郢稱國者。郢不如夷狄。故不得與夷狄同文。〔疏〕

通義云。不得先言郢人。而後殊會吳者。其序自主會者爲之也。若言吳郢人。則

不成文。故使吳亦相隨稱人。不嫌進吳者。後會于粗仍殊之。自明矣。郢敘于會者。刺晉將平莒郢之難。卒弗能正也。按。刺晉之文。不見郢抑吳下。當仍何注爲長。郢與會。自必書無緣爲刺晉起也。○注孔子至稱人。○所引孔子曰。論語子路篇文。下又云。晉之必可行也。注。王曰。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是其義也。方欲抑郢在吳下。若吳仍常例稱國。則必書吳郢人。是辭不順也。故亦使吳稱人。非進吳也。○注所以至不見。○校勘記。文與巫訴。郢本同。閩監。毛本文誤。又疏同。按。紹熙本亦作。又亦無不可。通下六年。莒人滅郢。注。莒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爲後。莒人當滅也。是文爲惡莒也。上叔孫豹。郢世子。巫如晉注。主書者。善之。得爲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可也。是文爲善。巫則巫當存也。是二經皆無惡郢文也。○注見惡至郢也。○論語八佾篇。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卽此義。○注等不至同文。○解郢不等吳稱國義也。范注云。郢以外甥爲子。曾夷狄之不若。故序吳下是也。郢不得稱國。所以深抑之也。

### 公至自會

### 冬。戍陳。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注〕据下救陳言諸侯。〔疏〕

注据下至諸侯。○卽下云。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莒、歷、敘諸侯也。

離至不可得而序〔注〕

離至離別前後至也。陳坐欲與中

國被強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疏〕

注離至至也。○廣

雅釋詁。離分也。又云散也。呂覽大樂云。離則復合。注離散也。各諸侯分散。前後齊至。故曰離至也。○注陳坐至無信。○舊疏云。其與中國者。謂欲得與中國。卽上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是也。其被強楚之害者。正見中國成之故也。按下云。楚公子貞帥師伐陳。是陳被楚害事。左傳。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是救陳不急起自晉。故諸侯亦前後至。不同心也。故齊以刺中國無信。鹽鐵論備胡云。春秋刺諸侯之後。謂此。故言我也。〔注〕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丘辟

魯獨戍之。戍例時。〔疏〕

下十年戍鄭虎牢。傳云。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與此同。蓋皆以魯巫時齊也。○注與魯微者同文。○舊疏云。以不載名氏及國。直言其事者。若莊

公二十八年冬築微之文。故云與魯微者同文矣。是也。○注微者至戍之。○僖二年。城楚丘。傳。孰城。城衛也。舊疏云。彼亦直言城。楚丘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焉能獨城。明其更有餘國。故書月。以見非內城。今此戍陳。亦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焉能獨戍。明更有餘國矣。故曰。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戍之。○注戍例時。○正以此傳齊冬戍陳。及下十年齊冬戍鄭虎牢。故也。

###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疏〕

穀梁同無

婁字左氏經無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蓋脫也襄二年左傳知武子曰郕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蓋東諸侯皆唯齊是視今齊世子光與會知莒邾滕薛無緣不來也左傳會于城隍以救之穀梁傳善救陳也是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疏〕

莊六年傳不得意救伐此齊至自救亦不得意文以下七年會于鄆陳侯逃歸明不能終救事也救例時月者舊疏云月為下年起其義也是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注〕始卒更名日書葬者新黜未忍便略也〔疏〕

包氏慎言

云三月書壬午月之三日○注始卒至略也○鄆本更作便按紹熙本亦作便是也所聞之世小國始卒故文十三年夏五月邾婁子蓬餘卒宣九年秋八月滕子卒其名日與邾皆未備書今此詳錄故解之也新黜未忍便略者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注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是也若然僖二十三年已書杞子卒而此云始卒者彼注云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為表異卒錄之則傳聞之世小國本不合卒其書卒者皆非春秋常例亦如莊公之世書邾婁子克卒齊邾婁子瑱卒之屬也

夏宋華弱來奔〔疏〕

差繆略云弱公羊作溺按溺通馮賈弱水說文水部作溺是也今注疏各本及唐石經俱作弱

秋葬杞桓公〔疏〕

桓十年注。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哀三年注。小國卒葬。極於哀公。皆卒日葬。月是所聞世當葬時。上卒雖書日示詳。此仍依常也。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注〕莒稱人者。莒公子鄆外孫。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爲後。莒人當坐

滅也。不月者。取後于莒。非兵滅。〔疏〕

注莒稱至夫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莒無大夫。此何以書。故莒公子稱人。爲從莒無大夫之常例也。○注言滅至滅也。○繁露玉英云。至於

鄆取乎莒。以之爲同居。曰莒人滅鄆。按繁露莒下之字衍。同居者。喪服小記云。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是也。彼謂繼父皆無主。後明以之爲主。後矣。故此鄆取莒公子爲主。後故曰同居也。通典禮二十九云。後漢吳商異姓爲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爲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荅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肉之恩。無絕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爲異姓作後之子。其子亦當從於父母而服之也。父爲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兄弟之子。父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爲父小功。則子皆宜從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總麻也。范甯與謝安書曰。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世行之甚衆。是謂逆人倫。亂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文也。晉書賈充傳。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謚爲絜氏子。奉充後。郎中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膺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又秦秀傳。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鄆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鄆。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通義云。謹按五年傳曰。莒將滅之。則立外孫者。實莒魯鄆

人使然。故春秋不言郕亡。而歸惡於莒人滅郕也。己姓之子。以代弋姓。宗廟鬼神。非族不享。不謂之滅得乎。穀梁傳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郕。非滅也。立異姓以莅宗祀。滅亡之道也。董仲舒曰。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郕取後于莒。以之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郕。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盧氏文弼龍城札記云。莒人滅郕。郕以外孫莒公子異姓爲後。何休云。莒人當坐滅。陸淳云。郕以莒公子爲後。罪在郕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書郕亡。不當但責莒人。劉敞權衡。深取陸說。文弼案。莒人苟無因以爲利之意。何不以大意辭之。令其自擇宗姓爲後。於王者與滅繼絕之道。豈不有合。而乃貪其土地。甘棄其子於異姓。罪安可赦。夫與爲人後。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一例爲聖門所擯。則何氏謂莒人當坐滅。此語正得書法本指。陸劉之說。吾所不取。汪氏琬爲外祖後。辨云。廣之之嗣。於毛也。殆與春秋莒人滅郕類。與予則曰。不類。郕人無後。故以莒公子爲後。今毛氏既後兄弟之子矣。而復後外孫。是亦不可以已乎。爲人後者。爲之子。莒公子之後。郕也。爲之子者。也。今毛氏獨撫廣之爲孫。使廣之無所後之禰。而有所後之祖。殆再亂其系也。是不可以已乎。吾故曰。非莒郕類也。徐氏乾學讀禮通考。按汪氏云。郕無後。而以莒之子爲後。郕未嘗無後也。公羊傳明言。郕世子巫。是郕之前夫人莒女所生。郕更娶後夫人于莒。而無子有女。還于莒爲夫人。生公子。郕子愛後夫人。故立其外孫。據此。則郕已先立世子巫。後舍巫而立外孫也。知其先立巫者。襄五年經文。稱郕世子巫。而左氏謂之。大子巫。是以知其立巫爲後。必告於大國者也。舍衆著之適長。而矚於牀第之情。迎異姓以爲後。其事蓋自古未聞。考之三傳注疏。略有同異。意者其別有故。而傳之或譌與。今但以公穀之辭推之。其罪實浮於賈充輩遠矣。先王之制禮也。宗無後者。爲之置後。今郕本有後也。而反立異姓以爲後。何爲而不滅亡與。案律乞養異姓義子。以亂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與異姓人爲嗣者。罪同。其子歸宗。此乞養異姓子。亦言無後者耳。若郕莒之事。又律文所不載。當從重科者也。按陸劉之說。不識春秋抑郕吳下之義。故如彼解。○注不月至兵滅。○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又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皆月。此不月。故解之。舊疏云。以此言之。卽知僖二年晉滅下陽。僖十年狄滅溫之屬。皆蒙上。月矣。僖十七年夏。滅項。彼注云。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麇。何氏云。不月者。略夷狄滅。

微國也。以此言之。則知僖十二年夏。楚人滅黃。文五年秋。楚人滅六之屬。亦是略之故也。其衛侯燬滅邢。楚子滅蕭。蔡歸姓滅沈之屬。皆當文自釋。不勞備說。按穀梁傳亦曰。非滅也。注。非以兵滅。又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與此同。

冬。叔孫豹如邾婁。

季孫宿如晉。〔疏〕

通義云。宿。行父之子也。喪父未練。而有位於朝。奉使於國。衰世之事。不可勝讖。故從武氏子一見法而已。國語作夙。鄭氏檀弓注引本云。行父生夙。宿。古文夙字。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疏〕

杜云。萊國。東萊黃縣。大事表云。今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里有萊子城。元和郡縣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之國。史記封禪書。齊之八祠。六月主祠萊山。此萊

國之所都也。

曷爲不言萊君出奔。〔注〕据譚子言奔。〔疏〕

注据譚子言奔。○卽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是也。通義云。諸言奔者。皆責以不死位可知矣。曲禮曰。

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按。凡齊以歸殺之。或齊以歸。從可知也。

國滅君死之。正也。〔注〕明國當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

〔疏〕

禮記曲禮云。國君死社稷。注。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義引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曰。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氏說。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是有去國之義。

也。許慎謹案。易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鄭不駁之。明從許君用公羊義也。繁露竹林云。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不知義而疑之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

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按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告滕文公曰：鑿斯池焉，築斯城焉，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又云：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注：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已所能專爲，至死不可去也。章指言大王去邪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而去之也。則公羊之說正，左氏之說權也。禮記禮運云：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變，當爲辯，辯，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者，患，謂見圍入，故詩大明正義云：曲禮下云：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大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爲國正法，公劉、太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爲之。公劉遭夏人之亂，而被追逐，若顧戀疆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而入戎狄也。太王爲狄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則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實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按春秋時國滅君逃，不可以公劉、太王、居岐居邠，雖云播遷，宗社仍存，是亡猶不亡也。春秋國既滅亡，宗祀卽斬，徒爲寓公，全生忍辱，故示之以正，曰國滅君死也，舍此無他義也，亦無所爲權也。孟子告滕文公：以事齊事楚，章語爲正，其引太王事，不過廣爲譬說，而終歸於效死勿去爾。戰國擾攘，滕文更向何處遷徙哉。○注明國當存。○正以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新王興滅國，故當存也。○注不書至爲重。○孟子盡心下：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故以滅國爲重也。舊疏云：欲決定四年，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文也，彼注云：舉國滅爲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是也。

# 公羊義疏五十七

襄七年盡

十二年

七年春，鄭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婁子來朝。

城費〔疏〕

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之屬縣也。爲魯季孫之邑。按漢書地理志：東海費下云：故魯季氏邑。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蠲〔注〕。先是，鄭小邾婁子來朝，有賓主之賦，加以城費。季孫宿如衛，煩擾之應。〔疏〕

注先是至之應。

○並見上賓主之賦者，禮聘禮、周禮掌客職、禮記聘義所載禾米芻薪牢餼之屬是也。五行志中之下，襄公七年八月，蠲，劉向以爲先是襄與師救陳，滕子鄭子小邾子皆來朝，夏城費。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王戌及孫林父盟〔疏〕

包氏慎言云：九年閏七月後已訖，然經書冬十月壬戌爲十月之廿二日，前有閏則此爲

九月日非

十月日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鄆〔疏〕

釋文：鄆，字林九吹反。說文自部，陽鄭地阪。

引春秋傳曰：將

會鄭伯于鄆

鄭伯髡原如會〔疏〕

唐石經作髡原，釋文：髡原，左氏作髡頑，舊疏本作髡頑，解云：正本作頑字，一本作原，非也。校勘記云：疏文所據之本，較之釋文，多得其正。按頑从元聲，與原同部，段借字，讀書叢錄，史記鄭世家索

隱引左傳作髡原，是左氏作髡原，此傳作髡頑，故疏云：一本作原，字非也。今本是後人據釋文改之，然則一本蓋據左氏以改公羊也。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

有丙戌，月之十七日，時蓋閏十月，故十二月有丙戌也。釋文云：左氏作鄆，按說文無鄆字，古祇借用操字，後世去手加邑，此與穀梁作操，猶是古字也。釋文操，一音七南反。盧云：古乘與參往往易混，此音七南，必本有作操字者。

操者何？鄭之邑也〔疏〕

杜云：鄭地，穀梁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亦以操爲鄭地。路史國名紀引盟會圖疏云：鄆侯國在慈州，鄭伯卒處按慈州今山西吉州，疑迂遠。

諸侯

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注〕据陳侯鮑卒不地。〔疏〕

注据陳至不地。○即桓五年正月甲戌已丑。陳侯鮑卒是也。彼傳云。曷爲以二

日卒之愆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明卒於封內也。彼不地。故据以難。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傳亦云。諸侯卒其封內不地。彼以卒于會故地。與此殊。

隱之也。何隱爾。弑

也。〔疏〕

通義云。隱公以不地見隱。此以地見隱者。內幾常地。則不地爲變。外諸侯卒常不地。則錄地爲變。各從變例。以起問發微。不拘一轍也。釋文作殺也。音試。

孰弑之。其大夫弑之。

〔疏〕

左傳云。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癘疾赴于諸侯。鄭世家云。子駟使厨人藥殺釐公。

曷爲不言其大夫弑之。〔注〕据鄭公子歸生弑其

君夷書。〔疏〕

注据鄭至夷書。○見宣四年。

爲中國諱也。〔疏〕

繁露王道云。鄭伯髡原卒于會。諱弑。痛強臣專君。君不得爲善也。不書弑。蓋兼二義。一爲中國諱。一爲鄭伯棄變夷。即中

國而見弑。故深隱之也。

曷爲爲中國諱。〔注〕据歸生弑君不爲中國諱。〔疏〕

注据歸至國諱。○仍本上据以難。

鄭伯將會

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疏〕

唐石經諸本同。

昭十二年疏引作鄭伯不可無曰字。

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注〕据城虎牢事。〔疏〕

昭十二年疏引此傳作即

伐我喪。○注据城虎牢事。○上二年。遂城虎牢。傳云。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是也。彼以二年六月鄭伯論卒。冬即仲孫蕩會諸侯之大夫取虎牢。伐喪明矣。

以中國爲彊。

則不若楚〔注〕言楚屬圍陳不能救〔疏〕

注言楚至能救○即上楚公子貞帥師圍陳不見諸侯救文是也

於是弑之〔注〕禍

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卒〔疏〕

穀梁傳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說苑尊賢云鄭倍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為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于臣者不先得賢也與公穀義

鄭伯髡原何以名〔注〕据陳侯如會不名〔疏〕

注据陳至不名○即傳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于踐土陳侯如會是也

傷而反

未至乎舍而卒也〔注〕

舍昨日所舍止處也以操定邑知傷而反也未見諸侯尙往辭知

未至舍也云爾者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於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為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

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

穀梁傳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是因卒故名與陳侯異也○注舍昨至

處也○正以傳云傷而反故知昨日所舍止處也通義云必知未至乎舍者傳窮經意名鄭伯于上書卒于下文連而辭急明是尙在道辭若至舍乃卒辭閒既緩即不得預名也○注以操至反也○校勘記云鄂本定作鄭此誤按紹熙本亦作鄭未出竟故

知傷而反也○注未見至舍也○穀梁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致其志也故未見為往辭舊疏云凡言未見者有欲見之理知當往辭若其迴還至舍便絕未見之意經不應得言未見故如此解○注古者保辜○九經古義云史游急就章痕指保辜詬呼號

師古曰保辜者各隨其狀輕重合嚴者以日數保之限內致則坐重辜也漢書功臣表云昌武侯單德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然則保辜以二旬為限歟以平人言之限內當以殺人論之漢律所云殺人者刑是也限外當以傷人論之漢律所云傷

人抵罪是也。服虔曰：抵罪者，隨輕重制法。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罪名不可豫定。故漢律又云：鬪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是輕重制刑之義也。按唐律鬪訟篇：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支體及破骨者，五十日。今律唯手足傷亦二十日爲異。○注：諸侯至死也。○穀梁傳：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其以如會卒也。是其義也。○注：君親至論之。○莊三十二年傳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故據以難。舊疏云：其弑君論之者，其身梟首，其家執之，其傷君論之，其身斬首而已。罪不累家。漢律有其事，然則知古者保辜者，亦依漢律。律文多依古事，故知然也。解詁箋云：保辜不得施于君親。傷君弑君，誅無輕重。穀梁子曰：取卒之名，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得之。按劉氏之說甚正。然古今律各少殊。唐律有毆置祖父母、父母、母、妻、傷者，斬。傷者，徒。無謀殺文，蓋謀亦止斬矣。今律謀殺祖父母、父母，已行者，斬決，不問傷否。已殺者，凌遲，皆無弑君傷君律。應具於謀反大逆中矣。唐律謀反及大逆，皆斬。父子年十六以下皆絞。十五以及母女、妻妾、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資財、田宅、並沒官。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蓋卽何氏所謂其身梟首，其家被執也。無傷律，蓋傷亦同罪。此與漢律殊者也。疏議：人君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齊明，上祇寶命，下臨率土，而有狡豎凶徒，謀危社稷，始興狂計，其事未行，將而必誅，卽同眞反是也。何氏分別辜內外殺傷者，唐律云：限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外及雖在限內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後世保辜律止用於鬪殺，雖凡人謀，故亦不用此律。與唐律注餘條毆傷及殺傷各準此。又不同矣。

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注〕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弑故養

遂而致之。所以達賢者之心〔疏〕

舊疏云：上陳侯如會，袁僑如會之輩，皆是至會。今鄭伯既言未見諸侯，而言如會，故據未見而難之。○注：鄭伯至之心。○校勘記：出故養遂而致之。云：監毛本同誤。

也。鄂本闕本遂作遂。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養遂。繁露觀德云：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穀梁傳曰：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又曰：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

君也。注引邵曰：以其臣欲從楚，故謂夷狄之民不欲使夷狄之臣得弑中國之君，故去弑而言卒，使者正卒，然是也。是即所以達賢者之心也。即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之義。

陳侯逃歸〔注〕起鄭伯欲與中國卒逢其禍，諸侯莫有恩痛自疾之心，於是懼然後逃歸，故書以

刺中國之無義，加逃者，抑陳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不當背也。〔疏〕

注起鄭伯無義○殺

梁注云：鄭伯欲從中國而懼其凶禍，諸侯莫有討心，於是懼而去之，蓋用何義刺中國無義者。上傳云：曷為不言其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注既由中國無義，故深諱是也。蓋與上五年書戍陳義同。○注加逃至背也。○繁露觀德云：操之會，陳去我，謂之逃歸。按操當作鄆。穀梁傳曰：以其言諸侯，故逃之也。注背華即夷，故書逃以抑之。孔子曰：見論語八佾篇。今本有也字。論衡問孔篇：劉逵三都賦注：詩若之華，疏引論語，皆無也字。與此同。論衡云：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其說論語義與何同。論語包注：諸夏中國亡無也，亦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不若中國雖偶無君而禮義不廢也。故抑陳棄華即夷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起鄆之會，鄭伯以弑陳侯逃歸，公獨脩禮於大國，得自安

之道，故善錄之。〔疏〕

注月者至錄之。○正以朝例時故也。釋文：弑作殺。音試。通義云：月者正月也。上鄆之會不數，疑公未返國，遂自役如晉。與按公修禮大國，書月善之，與僖十年十五年兩書公如齊之屬同。

夏葬鄭僖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疏〕

隱十一年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故據難之

爲中國諱也〔注〕

探順事上使若無

賊然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疏〕

注探順至賊然○校勘記云探順事上鄂本作上事按紹熙本作上事仍順不書大夫弑之義故若無賊然也通義云黃

道周曰鄭成公不葬猶之蔡繆公也蔡侯胎鄭伯論皆以從楚不葬鄭僖公之卒弑也子駟未討而書葬何也志正也書弑而又

不討賊則不得書葬書卒而又不書葬則無以異于鄭成公父子異志而春秋異義故春秋權也量物之輕重而爲之衡者是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疏〕

舊疏云穀梁作公子濕毛本濕作溼彼釋文云公子濕本又作隰又音變按古燮濕溼音義通

此侵也其言獲何〔注〕

注據宋至獲也○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

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是也舊疏云公羊之義以爲恠者曰侵故如此解

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

時適遇值其不備獲得之易

不言取之者封內兵不書嫌如子紂取一人故言獲起有兵也又將兵禦難不明候伺雖不戰鬪

當坐獲〔疏〕

穀梁傳人敬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疏引徐邈云公子病不任爲將帥故獲之與公羊義近蓋因病故適得之也○注時適至之易○舊疏云春秋之義取爲易辭故隱十年鄭伯伐取之傳云其言伐取

之何易也者。是此傳言適得之。卽是易之甚者。○注不言至兵也。○舊疏云。所以不言取之者。其人時將兵拒鄭。但未至鬪戰。封內之兵。例所不書。既不得書有蔡師。若言鄭人侵蔡。取公子變。則嫌如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然。但取一人而已。故言獲起其文。是時亦將兵來也。其封內兵不書。定八年傳。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齊人取子糾事。見莊九年。校勘記云。糾。鄂本同。閻監。毛本。糾作糾。按。紹熙本亦作糾。○注又將至坐獲。○校勘記云。不明伺候。閻監。毛本作候。何注及釋文。閻僖三年。徐人取舒。注。取者。猶無守禦之備。明公子變之獲。實取也。昭二十三年。獲陳夏徵舒。大夫生。死皆曰獲。宣二年。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今蔡公子變。不明伺候。致令見獲。故書獲以坐罪。明守禦不足。恥及乎國。禮記射義。所謂貢軍之將。又檀弓所謂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是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于邢丘〔疏〕

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時公在晉故。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注〕由城費。公比出會。如晉。莒人伐我。動擾不恤民之應。〔疏〕

注由城至之應。○城費。見上七年。公比出。

會謂五年冬。公會晉侯以下救陳。七年冬十二月。公會晉侯以下于鄆。是也。如晉者。卽上正月公如晉。莒人伐我。卽上莒人伐我東鄙是也。五行志中之上。八年九月大雩。時作三軍。季氏盛。蓋劉歆說。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火。

〔疏〕釋文二傳作災。

曷爲或言災。或言火。

〔疏〕襄三十年宋災之屬。是或言災也。或曰火者。此經是也。舊疏數莊二十年齊大災。按彼傳云。大災者。大瘡也。非火災也。

大者曰災。小

者曰火。〔注〕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災者離本辭。故可以見火。〔疏〕左

氏

宣十六年傳。以爲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何意以春秋之義。不記人火。火者皆是天害。但害及於大則爲災。害及於小則言火。以春秋重於天道。略於人事。人火之難。無足記也。所謂畏天命是也。○注大者至小矣。○正以正寢者。路寢夫人正寢。皆是。故宋災伯姬追火。死齊災也。社稷宗廟者。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成三年新宮災。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又四年蒲社災是也。朝廷者。天子諸侯皆三朝。在庫門外者爲外朝。在雉門內者曰治朝。在路門內曰燕朝。釋名釋宮室云。廷。停也。人所廷集之處。說文。廷。朝中也。春秋不見朝廷災事。因亦物之大者連述之耳。蓋非此者皆小矣。○注災者至見火。○校勘記出故可以見火。云諸本同。浦鐘云。大誤。火。按解云。災者害物之名。故可以見其大於火也。浦校是。按盧校本亦作大。舊疏云。本實是火。而謂之災。離其本體。故曰離本。然則內何以不言火。〔注〕据西宮災不言火。〔疏〕注据西至言火。○僖二十年齊西宮災是也。彼傳云。西宮者何。小寢也。彼注云。西宮



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以其非正寢社稷宗廟朝廷。故謂之小。而彼言災。故據以難。舊疏云。桓十四年。御廩災。亦應是小。所以不據之者。以其御用於宗廟之物。於小義不強。豈似西宮爲小寢內室乎。是也。

內不言火者。

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疏〕

通義云。甚痛內有災變。雖小有火如

大災也。檀弓稱新宮火三日哭。蓋不脩春秋文如是。今經云新宮災。足知內不言火者。君子之新意矣。○注春秋至有災。○何義以甚之者。先自克責。較孔義爲長。亦先正己後正人之義。論語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是也。

何以書。

記災也。〔疏〕

五行志。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爲司城。先使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舂鑿具。練缶。備水器。畜水潦。積土塗繕。守備表火道。儲正徒。郊保之民。

使奔火所。又飭衆官各慎其職。晉侯聞之。問士弱曰。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入火。是故味爲竊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旣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不可知也。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經義雜記云。漢志所引說曰。蓋秦漢相傳左氏舊義。可以補正後儒之說。學者寶之。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注〕是時周樂已毀。先聖法度沒。疏遠不

用之應。〔疏〕

莊十二年秋。宋大水。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潔移不書。此與彼同。舊疏又云。春秋之義。詳內而略外。是以外災例不錄。而書者皆善文。又皆有傳釋。不勞備載也。按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疏引

徐邈說云春秋王魯以周公爲後王以宋爲故是亦以爲王者之後記災也經義雜記云公穀以宋爲王者後故志之穀梁傳故宋也謂以宋故志之也卽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傳曰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之例以其爲聖人之後先世嘗有天下故特詳之不與他國同而范氏謂孔子之先宋人故志之是春秋之書孔子爲一已作矣徐仙民謂春秋王魯故以宋爲故此用何邵公舊說皆非本傳旨也按臧氏說穀梁故宋爲以宋故志之亦未見然穀梁三統之義亦僅見此傳注○注是時至之應○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注宣王中興所作樂器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是也是周樂已毀也此宋復興故爲先聖法度寢遠不用之應

##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酉月之三十日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癸未月之二十三日左氏穀梁繆作穆音義同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

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注〕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

鄭故奪臣子辭〔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亥十二月無己亥十一月之十一日通義云伐而言同盟者著鄭與盟也同盟日者著鄭叛盟杜云戲鄭地范同○注事連至子辭○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

此若止盟戲，可不致。既連伐言，無論得意與否，皆須致。此不致，故解之。然此書致者，皆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公母喪未除期，親自用兵，故不與臣子喜辭也。公羊以繆姜為成公夫人，於襄公為適母，服尤重，今背喪用兵，責之尤重，故奪臣子辭也。

###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

### 子光、會吳于柵〔疏〕

杜云：柵，楚地。左傳校勘記：惠棟云：柵是宋地，非楚地也。晉楚方爭，而與諸侯會於其地，必無是理也。按京相璠云：柵，宋地。今彭城偃陽縣西北有柵水溝，去偃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偃陽

故城東北，又南亂於沂，而注於沫，謂之柵口城。此云楚地，乃轉寫之誤。或以昭六年注柵鄭地當之，其說更非。齊氏召南云：此時楚地恐尚不及淮北。若果係楚地，晉宋諸國安得會于此。杜云：楚地，由後湖前之稱也。後漢郡國志：彭城國傳陽有柵水，即此柵也。前志：楚國傳陽，故偃陽國。是柵即近偃陽之地。既會于柵，即滅偃陽耳。偃陽故城今在嶧縣南。柵即嶧縣泃口也。大事表云：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東南有渣口城，即今泃河入承水之泃口。又汪氏克寬曰：偃陽國及柵地皆在沛縣。蓋地相接云。水經注：沫水篇：沫水故瀆，自下堰東南，逕司吾城東，又東南，歷柵口城中。柵水出於楚之柵也。春秋：公與晉及諸侯會吳于柵。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偃陽縣西北有柵水溝，去偃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偃陽故城東北。郡國志曰：偃陽有柵水。柵水西南流於沂，而注於沫，謂之柵口。城得其名矣。又淮水篇：漁水又東，逕鄆縣故城南。春秋：襄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于鄆。今其地鄆聚是也。王莽之鄆治矣。按古文柵作鄆，應劭讀作婁。漢地志：沛郡鄆縣注：鄆，本作鄆也。釋例云：柵地闕，或曰彭城傳陽縣西北有柵水溝，魯國薛縣西南有柵亭。譙國鄆縣治戲鄉，皆去鍾離五百餘里，非諸侯六日載會所至也。或曰汝南安城縣西南有鍾離亭，西北縣北有柵亭，去偃陽近千里，又非自會九日之所能滅國，皆非也。酈元曰：沫水又東南，歷柵口城中。柵水出於楚之柵地。東南流，逕傳陽縣

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偃陽國也。按釋例或曰。卽京相璠土地名說也。繁露觀德云。吳俱夷狄也。祖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按此書法與鍾離同。彼爲殊矣。此爲內之。未詳董君何義。

###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甲午。月之九日。時於五月後方置閏也。舊疏云。左氏經作偃字。音夫目反。一音逼近之逼。而南州人云。道仍有偃陽之類。如逼近之逼矣。左氏音義。

偃陽。徐甫目反。又彼力反。本或作逼。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經當本作福陽。穀梁作傳陽。按此釋文。福音福。福傳一音之轉。九經古義云。古今人表作福陽。知古音福。从彼力反者。非也。原注漢書地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傳陽。棟按古福字亦讀作副。豫州從事尹宙碑云。位不福德是也。傳古本數字。今亦讀作副。又地理志下。楚國傳陽。故偃陽國。莽曰輔陽。師古曰。偃音福。左氏所云偃陽。妘姓者也。後漢書陶謙傳。曹操擊謙。破彭城。傳陽注。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偃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傳陽。續漢書郡國志。彭城國傳陽。有柎水。注左傳襄十年。滅福陽。杜預曰。卽此縣也。水經注。泲水篇引作偃陽。又作傳陽。左傳校勘記。徐仙民音甫目反。惠云。徐音是也。古今人表有福陽子。按注云。妘姓師古曰。卽偃陽也。郡國志注引經文。亦作福。並音之轉。大事表云。杜注。彭城傳陽。今江南徐州府沛縣。北山東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吳晉往來之要道也。水經注。泲水篇。柎水逕偃陽。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偃陽國也。春秋襄十年。會于柎。荀偃士匄。請伐偃陽。滅之。偃陽妘姓也。漢以爲縣。方輿紀要。偃陽城在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城西有柎水。渣口。戌在縣東。南。柎瀆同音。側加反。蓋卽今之渣口。

### 公至自會〔注〕滅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以相安反遂爲不仁開道彊夷滅中國中國之禍連

蔓日及故疾錄之滅比于取邑例不當書致書致者深諱若公與上會不與下滅〔疏〕注滅日至錄之○正以滅

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今書日故解之開道強夷滅中國者舊疏以爲昭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三十年吳滅徐定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之屬皆是強夷迭害諸夏故言連蔓日及是以變例書日疾而錄之按楚滅中國已久不必至此始禍似當斥吳言也通義云晉悼圖復文襄之業而不義滅小國故疾錄之是也○注滅者至書致○校勘記出不當書晉云鄂本晉作致此誤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注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正以主書致者別其得意與否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是也若取邑皆得意無爲書致滅國得意可知亦不當書致矣○注書致至下滅○校勘記云鄂本深諱下有使字此脫按正義本有使字按紹熙本亦有正以致以會書所以深諱公之與滅也穀梁傳曰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何意爲內諱卽此義也

###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 晉師伐秦

###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

鄭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注〕不言其大夫者降從盜故與盜同文〔疏〕

釋文斐左氏作

駢上九年左傳公子駢杜注子駢詩秦風小戎駢驪是駢箋云駢兩駢也正義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駢在外兩馬謂之駢故云中中駢兩駢也春秋時鄭有公子駢字子駢是有駢乃成駢也古名字必相配駢爲正字斐其假借也○注不言至同文○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大夫相殺稱人故下稱其大夫此不然故解之君殺大夫而稱國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也此爲士殺其大夫故言盜文十六年傳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注云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又云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是也舊疏云士正自當稱人宜言鄭人殺其大夫某甲今不言其大夫者正以士既降從盜故與盜同文也蓋以士既降從盜文則所殺者亦近盜故絕去大夫稱矣是以哀四年盜弒蔡侯申傳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謂罪人也注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爲人君深戒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然則盜弒蔡侯申不言其君故此亦不得言其大夫特彼不言其君者爲刑人所止不常厥居故不繫國君臣義盡故去其君以見義此不言其大夫則與實盜同文故也通義云斐鄭大夫子駢發子國輒子耳也不言殺鄭大夫者斐弒傳公本以不欲從晉故而八年楚伐鄭左傳言時子駢子國子耳欲從楚則發輒與斐同謀蓋亦與聞乎弒者也前弒君未明故於此特貶去大夫以罪之甚爲精洽蓋至與盜同文不僅絕去大夫所以誅亂臣賊子者至矣

### 戍鄭虎牢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注〕刺

諸侯既取虎牢以爲蕃蔽不能雜然同心安附之〔疏〕

舊疏云五年戊陳之下已有傳而復發者蓋嫌國邑不同故也○注刺諸至附之○取虎牢事見上二年

彼經云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是也五年戊陳注云陳坐欲與中國被強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懈意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此爲刺中國不能同心安附之與彼義同

諸侯已取

之矣曷爲繫之鄭〔注〕据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本杞之邑不繫于杞〔疏〕

注据莒至于杞○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

婁及防茲來奔是也本杞之邑者隱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是也

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注〕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

欲共以拒楚爾無主有之者故不當坐取邑故反繫之鄭見其意也所以見之者上諱伐喪不言

取今刺戍之舒緩嫌於義反故正之云爾〔疏〕

注諸侯至意也○正以上二年傳云取之也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雖爲中國諱亦宜坐取邑惟諸侯皆不有則無主名

仍宜繫鄭以見義故此解之也穀梁傳曰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謂二年鄭去楚從中國故城虎牢不言鄭使與中國無異自爾以來數反覆無從善之意故繫之於鄭決鄭而棄外與公羊義異其云二年去楚諸侯始城虎牢亦與左傳公羊情事不合○注所以至云爾○上二年傳云取之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是上諱伐喪不言取事也上既諱取此復責戍之舒緩則與義反故特繫之鄭明無主有見上之取本中國無利虎牢之心特城以拒楚故不當坐取邑於義仍正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者何。三卿也。〔注〕爲軍置三卿官也。卿大夫爵號大同小異。方据上卿道中下。故總

言三卿。〔疏〕

通義云。軍將皆命卿。故以三卿解之。舊疏云。公羊以爲王官之伯宜半天子。乃有三軍。魯爲州牧。但合二軍。司徒司空將之而已。今更益司馬之軍。添滿三軍。是以書而譏之。曰作三軍。是以隱五年注禮。天子六師。方

伯二師。諸侯一師。是其一隅也。何氏之意。以軍與師得爲通稱。而臨時名耳。是以或言軍。或言師。不必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也。○注爲軍至官也。○舊疏云。魯人前此止置司徒司空以爲將。下各有小卿二人輔助其政。其司馬事省。蓋總監而已。故但有一小卿輔之。今更置中軍司馬將之。亦置二小卿輔助其政。故曰爲軍置三卿官也。公羊禮說云。周禮之制。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詩。整我六師。六師及之。此周爲六軍之見於經者也。白虎通。次國二軍。昭五年。舍中軍。傳復古也。是也。左氏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者也。魯是次國。唯有三卿五大夫。司空司徒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以其事省。蓋總監之而已。襄公委任強臣。乃作中卿。以益司馬官。踰王制矣。魯語。季武子爲三軍。叔孫昭子曰。不可。又曰。今我小侯也。則魯本二軍可知。問者曰。魯頌公徒三萬。鄭箋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是魯僖本有三軍也。曰非也。鄭以此頌美僖公。故以三萬爲三軍。若云舉大數。則三萬七千五百人大數可爲四萬。又不



當言三萬矣。言三萬者，其爲二萬五千人可知。故鄭答臨頌云：魯頌公徒三萬，是二軍之大數也。則魯本無三卿，有何疑焉？按鄭氏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係古周禮說。依何氏，則隱五年注云：二千五百人以上也。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劉氏達祿公羊議禮制軍制云：提封萬井，車賦千乘，其大數也。三分去一，定受田六萬夫，則六千井也。十井八十家，賦長轂一乘，則實賦六百乘。以魯頌司馬法言之，每乘三十人，則徒萬八千人，不足二軍。故穀梁傳曰：古者諸侯一軍，何休云：諸侯一師，蓋調遣之卒五分而去其一也。其乘數則自有二十，蓋亦以意言耳。○注卿大至小異。○舊疏云：卿大夫皆是爵號，總而言之，皆曰卿大夫，別而異之，乃貴者曰卿，賤者曰大夫耳。如此注者，欲道一卿二大夫，所以總名三卿之意也。○注方據至三卿。○舊疏云：卿與大夫析而言之，其實有異，而皆謂之卿者，方據上卿言其中下者，遂得卿稱，故得通言三卿矣。其二小卿，謂之中下者，蓋二者相對有尊卑。若似大司馬序官云：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軍司馬，下大夫。然公羊禮說云：經何以言三軍，而傳云三軍者，何三卿也。曰：甘誓曰：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古之軍將皆命卿。今魯作三軍，必先添立司馬以下之卿。故傳云：三卿，足成經文，非故相左也。是即中下亦謂卿之意也。禮說又云：趙匡曰：魯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公羊此說，適足令學者疑繆。按趙說非也。三卿爲三軍之將，魯卿素有四五，然則魯軍亦四五乎？昭十年經：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莒。陳氏傅良曰：舍中軍矣，裒爲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也。陳氏此說，足破趙匡之謬解，不得藉口於卿有四五矣。

### 作三軍

何以書〔注〕欲問作多書乎，作少書乎，故復全舉句以問之〔疏〕

注欲問至問之。○舊疏云：欲道所，以不直言何以書，而舉作三軍者。

弟子之意，欲問春秋之義，書其作三軍者，爲是嫌其作軍大多而書乎？爲是嫌其大小而書乎？故復全舉經文一句，軍之頭數問之。若直言何以書，但問主書，無以見其數，故言此也。

譏何譏爾，古者上卿

下卿，上士，下士〔注〕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

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襄公委任強臣。國家內亂。兵革四起。軍職不

共。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言軍者。本以軍數置之。月者。重錄之。〔疏〕

注說古至

官數○舊疏云。言古者司馬一官。但上卿一人。下卿一人。上士一人。下士一人而已。所以爾者。以其事省。不作軍將故也。通義云。座主姚大夫曰。治國則謂之卿。在軍旅則謂之士。卿而有軍行者稱卿士是也。諸侯之國。得有二卿二軍而已。上卿將上軍。則曰上士。下卿將下軍。則曰下士。廣森謂古者言魯初時也。詩稱天子六軍。其車三千。魯頌則曰。公車千乘。明五百乘爲軍。千乘者二軍之賦也。僖公之時。猶未有中軍。今始作之矣。按卿亦可稱士。其分在國在軍。別無所見。禮喪服公士大夫之祭。臣亦在軍旅者。平軍五百乘。亦非何氏義。○注古者至爲治。○繁露爵國云。春秋曰。作三軍。傳曰。何以書。諱。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小國之大夫。與次國下卿同。次國大夫。與大國下卿同。大國下大夫。與天子下士同。二十四等。祿入有差。大功德者。受大爵。士功德小者。受小爵。士大材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豪傑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視諸掌上。是亦以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爲四等也。繁露又曰。諸侯大國四軍。其一軍以奉公家也。然諸經皆言三軍。無云四軍者。凌先生曙繁露注云。小司徒注。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古者計夫出稅。有稅則有夫。以其奉公家也。故不言四軍。而言三軍。其實暗中有一軍也。義或然也。繁露又云。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一里。八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稱。率百畝而三。方里而二十四。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方十里爲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方百里爲方千里者。萬得二十四萬。法三分而除其一。城地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宮府園圃葵園蠶箔棧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爲大。軍三。此公侯也。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

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爲京軍九。三京軍以奉王家。又云故公侯方百里三分除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三分之爲大國軍三而立大國。又云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亦有五通大夫立上下士。上卿位比天子之元士。今八百石。下卿六百石。上士四百石。下士三百石。又云三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此公侯之制也。公侯賢者爲州方伯。錫斧鉞。置虎賁百人。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爲次國軍三而立次國。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位比大國之下卿。今六百石。下卿四百石。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石。三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五人。通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爲小國軍三而立小國。按四萬疑誤。又云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比次國之下卿。今四百石。下卿三百石。上士二百石。下士一百石。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士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亦各五人。卿臣三人。三人亦疑誤。大國次國止二人。小國不應轉多也。又云此周制也。按繁露文多錯謬。大率以天子諸侯皆卿大夫上士下士四等。彼之卿。卽此之上卿。彼之大夫。卽此之下卿。與周官所載周制不合。蓋仍春秋家說時古周禮說尙未盛行故也。何氏以此古者爲古制。司馬官數而下備詳。司徒司空之制。則司徒司空亦止有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第官數不同耳。白虎通封公侯云。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下天子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爲五大夫。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也。司馬以下。以其事省。故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徒。小司空。與何氏義合。明堂位疏亦云。魯是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引公羊說。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也。亦與董生三卿疏亦云。魯是諸侯。師傳各異。不必強同也。何注統名卿。分上下。王制則統名大夫。亦分上大夫。卿。下大夫。其士。則王制有三等。彼云。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鄭注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蓋漢儒雜采周秦官制爲

說不能畫一也。○注襄公至譏之。○舊疏云。襄公委任強臣者。謂三家季孫宿之徒也。國家內亂者。下十二年遂入運之屬是也。左氏傳云。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正義引膏肓云。作三軍。左氏說云。尊公室。休以爲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云。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卿專兵甲。卑公室。云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劉氏評曰。何氏所見左氏說。以舍中軍爲卑公室。出於季氏一人之私。杜洩以叔孫穆子之意折之。則作三軍。必以尊國制爲名也。且左氏自記事實。春秋假以明侯國軍制耳。蓋襄公委任強臣。故季武有三軍之作。實爲卑弱公室。然不得不假尊國制爲名。劉氏之說是也。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與白虎通合。然則諸侯正制。當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魯於春秋不得爲大國。當止二命卿。故有司徒司空耳。今襄公復立司馬。必與司徒司空並職。司馬之下。小司馬之上。又增一中卿。亦與司徒司空之屬等。是踰乎先王舊制矣。穀梁傳曰。作三軍。非正也。是以譏之也。鄂本強作彊。共作恭。紹熙本亦作彊。○注言軍至置之。○舊疏云。言本所以置中卿官者。正欲令助司馬爲軍將。將三軍。故日本以軍數置之。按魯於成襄之世。不止三卿。而軍仍二軍。舊制有事分將。此蓋三家欲各專一軍。增作三軍。因於司馬下增置官屬。與司徒司空二卿埒。故經以作三軍書也。○注月者重錄之。○舊疏云。此事無例。不可相決。但言重失禮。故詳言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注〕成公下文不致。此致者。襄公但不免牲爾。不怨懟。無所起。

〔疏〕

注成公下文不致。○卽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下云。五月。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牲。不但不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是也。○注此致至所起。○此致者。卽下文公會晉侯以下伐

鄭。又云。公至自伐鄭。是也。按。等乃不郊。則等不免牲耳。何氏謂成公怨懟。或別有所見與。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

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己未。月之十一日。舊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九經古義云。棟按京、鄭地在蔡陽。隱元年傳。謂之

京城大。叔是也。亳城無考。此傳寫之訛。當從公穀爲正。春秋異文箋云。亳是宋地。去鄭迂遠。經文上書伐鄭。下書同盟。同盟之地。當屬鄭邑。公穀及服氏皆作京城北。於義爲得。作亳者。字之訛。按說文。亳从高省。毛聲。京亦从高省。象高形。篆文相似。故易混。大事表云。當在今河南府偃師縣西。二十里。仍依違杜氏作亳之說耳。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

鄭會于蕭魚〔疏〕

杜云蕭魚鄭地

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注〕

注據伐至之文○舊疏云謂以上伐鄭多以伐致作不得意之

文故曰常難言今有詳錄之文者謂錄其會蕭魚并下文公至自會之屬也與前經異故難之

蓋鄭與會爾〔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

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起得鄭爲重〔疏〕

左傳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

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救鄭囚皆禮而歸之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番卒之三年鄭服蕭魚謂此○注中國至爲重○舊疏云卽上九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同盟于戲一也十年秋公會晉侯以下伐鄭二也冬戍鄭虎牢三也今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同盟于京城北四也通此則五矣故曰三年之中五起兵耳至是乃服者非直鄭人與會下文公以會致亦是其服文矣云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者謂鄭之遂服不復伐之至昭公之時楚滅陳蔡變夷內侵乃是諸夏之患也上十年左傳云晉侯歸謀所以息民又曰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故無干戈之患也注云三駕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范云鄭與會而服中國喜之故以會致亦得鄭爲重之意也

公至自會〔疏〕

春秋之例得意致會故上注云鄭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也穀梁傳公至自會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疏〕

穀梁作良宵。按公羊左傳釋文皆不云穀梁作宵。蓋誤字。穀梁傳曰：行人者，挈國之辭也。蓋言非其罪也。

冬，秦人伐晉〔注〕為楚救鄭〔疏〕

注為楚救鄭。○左傳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按此不似何氏注。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疏〕

校勘記云：三月，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三誤。正。穀梁台作部。杜云：環邪費縣南有台亭。穀梁釋文部。

本作台。詩生民，即有邵家室。詩攷引白虎通，作即有台家室。吳越春秋吳太伯傳，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部正字，台假借也。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南。一統志：台亭在沂州府費縣南。差繆略云：部，左氏皆作台。今公羊石經及注疏本亦作台。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

辭也。〔注〕外取邑有嘉惡當書，不直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

楚伐鄭不救，卒為鄭所背，中國以弱，蠻荆以彊，兵革亟作，蕭魚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

貪犯，故諱而言圍以起之。月者，加責之。〔疏〕

孔氏音義：熹平石經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通義云：凡以兵取內邑者，悉諱言圍也。按：伐而言圍者，此及下十五

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洸。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之屬是也。○注外取至信也。○舊疏云：凡外取魯邑有所嘉有所惡，皆當書。昭二十五年冬，齊人取運，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注為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內，故

書之。是其有嘉而書也。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弒子赤之賂也。是其有惡而書也。今亦有所惡。所以不直言取邑。而言圍者。深恥中國之無信故也。意謂蕭魚同會。曾不踰時。莒即犯魯。魯不能治。故書圍。不書取。以深惡之也。○注前九至亟作○鄂本強作彊。前九年。齊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卽書同盟于戲。明得鄭。故下書楚子伐鄭也。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伐宋。明鄭又背中國。卽楚然上無救鄭文。知楚子伐鄭。諸侯不救也。兵革亟作。卽上十一年注。三年之中五起兵。是也。○注蕭魚至最難。○舊疏云。正以三年之中五起兵。然後得之。直會于蕭魚。鄭人與會而已。經無同盟之文。故知服鄭最難矣。○注不務至起之。○復相貪犯。謂此也。舊疏云。不直言取。而諱之言圍。作無所嘉惡之文者。欲以起禍深不可言。故也是也。○月者加責之。○欲決下十七年圍洮。圍防不齊。月故也。去年秋。會于蕭魚。始服鄭。今年春。莒卽伐我圍台。故特月以加責。所以疾始也。故下十五年圍成。亦不月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注〕入運者。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爲遂舉。討叛惡遂者。得而不取。

與不討同。故言入起其事。〔疏〕

左氏穀梁運作鄆。穀梁台作郕。水經注。十三州記曰。魯有兩鄆。昭公所居者爲西鄆。在東平。莒魯所爭爲東鄆。按東鄆在今沂水縣北。○注入運者。討叛也。○昭元年取

運。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是運爲內邑。常叛者。蓋爲近莒之故。今季孫入之。故知討叛。○注封內至遂舉。○春秋之義。封內兵不書。定八年公斂處父帥兵而至不書。是也。今書救台與入運者。爲惡季孫之遂也。穀梁傳曰。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郕。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是也。○注討叛至其事。○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傳大夫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則此討叛理不合惡。今書遂以惡。故解之。隱二年。莒人入向。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此亦書入。知亦得而不取。得而不取。與不討同。故惡之也。舊疏云。下注云。季孫宿遂取運。以自益其邑。然則此言得而不取者。謂得運不取以入國家耳。非謂全不取也。言故書入以起其事者。以起其不取運以入國家之



事也。申釋  
注意甚明。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注〕時公微弱。政教不行。故季孫宿遂取

鄆而自益其邑。〔疏〕

舊疏云。大夫無遂事云云。莊十九年公子結之下。已發此傳。今此復言之者。嫌討叛不惡遂。故明之。逆義云。莒已取。救之無及。故遂入莒邑以報之。然何氏云。封內兵書。則不以運為莒邑矣。○

注時公至其邑。○校勘記云。鄆本而作以。正義正作以。按紹熙本亦作以。論語季氏篇。孔子曰。棘之去公室五世矣。文公時。棘去公室。宣公後政歸季氏。故知公微弱。政教不行也。遂者。專事之辭。故知季孫取鄆自益。如入國家。則無為善遂惡之矣。

夏。晉侯使士彭來聘。〔疏〕

左傳作士魴。舊疏云。考諸正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也。校勘記云。按疏中標經。當本作士魴。唐石經。諸本同作士彭。

秋九月。吳子乘卒。〔注〕至此卒者。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賢季子。因始卒其父。是後亦欲見其

迭為君。卒皆不日。吳遠于楚。〔疏〕

吳世家。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二十五年。王壽夢卒。錢氏大昕養新錄云。服虔以壽夢為發聲。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予謂乘壽皆

齒音。壽當讀如疇。與乘為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與乘疊韻。借兩字為一言。孫炎制反切。蓋萌芽於此。按十年左傳疏引服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云云。李氏貽德賈服注輯述云。壽夢發聲者。言為乘之發聲也。吳蠻夷言多發聲者。長孫訥言曰。吳楚則傷輕淺。惟輕淺故多發聲。數語合為一言。猶今之三合聲。四合聲。吳為勾吳。謁為諸樊。皆其徵也。壽夢一言也者。言長言之為壽夢。疾呼之為乘。壽夢於文為二。吳人言之如乘之一言而已。爾雅釋器。不律謂之箠。郭注。蜀人呼箠

爲不律也。詩疏引鄭駁異義云：齊魯之間，言棘爲茅蒐，與此乘爲壽夢，在當時爲方言緩急之異，而後世翻切，實隘與於此。古夢乘音相近。詩視天夢夢與林蒸勝強相韻，可證也。經言乘者，謂十二年經言吳子乘卒，服意經齊爲乘，其國語則爲壽夢，傳故者之，以曉學者。公羊定五年傳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是其例也。是也。沈氏欽韓云：夢乘同聲，今徽甯人語猶然。○注至此至楚後。○舊疏云：宣十八年，楚子旅卒，而吳至是乃書卒者，正以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又云：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秋，宋公、楚子、陳侯以下會于霍。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子鍾離。然則於傳聞之世，楚人數與中國會同，至所聞之世，吳人乃會。故云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也。按楚吳齊卒，皆在所聞世，似無先後別。注特因推明賢季子，故順經文言之耳。○注：賢季至其父。○校勘記云：疏中因作乃舊疏云：吳子乘不墓諸夏，會大晚，理宜略之。今得齊卒，其間有因。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國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不足乎季子，所以隆父子之親也。以此言之，則知由賢季子，乃卒其父，故書卒也。按宣十四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葬曹文公。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此卒吳子，蓋與彼同。○注：是後至爲君。○下二十九年傳云：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迨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輒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尙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也。僚者，長庶也。卽之，是其迭爲君之事也。所以欲見之者，與二十九年賢季子讓國事相起。○注：卒皆至於楚。○舊疏云：言皆不日者，卽此文書九月，下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子巢卒。昭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之屬。故云卒皆不日也。言吳遠於楚者，正以宣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下十三年秋九月庚辰。

楚子奮卒之屬皆書日。故決之也。凡爲人宜道接而生恩。楚邇於諸夏。數會同。親而邇近之。故書其日。吳側海隅。而與諸夏罕接。故皆不日。以見其遠也。通義云。吳終春秋未嘗日卒。惡而略之。尤外於楚。劉氏逢祿。秦楚吳進黜表云。吳通上國最後。而其強也最驟。故亡也。紹焉。秦強於內治。敗殺之後。不動遠略。故與焉。勃焉。楚之長駕遠馭。強於秦。而其內治亦強於吳。故秦滅六國。而終覆秦者。楚。聖人以中外狎主。承天之運。而反之於禮義。所以財成輔相天地之道。而不過乎物。按詳略之旨。遠邇之義。同一夷也。先後輕重見焉。其卽所以財成輔相與。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 公羊義疏五十八

襄十三年  
盡十九年

##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 夏取詩

詩者何邾婁之邑也〔疏〕

葉鈔本釋文云取詩二傳作啣舊疏云正本皆作郭字有作詩者誤校勘記云詩唐石經諸本同齊氏召南云公羊經傳作詩漢地理志東平國亢父詩亭故詩國亦是

同公羊非誤也按水經注濟水篇亢父縣有詩亭春秋之詩國也與公羊同說文邑部郭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郭亭从邑寺聲杜云郭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郭亭大事表云今亢父縣在濟甯州南五十里郭城在州東南一統志郭城在濟甯州東南阮氏元鐘鼎款識有郭亭鼎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諱背蕭魚之會亟〔疏〕  
注諱背至會亟○舊疏云正以上十一年蕭魚之會邾婁在其

問故如此解

##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嚙曹人莒

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于向〔注〕月者危刺諸侯委任大夫交

會彊夷臣日以強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疏〕  
杜云叔老聲伯子齊人宋人衛人左傳謂齊崔杼宋華閱仲江  
衛北宮結稱入者杜云在會情慢不攝故貶稱人是也嚙釋文

云二傳作蠹春秋異文箋云公孫蠹字子驕說文訓驕爲蠹卽字思名字驕當名蠹不名嚙矣公羊作公孫嚙蓋假音字說文嚙  
从口蠹省聲公羊不齊杜云向鄭地沈氏欽韓云此當爲吳地方輿紀要向城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注月者至旒

然○通義云內未有並使以會者今一會而二大夫出專恣益甚故特危月之穀梁疏云范雖不注或以二彌遠會變夷危之故  
月兼從何氏說也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者卽下十六年大夫盟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

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是也釋文作綴流一本作贅  
旒校勘記云穀梁疏引此亦作贅浦鏜云二誤三從穀梁疏校按綴正字贅假借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侯爲彊臣所逐出奔溴梁之盟信在大夫〔疏〕  
包氏慎言  
云春二月

其朔日經爲乙未書日食據厥則月之二日○注是後至大夫○舊疏云彊臣謂孫甯矣案衛侯出奔見下溴梁之盟見下十六  
年五行志下之下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劉飲以爲前年十二

月二日。宋燕分董劉說與何大同。惟未及溟梁盟。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結、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

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伐秦。〔疏〕

舊疏云。舊本作荀偃。若作荀偃者。誤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

己未。衛侯衎出奔齊。〔注〕日者。爲孫氏甯氏所逐。後甯氏復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不書

孫甯逐君者。舉君絕爲重。見逐說在二十七年。〔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己未。月之二十七日。左氏穀梁作衛侯出奔齊。杜注不書名。從告。此舊疏云。舉君絕爲重者。謂

齊衎之名。見齊當絕。不合爲諸侯。知公羊本有衎字矣。春秋異文箋云。謹案禮記曰。諸侯失地名。左氏傳曰。定姜曰。告亡而已。無皆無罪。則諸侯之策。當書衛侯名爲得。左穀或脫名字。差繆略云。左氏無衎字。則陸氏所見穀梁與公羊同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不修春秋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仲尼修之曰。衛侯衎出奔齊。臣逐君不可以訓。猶召君也。杜注繆。諸侯失國名。公穀皆有衎字。左傳脫也。按左疏引釋例云。諸侯奔亡。皆追逐而苟危。非自出也。正義又云。曲禮云。諸侯失地名。失地書名。傳無其事。禮記之文。或據公羊之義。不可過於左氏。故杜不爲說。臧氏壽恭左氏古義云。據釋例及正義說。則左氏先儒皆取諸侯失地名之例。故凡諸侯奔亡。皆書名。此不名者。爲孫甯所逐。故不名。左傳具有明文。杜預滅。棄古義。造爲從告之說。顯與傳違。正義回護杜說。駁難先儒。卽其說而細釋傳文。則古義猶可得也。然此經以書名爲得。○注日者。至日也。○校勘記云。鄂本復納之下。有出納之三字。此脫疏中引注亦有當據以補入。按紹熙本亦有出納之三字也。諸侯出奔之例。大國書月。重乖離之禍。小國時。此日。故解之。

下二十六年。衛侯衍復歸于衛。書二月甲午。齊日。故此亦書日。明相起爲一事也。然者。下二十七年傳。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卽死。汝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是出者孫甯。納者甯氏。出納者同。故皆書日。以相起也。通義云。前後奔者多矣。或以犯王命。畏大國。兄弟相篡。未有臣逐其君者。今衛侯衍見逐于孫甯。名理之大變。以臣出君。則言不順。故仍自奔爲文。而變例加日以異之。不嫌沒孫甯之罪者。後弑君入感已顯。○注不齊至爲重。○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此與彼同。故舊疏云。舉君絕爲重者。謂書衍之名。見其當絕。不合爲諸侯也。包氏慎言云。沒孫甯出君之文。而以君自出奔錄。著其失衆。不能自安居民上。爲後世守土無與者戒也。錢氏大昕答問云。衛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爲文。衍有失國之道也。既衍則嫌於獎剽。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于正統。其罪不可掩也。義皆嚴正。杜云。諸侯之策。齊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按春秋非輕孫甯之罪。惟君臨一國。率土皆所制馭。不能撫有其衆。預討亂賊於未萌。因書出奔。見絕以國爲重故也。○注見逐至七年。○卽彼經衛侯之弟鱄出奔晉。傳云。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也。孫甯逐君事詳左傳史記。大率相同。因孫甯強恣亦多。衛侯失衆所致也。

### 莒人侵我東鄙。

###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囁、莒人、邾婁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疏〕包氏慎言云。二月齊己亥。月之十二日。左疏引釋例。

云。劉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疏〕孫氏志祖讀書臚錄云。穀梁疏云。公羊以劉夏爲天子下大夫。据此則大夫之上疑脫下字。

劉者何。邑也。

〔疏〕

詩王風丘中有麻云。彼留子嗟。毛傳留。大夫氏。惠氏周揚詩說云。說文留从留。戶開爲非。非爲春門。戶闔爲非。非爲秋門。則留自从邪。邪爲酉之省文。董道據此謂不從卯。漢人言卯金刀者。緯書之附會也。許氏以劉爲留。其轉爲劉。以田

易刀也。董氏又謂漢姓自當爲留。或爲留。豈古文从省留。與留通耶。後世留異文。謂系出留侯何耶。左傳士會歸晉。其處者爲劉氏。而詩言留子。則許氏董氏之說未爲據也。按周大夫劉氏。王季子之後。宣十五年左傳注。劉康公。王季子。是也。劉夏卽劉定公。爲康公之子。則王風之食采于劉者。別是一氏。其處秦者。則范氏之後。與此二者又別也。方輿紀要。劉聚在河南府偃師縣故緱氏城南十五里。其稱劉何。〔注〕據宰渠伯糾繫官。

〔疏〕

注據宰至繫官。卽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是也。

以邑氏也。〔注〕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

受采邑氏。稱子。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



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稱子者。參見義。顧爲天子大夫。亦可以見諸侯不生名。亦可以見爵。亦可以見大夫稱。傳曰天子大夫是也。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

夫。明非禮也。〔疏〕

注諸侯至稱子。○舊疏云。知劉夏是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正以卒葬並書。卽定四年秋七月。劉卷卒。葬劉文公是也。若直爲大夫者。假令書卒。不錄其葬。卒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經無葬文是也。通義

云。王子季子始受采于劉。是爲康公。其子定公。則夏也。本之左傳。按如彼傳。則似非外諸侯矣。或者王子季子別封於外。食采於劉與。舊疏云。其本國本爵。今史文無記。不可以指知也。按衛武公。鄭武公。莊公。皆以諸侯入爲大夫。未識當時何稱也。○注所謂至稅爾。○禮記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又曲禮有宰食力。鄭注。宰。邑土也。食力。謂民之賦稅。經義述聞云。宰當爲采。謂有采地也。采地之租稅。民力所共。而有采者食之。故曰有采食力。與上文之數地。以對義相近也。正義曰。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地。不知宰卽采之畧借也。古字采與宰通。爾雅。尸宰也。卽主事之宰。宰。官也。卽官宰之宰。宰亦宰也。按禮記疏引鄭注。易訟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論語憲問篇。齊伯氏駢邑三百。是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天子大夫無文以言也。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名之曰采。采取其賦稅。不得有其地也。非始封之采可比。若禮運之采。始封之采也。則書大傳所謂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謂之與滅國。繼絕世紀季之鄆。卽紀之采。國滅而采不滅者也。入爲天子大夫所受之采。卽鄭風緇衣詩所云。還予授子之鞶兮。傳。諸侯入爲天子大夫。受爵祿。及此經之劉是也。沈氏形周官祿田考云。天子之公。食四都。孤。卿。食都。中。下大夫。食縣。何以知之。曰。戰師以家邑之田任稭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置地。家邑卽縣。注云。

大夫之采地。包乎中下。小都卽都。注云。鄉之采地。兼乎孤。大都卽四都。注云。公之采地。夫公孤鄉大夫之采地如是。則未封者之所食。可例推矣。所以例推者何。曰。小宰聽祿位以禮命。明制祿之多寡。本以爵等而兼命數也。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鄉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出封之前。不以采地有無殊其命數矣。命數同者。雖爵異而祿亦同。故孤鄉皆六命。則皆食都。中下大夫皆四命。則皆食縣也。邑者。其公田之所入。有貢於王。然兼有山澤林麓之利。且子孫世守之。若未封者。固無地貢。而曠僅公田之入。亦及身而止。則所食雖同。而多寡久近。未嘗不稍殊也。則此劉夏始受采地。爲下大夫而食縣者與。○注禮記至附庸。○孟子萬章篇。天子之鄉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與王制不同。沈氏形周官祿田考云。王制蓋別有所據。要非周所定也。其曰田者。卽孟子之地。篇末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則未去三之一而已稱田矣。或謂皆實田。誤也。周公於圻內外之國。旣各別差其里數。而尙存夏殷之制何也。曰。周制初定。豈得盡行。苟前代諸國無故增減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因之。卽武王分土。惟三之義也。周以別差諸國之里數。圻內視夏商則減。圻外則大增。何也。曰。圻外諸國。夏殷以來。漸相吞併。廓地已大。周公因更定其制。以安其無辜者。而又以待封大功德之臣。俾錯處其間。以藩衛王室。故大增。若圻內諸國。本無權力。又象賢而世守者少。周公因措更焉。以就井田。以爲上下之差。故減也。按周禮大司徒。一則云。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一則云。其食者半。其食者參之一。食者四之一。鄭司農謂公侯等所食租稅則田也。田之多者。至地之半。若圻內諸侯視之。恐不足給。蓋王制孟子所說。均不可通。諸周禮也。舊疏云。公羊之義。天子圻內。不封諸侯。故如此解。卽引王制以證之。與左氏穀梁之義異。又云。按王制下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勝。其餘以祿士。以爲閭田。鄭云。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爾。雖其致仕。猶可卽而謀焉。以此言之。天子圻內九十三國。言天子圻內。不封諸侯者。謂采地以爲國。比圻外諸侯田。自採取其租稅而已。不得取。卽有

其人民身沒之後。子孫不世。不得以諸侯難之。義或然也。○注稱子至是也。○舊疏云。參讀爲二。三之三也。言凡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所以稱子者。三種見義。何者。正欲顯其爲天子大夫。其稱子所以得三見義者。一則可以見諸侯不生名。故曰子。一則可以見其本爵。何者是。圻外諸侯容其稱爵。雖不得正稱其本爵。亦得稱子以見之一。則可以見大夫稱。故曰參見義也。按王制注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又云。周公攝政致太平。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正義云。爵雖爲子。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殷家雖因於夏。畿內之制。與夏不同。夏之畿內。皆方五十里。故鄭注尙書萬國之數云。四百國在畿內。是皆五十里也。又引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尙書有微子箕子何。鄭答云。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是也。正義又云。外土諸侯。本爲治民。須便民利國。故須增益其封。周之圻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故崔氏云。圻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注言傳曰。天子大夫者。卽上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是。按詩小雅鴻雁云。之子于征。傳之子。侯伯卿士也。卽諸侯爲天子大夫者。是皆稱子也。又衛風淇奥傳云。重較。卿士之車。鄭風緇衣傳云。緇衣。卿士聽朝之服。鄭衛兩武公。皆以侯伯入爲天子卿士者也。宣王時。變侯。申伯亦卿士。大雅烝民云。仲山甫出祖。傳述職也。又崧高云。生甫及申。傳云。薨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岳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申有齊有許也。時召穆公亦以上公作二伯。兼卿士。韋昭國語注。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是也。○注不稱至禮也。○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云。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注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則何氏謂天子親迎。故詩疏引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所以重婚禮也。而此注又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與。彼注及異義所載。公羊家說皆不同。未知何義。劉氏達祿解詁箋云。禮曰。昏禮下達。春秋譏不親迎。公羊禮載鄭君之說正也。何君祭公逆后之解。大義亦同。此乃同左氏。許君說猶爲漢制。作諸文。使人不辨自明也。左氏說諸侯有上大夫。復有上卿。非也。按異義。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

故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卿臨之。許慎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故劉氏如此駭也。舊疏云。蓋謂有故之時。或者何氏之義。以爲不親迎。與又以異義。公羊說爲章句家說。非何氏意。皆勉強也。又云。子是大夫之稱。今貶而去之。故曰貶去大夫。去其正稱。明非禮矣。通義云。天子大夫例字。夏名者。文連王后。君前臣名之義。亦通。

外逆女不書〔疏〕

通義云。見於左傳者。莊十八年。原莊公逆。

王后于陳。宣六年。召桓公逆。王后于齊。經並不書。是也。

此何以書。過我也。〔注〕明魯當共送迎之禮。〔疏〕

注。明魯至之禮。○鄂本。迎作逆。穀梁傳曰。

過我。故志之也。通義云。齊姜歸京師。不書者。我不爲媒故。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注〕俱犯蕭魚。此不月十二年月者。疾始可知。〔疏〕

一統志成。城在兗州府甯陽縣東北。

九十里。○注。俱犯至可知。○卽上十二年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注。不直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楚伐鄭不救。卒爲鄭所背。中國以弱變。荆以強。兵革亟作。蕭魚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故諱而言圍。以起之。月者。加責之。然則此與彼同。而不月者。從上十二年疾始故也。舊疏云。齊侯圍成。亦是取邑之辭。但深恥諸夏之無信。故言圍以起之。蓋齊侯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背蕭魚約。不月故解之也。公

救成。至遇。〔疏〕

杜云。遇。魯地。

其言至遇何。〔注〕据季孫宿救台不言所至。〔疏〕

注。据季至所至。○卽上十二年。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是也。不敢進也。〔注〕兵不敵不敢進也。不言止次。如公次于郎。以刺之者。量力不責。

重民也。故與至攜同文。封內兵書者。為不進張本。〔疏〕

注兵不至進也。杜云。公畏齊。不敢至成。通義云。著畏齊之甚。○注不言至同文。○校勘記云。攜郭本同。

國。監。毛本。攜改攜。按釋文作至攜。此本載音義同。此疏及傳二十六年經傳釋文皆作至攜。按紹熙本亦作攜。釋文考證云。舊攜作攜。又似窆反作囚窆。今據傳二十六年考證。攜本或作僦。故有似窆一音。云不言止次如公次于郎者。莊三年公次于郎。傳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注。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是也。蓋彼為力能救而不救。故書次。此為齊強魯弱。量力不責。故但書其至。遇使與至攜同文也。至攜文見傳二十六年。彼云。公追齊師。至攜弗及。注。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遺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詳錄之。是也。繁露竹林云。莊王之舍鄭伯。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用民之意也。是以賤之。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春秋惡晉。故此不言止次。為恕辭也。○注封內至張本。○決定八年。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日故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疏〕

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郛。春秋異文箋云。唐石經公羊泐下圍成作成。則此亦當作成。通義云。齊已取成矣。復得城其郛者。著宿豹之復成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注〕是後溴梁之盟。信在大夫。齊蔡莒吳衛之禍。徧滿天下。〔疏〕

氏包

慎言云。八月。齊丁巳。據歷為七月之二日。劉歆以為五月二日。劉孝孫以為八月朔日。長歷以為八月丙戌朔。沈氏欽韓云。按隋志。劉孝孫推合丁巳朔。元志姜岌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盡。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注是後至天下。○溴梁盟信在大夫。見下十六年傳。又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又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剡。二十九年。閔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弑其君密州。是齊蔡

莒吳衛之禍偏天下也。五行志下之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緩旃不得舉手。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

### 邾婁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癸亥九月無閏。則爲月之十日。釋文侯周一本作雖。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溴梁。

〔疏〕

毛本溴作溴。誤。釋文作吳。云本又作濕。杜云。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大事表云。爾雅。梁莫大于溴。梁。溴。梁。水。隄也。溴水源出懷慶府濟源縣西北。至溫縣入河。按郭彼注。溴水名。梁。隄也。水經濟水注。溴水出原武西北原山。勳掌。

谷俗謂之白澗水。引爾雅而云。梁水隄也。溴水又南注於河。一統志。溴水自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東流經孟縣北。又東南入河。此。舊疏引孫炎注云。梁水橋也。釋宮云。隄謂之梁。故云水隄也。舊疏又引郭氏音義云。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與村同。

### 戊寅大夫盟。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注〕据葵丘之盟。諸侯皆在。有大夫。不言大夫盟。〔疏〕

据注

葵至夫盟。○葵丘之盟見僖九年。舊疏云：按彼經傳云：不見有大夫之盟文。唯僖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然則牡丘之盟，即有大夫可知。此注云葵丘之盟者，誤也。宜為牡丘字矣。 信

在大夫也。〔注〕故書大夫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起信在大夫。〔疏〕穀梁傳：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注故書至大

夫。○決上三年雞澤之會經云：及諸侯之大夫也。舊疏云：信在大夫也者，言其信任在于大夫。按信在大夫者，謂諸侯無權不能約信，唯大夫始信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故信在大夫矣。 何言乎信在大夫。

〔注〕据上三年戊寅不起。〔疏〕注据上至不起。○舊疏云：即上三年雞澤之會經云：戊寅，叔孫約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連言諸侯是其不起之文。 徧刺天下之

大夫也。〔疏〕繁露竹林云：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為其尊君尊也。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執趙武於溴梁兮，以晉為盟主。文子晉卿而為不臣之行，春秋書刺之，如執然也。据左傳：時荀偃將中軍也，此盟亦荀偃

主之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注〕据戊寅不刺之。〔疏〕注据戊至刺之。○道上三年戊寅文也。舊疏云：不復言上戊寅者，上已言之，從可知。省文。

君若贅旒然。〔注〕旒，旒旒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壻為贅壻矣。以旒旒喻者，為下所執持。

東西旒者，其數名。禮記玉藻曰：天子旒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不言諸侯之大夫者，明

所刺者非但會上大夫，并徧刺天下之大夫，不殊內大夫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至此所以徧刺

之者。蕭魚之會。服鄭最難。諸侯勞倦。莫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在。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重出地者。與三年雞澤大夫盟同義。〔疏〕

釋文。贅。本又作纒。旒。本又作流。孔氏。

音義云。文選西都賦注引公羊傳曰。贅。猶纒也。疑別本此文之下。傳有自釋贅旒之義。與僖九年傳震而矜之下。復出震之者何。云云相似。按文選劉越石勸進表。有若贅旒注。贅。猶纒也。又稽淵碑文。康國祚於纒旒注。贅。猶纒也。皆不以爲公羊傳語。蓋西都賦注有衍文。或公羊傳下有脫文也。陸德明與李善同時。陸氏所見本有作纒。則傳文不得有是語矣。文選注引感精符云。禍賊蜂起。君若贅旒。本此傳也。○注旒旂旒。○說文。旂。游。旂。旒。之流也。从。水。游。聲。旂。之游。如水之流。故得稱流。經傳作旒。俗字也。旒之正幅爲纒。旒則屬也。周禮。節服氏。六人。維王之常。注。王旒十二旒。兩兩以纒纒連。兩旁三人持之。然則旒屬於旗之兩旁。十二旒者。每旁六旒。九旒則兩旁一四一五。已下推可知也。旒亦曰旂。亦作髻。見司馬相如大人賦。○注贅繫至壻矣。○漢書賈誼傳云。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注。應劭曰。出作贅壻也。師古曰。謂之贅壻。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史記秦本紀云。贅壻。賈人。臣。賈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爲贅壻。正何氏所謂就壻也。又滑稽傳。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索隱曰。贅壻。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之物也。是也。謂之繫屬者。說文貝部。贅。以物實錢也。从。貝。貝。則與實義同。以物繫屬于錢。謂之贅。因凡繫屬之物皆名贅。詩大雅。桑柔云。具贅卒荒。傳。贅。屬也。廣雅釋言。贅。屬也。釋名釋疾病云。贅。屬也。橫生一肉。屬著體也。廣雅釋言。又云。贅。脫。亦以脫屬於肉。故亦稱贅。孟子。梁惠王篇。乃屬其耆老。書大傳。作贅其耆老。既苑。奉使云。梁王贅其羣臣。卽屬其羣臣也。是贅屬互通釋文。本又作纒者。魏志太祖紀。建安十八年。詔曰。當此之時。若纒旒。然。是也。鄂本名誤民。○注以旂至數名。○詩商頌。長發云。爲下國纒旒。箋云。纒。猶結也。旒。旂旗之垂者也。正義引此傳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旒爲旂旗之垂。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旂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旂旗云。纒旒九是旂旗。



垂者名爲旒也。阮氏元學經室集云。詩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纓旒。禮及郵表纓。注郵表纓。謂田峻。所以督約百姓于井田之處也。引齊魯韓三家詩作爲下國纓郵。按珠玉磬也。以其直懸求然而名之。表古文但作求。加衣爲裘。猶裘之加衣于毛也。立一木爲標志。纓毛物於其上。卽球也。詩之球卽裘之假借。故以裘爲標志。卽以表爲標志。表者裘衣也。柱也。標也。志也。準也。明也。旗之旒冕之旒。皆以物相聯纓爲名。詩之球乃裘之裘。詩之纓旒是言受地於天子爲諸侯之封疆樹之聯纓之裘。以定四界也。公羊君若贊旒然。言臣專政。君不與國事。但若委裘於朝宇之上而已。故賈誼傳。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言遺腹之主其幼。不能立朝。但委裘裘衣于朝。而天下不亂。卽公羊贊旒之義也。贊纓音近義相假。按何氏意以旒屬於旗爲人所執。持猶君屬於臣爲下所執。持猶言太阿倒持之謂。阮氏之說非何義也。姑存之。○注禮記至十五。○今玉藻無此文。舊疏引稽命徵及含文嘉。皆云天子旗九刃。十二旒。曳地。諸侯七刃。九旒。齊軫。卿大夫五刃。七旒。齊軫。士三刃。五旒。齊首。御覽引禮緯注云。旗者旌旗也。所以別尊卑。敘貴賤也。廣雅釋天云。天子十二旒。至地。諸侯九旒。至軫。卿大夫七旒。至軾。士三旒。至肩。按降殺以兩。則士當五旒也。凡曳地。齊軫。齊較之屬。皆謂旒之長數。其正幅則爾雅釋天惟云。旒長尋。餘未聞也。周禮巾車職。王建太常。十有二旒。則諸侯建旒上。公當九旒。侯伯七旒。子男五旒。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其旒各視其命之數。與此及緯文不同。蓋周制也。○注不言至大夫。○舊疏云。不言諸侯之大夫。有兩種之義。非但起信在大夫。明徧刺天下之大夫也。左傳。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時諸侯成在。偃擅使諸大夫盟。盟高厚。如彼文。使者荀偃使也。諸大夫聽荀偃命。其君雖在。蔑視如無。故列敘諸侯會於上。又書大夫盟於下。見時君自失其權。天下大夫皆不臣也。穀梁傳。溟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左傳疏引賈服說亦云。惡大夫專而君失權也。卽本公穀爲說。漢書五行志云。至於襄公。晉爲溟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亦主徧刺天下大夫。並見君失權也。孔疏謂君使之盟。非自專也。左傳並無君使之文。孔臆說也。○注不殊至同也。○決上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殊叔孫豹也。蓋春秋多爲內諱。或責內深。見先自詳正。此不別明內外同惡也。○注至此至信在。○校勘記出三委于臣。云浦鐘云。正誤三。從六經正誤校。按此本疏引注云。而君遂失實權。

國監毛本疏無實字。又大夫故得信在鄂本在作任。此誤。蕭魚之會見上十一年。大夫常行則上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以下于向。夏叔孫豹會晉荀偃以下伐秦。冬季孫宿會晉士句以下于戚之屬是也。○注故孔至假人。○成二年左傳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云。器車服名爵號。史記魯世家。史墨對趙簡子曰。政在季氏。於今四世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後漢書丁鴻傳。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舊疏以爲家語文。家語乃王肅僞書。非何所據也。○注不重至同義。○上三年注云。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因上地是也。春秋書大夫盟紀其實不書地。正大義也。

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注〕錄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疏〕

注錄以至治之。○正以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之屬。皆言歸之于京師。又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之屬。不言所歸。此言以歸。故解之。舊疏云。稱人以執。非伯討已。是晉之惡矣。復言以歸。不決於天子。又是其惡。故其錄以歸者。甚惡晉也。僖二十八年注云。但欲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常斷之于天子爾。是有無罪皆當歸京師也。杜亦云。不以歸京師。非禮也。穀梁疏。諸侯不得私相治。執人以歸。非禮明矣。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注〕是時溴梁之盟。政在臣下。其後叛臣二。弑君五。楚滅舒鳩。齊侯襲莒。乖離

出奔。兵事最甚。〔疏〕

包氏慎言云。經三月有戊寅。五月有甲子。据歷。戊寅爲二月之二十八日。甲子爲四月之十五日。○注是時至最甚。○其後叛臣二者。下二十三年。晉欒盂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二十六年。衛孫林

父入于戚以叛。是也。弑君五者。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閔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是也。楚滅舒鳩者。見下二十五年。齊侯襲莒者。見下二十三年。乖離出奔者。見下十七年。宋華臣奔陳。二十年。蔡公子履奔楚。陳侯之弟光奔楚。邾婁庶其來奔。是也。兵事最甚者。下齊侯伐我。十七年。宋伐陳。衛伐齊。齊侯伐我。圍洮。齊高厚伐我。圍防。十八年。齊侯伐我。公會晉侯以下。圍齊。楚伐鄭。十八年。衛孫林父伐齊。晉士匄侵齊之屬。是也。五行志下之上。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劉向以爲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是歲五月。諸侯爲濮梁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五月地震矣。其後崔氏專齊。欒盂亂晉。良霄傾鄭。闞殺吳子。專強之象。按占經引潛潭巴云。地震下謀上。又云。地動搖。臣子謀上。故何氏劉氏取應大同。孔說亦通。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疏〕

舊疏云。正本作荀偃。若有作荀偃者。誤矣。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疏〕

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鄭。按今本左傳作鄭。彼校勘記云。宋本。岳本鄭作成。與石經合。通義云。前爲宿豹所復。今又伐取之。

大雩。〔注〕先是伐許。齊侯圍成。動民之應。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矰卒。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三磨改二，按左氏穀梁皆二月，包氏慎言云：二月齊庚午月之十五日，校勘記又云：釋文唐

石經矰作矰，左氏作邾子矰卒，九經古義云：考工梓人云：數日矰脰，注云：故書矰或作矰，鄭司農云：矰讀爲矰，頭無髮之鬻，是經有矰音，故或作矰，劉昌宗周禮音云：矰音苦顏反，今左傳音苦耕反，非也，通義云：宣公也。

### 宋人伐陳。

###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

〔疏〕左氏穀梁洮作桃，杜云：弁縣東南有桃墟，穀梁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注洮，魯地，釋文洮本或作桃，水經注瓠子河篇：瓠子故瀆又東逕桃城，春秋傳曰：分曹地。

自洮以南，東傳於濟，盡曹地也。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也。應別一地，泗水篇：泗水出弁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左傳昭七年：以孟氏成邑與晉，而遷于桃。杜注：魯國弁縣東南有桃墟也。墟有澤，方十五里，澤西際阜，俗謂之媯亭山，西北連岡，四十餘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博物志：泗水陪尾，蓋斯阜者矣。此桃正在魯北境，與齊接壤，地有岡巒之險，故圍之也。方輿紀要：桃鄉城在濟甯州東北六十里，魯邑。齊師伐我圍桃，是也。漢置桃鄉縣，沈氏欽韓云：經云北鄙，則此乃桃鄉，非下縣之桃墟。杜預誤也。滕縣東又有桃山，故城亦非此桃，按當以在弁者爲是。

###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疏〕左氏脫齊字，春秋異文箋云：此經接齊侯伐我北鄙圍桃下，則高厚爲齊侯分遣之師，故不須復繫齊公，穀作齊高厚，或衍齊字，按此自是左氏脫文，趙

說非也。

九月大雩〔注〕比年仍見圍不暇恤民之應〔疏〕

注比年至之應○即上齊侯齊高厚圍成圍洮圍防諸役也。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婁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疏〕

杜云不言朝不能行朝禮范同皆取此傳爲說。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疏〕

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注怨其君而執其使稱行人明使人爾罪在上也按稱人以執是執無罪。

秋齊師伐我北鄙〔疏〕

穀梁作齊侯異文箋云左氏傳明云齊侯伐我北鄙則經宜齊齊侯左氏及公羊經作齊師或字之譌。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

同圍齊〔疏〕

通義云。特言同者。深著齊無道。諸侯同心欲圍之。錢氏大昕答問云。同圍齊。此常指齊都城而言。杜摺傳。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遂謂所圍者平陰城耳。則當齊圍齊平陰。如圍宋彭城之例矣。按左疏引沈氏

云。君在故稱圍。劉炫云。按下傳。門于雍門。又門于揚門。州韓門于東閭。既圍其三門。即是圍事。孔疏駁之。謂十九年諸侯伐鄭。傳稱圍其三門。而經不稱圍。則攻門非圍也。是杜氏亦不以爲實圍齊也。杜經注云。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此通義所本。

曹伯負芻卒于師〔疏〕

穀梁傳。閔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注〕下有執不日者。善同伐齊。故襄與信辭〔疏〕

左氏穀梁作祝柯。杜云。祝柯縣今屬濟南郡。釋例土地名。齊地祝柯。濟南郡祝阿縣也。左氏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是古柯阿通也。史記高祖功臣年表。祝阿侯索隱曰。縣名屬平原。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右歷柯澤。春秋左傳。襄二十四年。衛孫文子敗公徒于阿澤。是也。又東北。逕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出。濟水篇。玉水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春秋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祝阿。左傳所謂督揚是也。漢興。改之曰阿矣。晏子春秋內篇雜上。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音義。左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云。齊之阿邑。齊威王烹阿大夫。卽此。元和郡縣志。東阿縣。漢舊縣也。春秋時齊之柯地。此已名東阿。則漢縣承古名。又本草。經有阿膠。阿柯通也。按祝阿與東阿不一地。東阿卽春秋之柯。又名阿。漢屬東郡。今爲屬穀縣地。祝柯漢屬平原。今爲長清齊河二縣地。大事表云。今濟南府長清縣豐齊鎮北二里有故祝阿縣。是也。杜摺皆云。前年圍齊之諸侯也。通義云。必復舉諸侯者。已異年。文無所承也。是也。○注下有至信辭。○下有執。卽下書晉人執邾婁子。是也。方同盟。

即執人嫌不信宜書日故解之此云善同伐齊即杜所云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圍之也通義云下有執不日者不信在邾婁不在諸侯義亦相足

晉人執邾婁子

公至自伐齊

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注〕据諸侯圍許致圍〔疏〕

注据諸至致圍○即傳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是也

未

圍齊也〔注〕故致伐起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疏〕

穀梁傳曰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注齊若無罪

諸侯豈得同病之乎又曰非大而足同焉注齊非大國諸侯豈足同共圍之與通義云諸侯會時本謀圍齊故得言圍以抑齊之驕暴左疏引賈云圍齊而致伐以策伐勳也蓋以左傳有圍其三門事故以為實圍也

曷為抑齊

〔注〕据侵蔡伐楚猶不抑〔疏〕

注据侵至不抑○即傳四年公會齊侯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是也舊疏云正以楚為彌夷數害諸侯論深淺甚於齊矣猶不抑之故以為難也

為其

亟伐也〔疏〕

上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六年春齊侯伐北鄙圍洸又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十八年齊師伐我北鄙是也亟伐所以抑之者宜九年取根牟傳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

也內既諱亟知亟非善辭矣

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注〕以下葬略或說是也

亟伐者并數爾。加園者明當從滅死二等。奪其爵土〔疏〕

卽上十一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時齊世子光在莒子之上也。按會盟則主會者爲之。此罪齊者蓋

世子驕蹇齊又強大晉不得不序之諸侯之上與釋文作僑本或作驕。○注以下至是也。○卽下文冬葬齊靈公注云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是也。舊疏云齊是生者之事故略其父葬得惡其子則知或說近其義也。通義云此二者皆齊罪蓋並惡之春秋抑強扶弱王者之心也無道而強不若有道而弱是以進宋襄抑齊靈。按孔說是也。○注亟伐者并數爾。○舊疏云卽上圍成圍洮圍防之屬故言并數爾必如此解者正以宣九年取根牟傳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然則彼言亟者背信大疾。故云亟。今此直是類擊伐魯。故云亟。故解以別彼文。據疏中注義則宜九年之亟訓爲疾。此亟訓爲數較彼似從未滅矣。○注加圍至爵土。○舊疏云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害其重者然則用兵之道滅爲最甚入次之圍次之。今加言圍輕於滅入二等明不合死但合黜爵土耳。包氏慎言云疏以齊侯之亟伐爲上年之圍成圍洮圍防等比之滅入爲輕然則滅人國者絕罪合死圍從死罪減二等故奪爵土入減一等猶當放逐矣。

### 取邾婁田自漚水〔疏〕

杜云漚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說文水部漚水在魯水經注泗水篇漚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流入邾又逕魯國鄆山東南而西南流左傳所謂釋山詩所

謂保有免釋是也。又西南逕蕃縣故城南。又西逕薛縣故城北。夏車正奚仲之國也。又西至湖陸縣入于泗。段云合鄉蕃薛故城皆在今山東滕縣不云在魯邾婁之間。徑云水在魯者邾婁魯附庸非敵故立文如是一統志漚水源自滕縣東北百里述山西流會諸泉水逕縣南。又西會南梁河入運河。舊名爲南沙河西南流入泗不與南梁會。自漚河東徙過其南流乃北出趙溝會南梁以入運河也。方輿紀要漚水南流至三河口合於薛河北沙河在縣北十五里西南流合于漚水京相璠云薛縣漚水首受蕃



縣西注山陽湖陸渚皆今滕縣地下流今入運河矣

其言自灑水河〔注〕据齊人取濟西田不言自濟水〔疏〕

通義云据取灑東田不言自灑水○注据齊至濟水○即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是

不言自濟水也

以灑爲竟也何言乎以灑爲竟〔注〕据取邑未嘗道竟界灑移也〔注〕魯本

與邾婁以灑爲竟灑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隨水有之當坐取

邑故云爾〔疏〕

注魯本至有之○穀梁傳曰軋辭也范云軋委曲隨灑水言取邾田之多即此移入邾界魯隨有之義也左傳疏引賈服亦取公羊爲說曰刺晉偏而魯貪孔疏以傳有晉命歸侵田此田邾先侵魯追令反本何

晉偏而魯貪馬氏宗榷左傳補注云左傳正義駁公羊傳非是說文云灑水在魯言魯分邾田以灑水爲竟是也舊疏云灑移而經不書者外異故也則傳每言外異不書者亦據此文也然則灑移爲外異更明灑移入邾婁竟內故不得書於春秋矣○注諸

侯至云爾○即賈

服所謂魯貪也

### 季孫宿如晉

### 葬曹成公〔疏〕

通義云葬者墓明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疏〕

包氏愼言云。七月。齊辛卯月之朔日也。釋文。瑗。于春反。一音環。二傳作環。史記齊世家亦作環。說文玉部。瑗。大孔璧。从玉。爰聲。環。璧也。从玉。嬰聲。音義並通。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疏〕

左傳亦云。禮也。杜云。詳錄所至。乃還者。善得禮。禮記曲禮云。禮從宜。注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

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正義引皇氏云。下二事謂大夫爲君出使之法。義或然也。禮從宜者。謂人臣奉命出使征伐之禮。雖奉命出征。棚外之事。將軍裁之。知可而進。知難而退。前事不可準定。貴當從時之宜也。然則曲禮之禮。卽左傳之禮也。杜云。禮之常。不必待君命是也。穀梁說少異。彼傳云。還者。事未畢之辭。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奈何。宜墮帷而歸命于介。彼疏引廢疾難此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士匄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責其專大功也。鄭釋之曰。士匄不伐喪。則善矣。然於善內。則稱君禮仍未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畢之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劉氏難曰。士匄不伐喪而還。若夙承君命者。然其爲善。則稱君不益著乎。若俟歸命乎介。則處其君於非禮。而專大名矣。傳之所云。不已傾乎。按。穀梁之義甚迂。軍之所處。荆棘生焉。禮之所以不伐喪者。正爲不忍驚擾孝子。亂其哀戚。若仍駐師其竟。奉命之後。始引師去。彼國君民。能得安乎。鄭氏注禮。正取公羊之說。釋廢疾語。特故與何爲難耳。

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注〕据公子買戍衛。不卒戍。言戍衛。遂公

意〔疏〕

注据公至公意○卽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傳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注使臣子不可使眈深故諱使若往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是也公子買不

可使往猶書戍衛遂公意見不得壅塞君命今士甸奉命而出聞喪而反與壅塞同而經大之故据以難

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禮兵不從

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爲師唯義所在士甸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服諸侯之君是後兵寢數年故起時善之言乃者士甸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言至毅者未侵齊也言聞者在

在意外舉侵者張本〔疏〕

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經大夫受命不受辭用公羊莊十九傳文故彼傳下云出竟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卽進退在大夫義也繁露精華云夫旣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旣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甯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以私妨公也○注兵不至所在○白虎通三軍篇云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進退在大夫也又王者不臣篇不臣將帥用兵者重士衆爲敵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淮南子兵略訓云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饋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移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旣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

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鬣設明衣也。鑿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說苑指武云：將帥受命者，將帥入軍吏舉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孔叢子問軍禮云：故天子命將，親潔齋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陽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而揖之，示弗御也。舊疏引司馬法云：闔外之事，將軍裁之，皆兵不從中御外義也。臨事制宜，即傳之專進退也。唯義所在而已。○注士句至善之。○校勘記出恩勳二句云：閩監本同，鄂本、毛本、心下有義字。按解云：哀痛其喪，是其恩，故曰心恩勳孝子之心，依禮而行，是其義，故曰義服諸侯之君也。是疏本有義字，當據補。漢書蕭望之傳：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勸諸侯。白虎通誅伐云：諸侯有三年之喪，有罪且不誅，何？君子恕己，哀孝子之思慕，不忍加刑罰。春秋曰：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旋。傳曰：大其不伐喪也。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眈伐喪而榮復仇，又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伐喪無義，故大惡之上二年，遂城虎牢。傳：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是其義也。云：兵寢數年者，正以入喪之世，無議無兵。此後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年內，不書侵伐。至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是見兵事故也。舊疏云：明年仲孫遨伐邾，亦是兵，而言數年者，正以魯與邾數數相冒犯，非齊晉之事義，或然也。云：起時善之者，舊疏云：士句此事實依古禮，時莫能然，特以爲善，故云起時善之。○注言乃至見之。○宣八年傳：乃者何？難也。今此亦言乃，故爲士句有難重廢命之心也。通義云：蘇轍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有善而專之，君上有焉，必君命而後可，則安用將也？劉敞曰：殺者，齊地也。其曰至穀而復，稱其義也。非齊地，則勿復乎？曰：止師而請之，君曰可，而後止，不可，則復之，期可而後止。臣之事君也。凡在國，無專焉；子之事父也。凡在家，無專焉；臣子之大節也。此仍穀梁爲義，蓋不伐喪之義，時久不知，士句遵行古禮，合春秋之義，然未得君命，故少遲疑，經書乃美士句之臣也。○注言至至齊也。○上十五年，公救成，至遇，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彼至遇爲未敢進，此至穀爲不進，義各有主，故言未侵齊也。○注言聞者在竟外。○舊疏云：古禮，庶人爲君，齊衰三月。若其入竟，即舉而知之，何道聞乎？故如此解，按穀爲齊地，似非竟。

外蓋士白侵齊即在齊侯緩卒之月庶人之服恐尙未徧容得請聞也○注舉侵者張本○以既聞齊侯卒即還無有侵事書侵者道出師所由張本非侵齊無所謂乃還矣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疏〕

包氏慎言云辛卯爲七月初日月之二十六日爲丙辰而經書八月丙辰仲孫蔑卒則辛卯必爲望後之日方可長歷以爲二十九日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喜〔疏〕

釋文喜二傳作嘉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按禮記祭義父母愛之喜而勿忘唐石經喜作嘉喜即嘉字之省古人名字相配嘉字子孔宋有孔父嘉則作嘉字爲是

冬葬齊靈公〔注〕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

也〔疏〕

注不月至孝也○卒日葬月大國常例今不月故解之抑其父即上十八年傳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是也彼傳又曰或曰爲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然則使其子處諸侯之上亦合抑然

子亦不能無過故去其月以奪臣子恩明其子亦不合從父驕蹇致父被惡名爲不孝也不月所以奪恩者以葬生者之事略其父葬不孝著明桓九年傳曰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謂此世子光也

城西郭〔注〕言西郭者据都城錄道東西〔疏〕

杜云魯西郭大事表云汪克寬曰郭乃外城此云西郭實國都外城之西郭而中城爲魯國都之內城可知矣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疏〕

杜云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大事表云後漢志內黃縣有柯城在今河南彰德府內黃縣境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乃齊阿邑在今山東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

十里曰阿城鎮。本兩國地。高氏地名。考混爲一。謂地相接者。非一統志。柯城在彰德府內黃縣東北。

## 城武城〔疏〕

杜云。泰山南武城縣。大事表云。子游爲武城宰。卽此。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京相璠云。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濬臺子羽冢。縣人也。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史記仲尼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濬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

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按嘉祥縣有南武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後人因南山之城。遂附會爲曾子所居。此大謬也。新序。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鄆。是曾子所居。卽鄆縣之武城。非有二地。而史記言南武城者。因清河之東。武城在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據漢人之稱耳。武城漢志作南成。後漢志作南城。至晉始爲南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屬兗州府。又云。漢志。越王句踐嘗治琅邪。起館臺。考春秋時琅邪爲今山東沂州府。魯費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里。武城在縣西南九十里。哀八年。吳伐魯。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境。田焉。則沂州之地。久已爲吳之錯壤。越滅吳。而有其地。且徒治琅邪。則與武城密邇。閻潛丘謂吳未滅與吳鄰。吳旣滅與越鄰。是也。一統志。南武城故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



# 公羊義疏五十九

襄二十一年盡

二十六年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邈會莒人盟于向〔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齊辛亥月之二十六日邈唐石經闕本宋本葉鈔本釋文邈字並如是

毛本作邈非左氏穀梁

作速紹熙本亦作邈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婁子盟于澶淵〔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齊庚申月之五日杜云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水經注河水篇左會浮水故澶故澶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西北出東逕繁陽故

城南故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春秋襄二十年公與晉侯齊侯盟于澶淵杜預曰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淵澶淵即繁淵也亦謂之浮水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志曰趙南至浮水繁陽即是澶焉大事表云水經注發明杜氏之說最有根據而後漢書郡國志乃云杼秋故屬梁國有澶淵聚劉昭引左傳襄二十年盟于澶淵以實之南圻志云杼秋故城在今蕭縣西七十里按江南徐州府蕭縣去直隸大名府開州千有餘里後漢志誤也葉纂云繁陽故城在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古頓丘約略在濬縣之南漢元光三年河水徒頓丘東南流既而決瓠子河今瓠子故城在開州西南三十五里則澶淵當在內黃之南開州之西北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頓丘今直隸大名府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頓丘故城是也澶淵即縣水在彰德府內黃縣



縣東二十六里。史記廉頗據魏繁陽。漢置縣屬魏郡。應劭曰。在縣水之陽也。張晏曰。其界為縣淵。按。縣與澶疊韻。汙與淵雙聲。縣淵故城在今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實衛地。而云在宋者。蓋以春秋魯宋災故而然。然未為宋也。趙一清曰。春秋有兩澶淵。襄二十六年。皆衛之澶淵也。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許氏說文。澶淵水在宋。是為宋地。劉昭所引者。誤宋為衛矣。一統志。澶水在大名府開州西南。大河分流也。一名繁水。一名浮水。方輿紀要云。德勝城在開州東南五里。古澶淵也。其後為德勝。渡黃河也。  
津要

### 秋。公至自會。

### 仲孫遯帥師伐邾婁。

###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疏〕穀梁作公子濕。

### 蔡公子履出奔楚。〔疏〕通義云。燮之弟懼及故也。

###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注〕為二慶所譖。還在二十三年。〔疏〕釋文。光。左傳作黃。九經古義云。說文。芑。古文光。芑。古文黃。字相似。原注。白虎通云。瑣

之為言光也。風俗通云。黃。光也。皇霸引書大傳云。黃者。光也。漢書天文志。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穀梁傳。諸侯之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注。惡陳侯也。○注為二至三年。○即下二十三年。經云。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

光自楚歸于陳。注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與此注相足。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僞，懇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下二十三年左傳：公子黃懇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屈建從陳侯圍陳，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是其事也。

###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注〕自溴梁之盟，臣恣日甚，故比年日食。〔疏〕

包氏慎言云：冬十月書丙辰朔，攝麻爲月。

之三日，八九兩月連大，亦爲月之二日。丙辰係六月朔，非十月也。五行志：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威氏壽恭以三統術推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九十年正月己丑朔大，二月己未朔小，三月戊子朔大，四月戊午朔小，五月丁亥朔大，六月丁巳朔小，七月丙戌朔大，八月丙辰朔小也。○注自溴至日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年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陳慶虎、慶寅蔽君之明，邪庶其有叛心，後庶其以漆闔丘來奔，陳殺二慶，與何異？何以爲溴梁盟後，臣恣日甚所致？言比年日食者，卽下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二十三年癸酉朔，日有食之。是也。按比年日食，歷法之常，此以爲異者，春秋重義不重事，凡書日食俱以爲異，以示戒。比年見則異之甚也，不然春秋二百四十年，僅三十餘日食哉。

###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溴梁之盟後，中國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

〔疏〕

注月者至大國○舊疏云正月朝聘例時故如此解按此與上八年公如晉書正月義同

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疏〕

杜云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大事表云俱在今兗州府鄒縣定十五年城漆即此水經注泗水篇又南過平陽縣西縣即山陽郡

之南平陽縣也世謂之漆鄉應劭十三州記曰漆鄉邾邑也杜預曰平陽東北有漆鄉是也又沂水篇洙水又西南逕南平陽之顯閭亭西邾邑也春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者十三州記曰山陽南平陽縣又有閭丘鄉從征記曰杜謂顯閭丘也今按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顯閭非也然則顯閭自是別亭馬氏宗榘左傳補注云史記正義云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按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閭丘亭鄒元與元凱皆誤以顯閭亭爲閭丘亭可以續漢志證之漢書地理志山陽郡南平陽下云孟康曰邾庶其以漆來奔又城漆今漆鄉是續志亦云南平陽有漆亭閭丘亭一統志漆城在兗州府鄒縣西北方輿紀要閭丘在鄒縣南左傳釋文漆一本作漆涑與漆形似蓋誤

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注〕据快無氏〔疏〕

通義云据盟會

恆言邾婁人亦通○注据快無氏○卽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是也舊疏云其無氏卽不合書見之義問者見快不書氏知邾婁無大夫既無大夫何以特書庶其故難之

重地也〔注〕惡受叛臣邑

故重而書之不言叛者舉地言奔則魯坐受與庶其叛兩明故省文也〔疏〕

注惡受至書之○鄂本受下有人字紹熙本亦有當

據補通義云惡叛臣竊邑故錄名以見其罪左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杜云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注不言至文也○正以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之屬言叛故解之爲魯受叛臣邑與

受同科。魯坐罪也。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注凱曰：人臣無專祿，以邑叛之道。

### 夏公至自晉

### 秋晉欒盈出奔楚〔疏〕

晉世家作欒逞

###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庚戌朔，十月書庚辰朔，據歷十月朔爲己卯，庚辰其二日也。蓋小六月，則庚戌爲七月朔矣。依歷大九月十月朔亦爲庚辰，與經所書悉合。十月後

三月類小，古歷有三月類大，或亦有三月類小者。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晉欒盈將犯君，入于曲沃，劉歆以爲六月秦晉分。

###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疏〕

五行志又云：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軫角，楚大國象也。後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齊慶封魯君亂國，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通義云：日月同

行而有撿食，固可以推步得者。至於類月日食，古今歷算都無其法，而襄公之篇四年再見，躑離乖錯，謂之記異，不亦宜矣。元志姜岌云：比月而食，宜在駁條，大衍亦以爲然。沈氏欽韓以今歷推之，十月已過交限，不應類食。姜說是，臧氏壽恭左氏古義云：比月日食，二十四年正義及是年穀梁疏，疑其與今歷不合。然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漢書五行志所引諸儒舊說，是漢儒皆依經立說，別無疑詞。後儒據今歷疑之，慎矣。萬充宗黃黎洲問答云：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類食者二，先儒皆謂日無類食法。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合者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類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答曰：襄公二十一二十四兩年俱類食，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類食之理，掇時歷

亦言其已過交限。西歷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則斷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至十一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至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三十五者。欺也。顧氏棟高書後云。西歷以越九月。即能再食者。即高閔所稱歷家推步之法。一百七十三日。日月始一交。交則月掩日。而為之食。是也。時西法未入中國。則為此說者。亦不自西歷始矣。類食既斷無此法。而春秋所以書何也。是時周歷算法已不準。推步常遲一月。頗歷云某月朔。應日食。到前一月之朔。而日食。襄二十四年七月朔。食之既。人所共見。魯史既據實書之。至後一月。不見有食。則以周保章氏所頒。未敢輕削魯史。非精歷算者。不能攷正。是月之不入食限也。則疑食之微。或食于夜。而人不見。因并存之。孔子因而不革。漢書本紀所載。高祖即位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於十月十一月晦。類食。亦是漢初襲用秦歷法。未講致有此誤。武帝太初定歷以後。則斷無此矣。皆據歷法之正。斷為無類食法者。然春秋記異示戒。理之所無。事之所有。仍依孔子臧氏說可也。

###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疏〕

杜云。商任地闕。大事表云。今彰德府安陽縣有衛商。

任地。方輿紀要。古任城在順德府任縣東南。地近商墟。故謂之商任。按安陽與任縣地不相屬。未知孰是。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注〕時歲在己卯。〔疏〕

舊疏云。左氏經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庚子孔子生。云。傳文上有。

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按穀梁傳作庚子孔子生。與陸氏本合。疏本作十有一月庚子。與唐石經同。又云。按作十月者是也。考杜氏長曆。十月庚辰。小十一月己酉。大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齊召南說。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左氏傳於哀十六年書孔子卒。而不書生年。公羊云。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生。穀梁云。二十年十月庚子生。史記則云。二十二年孔子生。而無月日。攷賈逵注左傳。於襄二十一年云。此年仲尼生。又昭二十四年服注引賈說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漢儒皆以孔子生在襄二十一年也。是年經書十月庚辰朔。則十一月無庚子日。予以三統術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二十二日庚子。是爲宣尼生之日。年從公羊。月從穀梁。與賈服注左傳亦合。自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算。而賈云年七十三者。古人以周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於襄二十二年。年七十三。則以相距之歲計之。杜氏於哀十六年注云。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則用史記說。按今穀梁亦繫庚子孔子生於二十一年。未知錢氏所據何本。穀梁疏云。仲尼以此年生。故傳因而錄之。世家云。二十二年生者。馬遷之言。與經典不同者。非一故。與此傳異年耳。不及公羊。明與公羊同也。通義云。陸德明曰。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朔。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有一月庚子。今以十月庚辰朔校之。舊有十有一月字者。誤。故定從釋文本。傳記此者。分別自後爲所見之世故也。包氏慎言公羊麻譜云。公羊傳於十一月記孔子生。據麻。庚子。十月之二十二日。十二月之二十三日。凡十一月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公羊。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曰。襄二十一年。十月庚辰云云。下卽云。庚子。孔子生。穀謂生於十月。公謂生於十一月。互異。據釋文。公羊與穀梁同。上文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是公羊有異本。今唐石經板本均從異本耳。又按徐彥解云。左氏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玉裁謂公穀識孔子之生。猶左氏記孔子之卒。然左大書孔子名。以記其卒。儼然贊經也。公穀曰。孔子生。不敢書名。則此常爲傳文無疑。陸氏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也。又一本無此句。可證唐初公羊尙有無此條者。自公穀經不別爲書。唐石經每年經傳混合之。蓋一年乃跳起。於是經傳不可分。經傳不分。而庚子孔子生之文儼然經矣。故馬端臨謂公穀二經有孔子生。而不知固傳也。非經也。今世板本冠之以傳字。較唐石經爲易明。蓋左氏記卒者。用魯史之成文。公穀記生者。見尊聖之微意。皆非敢曰真經也。宋書符

瑞志引推度災曰。庚者。庚也。子者。滋也。聖人制法。天下治平。趙氏在翰。按春秋者。謹誌聖人生卒年月。傳詩謹推生日之意。應理之理。其文殊。其指一也。讀齊脞錄云。公羊。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按經文云。十月庚辰朔。則庚子爲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不得有庚子也。釋文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據此。則古本公羊無十有一月四字。有者。後人妄增。穀粟亦作十月。蓋孔子以周之十月。夏之正月。二十一日。生。左疏引公羊傳。亦有十有一月四字。則穎達所據本已誤。按陸氏所謂一本。卽舊疏本。陸又云。又本無此句。謂無十有一月句也。陸氏本明。只有庚子孔子生五字。故推上十月庚辰以釋之。又本無十有一月句。與陸本同。段氏謂陸氏此句。謂又本無庚子孔子生句。誤矣。臧氏壽恭云。魯史書十月庚辰朔。三統以爲八月。然則二傳所謂十月庚子。三統以爲八月二十一日。魯史後三統兩月。錢氏以三統之十月。當魯史之十月。誤。○注時歲在己卯。○舊疏云。何氏自有長麻。不得以左氏難之。校勘記云。疏及鄂本。閩本同。監毛本作乙卯。錢大昕云。於三統術。是年歲在乙巳。乙卯當爲乙巳之訛。疏作己卯。亦非。錢氏養新錄又云。魏晉以來。推襄公二十一年。皆云己酉。而何氏乃云乙卯。故疏家依違其詞。謂何氏別有長麻。亦無明文可證。今以三統歲術超辰之法計之。襄二十一年。歲在實沈。太歲當在乙巳。則何注乙卯必乙巳之譌也。自襄二十一年孔子生。距漢元年三百四十六歲。又自漢興距光武建武元年二百三十歲。合五百七十六算。正當超四辰。故知何所據者。超辰古術。非別有長麻也。左氏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歲星與太歲常相應。星在星紀。則歲常在子。而今人以爲丙辰。亦差四算。然則孔子生年。必爲乙巳。非乙卯無疑矣。又云。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正義云。三統之歷。以庚戌爲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以十二除之。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爲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按古法。太歲與歲星常相應。三統本以丙子爲上元。今欲知太歲所在。卽以六十去積次。不盡三十六。爲大餘。數起丙子。是爲襄二十八年。太歲在壬子也。以上推孔子生。襄二十一年。正當爲乙巳。孔冲遠不知古法。太歲亦有超辰。乃用後漢太史虞恭說。謂三統以庚戌爲上元。失之甚矣。由襄二十一。太歲乙巳。上溯隱元年。計一百七十

算太歲當在乙卯。而正義云：隱元年歲在豕韋，則是太歲在甲寅也。因莊公二十三年太歲歲星皆在超辰之限，歲星既超實沈，人鶉首則太歲亦當超乙巳而至丙午。故正義云：閔元年歲在大梁，知太歲在丙辰矣。後漢人引緯書以庚申爲西狩獲麟之歲，又以隱公元年爲己未之歲，與今人所推同。緯書出于東漢，其時太歲超辰之法已廢，自何劭、公、鄭康成諸大儒外知之者尠矣。徐廣注史記以共和元年爲庚申，非太史公本文。包氏慎言何氏公羊注春秋年紀異同考云：公羊於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記庚子孔子生，何氏注云：時歲在己卯。東漢以後，歷皆以襄之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或疑何氏誤記。又或疑卯非篆文相近，傳寫誤西爲卯。考後漢歷志：漢安二年，尙書邊韶奏言：太初歷百四十四歲歲星一超次，治歷者不知慮之，以致不效。其時太史令虞恭駁其議云：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作庚戌，而曰丙子云云。是東漢治歷者不取三統超辰之說，以太初起元於庚戌也。前漢志記太初積年上元至元狩七年，卽太初元年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自元狩七月上朔獲麟凡三百七十八歲，以除上積年，不盡四千二百四十一年。從庚戌起算，以六十除之，不盡四十一，獲麟歲爲庚寅。隱公元年歲爲己丑，以下尋襄公二十一年適值己卯。然則何氏所據者太初歷與東漢術家異，非誤也。又考黃帝術以辛卯起元，如以乾鑿度之積年爲其術之積年，從辛卯下尋，隱公元年爲庚寅，襄公二十一年爲庚辰，庚辰之與己卯亦止一算之差耳。何氏精於圖讖，斷非妄造。姑援二端以解通經者之疑。經義述聞云：勵氏滋大曰：是年歲在己酉。古文卯作卯，酉作卯，字形相類，故何氏誤以己酉爲卯耳。錢氏曉微以三統術超辰之法推之，謂是年歲在乙巳。謹案：杜氏長廩是年歲在己酉，與三統術同。大雅文王正義引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與長廩同，則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亦同矣。然何氏何至不識古文酉字，而以爲己卯。勵說似是而非，若以爲乙巳之誤，則卯巳二字形體聲音俱不相近，無緣已字誤卯。何氏精於圖讖，圖讖多用殷歷甲寅元。續漢志論曰：殷歷元用甲寅，大衍律議曰：緯所據者殷歷也，不得以三統術說之也。錢說亦未得其實。今按漢世說春秋獲麟至漢興年數多寡各異，有謂獲麟至漢興二百七十五歲者，後漢虞恭等所謂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是也。有謂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者，後漢馮光、陳晃之說，見續漢志者也。今由哀公十四年獲麟歲在庚申上推之，七十一年而至襄公二十一年歲



在己酉。據太初元年丙子。殷曆以爲甲寅。則歲在己酉。殷曆當爲丁亥。與此注不合矣。由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推之。漢興元年。漢志以爲甲午。殷曆當爲壬申。由甲申上推百六十二歲。至獲麟。歲在庚寅。又上推七十一歲。至襄公二十一年。則歲在己卯。故此注曰歲在己卯也。蔡邕厥議曰。馮光。陳冕所據。則殷曆元也。又曰。光冕以考靈曜爲本。亦見續漢志。然則此注謂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卯。始用考靈曜紀年之法。續漢志曰。考靈曜有甲寅元。按甲寅元。殷曆也。則考靈曜又本於殷曆與。通義云。周十月。夏八月。日在壽星之次。與斗柄同位。先儒言夫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驗也。占之金匱式曰。六陽聖爲六合臨時之方。青龍繫日。具神勝光。天乙登車。朱雀翱翔。始以龍見。終以蛇藏。是有德而章。無位而王者。與。解詁曰。時歲在己卯。於今祿命術得己卯癸酉庚子壬午。應四極之位也。漢四分曆是歲己酉。與何氏不合。但四分依命曆序以爲庚申歲獲麟。而感精符則云。獲麟之歲在單閼。單閼卯也。四分上推太初元年丁丑。漢元年乙未。三統曆引漢志曰。高帝元年。歲在大棟。名曰敦牂。元封七年。歲名困敦。並與四分較差一年。太史公曆書曰。太初元年。歲名闕逢攝提格。又實甲寅。非丁丑矣。萬祺遂古七曆殊元。同異得失。無以辨之。今以公羊家學。既從何氏。仍其舊注。存師說焉。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危公前彊隨。有邾婁地。又受其叛臣邑。而

今與魯。不於上會月者。與日食同月。不得復見。〔疏〕注月者。至與魯。○正以致例時。此月故解之。校勘記云。前

彊隨。有邾婁地。鄂本同閼。監毛本彊作疆。疏同。紹熙本

亦作疆。按疆。疆皆通。卽上十九年。取邾婁田。自漈水。是也。又受其叛臣邑者。卽上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闔。已來奔。是也。而今與魯。校勘記云。鄂本魯作會。此誤。按紹熙本亦作會。○注不於至復見。○校勘記云。毛本於誤與。鄂本閼。監本及疏皆不誤。按紹熙本亦作於。舊疏云。言所以不於上。商任會時。書月見危者。正以與上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同。在十月不得見。此義是以於此危。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酉月之十八日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

于沙隨〔疏〕

左氏經無滕子或闕文此經唐石經諸本同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癸酉朔據麻爲月之三日五行志下之下云三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

舒以爲後衛侯入陳儀甯喜弑其君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臧氏壽恭以三統術推前年正月丁未朔大二月丁丑朔小三月丙午朔大四月丙子朔小五月乙巳朔大六月乙亥朔大七月乙巳朔小八月甲戌朔大九月甲辰朔小十月癸酉

朔大十一月癸卯朔小十

二月壬申朔二日癸酉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己巳。月之三十日。

夏。邾婁鼻我來奔。〔疏〕

釋文云。鼻我。二傳作界我。唐左氏石經作卑我。九經古義云。古鼻界同音。穀梁昭二十七年。傳注。邾界我。釋文界。必二反。本或作鼻。漢書武五子傳。舜封象於有鼻。鄒陽傳。封之于有卑。

服虔曰。音界予之界也。左傳校勘記。宋本界我作卑我。石經亦作卑我。按釋文凡界字皆云必利反。以音理言之。界在五支。卑在六脂。卑字不可代界音。必利反。石經始譌。而宋本仍之。非也。按昭二十年左傳。曹公孫會自鄆出奔。疏兩引作卑。漢校官碑卑作界。是隸書界即卑也。二字形近易譌。以音訂之。斷為二字。唐初蓋已混。故孔疏引作卑也。

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奔無

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

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獨舉一國

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疏〕

注以奔至齊也。○舊疏云。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之下傳云。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

曹羈。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然則曹羈得諫義。是以書之上。二十一年邾庶其之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此何以書。重地也。然則庶其牟夷皆以重地故書。悉非常例。今此鼻

我無三諫之善。無盜上之惡。直奔而已。更無它義。而得書見。知以治近升平之故也。繁露奉本云。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顯明。按。以親之以疑衍。庶其之書。傳以爲重地。非以近書。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庶其或快之誤。○注所傳至稱人。○隱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尙屬情。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此爲書小國大夫。注故止舉外諸夏。略小國。略稱人三事也。○注所聞至漸也。○隱元年注云。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正以治小如大。故小國有大夫也。廩廩者。公羊問答云。漢書循吏傳。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注師古曰。廩廩。言有丰采也。孝文本紀。太史公曰。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按。廩廩蓋猶漸漸耳。兩漢時有此語。○注見於至始也。○校勘記云。諸本同。昭二十七年疏引作以近治也。始爲治之說。當據正。按解云。正以地接于魯。故先治之也。是疏本作治。通義云。近者所見之世也。入所見世。治法大備。將使遠近大小若一。小國始合有大夫。但盟會之等。載記闕略。不得周知。故還錄其接我者。以見法必取法于邾婁者。亦取治自近者始也。接。孔氏斷自孔子生後爲所見之世。與何氏不同。按傳聞之世。小國略稱人。大國有大夫。直至所見世。小國始有大夫。非三世之次。孔義恐未然。○注獨舉至而已。○舊疏云。孔子作春秋。欲以撥亂世。多舉小國。悉有大夫。則恐文害其理。故曰治亂不失其實也。今鼻我更無他義。而得書見。明其張三世之法。故曰取足張法而已。謂張治小國大夫法也。凡書奔者。重乖離之禍故也。

## 葬杞孝公。

##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

歸宋大夫山譖華元貶此不貶者殺二慶而光歸譖光可知〔疏〕

注前爲至言歸○事見上二十年歸者出入無惡之文也二十年左傳云陳侯

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穀梁注光反稱弟言歸無罪明矣又彼二十年傳云親而奔之惡也注所以惡陳侯○注宋大至可知○卽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注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直自見殺者故貶之明以

譖華元故今此殺二慶後光

乃歸歸無惡知譖光明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者何晉之邑也〔疏〕

隱五年左傳注云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漢書地理志河東聞喜縣故曲沃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改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今曲沃爲

漢靈縣地詩唐風揚之水序昭公分國以封沃卽此

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注〕据當舉重〔疏〕

通義云据魚石直言復入于彭城○注据當舉重○

正以當直響入于晉也

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注〕欒盈本欲入晉篡大夫位

晉人不納更入於曲沃得其士衆以入晉國曲沃大夫當坐故復言入篡大夫位例時〔疏〕

通義云左

傳曰齊侯以藩蔽樂益及其士納諸曲沃。樂益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故曰由乎曲沃而入也。傳以此解上者，明與魚石但據彭城不入宋者異也。○注樂益至夫位。○正以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之文，故知樂益入晉爲篡也。舊疏云不直言入，又無叛文，故知不篡君位也。其惡文不繫於篡君，知止欲篡大夫也。○注晉人至晉國。○晉世家齊莊公微遣樂益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樂益從曲沃中反，襲入絳，與左傳同，皆無入晉不納事，蓋事勢宜然。史左或未備也。○注曲沃至言入。○解經所以不舉重之義也。舊疏云曲沃大夫受納有罪之人，故云當坐。按左傳樂益夜見胥午而告之，注胥午守曲沃大夫，又曰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武之有，諒出編拜之。是受納有罪事也。然曲沃大夫不能固守城邑，致令樂益得入，亦當坐失地罪。禮記曲禮云大夫死衆士死制是也。樂益因曲沃甲以襲晉，故復善入于曲沃，見曲沃大夫罪明也。○注篡大夫位例時。○舊疏云正以經書夏故知例時。昭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定十一年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之屬皆是也。

##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疏〕

釋文。渝左氏作榆。水經注淇水篇淇水又東北流謂之白澗。逕雍榆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國語周

語云定王饗之。注定王榆也。舊音榆本或爲渝是渝榆通也。杜云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大事表云郡邑志黎陽縣有雍城。卽古雍榆也。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西南十八里。明一統志雍榆城在大名府濬縣西南四十八里。差繆略云俞左氏作榆。穀梁作渝。按今注疏本及石經公羊亦作渝。

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注〕据次於聶北救邢〔疏〕

注据次至救邢○即傳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先言次後言救也

先

通君命也〔注〕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言救〔疏〕

注惡其至言救○通義云救晉者君命也次者進退在豹也先書君

命而後錄臣事春秋之教也然救不言次本書次者刺不及事之義因而分別先後又隨事設義云爾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注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救先通君命而後言次尊君抑臣之義鄭嗣曰次止也凡先書救而後言次皆非救也傳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此師本欲止聶北遙爲之援爾隨其本意而書故先言次而後言救豹本受君命救晉中道不能故先言救而後言次若鄭伯未見諸侯而曰如會致其本意與何氏義合莊三年左疏引左氏先儒言齊桓君也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叔孫臣也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按左傳曰禮也疏引賈云禮者言其先救渝次爲得禮也止謂先通君命爲得禮耳其次而不遂故譏也

己卯仲孫遯卒〔疏〕

包云八月書己卯月之十二日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乙亥月之九日閏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注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按左傳臧武仲告曰紇之罪不及不祀臧

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如彼傳文臧孫爲季氏事出奔非得罪於國故爲無罪通義云日者有罪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然彼是出奔後事聖人不必於其出奔時遂罪之穀梁傳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則孔氏蓋涉

穀梁

家說

晉人殺欒盈

曷爲不言殺其大夫〔注〕据篡得大夫之位〔疏〕

注据篡至之位○舊疏云正以夏已入晉冬乃殺之傳又云曷爲不言殺其大夫故知篡得大夫之

位矣非其大夫也〔注〕明非君所置不得爲大夫無大夫文而殺之稱人者從討賊辭大其除

亂也〔疏〕

注明非至大夫○通義云前得罪出奔位已絕惟以道去國者雖不在位猶從大夫之秩今盈入晉作亂罪重不得復稱故大夫也按何意前出奔大夫已絕今篡大夫位非君所置故不得爲大夫義自直捷穀梁傳晉人殺欒

盈惡之弗有也○注無大至亂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自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今無大夫之文稱人者欲從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之屬是討賊之辭也實非篡而作討賊辭者大其除亂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欒范交惡而欒盈亡駟良交爭而良霄死亦與討賊同辭不亦甚乎凡大夫出奔非有君命不得反非君命而反自外入者皆從討賊辭且大夫出奔非大夫矣不得從殺大夫之例雖非弑君賊而欒盈兵乘公門良霄介于襄庫是亦賊也故皆從討賊辭是也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仲孫偁云本又作羯亦作鞮同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滅舒鳩齊崔杼衛甯喜弑其君〔疏〕

五行志下之二十四年

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劉歆以為五月魯趙分臧壽恭推是年正月丙寅朔小二月乙未朔大三月乙丑朔小四月甲午朔大五月甲子朔六月癸巳朔○注是後至其君○舊疏云即下二十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劉是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注〕前此叔孫豹救晉仲孫羯侵齊此與師衆民怨之所生也〔疏〕

注前此至生也○校勘記云元本同監毛本此作北皆誤

鄂本闕本作比又鄂本無也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亦無也字五行志上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為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又侵齊國小兵弱數敵彌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為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齊伐其北莒伐其東百姓騷動後又仍犯彌齊也大水饑穀不成其災甚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注〕與甲子同〔疏〕

注與甲子同○五行志下之下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弑

楚子梁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伐吳討慶封。劉歆以爲六月。晉趙盾。元志大衍云。不應類食。在誤條。沈氏欽韓以今麻推之。立分不叶。不應食。大衍說是。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

〔疏〕 釋文。陳儀。二傳作夷儀。二十五年同。校勘記云。閩監。毛本。皆誤。以此釋文爲注。鄂本無之。此本加圈以別之。是也。紹熙本同。二十五年穀梁傳注。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地。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疏〕 釋文。本作咸宜咎云。云本又鍼其廉板。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注〕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疏〕 注曰死至曰饑。穀梁傳。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饑。大饑。然經無大饑文。

侵注。侵。傷。大傷。即有死傷義也。彼疏引徐邈云。有死者曰大饑。無死者曰大饑。然經無大饑文也。繁露隨本消息云。魯大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舊疏云。正以諸經直言饑。此加大故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乙亥月之十日穀梁傳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

〔疏〕繁露隨本消息云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謂此及上二十四年會陳儀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注〕日者陳鄭俱楚之與國今鄭背楚入陳明中國當

憂助鄭以離楚弱陳故為中國憂錄之〔疏〕

注日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公羊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者乃始書月即成七年秋吳入州來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之屬是

今此書日故解之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壬子月之二十五日也通義云左傳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墜者井埋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粟以待于朝子展執繁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由此言之鄭人之師以直報怨卒定以禮而不加暴焉大國之善者也故曰春秋之例日入者善也孔氏牽涉左氏以駭何氏按春秋曰入者何氏解各異隱十年冬十月壬午齊人入盛注日者明當憂錄之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人入許注日者危錄隱公僖二十七年己巳公子遂入杞注日者杞屬修禮朝魯不當乃入之故錄責之二十八年晉侯入曹書丙午注日者善義兵得時入若概以日入

爲善則入盛入許之屬何善之有。蓋凡入言日者在例時與傷害多月外故分別解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注〕會盟再出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誅崔杼故詳錄之。

〔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無己巳七月之十三日也杜云重丘齊地大事表云今東昌府聊城縣東北跨在平縣界有古重丘爲諸侯盟會處彙纂云濟南府德州亦有重丘城或云會盟處以經文考之公會諸侯于夷儀同盟于重丘夷儀爲今

北直順德府地去東昌爲近自夷儀涉齊竟當在聊城水經注河水篇又東遷重丘縣故城西春秋襄二十五年秋同盟重丘應劭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丘鄉故城也按安德在今之陵縣恐非其地漢志平原郡有重丘縣爲今之濰化則更遠矣方輿紀要重丘城在東昌府東南五十里跨在平縣界襄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是也又重丘城在濟南府陵縣北五十里按以前說爲是後說則水經所次也○注會盟至錄之○舊疏云正以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舉盟以爲重不言會于某今會盟並舉故解之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以下于葵丘之下注云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也昭十三年平丘之下注云不舉重者起諸侯討棄疾故詳錄之與此同通義云會盟一事不舉重者以異地也重言諸侯者間有異事與祝阿同例據左傳是會晉本合諸侯伐齊以報二十三年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且賂晉侯許之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遂受亂賂黨弑君之賊中國之大恥公與有惡焉春秋不言伐齊所以深爲內諱而存中國也重丘之盟禮之會其迹正同於彼自言之於此諱所謂遠世近世異辭解詁箋云諸侯不誅崔杼故重錄之日者偏刺諸侯之不討賊也按孔氏所據左氏說不得以駁何氏欲誅崔杼何氏或別有據蓋誅不成故書日以刺之也

公至自會

### 衛侯入于陳儀

陳儀者何。衛之邑也。〔疏〕

大事表云。杜注。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愍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邑。又定九年。齊伐晉夷儀為衛討也。則又為晉地。蓋實衛之邊邑。與齊晉皆連隸。今直隸順

德府西南四十里。有夷儀城。

曷為不言入于衛。〔注〕据與鄭突入櫟同。〔疏〕

注据與至櫟同。即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傳櫟者何。鄭之邑也。曷為

不言鄭。注据齊陽生立陳乞家言入于齊。今此亦据陽生事為難。故云据與彼同也。陽生事見哀六年。

諛君以弑也。〔注〕以先言入。后言弑也。時衛侯為剽

所篡逐。不能以義自復。詐願居是邑為剽臣。然后候間伺便。使甯喜弑之。君子恥其所為。故就為

臣以諛君惡之。未得國言入者。起詐篡從此始。〔疏〕

釋文作以殺音試。注同。後年放此。○注以先至弑也。○鄂本后作後。下及疏並同。先言入。謂此。後言弑。謂下二十六

年。衛甯喜弑其君。剽是也。○注時衛至惡之。○衛侯見篡逐事。見上十四年。詐願居是邑為剽臣。何蓋以時情事言之也。伺使候問。使甯喜弑之者。即下二十六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即使甯喜弑剽事也。繁露隨本消息云。衛衍據陳儀而為諛。林父據戚而以畔。下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故書入。以惡之。說文言部。諛。詐也。文三年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諛也。漢書息夫躬傳。虛造詐諛之策。○注未得至此始。○舊疏云。欲言小白陽生之屬得國。乃言入。通義云。衍在陳儀。劇噴在戚。其未得衛甚明。而傳輒以不言入于衛為難者。蓋以衍與劇噴皆有君衛之道。雖偏安一邑。春秋皆得入于衛言之。何則。四境之內。尺土莫非衛也。昭公之在鄆。猶在魯也。敬王之居狄泉。敬王有周子朝不得有周也。是故以戚與陳儀舉者。即不與使有衛之辭也。

若術者有國不能自保。去國不能自復。而謀爲讓於逐我者之子。甚足賤惡。故從出入有惡之例。使與叛臣入邑者同文也。何以不名。其奔名其歸名。則於此可省文。因別見罪輕于朔矣。義或然也。

###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 鄭公孫嚙帥師伐陳〔疏〕

舊疏云。公孫嚙云云。亦有本作公孫萬字者。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本作公孫蠶。口旁後加舊疏云云。何焯云。萬當蠶字誤。按國監。毛本皆脫此疏。左氏穀梁作公孫夏。夏與蠶

音義俱遠。定有一譌也。

###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疏〕

釋文。謁。左氏作過。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唐謁作過。云亦有一本作謁字者。作過則于左氏合。而陸氏乃區別之。義疏所據之本。

往往勝於釋文。公羊疏非唐人所爲也。按謁過皆易聲。俱無不可。不必疏本即勝於陸本。詩大雅文王云。無過爾躬。釋文。過。或作謁。易大有象云。君子以過惡揚善。釋文。過。徐又音謁。是音義同也。繁露隨本消息云。吳在其南。而二言入。謂此及二十九年闞弒吳子餘祭也。彼殺當作弒。

### 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

而卒也〔注〕以先言門。後言于巢。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殺之。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使若吳爲自死文。所以彊守禦也。書伐者。明持兵入門。

乃得殺之〔疏〕

傳言入巢之門而卒也。以解入門乎巢而卒也。○注以先至于巢。○舊疏云。正以先入其門。巢人乃殺。故言門于巢卒。○注吳子至禦也。○穀梁傳曰。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

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劍。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何義與彼同。左傳云。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杜云。攻巢門也。以為吳子攻巢。巢牛臣所殺。與此少異。穀梁疏引舊解。巢。楚竟上之小國。有表裏之援。故先攻之。然後楚可得伐。以為楚邑。非也。徐邈亦云。巢。偃姓之國是也。按何氏責吳不假塗。蓋亦以巢為國。易繫辭傳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春秋彌守禦。猶此義也。○注書伐至殺之。○周禮朝士職。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鄭司農云。謂盜賊。擊鞞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家。室宅廬舍。上人車。引欲犯法者。其時櫜殺之無罪。惠氏士奇周禮說云。軍。謂持兵者也。明持兵者可格殺之。勿論也。漢書霍遂傳。渤海盜賊起。遂移書屬縣。請持鉏鉤器者皆良民。持兵者乃盜賊。則漢律亦不持兵者不為盜也。按今律。夜無故入人家內。主家登時殺死者。勿論。唐律亦然。疏議答曰。律開聽殺之文。本防侵犯之輩。設令舊知姦穢。終是法所不容。但夜入人家。理或難辨。縱令知犯。亦為罪人。若其殺即加罪。便恐長其侵暴。登時許殺。理用事疑。故此與巢得殺也。

吳子謁何以名〔注〕

諸侯伐人不名〔疏〕

注據諸至不名。○穀梁傳曰。諸侯不生名。疏重發傳者。與失國生名異故也。

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

名卒間無事。知以傷辜死。還就張本文伐名。知傷而反。卒繫巢。知未還至舍。巢不坐殺。復見辜者。

辜內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

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反未誤倒。上七年傳。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通義云。與鄭伯髡原同義。舊疏。

云。彼是臣傷其君。此異國。故復發之。○注以名至伐名。○舊疏伐名。屬下讀。惠棟云。伐名二字。屬上句。蓋名于伐而不名于卒。故謂知以傷卒死爲伐名。張本疏云。伐名知傷而反卒。誤讀。按穀梁傳云。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其以伐楚卒。穀梁無保辜義。亦以經名卒間無事。故如此解。○注知傷至至舍。○舊疏云。名者。卒爵之稱。今于伐已名。知其見傷而反。其卒仍擊巢。故知被傷反。未至於舍止之處而卒也。○注巢不至論之。○巢不坐殺。卽上注云。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也。後見辜者。對上七年言之。故言復也。辜內云云者。舊疏云。正以過國假塗。賓客之謙謹。重門設守。主人之恒備。今吳人無禮。凌暴某國。若不與殺。開已。按此卽穀梁之非巢不飾城而請罪義也。然巢君無坐殺傷理。殺吳子者。亦非巢君。舊疏誤。

##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注〕甯喜爲衛侯衍弑剽。不舉衍弑剽

者。諛成于喜。〔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辛卯。月之八日。史記世家。剽作秋。繁露隨本消息云。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謂此及上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也。殺亦弑之誤。彼下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注甯喜至于

喜。○甯喜爲衍弑剽事。見下二十七年傳。舊疏云。喜若爲衍弑剽。春秋舉重。宜書衍弑。今書喜者。正由諛成于喜故也。是以下二十七年傳。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是諛成于喜文也。按左傳。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世家謂虜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如晉。晉爲伐衛。誘與盟。衛虜公會晉平公。平公執虜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與公羊左氏義皆不合。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注〕衍盜國林父未君事衍言叛者林父本逐衍衍入故叛衍得誅

之猶定公得誅季氏故正之云爾〔疏〕

注衍盜至誅之○舊疏云正以凡言叛者臣盜土之辭故如此解林父逐衍者在十四年左傳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

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衍出奔已絕故復入為盜國下齊衛侯衍名是也○注猶定至云爾○舊疏云昔林父逐衍衍得誅之季氏不逐定公而定公得誅季氏者正以昭公是父子一體榮辱同之季氏逐昭公故與定公得誅之也知如此者正以定元年實霜殺蕞何氏云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蕞殺者少類為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為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是也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疏〕

包氏愷言云二月又有甲午月之十一日

此諼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注〕据齊陽生至陳乞家時書入于齊不書復歸復歸者

入無惡文〔疏〕

注据齊至復歸○即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傳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大夫不得已皆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是也彼書入故据以難○注復歸至惡文○桓十五年傳復歸者出惡歸無

惡是也

惡剽也〔注〕主惡剽衛侯入無惡則剽惡明矣〔疏〕

注主惡至明矣○正以剽篡不見故於衛侯之入不書入見之非與衍主惡剽也

曷為惡剽〔注〕据齊陽生不書歸惡舍〔疏〕

注据齊至惡舍○哀六年傳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

欲立之。則臣請立之。下又曰。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明舍立不正。嫌陽生之篡。無罪。宜書復歸惡舍。故據以難。

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注〕凡篡立

皆緣親親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未有說。喜由此得成。諛禍。故惡以爲戒也。篡

重不書。反惡此者。因重不得書。故得惡輕。亦欲以見重。〔疏〕

注凡篡至戒也。○舊疏云。正以有繼及之道。故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若以昭穆言之。遠於公

子。故曰尤非其次也。昭穆既遠。又無賢德。是以衛人未有說之者。按衛世家云。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爲殤公。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以服屬至近推之。亦當成公之孫。故尤非其次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未嘗作未。隸書未末二字。溷蒼頡廟碑。以化未造。未造卽未造也。是其證。說當讀如本字。乃言說之說。非喜說之說也。未無也。未有說也。謂無說也。蓋使剽以次當立。則其立於是也。尤爲有說。乃剽則公孫也。於昭穆遠矣。故曰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俞義亦通。○注篡重至見重。○卽謂不書剽

立義也。重不得書義具見下傳。

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注〕據衛人立晉。〔疏〕

注據衛人立晉。○見隱四年。通義云。據晉繼弒而立。剽逐君而立。其

事異。知非蒙託始書文。故問其義。

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注〕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

無惡。則衛侯惡明矣。日者起甯氏復納之。故出入同文也。甯喜弑君。而衛侯歸。則甯氏納之明矣。以歸出奔俱日。知出納之者同。衛侯歸而孫氏叛。孫氏本與甯氏共逐之。亦可知也。名者起盜國。

盜國明則復歸為惡剽出見矣〔疏〕

注欲起至明矣。○正以衛侯失衆出奔，故惡之。書名見絕也。通義云：春秋之於衛，剽兩無所與，故曰衛侯入于陳儀。又正甯喜之弑，而衍之失德見。曰衛

侯衍復歸于衛，又正孫林父之叛，而剽之竊國亦見。古者貴戚之卿，君有大故，反復諫而不聽，則易位。向使孫甯之謀，果以義勸，為社稷之大計，則次當立。又有令德君子，且醇乎惡，衍亦明於惡剽之說，則為臣者，敵明於惡衍之說，則為君者，懼范武子曰：衍實與弑，故錄日以見之。書日所以知其與弑者，言辛卯弑君，甲午便歸，是待弑而入，故得速也。○注日者至知之。○上十四年，書己未，衛侯衍出奔，注日者為孫氏甯氏所逐，甯氏復納之，出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此亦日是出入同文明相起也。春秋之例，歸與復歸例時，此出納日，故解之。甯喜弑而衛侯歸，衛侯歸而孫氏叛，亦出納皆由甯孫，則與出不與納明矣。○注名者至見矣。○正以諸侯不生名，書名皆絕。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傳何以名絕。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不得書葬，與盜國同義，失衆出奔，合絕土地非所有，今復入据，故坐以盜國罪也。書名盜國已明，更書復歸見無惡，知非為惡剽出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疏〕

通義云：獨鄭見名氏者，起本當言晉趙武也。左曰趙武不書，尊公也。此著明大夫不敵君之義也。晉之貴卿，猶不得敵公，則良

霄不嫌矣。左傳本有作晉侯者，左傳校勘記，宋本，宋殘本，瀆縣本，岳本，足利本，侯作人，不誤。石經此處剝缺，今依訂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疏〕

穀梁作世子座，同音假借也。呂覽長見篇，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畢氏沉曰：座舊作痤，與魏策同。

據御覽四百四十四。又六百三十二。兩引皆作座。與史記商君傳台。今從之。○注。淫有至書葬。○春秋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及枉殺世子者。皆不書葬。以明其合絕。是以申生無罪。不書獻公之葬。至昭十一年。經云。葬宋平公者。正以淫有罪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宋公殺其世子。下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似不以淫有罪。蓋淫罪克。故其罪尙微。故不去世子也。舊疏又云。鄭伯克段于鄆。有惡逆去弟。淫。今若有罪。仍言世子者。正以段有當國之罪重。故如其意。貶去其弟。仍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惡逆。今淫罪微。不足去世子。但是合罪之科。故得存其葬矣。然則淫罪微。平公殺之已甚。故董生如彼云也。

### 晉人執衛甯喜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注〕據甯喜弑君者。稱人而執。非伯討。〔疏〕

注據甯至伯討。○正以僞

四年傳云。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甯喜弑君賊。合執。今晉稱人。故據以難。

不以其罪執之也。〔注〕明不得以爲功。當坐執人。〔疏〕

通義

云。孫林父以威叛如晉。晉黨於孫氏。而爲之執喜。故曰不以其罪。○注。明不至執人。○正以執不當罪。故坐專執也。此與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文同義異。甯喜夏徵舒皆弑君賊。法所必討。執之皆不合稱人。晉執甯喜不以罪。則不與其執楚。則實與文不與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疏〕

包氏僉言云。八月。齊壬午。月之二日。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疏〕

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昭卒之二年。與陳蔡伐鄭而大克。經傳皆無大克文。董生蓋以意言也。

葬許靈公。

# 公羊義疏六十

襄二十七年  
盡三十一年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鄭良霄、許人、曹人于

宋〔疏〕

左氏穀梁孔瑗作孔奐。奐瑗聲相近。繁露隨本消息云。其明年楚屈建會諸夏而張中國。謂伐鄭之明年也。彼下云。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鱣出奔晉〔疏〕

穀梁鱣作專。省文也。鱣字子鮮。當作專。爲正。左氏昭二十年傳。乃見鱣。設諸焉。此二十九年傳云。於是使專諸刺僚。

史記吳世家。伍子胥傳。刺客傳。漢書古今人表。吳越春秋。新書淮離篇。鹽鐵論勇篇。並作專諸。

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鱣曷爲出奔晉〔注〕

注據與射姑同。〔疏〕

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狐射姑出奔狄。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注。據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此非同姓。恐見及。此據與彼同也。

爲殺甯喜出奔也。曷爲爲

殺甯喜出奔〔注〕据非同姓〔疏〕

注据非同姓○承上注据與射姑同問也

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

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注〕黜猶出逐

〔疏〕

衛世家云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數侍公飲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又怒公之警管三百乃歌之以怒孫文子報獻公文子遂攻出獻公是甯

殖雖怨獻公而攻出獻公則孫氏也○注黜猶出逐○廣雅釋詁黜去也國語周語王黜翟后注黜廢也說文黑部黜貶下也是年左傳何以黜朱於朝注黜退也

我卽死〔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卽作則按卽猶

若也莊三十二年傳寡人卽不起此病言若不起此病也僖三十三年傳爾卽死言爾若死也漢書西南夷傳注卽猶若也是也卽則亦通王莽傳則時成創注則時卽時是也

女能固納公乎〔注〕

固猶必也喜者殖子殖本與孫氏共立剽而孫氏獨得其權故有此言〔疏〕

注固猶必也○國策秦策王固不能高注固必

也又齊策固不求生也注固必也呂覽本味固不獨又任數云其說固不行高注皆云固猶必也左傳桓五年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亦謂必將先奔也○注喜者至此言○衛世家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殖與孫氏共立剽也彼又云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又云甯喜與孫林父爭權明孫氏獨得其權故甯與爭也

喜曰諾〔疏〕

上二十年左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

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是年左傳又曰右宰穀曰得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

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

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作子苟欲納我。諸本脫欲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鄆泮官書本。春秋集傳釋義。皆作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注〕盟者欲堅固。

喜意。〔疏〕二十六年左傳。子鮮不獲命於敬嬖。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喜曰。無所用盟。〔注〕時喜見

獻公多詐。欲使公子鱒保之。故辭不肯盟。曰。臣納君義也。無用爲盟矣。〔疏〕經傳釋詞云。所語助也。無所用盟。無用爲盟也。

昭二十五年傳。君無所辱大禮。言君無辱大禮也。禮記檀弓。君無所辱命。成二年左傳。君無所辱命。義皆同。○注時喜至盟矣。○左傳又云。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嬖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明獻公多詐也。辭曰。臣納君義也。云云。蓋何氏以意言之。

請使公子鱒約之。〔注〕喜素信鱒。以爲鱒能保獻公。〔疏〕注喜素至獻公。○左傳又云。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

獻公謂公子鱒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

公子鱒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疏〕即左傳所謂使子鮮爲復也。公子鱒辭曰。夫負羈繫。

〔注〕繫。馬絆也。○釋文羈繫。本又作羈。成二年左傳。韓厥執繫馬前。注繫。馬絆也。廣雅釋器。繫。絆也。莊子釋文引三蒼云。繫。絆也。詩小雅。白駒。繫之維之。傳。繫。絆也。周頌。有客。言授之。



繁箋、繁、絆也。說文馬部：馬，絆馬，从馬，口其足，引左傳：韓厥執馵馬前，或从糸，執聲。作繁，莊子馬蹄云：連之以羈馬，釋文：馵，司馬向。崔本並作纈。崔云：絆前兩足也。羈者，廣雅云：羈，勒也。說文：羈，馬絡頭也。或作羈，經傳省作羈。釋名：釋車：羈，檢也。所以檢持制之也。

執鈇鑽〔疏〕

史記范雎傳：臣之胸不足當樞實，而要不足以待斧鉞。斧鉞即鈇。樞實即鑽。彼注云：樞，莖也。實，莖刀也。分爲二，失之。禮記中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王制：賜鈇鉞然後殺。鈇者有刃之物，鑽則所以藉者也。周

禮困人職，射則充樞實。杜子春讀爲齊人鈇樞之樞，困人所習，故使充之。言困人養馬，以鈇斫芻，乃其職也。漢掌畜官斫莖，即此。爾雅釋器：樞謂之棧。孫炎曰：樞，斫木質也。詩大雅公劉箋：鍛石所以爲鍛質。蓋質也。樞也。鑽也。一物也。其質或以石，或以金，或以木。詩箋云：質以石爲之，後世之砧，卽其遺制。故爾雅釋文：樞，木或作砧。謝惠連詩：欄高砧響發，擗衣所用。古詩：蓋砧今何在，是也。或作鑽，說文：柱下石是也。爾雅之樞，當以木爲之。詩殷武：方斲是虔。箋引雅訓解之云：正斲于樞上，是也。若鈇鑽連稱者，當以金爲之。史記張蒼傳：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注：質，樞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質，皆是。蓋凡藉物者皆可得質名爲取其體堅固，乃克受斧斤之施，故引申之。雖木鈇柱足皆得此名也。玉篇：鈇，鐵砧也。從君東西南北，則

是臣僕庶孽之事也。〔注〕僕從者庶孽眾賤子猶樹之有孽生。〔疏〕

注僕從者○廣雅釋詁僕使也詩小雅正

月井其臣僕。箋：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孽第十。賈子服疑：僕亦臣禮也。文選注引廣雅云：僕，謂附著於人。○注庶孽至孽生。○說文：子部，孽，庶子也。漢書吳王濞傳：故庶子悼惠王。注：孽亦庶也。史記呂不韋傳：子楚秦諸孫孽。索隱：非嫡正之子曰孽。漢書賈誼傳：庶人孽妾。注：孽庶賤者。禮記玉藻：公子曰臣孽。注：孽當爲拏，聲之誤。拏卽藥。廣雅釋詁：孽，餘也。後漢書虞延傳：孽伐木更生者也。書盤庚：若顛木之有由孽是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

庶孽之所敢與也。〔注〕縛見獻公多詐不敢保。〔疏〕

注縛見至敢保○上二十六年左傳子鮮對欽似曰君無信臣懼不免又右宰穀曰我請使焉

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己，死無日矣。亦謂其多詐不可保也。故又曰：子鮮在何益。

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

氏，凡在爾。〔注〕欲以此語迫從，令必約之。〔疏〕

校勘記云：非甯氏與孫氏，唐石經原刻下有也字，後磨改重刻刪去，故次行九字。按紹熙本亦無也字，此

獻公激之辭也。

公子鱣不得已而與之約。〔疏〕

通義云：左氏述其約言曰：荷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已約歸至，殺甯喜。

〔注〕獻公歸至國，背約殺甯喜。〔疏〕

左傳：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

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是獻公但恐不克爾，其患之時已背約矣。故何氏云：然通義云：殺甯喜不以討賊之辭者，獻公之大夫與里克同義。

公子鱣挈其妻子而去

之。〔注〕慙恚不能保獻公。〔疏〕

注：慙恚至獻公。○說文：心部，慙，愧也。又，恚，恨也。玉篇：恨，怒也。左傳曰：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

鱣實使之，遂出奔晉。通義云：既愧負甯氏，又以獻公淫刑無信見幾而去。

將濟于河，攜其妻子。〔注〕

攜，猶提也。〔疏〕

校勘記云：攜，鄂本闕。監本同。唐石經攜作

攜。毛本作挈。注同。係臆改。按紹熙本亦作攜。○注：攜，猶提也。○廣雅釋詁云：攜，提也。淮南覽冥訓：相攜于道。注：攜，引也。說文：手部，攜，提也。

而與之盟。〔注〕恐乘舟有風波之害。

己意不得展，故將濟豫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注〕昧，割也。時

割雉以爲盟。猶曰視彼割雉。負此盟則如彼矣。傳極道此者。見獻公無信。刺縛兄爲彊臣所逐。既不能救。又移心事剽。皆爲姦約。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爲大惡。而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不爲君漏言者。卽漏言當坐殺大夫。不得以正葬。正葬。明喜有罪。

〔疏〕

左傳。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水門。不鄉衛國而坐。注。怨之深也。穀梁傳。專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約邯鄲。終身不言衛。○注。昧割也。○釋文。昧。舊音劓。亡粉反。一音未。又音蔑。割也。按。昧無割義。釋文音劓。當作昧。从未得聲。末勿同音。荀子。疆國云。是猶欲盡而劓頸也。一切經音義。劓。古文殤。同音義。又引字略。斷首曰劓。劓。割也。今人猶謂自劓爲自抹。蓋卽劓也。亦作物。方言。物。離也。吳越曰物。陸音亡粉反。不知昧有劓義。不必有劓音也。又音未。未當作末。又音蔑。二音皆是也。集韻。引字林。抹。撥滅也。莊十二年傳。側首曰撥。抹。昧同音。亦得有割義。○注。時割至彼矣。○戰國策。齊策云。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後世有相攻者如此。說苑。奉使篇。齊魯之先君。相與割羊而約曰。後世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舉者。此皆與此同。是盟也。而兼詛矣。隱十一年左傳。鄭伯使卒出。緘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又詩。小雅。巷伯。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三物。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蓋詛性不定。惟便所宜。孔疏謂詛用一牲。故此用雉也。○注。傳極至大忠。○正以獻公出奔。終爲甯納。知縛不能救也。移心事剽。皆爲姦約。未知何指。甯氏得跟二君。殺不爲過。特獻非殺甯之人。故爲小負。縛棄絕大倫。輕守小信。春秋所不與也。新語十一云。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近。故春秋齊衛侯之弟。縛出奔晉。齊縛絕骨肉之親。棄大夫之信。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饑。織屨而食。不明之效也。而穀梁傳謂專之去合乎春秋。彼注引何君廢疾云。甯喜本

弑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鄭釋之曰。甯喜雖弑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爾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子已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爲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紂。孔子以爲三仁。專之去衛。其心若此。合于春秋。不亦宜乎。劉氏逢祿難曰。甯喜之殺。不去大夫。與里克同文。惡獻公之盜國。非惡其背約也。專於獻之未出。既不能維持其君臣。及其入也。又與喜約。共弑劉。至喜執殺。乃徒執其輕經之信。以暴君兄之過。經齊出奔。以爲是喜之黨而已矣。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穀梁子亦云。盟詛不及三王。春秋繼三王而撥亂。豈其重盟約乎。既云專爲喜黨。又以微子去紂例之。擬不於倫。莫此爲甚。○注不爲至有罪。○文六年傳。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君漏言。當坐殺無罪大夫。故去葬。而晉襄齊葬者。以殺在葬後故也。此獻公書葬。明甯喜非無罪見殺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巳月之六日。

曷爲再言豹。〔注〕

据盟于首戴不再出公。〔疏〕注据盟至出公。○舊疏云。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是也。

殆諸侯也。〔注〕殆。危也。危諸侯。故再出豹。懼錄之。〔疏〕

注殆危也。○禮記大學。亦曰殆哉。注殆危也。論語爲政。多見闕殆。包曰。殆危也。說文夕部。

也。曷爲殆諸侯。〔注〕据首戴不殆。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

〔注〕衛侯行不信。而使惡臣石惡來。故深爲諸侯危。懼其將負約爲禍原。先見此者。行負鱗殺。

喜得書葬。嫌於義絕。可欲起其小負。會盟再出。不舉重者。方再出豹也。石惡惡者。下出奔是也。

〔疏〕

左傳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往。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是石惡爲甯喜黨與。故曰惡人之徒也。繁露隨本消息云。石惡之徒。聚而成羣。則不止石惡一人。劉氏解詁云。何以殆諸侯。自是晉弱楚強。諸侯奔走夷狄也。日者。惡楚詐也。惡人之徒。如蔡公孫歸姓。陳孔瑗。鄭良霄皆叛臣。非止石惡也。○注衛侯至禍原。○通義云。殆者。不信之辭。獻公無信。又使其惡臣甯喜之黨來良霄。孔瑗。後亦皆弑君者。而諸侯之大夫。雜夷楚之使。相與結盟。反覆無信。故爲內危錄之。而再言豹也。義較備足。○注先見至小負。○獻公書葬。見下二十九年。再書豹殆諸侯。以起獻公小負故也。○注會盟至豹也。○卽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舉盟以爲重。不言會于某。今此會盟並舉。以再書豹故也。解詁箋云。豹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曰諸侯之大夫。先自而後凡也。會盟再出。不舉重者。殆諸侯也。通義云。會盟一地。不舉重者。此楚與中國爭伯之始。亦危錄之意。亦通。○注石惡至是也。○卽下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是也。出奔故知爲甯也。黨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后闈殺吳子餘祭。蔡世子般弑其君。莒人弑其君

之應。〔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乙亥朔。据厥爲十一月。左氏傳作十一月。是也。傳云。辰在申。司厥過也。再失闈矣。此則左氏之誤。闈在前年。故此年申戌之月。皆乙亥朔。若如左氏刪去前闈。則爲未酉月之朔。非辰在申也。姚秦時。姜爰作三紀甲子。厥亦謂考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爲再失闈。譏傳爲遠謬。長厥曲附左氏。而於此年十一月後。頓置兩闈。更爲無稽。竊意古厥經歲皆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小餘成日。至四年而增爲六十六者。爲閏年。二十六年。小餘已成日。

至二十七年小餘不滿日。法九月朔爲乙亥，不應三月類。十一月仍爲乙亥，故傳以爲再失閏。所謂閏者，卽新法之閏年。別於整年而言也。三統誤會傳文，而以魯歷爲失閏月于前，故以傳之十一月爲九月耳。卽謂時歷失閏，則此年之十一月爲十二月。如經所書，不得係乙亥朔爲十一月。既係十一月，是傳已增閏於前，以正時歷之失。杜氏又胡緣於左氏所增之外，更增一閏乎。又按律歷志劉歆說云：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節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歷以爲在建戌。史書建亥，又曰：襄公二十七年，距辛亥百九歲。九月乙亥朔，是建申之月也。魯史書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言時實行以爲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於天也。劉以傳作十一月，故云司歷以爲在建戌。經作十二月，故云史書建亥。辛亥，僖公五年，爲孟統五十三章首，故曰距辛亥百九歲也。○注是後至之應。○卽下二十九年，闕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是也。鄂本后作後，紹熙本同。當據正。校勘記云：釋文闕殺，下音弒。此二弒字，亦當作殺音試。因上有釋文，故作殺。此無釋文，故作弒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禮義將大絕滅之象也。時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蔡侯通於世子之妻，莒不早立嗣，後闕弒吳子，蔡世子般弒其君，莒人亦弒其君，而庶子爭，劉向以爲自二十年至此歲八年閒，日食七作，禍亂將重起。故天仍見戒也。後齊崔杼弒君，宋殺世子，北燕伯出奔，鄭大夫自外入而篡位，指略如董仲舒。

##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注〕豹羯爲政之所致〔疏〕

成元年無冰注云，尙書曰，舒恆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溫，倒賞也。此與彼同。○注豹羯至所致。○舊疏

云，偏指豹羯者，正以數年以來，專見豹羯之事，明是時豹羯用事也。卽上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二十四年，叔孫豹如晉。仲孫羯侵齊。二十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以下于宋。下文秋，仲孫羯如晉。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以下城杞之屬是也。按成元年指季孫行父專權所致。此時不見季孫用事，故斥叔仲也。五行志中之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劉向以爲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鄙，被兵十餘年，因之以饑饉，百姓怨望，臣下心離，公懼而弛緩，不敢行誅罰，楚有夷狄行，公有從

楚心不明善惡之應。董仲舒指略同。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與年。

夏。衛石惡出奔晉。〔疏〕  
通義云。甯喜之黨。

邾婁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注〕公方久如楚。先是豫賦于民之所致。〔疏〕  
注公方至所致。校勘記云。鄂本久作欲。此誤。舊疏云。卽下十一月公如楚。二十九

年夏五月公至自楚。是也。按如疏義。似舊疏本作久也。五行志中之上。二十八年大雩。先是比年晉使荀吳。齊使慶封來聘。是夏邾子來朝。襄有炕陽自大之應。與何義微別。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注〕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疏〕  
注如楚至狄也。卽此及昭七年三月公如楚是也。論語八佾云。夷狄之有君。不如

諸夏之亡也。故危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注〕靈王〔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有甲寅月之二十六日

乙未楚子昭卒〔注〕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葬以閏數卒不書閏者正取其月

明基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疏〕

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昭卒之二年陳蔡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建會諸侯而張中國卒之明年諸

夏之君朝于楚楚子卷繼之四年而卒其國不爲侵奪而顯隆盛強大中國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赴愬而乘之兵四五出常以衆擊少以專擊散義之盡也先卒四五年中國內乖齊晉魯衛之兵分守大國襲小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吳在其南而二君弑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慶封劫君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羣衛衍據陳儀而爲諷林父據戚而以畔宋公殺其世子魯大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何氏無與楚子昭義蓋嚴顏之異也○注乙未至月也○通義云閏者積月之餘日而附於前月故不更繫月與壬申同例經義述聞云謹按杜氏春秋長麻明年閏八月則是年不當有閏月且長麻是年十二月甲寅爲十二月十七日明年二月癸卯爲二月七日若十二月後有閏月則癸卯當在明年正月不得在二月矣何說非也乙未當爲己未甲寅爲二月十七日則己未當爲二十二日己與乙字形相似故已誤作乙左氏經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羊穀梁並作乙未乙亦己之誤也按杜氏之麻不可通於何氏若皆改經遷就則無不可通之書矣○注葬以至數閏○釋文葬作期云本又作葬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注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大功以下以月計則數閏故葬亦數月亦計閏也其卒不書閏者三年閏云至親以期斷故取葬也葬三年皆以年計故不數閏也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卒在閏者閏爲前月之餘即繼前月計之非此不數也通典禮云晉簡文帝崩再周



而遇閏。博士謝攸、孔彙議。按左氏春秋經。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其閒相去四十二日。是則乙未閏月之日也。經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文。其不曰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證。又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則祥除應在閏月。尚書左丞劉遵議。喪紀之制。歲數者沒閏。而三年之喪。閏在始末者。用舍之論。時有不同。惟當本乎閏之所繫。可以明折衷。經傳具四時。以編年。一時無事。經書首月。及其有事。隨月而載。初不書閏者。以閏附正月。不應時見也。唯魯文六年。書閏月。不告朔。指見告朔之餘無事也。又文公元年。閏三月後。故傳曰。於是閏三月。欲審所附。此明證。設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應用來年三月。既合喪期大數。得周忌定日。何休亦以爲然。朝論同之不嫌。原其所由。在乎閏附前月。而不屬後故也。始喪在閏月。以附前。祥除遇之。豈得屬後。立閏有定所。而施用有彼此。求之理例。殊不經通。且喪宜從重。不貳之道。祥用遠日。禮之正典。愚謂周忌。故當七月二十八日。大祥應用閏月晦。既得周忌之正。不失遠日之義。禮之遠日。誠非出月遇閏而然。蓋隨時之變耳。劉遵用閏月祥。散騎常侍鄭襲議云。中宗肅宗。皆以閏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尙爾。閏附七月。用之何疑。苟司徒亦以閏薨。苟家祥亦用閏之後月。諸苟名德相繼。習於禮學。故號爲名宗。議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羊穀梁。今按周官左氏傳所書。自是閏月中事。閏月長三十日。三十日中。何得無事。不明閏月非附月之理也。議者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遇閏之年。便二十六月。三年之喪。不應以閏爲月。議者稱禮傳終身之哀。忌日之謂。不惟周年子卯之謂。代不用子卯。閏月及大月三十日亡。至於無閏之年。及與小盡。都是無忌。所以古人用子卯也。簡文皇帝七月二十八日崩。己未之日。今年己未。在閏月十日。時不用子卯。而用二十八日。久矣。若己未在他月。今者不能變改。閏附七月。己未。在閏。今者用閏。蓋遠日之情也。吏部郎中劉耽議。以爲喪禮之制。周年沒閏者。議者以閏非正月。故略而不數。是以邱明謂之閏三月。公羊則曰。天無是月。由此言之。閏無定所。隨節而立。其名稱則在上月。是以卒于閏者。則以所附之月爲周。至於祥變。理不得異。豈有始喪則附之於前。祥變則別之於後。以例推之。情所未安。且夫禮雖制情。亦復因情制禮。若情因事伸。則古人順而不奪。是以每於祥葬。咸用遠日。斯所以卽順人情。因可伸之。愚故數年。則沒閏喪禮所不嫌。附於前月。春秋之明義。愚謂國祥用閏月晦。既合經傳附前之義。又得遠日伸情之旨。且喪宜從重。古今所同。詳

尋禮例。謂此爲允。太常丞殷合議。謂忌不可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尙遠日也。謂宜以七月二十八日爲忌。閏月晦而祥。尙書石丞戴謚議。尋博士所上祥事。是專用吳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氏注。及禮之遠日也。禮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十五月而畢。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此喪服之大數。周月之正文也。又云。喪以月者數閏。以歲者不數閏。是爲有閏。則十四月而祥。二十六月而除。不用喪月之常數。所以重周忌之正也。夫練祥之節。喪禮之大。終身之哀。忌日之謂。喪中遇閏。禮不可略。周忌之月。不可以移。故緣情以立制。變文而示義也。至閏在喪表。三年之限已全。周忌之正已得。何故於此。又復延月耶。議者據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以明閏非月數。皆應屬前之證。按推考分度。隨以置閏。閏月之所在。年中無常。要當有繫。以明其所在。三月後謂之閏三月。非三月也。天無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在無常也。穀梁亦云。積分以成月。經傳之文。先儒舊說。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別月數。而以六十日爲一月也。三年之喪。禮之所重。其爲節文。不專一制。亡在於閏。喪者之變。祥除之事。無復本月。應有所附。以正所周。閏在三月後。附在三月。喪紀無違。順序有節。合三傳三禮意也。若閏非月數。皆屬以前。功服葬月。何以數之。於葬則數。於祥則否。用舍二義未安也。凶事遠日。言月中之遠爾。若遷一月。當是遠月。豈遠日之義耶。卜葬之遠。不出於月。卜祥之遠。而乃包閏。卜同遠異。復非所宜也。按何休云。閏死者數閏。以正周月。非死月不得數。大較。羸同。但其年無閏。而以乙未爲閏之日。考較經傳。未之詳耳。商探尋便爲正義。不亦謬乎。閏在喪中。略而不計。祥除值閏。外而不取。重周忌也。閏亡無正。推以附前。喪期不闕。順序不悖。合禮變也。按此議極爲平允。宋齊禮志。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已變。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同月爲議。而閏亡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義。故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永革。節候亦舛。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爲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期之義。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人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尙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爲忌。此必不然。則閏亡可知也。是也。通典又引鄭襲難范甯曰。以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爲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閏益月耳。非正月也。非正月。則吉凶大事。

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數。以閏月死。既不數之。禮。十二月小祥。二十五日大祥。自當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所謂忌日者。死者之日月耳。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日邪。當以後歲閏月五日爲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難者曰。忌日之感。終身之恩。不離一日。今須後閏。則三年之忌。不亦遠乎。傳稱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爲甲子乙卯。誠如是。自宜以日辰爲忌。遇之而感耳。御史中丞譙王臣恬議。夫閏非正數。故附前月爲稱。至於月也。豈得爲一。以宿度論之。閏所附月盡之夕。甯猶見乎。又閏之初。豈不始魄。以茲言之。可不謂兩月耶。天無是月。正數耳。非無此月也。若用閏祥。則虧二十五日之大斷。失周忌之正典。出於祥月。非卜遠日之謂。正周而除於禮爲允。會稽內史郗愔書云。省別書并諸議具三禮證據。誠所未詳。恐祥忌異月。於理不安。十三月祥。二十五日畢。明文煥然。而閏在周內。合而不數者。則閏正月遭艱。便當以十二月祥。於時則未及周年。於忌則時尙平吉。若由天無是月。故略而不計。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具如足下所論。若云情重。則宜包。情輕。則宜數。是爲制之由情。而非本於麻數。苟本乎麻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重。而舍閏宜一。且齊衰之制。遇閏而包。降爲大功。則數而除。天性攸同。而包數異制。以月爲斷者。數閏以年爲斷者。除閏。推此而言。則除數所由。蓋以所遇爲分斷。非本情之所以。以後月爲周者。故是上之所論。以吉爲忌。於理不通。故耳。云閏在周後者。將非其喻。至於凶事尙遠。蓋施於卜日。祥葬制無定期。故不得卽申物情。務從其遠。若理例坦然。豈得不循成制。以過限爲重。或謂閏者。蓋年中餘分。故宜計其正限。以補不足。今再周無閏。則不補小月之限。閏在周後。便欲以六十日爲一月者。當以既已過閏。便宜在盡其月節。故也。月節之難。足下釋之。且節必在閏月之中。則合月從節。卽復進退致闕。尙齊僕射謝安等參詳。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日而畢。禮之明文。祥除必正。周月。請依禮用七月晦。至尊釋除縞素。俯就卽吉。按譙王恬。郗愔論。皆正范說。謬妄。謝攸。孔瓘。劉遵。鄭襲。劉耽。殷合。皆似理而非也。隋書禮儀志。牛宏撰儀禮。定制三年及期喪不數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得其宜矣。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何言乎公在楚〔注〕据成十一年正月公在晉不書〔疏〕

注据成至不書○即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知正月時公在晉明矣

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

之。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在夷狄。爲臣子危錄之。〔疏〕

鹽鐵論和親篇春秋存君在楚繁露王道云正月公在楚臣子

思君無一日無君之義也。又云。觀乎在楚。知臣子之恩。穀梁以爲閔公。非其義。○注正月至存之。○類聚引白虎通云。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至正月朔日。乃執而朝賀其君。朝賀以正月何。歲首意氣致新。欲長相保。重本正始也。故羣臣執贄而朝賀其君。續漢志注引決疑要注云。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漢魏朝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爲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不以貨沒禮。庶羞不踰牲。宴衣不論祭服。輕重之宜也。○注在晉至錄之。○御覽引考異郵云。襄公朝于荆土。卒度歲。愁悲失時。泥雨著溼。多霍亂之病。蓋亦在危限也。成十一年在晉不書。昭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三年。書公在乾侯者。彼注云。閔公運潰。無尺寸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明臣子當憂納之是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疏〕

穀梁傳。公至自楚。喜之也。注。凱曰。遠之蠻國。喜得全歸。

庚午衛侯衎卒。



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爲五刑。罪次三千。與書同。惟贖則異。舊疏引鄭駁異義云。卓陶改贖爲刑。呂刑有刑。周改刑爲則。孔子爲春秋。採摛古制也。說文骨部。髡。髡也。脫其髡。謂傷其髡。髡骨。刑者。說文足部。跣。跣斷足也。舊疏云。何氏必言古者肉刑者。漢文帝感女子之訴。恕宥公之罪。除肉刑之制。故指肉刑爲古矣。○注孔子至僞多。○舊疏云。孝經說文。校勘記云。鄂本漸作斬。誤。白虎通五刑云。傳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明刑。應世以五。周禮保氏疏。以爲鈎命決文。三王明刑。司圜疏引作肉刑。義與此同。易繫辭傳。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卽三皇設言。民不違也。初學記引書傳云。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漢書武帝紀。詔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又云。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髡處而畫之。犯宮者履襪屏。犯大辟者布衣無領。書鈔引書傳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阜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髡處而畫之。犯大辟者衣無領。白帖引書傳又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纁。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是也。舊疏引唐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注。純。緣也。時人尙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中刑雜纁。履也。又曰。下刑墨幪。巾也。使不得冠飾。周禮罷民亦然。蓋并注文引之。又曰。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以居州里。而民恥之。亦書傳語。御覽引慎子云。有虞氏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非履當則。以艾髡當宮。以布衣無領當大辟。周禮疏引孝經緯云。上罪墨幪。赭衣雜纁。中罪赭衣雜纁。下罪雜纁而已。所說大同小異。皆以唐虞象刑也。故周禮司圜注。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是也。荀子正論。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漢書刑法志。禹承堯舜之後。日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以俗薄於唐虞也。違與機韻加與多韻。舊疏云。三皇之時。天下醇粹。其若設言。民無違者。是以不勞制刑。故曰。三皇設言。民無違也。五帝之時。黎庶已薄。故設象刑。以示其恥。當世之人。順而從之。疾如機矣。故曰。五帝畫象。世順機也。畫猶設也。三王之時。劣薄已甚。故作肉刑。以威恐之。晉三王必爲重刑者。正揆度其世。以漸欲加而重之。故曰。揆漸加也。當時之人。應其時世。而爲黠巧。作姦僞者。彌多于本。用此之故。須爲重刑也。疑皆宋均注語。故云云之說。備在孝經疏。蓋孝經注也。

刑人則曷爲謂之閹。〔注〕据非刑人名。刑人非其

人也。〔注〕以刑人爲關，非其人，故變盜言關。〔疏〕

注以刑至言關。穀梁傳曰：寺人也不稱名姓，關不得齊於人。禮記祭統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故曰以

刑人爲關，非其人也。舊疏：刑人弑君，正合書盜。哀四年盜殺蔡侯，申下傳云：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是其刑人弑君正合稱盜之文。按此稱關者，戒人君以刑人爲關，故變盜言關。繁露順命云：皆絕首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關盜而已。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是也。惠氏春秋說云：不稱盜而稱關何也？周禮墨者使守門，則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則者使守圉，髡者使守積，皆刑人焉。守門謂之關，左傳謂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關，明非刑人乃俘囚。安知其非謀也？故春秋備書之以爲戒云。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弟子問曷爲謂之關，則當曉以書關之故。按二十三年傳，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非其人，與非其大夫，文法一律，義亦當同。文十六年傳，賤者窮諸人，則此刑人正宜書人不書人而書關者，以非其人也，非其人，謂非吳人也。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關，使守舟，則此刑人乃越人。若書曰：吳人弑其君，失其實矣。又在吳國，非自外來，不得從邾婁人戕郟子之例。故如其實書之曰關，且因以爲人主近刑人之戒。何氏誤據哀四年傳，而於非其人句，不得其解。按何意以刑人非其人，謂刑人非可爲關之人也。故特書關示戒，足答弟子之問，不必如非其大夫一例解也。獲俘語出左傳，未知公羊同否。非士不得稱人以弑，穀梁所謂不得齊諸人者也。何解正合傳意。君子不

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注〕刑人不自賴，而用作關，由之出入，卒爲所殺，故

以爲戒，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

〔疏〕

校勘記：唐石經原刻無則字，後磨改增之。繁露王道云：關弑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鹽鐵論周秦云：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殯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肯莫不恥焉。公羊問答云：君子不近刑人，而周禮墨者使守門何也。

曰祭統云。關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注。謂夏殷時。然則春秋用四代之禮。不獨用周禮。故不同。通義亦云。祭統注以爲夏殷時。若然。墨者使守門。周公制禮如是。但王政與世隆汙。情變黜僞。則防姦遠患之道益密。故春秋因此事而著不近刑人之戒。亦變周從殷之一端焉。按曲禮。刑人不在君側。注。爲怨恨爲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漢書蕭望之傳。自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遠古不近刑人之義。又後漢書曹節傳。吳使刑人。身遭其禍。是也。○注。刑人至爲戒。○舊疏以不自賴。猶言不自重。穀梁傳。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避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關。弑吳子餘祭。仇之也。用以爲關。由之出入。是狎敵。避怨也。故著爲戒。○注。不言至其君。○曲禮疏引白虎通云。古者刑殘之人。公家不畜。大夫不養。士遇之路。不與語。放諸境。墮不毛之地。與禽獸爲伍。禮記王制云。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注。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調恤也。虞書曰。五流爲宅。五宅三居。是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則者使守圉。髡者使守積。是周禮說與春秋禮。今文家殊也。穀梁傳。不稱其君。關不得君其君也。不言其君。故不繫國稱吳關也。正以不齊諸人。絕君臣之義。故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

薛人、小邾婁人、城杞。〔注〕書者杞時微善能成王者後。〔疏〕舊疏云。左氏經。世叔齊作太叔儀。今本左氏。大亦作世與公穀。

同。左氏經。莒人下脫邾人二字。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注。善者至者後。○穀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注。諸侯微弱。政由大夫大。



夫能同恤災危故曰變之正何氏不曰大夫義或同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注〕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當坐善諸侯城之復貶者諸侯自閔而

城之非杞能以善道致諸侯〔疏〕

注貶稱至諸侯○僖二十七年杞子來朝注杞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正以杞本公春秋新周故宋黜杞為小國稱伯莊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是也今稱子

以其危弱不能自城危宗社當坐故貶從子也春秋伯子男一也得為貶者爵位雖同名號究異故僖二十三年注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彼亦以為徐莒所脅故以其一等貶之稱杞子卒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注〕据向之會稱國〔疏〕

注据向之會稱國○即上十四年季孫宿

叔老會晉士句以下會吳子向是也

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注〕据聘不足賢而使賢有君有大夫荆人來聘

是也〔疏〕

注据聘至是也○莊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是也

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

子同母者四。〔注〕與、并也。并季子四人。〔疏〕

史記刺客傳光之父曰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即謂。

季子

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疏〕

刺客傳。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大子以次傳弟。欲卒致國季子札。

謁曰。今

若是。迨而與季子國。〔注〕迨。起也。倉卒意。〔疏〕

注。迨起也。倉卒意。○說文。走部。迨。迨起也。孟子公孫丑篇。今人乍見孺子。乍亦倉卒意。

季

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注〕迭。猶更也。〔疏〕

注。迭猶更也。○小爾雅廣詁。迭。更也。

太元元文。陰陽迭循。注。迭。更也。廣雅釋詁。迭。代也。易說卦傳。迭用剛柔。注。迭。遞也。代。遞皆更義也。

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疏〕

吳越春秋一。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

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禮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季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四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季札。臣誠耕于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于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君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乎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較此及史記爲詳。授位季札之意。蓋起於壽夢成於諸樊也。故吳世家云。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是也。

故諸爲君者。

皆輕死爲勇。〔疏〕

吳越春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舊疏云。或輕其死。或爲勇事。即餘祭不遠刑人。謁爲巢門所殺是也。

飲食必祝。

〔注〕祝。因祭祀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疏〕

注。祝。因至是也。○論語鄉黨文。校勘記云。古論語作瓜祭。魯論語作必祭。何氏今文之學。當引作必。

祭。又曰：何氏於尙書多用伏生之學。於論語不可必其用魯也。臧氏鋪堂拜經日記云：古論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魯論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公羊傳注引瓜祭，按何邵公止通今學，不當引古論，即兼通古學，義當全引，必不從瓜祭而止。此蓋用魯論必祭之文，以證傳中飲食必祝，疏家不能詳其所出。後人誤據今本論語改之，按臧說是也。李氏惇羣經識小云：必字从八，戈篆文作胤，與爪相近而誤。飲食必祭者，周禮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糯祭，七曰絕祭，八曰繅祭，九曰共祭，皆言祭食之禮，皆出少許，置之籩豆之間，或上豆，或醬，涪之間然。玉藻云：唯水漿不祭，注：水漿非盛物，此引論語疏食菜羹，至微至薄亦祭，明凡飲食必祭也。禮運云：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所為祭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故也。雜記：孔子言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蓋主人謙辭，論衡祭意篇：南史顧憲之傳皆引此為孔子語。

曰：天苟有吳國〔注〕猶曰天誠欲有吳國。

當與賢弟〔疏〕

注猶曰至賢弟。○舊疏云：言天誠有吳不滅，我當將國與賢弟也。

尚速有悔於予身〔注〕尚猶努力，速疾也，悔

咎予我也，欲急致國于季子意〔疏〕

說苑至公云：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死，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為約

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與此大同。舊疏云：成十七年左傳，晉士燮祈死，何氏膏肓云：休以為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若周公之隆，天不出妖，地不出孽，陰陽和調，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植璧秉圭，願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天，由此言之，死不可請，偶自天祿欲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為果死，因著其事以為信然。於義左氏為短，今此謁等亦自祈死，而得難左氏者，公羊此事直言謁等愛其友弟，致國無由，精誠之至，而願蚤卒，遂忘死不可祈之義，如周公代死，子路請禱之類，豈言謁等祈得死乎，而謁及餘祭之死，或入巢之門，或關人所殺，抑亦事非天眷也，豈如左氏以果死為信然，故得難之。按舊疏通達融洽。○注尚猶努力。○說文八部，尚曾也。

庶幾也。詩王風兔爰云。尙無爲箋云。尙庶幾也。漢書敘傳。尙學其幾。注。尙庶幾也。願也。皆與努力義近。○注速疾也。○周禮考工記。無以爲整速也。注。速疾也。禮記檀弓。豈若速反而虞乎。注。速疾也。爾雅釋詁。速也。郭云。速亦疾也。呂覽辯士云。弱不相害。故速大。注。速疾也。速爲速之繙文。見說文。亦訓疾。○注悔咎予我也。○賈子客經云。悔者凶也。凶咎義同。爾雅釋詁。予我也。白虎通號篇。予亦我也。予訓我者。余之借也。故謁也死。餘祭也立。〔注〕

故迭爲君。〔疏〕

在上二十五年。

餘祭也死。夷昧也立。〔疏〕

餘祭死見上。

夷昧也死。則國宜之

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疏〕

舊疏云。在昭十五年。史記刺客傳。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越春秋。一餘昧立。四年卒。欲傳位季札。

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請行。仰高履尙。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爾。遂逃歸延陵。通義云。不在曰亡。按史記諸書。皆謂季札逃亡。此云使而亡。下云使而反。蓋託使而亡爾。

僚者長

庶也。卽之。〔注〕緣兄弟相繼而卽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己之是。揚兄之非。

故爲之諱。所以起至而君之。〔疏〕

通義云。卽之卽位也。○注緣兄至卽位。○昭二十七年左傳。我王嗣也。彼疏引服云。僚者夷昧之庶兄。用公羊爲說也。經義雜記云。左傳二十七年杜注。光吳

王諸樊長子也。故曰我王嗣。疏引服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按吳世家。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何注公羊。皆以光爲諸樊子。此杜所據也。春秋正義。及史記集解。並引世本云。夷昧生光。此服所據也。春秋正義又曰。班固云。司馬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據。故杜以史記爲正。言王嗣者。言己是世嫡之長孫也。考諸樊兄弟四人。最後王者夷昧。則光云我王嗣。似當爲夷昧子。然史記云。光父先立。公羊傳云。從先君之命。則國宜

之季子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則爲王嗣者又宜是諸樊之子史記以餘昧之子爲僚服虔以僚爲夷昧之庶兄或據史記譏服氏亂父子之序然考公羊傳云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後云僚者長庶也卽之然則謁等四人同嫡母所生僚年長於四人但庶妾所生耳與服義正合故何注云緣兄弟相繼卽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己之是揚兄之非故爲之諱是何氏亦以僚爲季子兄也又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弟兄相殺則季子口中明以僚爲兄矣故何注亦云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爲季子殺僚是也按以光而弑僚是以子殺父矣今季子爲僚報仇而殺光是父又殺子也故云父子相殺服氏既依世本又據公羊不得以爲非也又按說苑至公云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又云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亦以僚爲季子兄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司馬探世本爲史記然亦有旁采諸國之書不與世本左傳合者今以左傳證之服氏之說是也襄三十一年傳吳屈狐庸曰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注云嗣君謂夷昧則光是夷昧之子審矣如光爲諸樊之子則左傳宜曰我亦王嗣也不當僅以王嗣爲言光卽諸樊之嗣子僚亦夷昧之長嗣旣不兄終弟及則兄死子傳亦其常耳僚之立未爲不可光何不平之有故當以公羊爲正○注所以至君之○說苑政理云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禮記中庸云隱惡而揚善季子不欲揚君兄之惡故春秋緣賢者之心而爲之諱也僚得爲篡者季子不立光爲嫡子光當立也

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注〕不爲讓國者僚已得國無讓也〔疏〕注不爲至讓也○校勘記鄂本無讓也作無所讓此誤世家謂餘昧卒欲授弟季札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季札讓逃去此傳似謂先時因使而逃蓋如魯季友如陳通乎季子之私行也同

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疏〕舊疏云三君皆然故言凡凡者非一之辭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

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本烏改爲按釋文作僚焉。云於虞反。本又作惡。音烏。蓋據此所改。繁露玉英云：非其位不受之君而自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史記刺客傳：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耶。季子必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嫡嗣。當立。吳越春秋又曰：光曰：札之賢也。將卒。傳付嫡長。以及乎札矣。及札爲使。亡在諸侯未還餘味卒。國空有立者。嫡長也。嫡長之後。卽光之身也。今僚何以代立乎。於是使專諸刺僚。〔注〕閩廬謁之。

長子光專諸膳宰僚者炙魚因進魚而刺之。〔疏〕

注閩廬至子光。○何氏以光爲謁子。與史記杜氏同。說苑至公云：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

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僚何爲也。亦以光爲謁子。○注專諸至刺之。○舊疏云：吳語文昭二十七年左傳云：鱸設諸。實創於魚中。以進。史記注引服虔云：全魚炙也。吳世家：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公子光詳爲足疾。入於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于匈。遂弑王僚。刺客傳：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擊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吳越春秋又云：專諸曰：凡欲殺人者。必前求其所好。吳王僚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取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太湖學炙魚。光具酒請僚。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擊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軛。倚專諸胸。胸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說文口部：嗜。欲喜之也。書蓋嗜之借。孟子告子：書秦人之炙。亦作書。炙者。說文肉部。而致國乎季子。〔疏〕說苑篇名至公。又云：炙肉也。从肉在火上。詩小雅：瓠葉傳：炕火曰炙。蓋以火炕魚食之也。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吳越春秋：季札使還。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弑改殺。按釋文：作爾殺吾君。云：申志反。注殺僚同。蓋此據所改。注中

則諸本皆作殺僚。紹熙本亦作弑。

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

相殺終身無已也。〔注〕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為季子殺僚。〔疏〕

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父子兄弟非一人。不得言終身也。身字

蓋因下終身不入吳國而衍。終無已者。終竟也。竟無已時也。檀弓曰。爾責於人。終無已夫。莊子則陽篇。其可喜也。竟無已。呂覽知度篇。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文義悉與此同。昭二十七年疏引此。已衍身字。則不始於唐石經矣。新序節士篇。亦作終身無已。後人據誤本公羊增身字也。○注兄弟至殺僚。○何意以僚為季子庶兄。光為札弑僚。是兄弟相殺。去之延陵。〔注〕延陵。吳下邑。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

越竟。〔疏〕

注延陵。吳下邑。○下三十一年左傳。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左疏引服虔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為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吳世家。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毗陵。季

札所居。師古曰。舊延陵。漢改之。越絕書。毗陵故為延陵。吳季子所居。又云。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縣七十里。上湖通上州。季子冢古名延陵墟。○注禮公至越竟。○繁露玉英。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莊九年注。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異。故白虎通五行云。親屬臣諫不相去。法木枝葉不相離也。終身不入吳國。〔注〕不入吳朝。既不忍討闔廬。義不可留

事。〔疏〕

說苑至公又云。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注不入吳朝。○舊疏云。延陵者。竟內之邑。而言不入吳國。故以朝廷解之。○注既不至留事。○校勘記。鄂本無可字。此衍。按有可字亦通。紹熙本亦有可字。昭二十七年左傳。季子至

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吳越春秋語同。即不忍討意也。漢書蕭望之傳。則下走當歸延陵之鼻。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喪國而耕於皋澤。故

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注〕故大其能去，以其不以貧賤苟止，故推二

事與之。〔疏〕

說苑又云：君子以其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奔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繁露精華云：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魯

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通義云：推季子之心，本以光正當立，假令夷昧死，季子受之，比其卽世，亦必歸國於光，故光既自立，因而不討也。慶父無可立，道魯季子處之以義，闔廬有可立，道吳季子處之以仁。

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

大夫。〔注〕据其本不賢其君，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注〕方以季子賢，許使

有臣有大夫，故宜有君。〔疏〕

校勘記云：浦鐘云：十二年疏引作則國宜有君者也，唐石經缺，以上下字數之，當無國字，按無國字亦通。○注方以至有君。○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

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注以季子之賢，吳子得進稱子是尊君也。

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

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注〕故降字稱名。〔疏〕

舊疏云：壹而足者，卽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是也。女叔字，此稱名，故注云降字稱。

名也。經義雜記云：嘗讀宋儒胡安國春秋傳，至吳子使札來聘，未嘗不歎胡氏之謬也。杜注左傳云：不稱公子，其禮未通於上國。正義引釋例曰：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也。又公羊傳：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



足也。穀梁傳其名成尊於上也。范云。札名者。成吳之尊稱。直稱吳。則不得有大夫。是三傳皆無稱名爲貶之說。唐獨孤及曰。以季子之闕通博物。慕義無窮。而使當燕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伯荆變。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安能謀諸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乃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吳之覆亡。君實階禍。獨孤之言。本非知季子者。然尙未傳會聖人之經。胡氏之論。豈因此加刻與。惟明王世貞有言曰。彼見乎吳之俗。狼戾而好戰。日尋干戈。而僚以貪復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誦之資。左右焉。其人目睨而齒掣。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鬪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國。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嘿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鴟夷也。可謂燭照當日之情勢矣。嗟乎。季子何人者。卽以其聘於列國事觀之。見叔孫穆子。而慮其不得死。說晏平仲。而告之以免難之法。與子產交。而憂鄭之將敗。聞孫文子之鐘。爲之懼禍。而不敢止。說叔向。而恐其好直。以離禍。是其於萍踪遇合之人。尙爲之深思遠慮。惓惓不忘如是。而況於宗社乎。是故吳之興亡。季子必籌之熟。慮之深矣。特時勢流轉。有非人力所能挽者。與其以身殉之。躬受篡弑之禍。而不能有所濟。孰若見幾而作。全身潔己之爲愈哉。闔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於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弟兄相殺。終身無已也。季子之志。至是而始白。然當其初讓之時。已見之明決矣。非固讓以全小節。而罔念國家之大禍也。唐蕭定云。易曰。知幾其神乎。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嗚呼。其知季子也哉。

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

人子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字季子。則遠其君。夷狄常例。離

君父辭。故不足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季子讓在殺僚後。豫於此賢之者。移諱于闔廬。不可以

見讓。故復因聘起其事。〔疏〕

注緣臣至之義。校勘記云。何校本十二年疏引作故不足乎季子所以隆父子之親也。與今本異。通義云。必使臣必使子者。必使全其為臣子之道。當札君父之世。並未得

有君有大夫。今為季子足與之。則非臣子尊榮欲與君父共之意。故仍未許醮同諸夏。此春秋以忠教孝也是也。宣十三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知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義與此同。○注孝子至見讓。○殺僚事在昭二十七年。彼注云。不書闔廬弑其君者。為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享之。故為沒其罪也。是移讓闔廬。其讓不見。不得於彼賢也。○注故復至其事。○正以聘者喜接內辭。亦因其可褒褒之也。通義云。讓國事在昭公時。豫賢之於此者。吳能修禮義來聘。因其可賢而賢之。所以得起其讓者。迄春秋吳大夫皆不得以名見。足知札特書名。為賢故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疏〕

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注。南燕。媾姓。在鄭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史曰北燕。據時然。故不改也。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索

隱。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宋衷曰。有南燕。故云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頗來聘。〔注〕月者。公數如晉。希見答。今見聘。故喜錄之。

〔疏〕

釋文。頗一本作跛。二傳作蕩罷。顧氏炎武唐韻正罷。古音婆。易中字六三。或鼓或罷。或泣或歌。王肅音皮。徐邈音決波。反按罷音皮。皮音婆。凡經傳中罷倦之罷。罷體之罷。皆讀婆。儀禮鄉飲酒禮。飲酒罷。劉音皮。禮記少儀。師役曰罷。注罷

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此可見罷倦之罷。罷休之罷。同爲一音矣。春秋襄三十年。楚子使蕩罷來聘。昭六年。楚蕩罷帥師伐楚。公羊並作蕩頗。頗音皮。左傳襄十五年。公子罷戎。罷音皮。二十三年。卒成御蕩罷師。罷音皮。三十年。皆自朝布路而罷。罷皮買反。又決波反。○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文當言如晉。是若有作如楚字者誤也。按上三年。四年。八年。十二年。二十一年。皆晉公如晉。是數如晉也。公五如晉。惟八年晉侯使士匄來聘。十二年晉侯使士彭來聘。二十九年晉侯使士鞅來聘。來答者三。是希見答也。今二十八年公如楚。三十年即報聘。故喜錄之也。通義云。聘例時。此月者。與公如楚同意。莊文之篇。楚再來聘。皆取其敬慕中國。至是公親往朝楚。使大夫報聘而已。陸贄諸夏之甚。故爲諸夏危錄之。按於如楚。已月危之。彼既來聘。皆屬修好。無爲復危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注〕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弑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

〔疏〕

注不日至其日。○決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齊丁未日故也。穀梁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疏引何氏廢疾云。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弑君。何反書日耶。鄭釋之曰。商臣弑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

今蔡中國。而又弑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然。公羊有若不疾乃疾之。推以況此。則無怪然。劉氏逢祿難曰。若夷蔡般不夷許止。當日蔡弑。與日楚弑同文。而異許不日。今異蔡於楚。以明內外之辨。反同許于楚。以明文實之例。何君明辨哲矣。傳略弑父之爲夷。而僅以不日夷其奪政。至許買之日弑。則以爲正卒。於例亂矣。經義述聞亦云。楚夷狄也。夷狄不足責。便不日。則楚商臣弑其君。當不日矣。此說之不可通者也。按穀梁此傳。自亂其例。無可解說。公羊不忍之義。詞嚴義正。故子般卒書日。子赤卒不書日。

以所聞世。恩王父少殺。所傳聞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般殺不去日見隱。子卒去日傳曰。不忍言也。亦其例也。通義云。弑君例。不日者。失德也。般之罪惡。不待貶絕。固無爲父之道。報于宮中。以亡其身。故去日。見亦有罪也。太史公曰。爲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若蔡景公所以爲鑿也。此猶牽涉左氏傳說。幾與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同一慎矣。

###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注〕 伯姬守禮含悲極思之所生。外災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

〔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有甲午。月之五日。左氏經伯姬上有宋字。趙氏坦異文箋云。左氏傳亦云宋伯姬。且下注。叔弓如宋。葬宋共姬。有宋字。則此云宋災宋伯姬卒。所以繫伯姬于宋。著魯女之嫁于宋者也。有宋字爲是。按趙說是也。水經注。睢水東逕相縣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國府園中。猶有伯姬黃堂基。斯堂卽伯姬燼死處。方輿紀要。相城在宿州西北九十里。○注伯姬至所生。○漢書翼奉傳。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五行志上。三十年宋災。董仲舒以爲伯姬如宋。五年宋共公卒。伯姬憂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也。與董何義殊。○注外災至卒日。○外災例時。則莊十一年秋。宋大水。莊二十年夏。齊大災。上九年春。宋火是也。此日故解之。昭九年夏四月。陳火。齊月者。彼注云。月者。閔之。昭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書日者。四國同日災。非常故也。此日者。爲伯姬卒日。以內女卒例日故也。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不日者。彼年夏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注。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也。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亦不日。亦於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日也。

### 天王殺其弟年夫〔注〕 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

弟不與子行也。不從直稱君者，舉重也。莒殺意恢，以失子行錄。設但殺弟，不能書是也。不為諱者。

年夫有罪。〔疏〕

釋文：年夫音佞。二傳作佞夫。古年佞同部假借。大戴禮公冠篇：成王冠，祝雍曰：使王近于民，遠於年，說苑修文篇作使王近於民，遠於佞。九經古義云：古佞讀爲壬，故晉語與人誦云：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

與田協，是讀爲年，殊不知年讀爲甯，田讀爲陳，故詩信南山：畀我尸寶，壽考萬年。然公羊不作壬而作年，何也？詩甫田云：俶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是陳，讀爲田，年讀如字。○注王者至親也。○舊疏云：諸侯之義，不得專殺大夫。若大夫有罪而殺之者，皆惡于專殺，是以書見。今此天王也，自得專殺，若殺大夫，宜不書之。齊者，以其殺母弟失親親，故惡而書也。杜云：稱弟以惡王殘骨肉，彼傳言罪在王也。穀梁傳：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注未三至行也。○校勘記云：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去誤。王、紹熙本亦作去。上二十八年十二月天王崩，至此年五月，是未三年也。文九年傳：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則靈王崩未三年，景王正當思慕，不合稱王，此不去王，明不與其爲子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二十三年，齊天王居于狄泉者，彼傳云：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子失位，徒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是也。○注不從至重也。○僖五年傳：曷爲直稱晉侯，以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是直稱君者也。舊疏云：殺世子母弟皆直稱君者，甚之也。今經云：天王殺其弟年夫，甯知非直稱爵之例，而知天王乃是不與子行者，正在父服之內，不思思慕，反殺先君之子，以此爲重，故知義然。○注莒殺至是也。○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注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是也。設但殺弟，不能書者，舊疏云：正以莒殺意恢，以在喪內，故書責之。知天王殺弟若不在喪，則不書矣。諸侯之義，不得專殺而言莒殺意恢，在喪內乃書者，正以意恢莒子之

弟不爲大夫故也。按莒無大夫在喪外，故不齊，非許其得專殺也。知意恢雖公子在喪外，亦不齊，因以在喪內失子行特錄其不孝也。舊疏殊未了。○注不爲至有罪。○舊疏云：春秋之義，雖言黜周王魯，乃實天子服內殺弟是甚惡，何故不爲尊者諱？因年夫有罪，則王者之惡稍輕，是以春秋不復諱矣。按左傳是僖括欲立王子伋夫，伋夫弗知，尹言多等殺伋夫，故傳曰：罪在王，然廢立何事，僖括至與師圍莒，逐其大夫，謂謀起於括，則可謂伋夫全弗知，無是理也。故何氏以爲有罪，景王不能善處，任五大夫之殺，則天王不能無過也。

### 王子瑕奔晉〔注〕稱王子者，惡天子重失親親〔疏〕

注稱王至親親。○舊疏云：正以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注云：叔服，王子虎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疎錄

也。今此王子瑕言王子者，正惡天王重失親親也。按凡稱王子，猶公子實於先君也，致令出奔，故惡失親親。

###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疏〕

穀梁經作葬共姬，脫宋字也。文六年疏引異義，公羊說云：襄三十年，葬宋共姬，譏公不自行也。按禮記疏引異義，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自會

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文襄之伯，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行，過厚，非禮也。許慎謹按：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又會葬，是其不遑國政而常在路，鄭駁之云：按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重於相哀，略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姓同姓親疎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義也。按何氏無譏公不自行之語，其嚴顏舊說與諸侯夫人薨，君自會葬，何氏亦無此義。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注〕說在下也。

〔疏〕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按此外夫人。專謂魯女嫁為夫人者也。若其不然。卒亦不書矣。其稱諡何。〔注〕据葬紀伯姬不言

諡。〔疏〕注据葬至言諡。○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是也。按紀伯姬不言諡。蓋紀已滅。直為齊侯所葬。未必有諡。故紀叔姬卒葬時亦無諡。非必諡宋伯姬為賢。紀伯姬。紀叔姬。無諡。即不賢也。舊疏謂紀伯姬不言諡者不賢。又葬紀叔姬不云

諡。蓋以劣於宋伯姬。皆失之泥。賢也。〔疏〕穀梁傳。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經義雜記云。考伯姬之卒。公穀皆以為賢。胡安國因左傳云。女而不婦。遂以伯姬為非。此未審傳文也。按傳云。甲午。宋

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是左氏雖未稱其賢。而待姆也三字。已明著其賢之實矣。下引君子之言。是於傳文外兼載一說。然審其詞義。亦有褒而無貶。曰。君子謂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謂共姬已嫁為婦。似可從宜行事矣。而猶謹守其女子之道。傳

母不在。宵不下堂。是婦人而為女子之行者也。朱子詩集傳。葛覃曰。可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此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余於宋共姬。亦可見其已嫁而猶謹守女教。是婦人所難也。通義云。於紀伯姬。但

隱之而已。於宋共姬。又加賢焉。故錄其諡也。共姬之諡。從共公者也。蓋得正也。詩起二南。二南起關雎。而大雅稱文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文王之所以風化天下者。本自正夫婦始。夫婦不正。然後貞女失所。淫俗流行。極十五國之勢。乃至

陳靈公之世。株林刺於上。澤陂。月出風於下。淫淫百餘年間。小人不復知有廉恥。君子不復知有美刺。而詩教遂亡。詩亡於陳靈公。春秋之所為懼而作也。故上本文王之教。隱桓之際。首正妃匹於內。女賢不肖必謹。而別之。觀鄆季姬之淫。伏則數年之間。婦

喪其躬。夫虧其體。仇及奕世子孫見戕。此春秋之所以為戒。亦株林之意也。觀宋伯姬之貞信。遭患難而不失其度。年踰閉居。而不易其節。故能生致三國之醜。沒動諸侯之哀。此春秋之所以為勸。亦漢廣行露之意也。左氏順詭託君子之言。譏其女而不婦。

殆猶漸於末世流俗之見者與。趙氏坦宋伯姬論云。春秋宋伯姬卒。左氏傳曰。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左氏之說非也。婦人之有姆。所以妨非禮。相舉動。一旦失之。則進退或無所措。其能免於非議乎。事起倉卒。皇然出走。此里巷所不爲。而謂魯公之女。宋室之婦。竟輕遽而爲之乎。且所謂義者。審其輕重之謂也。伯姬之心。固以禮爲重。而以避去爲輕。禮之所在。即義之所在。而謂舍禮而取義乎。或曰。婦人非傅姆不下堂者。經也。火迫矣。不待姆而遠避者。權也。左氏所謂婦義事者。舍經而行權也。然自古所謂權者。舍小節以全大節。非所謂舍大以全小也。婦人之大節。其在守禮乎。抑在避害乎。況伯姬。婦也。則亦安於禮而已矣。何權之足貴。楚王之將嫁季芊也。季芊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伯姬之見。固有出於季芊之上者。而謂不待傅姆而行乎。楚昭王嘗與貞姜約曰。召則以符。其後水大至。王使召。失持符。貞姜曰。符未至。不可去。貞姜獨非婦人乎。何以非符不行。卒歿漸臺。能識貞姜之所守者。可與言伯姬矣。公穀得之。按新序一云。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淮南秦族訓。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繁露王道云。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列女傳貞順篇。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是皆以伯姬爲賢也。

何賢爾。宋災。

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

〔疏〕左疏引服云。不齊大。非災。火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用此傳爲說。惟左氏

謂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謂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爲異耳。

吾聞之也。婦人夜出。〔注〕謂有事宗廟。不見傅母不下堂。

〔注〕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疏〕

繁露王道云。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傅母不在。不下堂。此春秋之教文以質也。釋文。傅母。本又作姆。同。唐石經。諸本同作母。○注禮。后至身也。○漢書張敞傳。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軒。下堂則從傅母。又荀爽女誡云。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



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為災。傅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為高也。詩周南葛覃云。言告師氏。傳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彼謂教女之師。在公宮宗室。不隨行者。其禮記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又齊風南山箋云。文姜與姪婦及傅姆同處。蓋隨女同行者矣。是知后夫人必有傅母。其實傅母亦兼女師之職也。故杜云。姆女師。○注選老至為母。○舊疏云。春秋說文。作時王之禮。公羊問答云。漢時亦有此制。東方朔傳。昭平君日驕。醉殺王傅。如瀆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也。師古曰。傅母是也。白虎通嫁娶篇。婦人所以有師者。學事人之道也。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昏禮經曰。教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總麻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而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至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母。何尊之也。春秋傳曰。傅至矣。姆未至。禮昏禮注云。姆。婦人年四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然則傅與姆不同。蓋大夫士之家。女師不隨行。后夫人位尊。或女師之外。別選老大夫為傅。大夫妻為姆與。

**傅至矣。姆未至也。逮乎火**

**而死。〔注〕故賢而錄其說。〔疏〕**

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

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舊疏云。逮乎火而死者。為火所逮環而死也。水經注。睢水篇。相縣園中有伯姬黃堂。其堂夜被火。左右曰。夫人少避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火而死。城西有伯姬冢。○注故

賢而錄其說。○校勘記云。鄂本說作隘。此誤。按紹熙本亦作隘。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疏〕**

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通義云。與樂盈同義。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樂盈者。樂齊之孫。弒君賊也。積不善

者必有餘殃。樂書幸免于戮，而樂氏之族終滅於晉。目之曰賊，誰謂非宜。良霄汰侈，未聞逆蹟，故其死也，子產譴之，枕之股而哭之。又殯而葬之，明非賊也。亦從討賊辭者，辭窮則同。春秋固有辭同而事異者。按惠說非是。春秋弑君之賊不復見，樂書不見於厲公弑後，已示誅絕。樂盈良霄出奔，大夫已絕。自者有力之文，樂盈由曲沃入晉，良霄挾許力入鄭，皆亂也。故從討賊辭無二義也。

## 冬十月葬蔡景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注〕君子爲中國諱，使若加弑。月者，弑父比髡原恥尤重。

故足諱辭。〔疏〕

注君子至加弑。○正以凡加弑者，雖賊未討亦書葬。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下書葬許悼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又曰止進藥而藥殺，皆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此亦書葬與彼加弑

同。正緣爲中國諱故也。○注月者至諱辭。○卽上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爲不言其大夫弑之爲中國諱也。八年夏葬鄭僖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注不月者，本實當去葬，實臣子故不足也。彼髡原爲大夫所弑，因鄭伯欲與中國故，故春秋爲中國諱，猶責不足其文。故不月。此子弑父，比髡原中國恥尤重，是以足其諱辭。備書時月也。通義云：怨蔡人不敢討君之適嗣，又臣民之心莫不欲諱其國惡，使若般弑爲疑獄者，故緣情量力，不過實也。許世子之罪隱，春秋責之以深，蔡般之罪顯，春秋治之以恕，蓋以教天下後世之聽獄者，莫非中庸之道也。以君子辭爲怨蔡臣子辭，與何氏異。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

淵宋災故〔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脫莒人二字

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其

所為何錄伯姬也〔注〕重錄伯姬之賢為諸侯所閔憂〔疏〕  
注重錄至閔憂○校勘記云閔監毛本同鄂本閔作同此誤穀梁傳

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疏引徐邈云晉趙武楚屈建感伯姬之節故為之息兵諸侯相聚〔注〕聚斂也相聚斂財

物〔疏〕  
注聚斂至財物○周禮大宗伯云以楡禮哀圍敗注同盟者會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裁故是其類又大行人云致楡以補諸侯之裁注致楡凶禮之弔禮楡禮也補諸侯裁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

宋財而更宋之所喪〔注〕更復也如今俗名解浣衣復之為更衣〔疏〕  
穀梁傳亦曰更宋之所喪財也○注更復至更衣○

廣雅釋言云更償也史記平準書不足以更之集解更償也檀弓云請庚之注庚償也謂諸侯償宋之所喪也何訓為復亦即償義故范云償其所喪財周禮馬質云以其物更鄭司農云更猶償也司弓矢云凡亡矢者弗用則弗庚鄭注庚償也用而棄之則

不償釋名釋天云庚更也月令注庚之言更也庚更義同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注〕復者如故時諸侯共償復其

所喪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注〕据詳錄所為故卿也〔疏〕  
左氏傳以為晉趙武等也卿則其稱

人何貶。曷爲貶。〔注〕据善事也。〔疏〕注据善事也。穀梁傳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是善事也。卿不得憂諸侯也。

〔注〕時雖各諸侯使之。恩賞實從卿發。故貶起其事。明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

道也。宋憂內并貶者。非救危亡。禁作福也。〔疏〕注時雖至其事。校勘記云。鄂本各作名。此誤。繁露亦云。大夫

之雖非其正。罪不至貶也。○注明大至道也。○舊疏云。在禮家施不及國。而言得憂內者。謂救危亡之時。助君憂內。不謂自專行之。以此言之。若助君憂內。以救危之時。雖恩發大夫。不合譏。解詁箋云。諸侯使大夫歸宋財。善事也。齊晉趙武以下會于澶淵。歸粟于宋可矣。且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魯大夫未有不在會者。則經常齊叔弓會晉趙武以下于澶淵。歸粟于宋。曷爲諱內而盡貶天下之大夫。且變歸粟之文曰宋災。故時蔡般以子弑。父臣弑。君而諸侯不知討賊。民舉泯而天倫滅矣。區區歸粟之義。曷足善乎。傳宜云。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不討賊也。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徧刺天下之大夫也。不書內大夫。諱之也。按三傳皆止言歸宋財。是否歸粟。無所取證。唯左傳有諱魯大夫語。公穀皆未及。魯與弔而不與會。亦無不可。春秋可討者事甚多。其圖小忘大者亦多。譏不勝譏。奚必責此澶淵一會。劉氏之義。本之宋儒胡安國。不信注。並不信傳。直欲於三傳外造一劉氏傳。未免逞臆改作矣。○注宋憂至福也。○舊疏云。言宋雖遭災。未至於滅。而恩發大夫。外求鄰國。近於作福。是以貶之。通義云。大夫交會久矣。唯此一事。錄其所爲。尤見專福之實。故特貶之。宋向戌併貶者。亦徧刺之義。按齊洪範云。惟辟作福。公羊疏引鄭注。此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爵賞也。又云。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鄭注。害于汝家。禍在室。凶于女國。亂下民。是大夫在本國且不得作福。作威至憂諸侯。僭越甚矣。故尤抑之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注〕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作不書者見者不復

見〔疏〕

包氏慎言云辛巳爲月之二十八日○注公朝至云爾○左傳公作楚宮注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用何義也傳又曰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

宮○注作不至復見○哀三年傳文彼經云桓宮僖宮災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是凡內所改作於其重者一見之而已其輕處不復見之傳桓宮哀所作遷災於哀故於災時一書此楚宮作于襄旋薨于楚宮經特書楚宮於薨時故其作又可省也舊疏云成六年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亦內所改作而重見者正以成公立之至昭乃有事立之祭之者異故不得從省文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癸巳爲月之十二日左傳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後漢書周舉傳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

葬以天子之禮天卽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證列於昭穆舉對曰昔周公有所命之應隆大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子事已崇不宜稱證災眚之來弗由此也通典禮云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春秋何義也何休答曰春秋未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從子從大夫禮宜也

己亥仲孫羯卒〔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己亥爲月之十八日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注〕此書者與叔服同義。〔疏〕

注此書至同義。○文九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注常事書者。文公不肯。

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則此蓋亦昭公不肯。諸侯莫肯會之。故書滕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知昭公不肯者。左傳云。穆叔曰。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慙而有嘉容。是爲不度。又曰。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舊疏謂襄公不肯。非。

癸酉。葬我君襄公。〔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亥月之二十二日。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注〕莒子納去疾。及展立。莒子廢之。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

去疾奔齊。稱人以弑者。莒無大夫。密州爲君惡。民所賤。故稱國以弑之。〔疏〕

注莒子至奔齊。○左傳莒鞏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

立展與。又廢之。鞏比公。慮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及立。去疾奔齊。齊出也。是其事也。注。鞏比。莒子密州之號。○注稱人至弑之。○莒無大夫。見莊二十七年傳。知密州爲君惡。民所賤者。卽左傳云。鞏比公。慮是也。又曰。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注。罪在鉏也。又云。不稱弑者。主名。君無道也。是也。杜又云。買朱鉏。密州之字。按買卽密之轉音。朱鉏卽州之合音之轉。非名字同異也。段玉裁云。與密州音相同。左傳經自作買朱鉏。疑後人以公穀之經易此。見左傳校勘記。



# 公羊義疏六十一

昭元年  
盡五年

##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昭公第九〔疏〕

校勘記。唐石經。昭公第十卷九。魯世家。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魯人立齊歸之子稠爲君。是爲昭公。徐廣曰。稠一作招。索隱。系本作稠。左

傳釋文。昭公名稠。襄公子。母齊歸。按杜氏釋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古今人表。律麻志。並作稠。證法威儀恭明曰昭。

##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疏〕

穀梁傳。繼正卽位。正也。疏。重發傳者。嫌繼子野非正。故明之。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

軒虎、許人、曹人于澠。〔注〕戌、惡、皆與君同名。不正之者。正之當貶。貶之嫌觸大惡。方譏二

名爲諱。義當正。亦可知。〔疏〕

唐石經。諸本同。舊疏云。齊國酌亦有作國弱者。釋文。國酌。二傳作國弱。蓋後人或以二傳改公羊也。古酌弱同部。得相假借。石惡。左氏穀梁作齊惡。校勘記。齊召南云。二傳作

齊惡。是也。石惡已於襄二十八年出奔晉矣。按釋文不云二傳作齊惡。是公羊古本與二傳同。孫志祖說。按此下舊疏云。下七年秋。衛侯惡卒。十年冬。宋公戊卒。知向戌齊惡皆與君同名也。知疏本作齊惡矣。釋文。軒虎。舊音罕。二傳作罕。虎。按罕。虎子。展子子



罕孫孫以王父字爲氏。罕軒皆从干聲。古通。左氏昭四年傳渾罕。韓非子外諸說左下作渾軒。是也。釋文。渾音郭。又音號。左氏作號。穀梁作郭。按蔡邕郭有道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號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渾从郭聲。或傳寫異。惠棟云。郭號字古通。虞號作虞郭。逸周書王會解。郭叔掌爲天子葦幣焉。注。郭叔。號叔。文王弟。戰國策。秦策。臣恐王之如郭君。注。古文言號也是也。杜云。號。鄭地。其古東號與。○注。戊惡至大惡。○禮記曲禮云。卒哭。乃諱。注。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疏云。按魯襄公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二十九年。衛侯衍卒。衛侯惡乃卽位。與石惡不相干。熊氏云。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者。昭七年。衛侯惡卒。穀梁傳。鄉曰衛齊侯。今日衛侯惡。此何爲君。曰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是則與君同名小惡。不正之嫌。弱大惡故也。故曲禮疏又云。君臣同名。春秋不譏。是也。然曲禮又云。不敢與世子同名。注。辟僭效也。故不得無惡。彼注又云。其先之生。則亦不改。若臣先名。君後名。或亦不改。穀梁所云是也。故雜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若先生與世子同名。或亦當然。舊疏云。君臣者父子之倫。甯有同名之理。今二子與君同名。乃是不可之甚。春秋不正之者。若正之。當去其氏。或貶稱人。若其去氏。嫌如宋督。宋山。齊無知之屬。若其稱人。嫌如襄三十年。澶淵之大夫。有作福之大惡。由茲進退不得正之。然則君臣同名。不爲大惡者。正以名者父之所置。已父未必爲今君之臣。已或先世子而生。君子既孤。禮有不更名之義。是以春秋謂之小惡。以此言之。知無駭入極之屬。自是大惡。故去其氏。俠卒。鞏。溺。會。齊師之屬。未命大夫。正合無氏。須辟嫌。故按鞏去公子係。貶。舊疏誤。○注。方譏至可知。○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春秋定哀之間。文教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何意以所見世二名小惡。尙譏。君臣同名亦小惡。義當正。可從不言可知之例。所以申明上注正之之義也。言方者。譏二名在定哀之世。昭爲大平之首。尙未合譏。故曰方也。舊疏云。蓋欲析而言之。未當孔子之身故也。是也。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注〕据八年稱弟。〔疏〕

注据八年稱弟。○卽下八年。齊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是也。

貶曷爲貶。〔注〕据八年殺偃師猶不貶。〔疏〕注据八至不貶。○卽八年爲殺世子偃師

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注〕

難八年事。〔疏〕舊疏云先舉八年經文然後難之也。大夫相殺稱人。文言將自是弑君也。〔注〕明其

欲弑君故令與弑君而立者同文。孔瑗弑君本謀在招。〔疏〕通義云招殺世子而竝公子留致哀公自縊。故云爾。舊疏云世子者君之副貳今而殺之。

明其從是以後有弑君之心故稱其名氏不作兩下相殺辭矣。○注明其至同文。○決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稱人也。彼注云書者殺君之子重也。彼非世子故仍從大夫相殺稱人。招殺世子春秋之例殺世子者與君同罪故與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文同矣。爲其先有無君之心卽可階成弑君之禍故與弑君同文也。舊疏云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亦大夫相殺不稱人以殺者彼注云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顯弑君重故降稱人王者至尊不得顯是也。蓋以諸侯大夫專殺大夫彼諸侯與大夫同人臣耳恐卽自是弑君故絕之稱人天子與大夫尊卑殊絕不處有此故不必顯也。○注孔瑗至在招。○陳杞世家云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大子師少姬生僎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大子立留爲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左傳大同唯以偃師爲一人是皆以弑君者招而此言孔瑗弑君者蓋別有所據是以下八年經楚師滅陳殺陳孔瑗九年陳火傳云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卽謂孔瑗也。明孔瑗爲弑君之賊楚人但知罪其下手不知原謀自招僅放之于越而已。舊疏云經不齊孔瑗弑君者本爲招弑當舉招爲重也。但始有計不成爲弑陳侯溺卒者但自卒耳。然史記左傳皆言哀公縊則成爲弑矣。公羊亦言殺人之賊蓋亦以哀公

遇弑也。舊疏又云。本謀在招。招當爲首。楚人所以不殺招者。蓋楚失其意。或陳招歸罪於孔瑗。是以但罪孔瑗。而招但罪其殺世子之愆。遂免弑君之咎。春秋體其事。故於殺世子。經書其名氏矣。按以司馬昭歸罪成濟。事律之則。舊疏之說信而可從。

今將爾。詞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疏〕

莊三十二年傳。公子牙。今將爾。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疏〕

無將。將而誅焉。注。親謂父母。文與彼同。

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注〕据未弑也。〔疏〕

通義云。据貶必於其重者。○注据未弑也。○舊疏云。

据今仍未弑而已。貶去其弟。曷爲不於殺世子時貶之乎。

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疏〕

通義云。故特著其爲同母弟。下八年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

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注。惡招又云。盡其親。謂既稱公子。又稱弟。招先君之公子。今君之母弟。二稱並見。故爲盡

其親也。舊疏云。傳言此者。欲道八年之時。罪惡大甚。不假貶絕也。

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注〕

招殺偃師是也。〔疏〕

通義云。自言春秋者。亦一經之通例。若招殺世子。商臣弑父。皆所謂不待貶絕者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辭云。凡書外弑君殺君世子。叛人之類。舊疏亦云。解之而言春秋者。欲道上下通例如此。不

爲此文。是也。

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注〕招稱公子。及楚人討夏徵舒。貶

皆是也。〔疏〕

通義云。其貶絕然後罪惡見者。有二類。一者義隱。若楚莊王晉卻缺之屬。一者事隱。若夫人氏仲遂之屬。○注招稱至是也。○招稱公子。卽此文不稱弟是。楚人討夏徵舒。卽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彼傳云。此楚

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是也。莊氏存與云。內弑君殺子諱不見。則貶絕以見。其與乎故也。及凡言貶絕者皆是。

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

〔注〕据棄疾不豫貶。〔疏〕

注据棄疾不豫貶。鄂本紹熙本棄作弃。下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傳言將自是爲君也。注故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明棄疾亦弑君而下十一年。齊楚公子棄疾帥師圍

蔡。與常稱同。無貶文。故据以難。按棄疾弑公子比。其罪已明。無庸豫齊。招殺僂師。特將有弑君重罪未見。故不得於彼貶而復豫貶於此也。

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

〔注〕据棄疾不著。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注〕起楚託討招以滅陳意也。所以

起之者。八年先言滅。後言執。託討招不明。故豫貶於此。明楚先以正罪討招。乃滅陳也。〔疏〕

陳杞世家

云。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下八年左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僂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縱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注以招過殺僂師告愬也。又曰。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十一月。滅陳。明楚因勝愬討招。因之滅陳也。○注起楚至意也。○通義云。陳以招之故。君死國滅。卒乃歸惡孔瑗。公子過而招幸免于戮。其殺世子之罪已見。亡陳之爲罪首尙未見。故春秋甚惡招。重於此貶著之也。○注所以至陳也。○下八年。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之于越。是先言滅後言執。託討招意不明。故於此起之。彼文所以先言滅者。彼注云。託意不先齊者。本懷滅心。楚本有利陳之心。與莊王之討徵舒迹同心異。故如其意先齊滅也。而又託辭於討招。故見招之罪於此也。舊疏云。若其託討宜先執後滅。又云。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先齊討賊。乃言入陳者。莊王討賊之後。始有利陳國之意。故後齊入也。

### 三月取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或作二月誤大事表云此為東鄆莒魯所爭者在今沂州府沂水縣北有古鄆城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此時鄆蓋屬魯後入莒為莒邑成九年楚子重圍莒遂入鄆即此鄆也

至此年季孫宿伐莒取鄆自是鄆常為魯有晉趙文子請於楚曰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蓋謂此也二傳運作鄆

### 運者何內之邑也〔疏〕

齊氏召南考證云鄆邑有二一在西界昭公居鄆是也一在東界與莒相接先儒謂是莒之附庸魯時時與莒爭襄十二年季孫宿救臺遂入鄆與此取鄆是也公羊於後文

叔弓帥師疆運田亦曰與莒為竟據此則運本魯邑時服時叛服則屬魯叛則屬莒故二國爭也

其言取之何〔注〕據自魯之有不聽也〔注〕不

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取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取之當與外取邑同罪

### 故書取月者為內喜得之〔疏〕

注不聽者叛也○廣雅釋詁聽從也國語周語民是以聽注聽從也國策西周策寡人請以國聽注聽從也周書周祝被之以刑民始聽注聽順也不聽為不從不順故

為叛也○注不言至起之○成三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棘者何汝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圍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故言圍也此與彼同也彼注又云得曰取不得

曰圍○注月者至得之○舊疏云正以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不書月故知此月者以其是內之叛邑喜討得之故也彼注云以不月與取運異知非內叛邑故言取是也

###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無大夫。

〔疏〕

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是彼以賢繆公故書其大夫。明秦無大夫也。

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注〕

爲仕之於晉書。曷爲仕諸晉。〔注〕

據國地足以祿之。〔疏〕 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以仕諸晉爲難。○注據國至祿之。○禮記禮運云。諸侯有

國。以處其子孫。又云。是謂制度。注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疏。諸侯子孫封爲卿大夫。若其有大功德。其子孫亦有采地。故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處其子孫。彼上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明有地足以祿之也。有千乘之國。〔注〕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

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時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疏〕

注十井至十乘。○禮記疏引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坊記云。制

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彼疏引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除溝洫不過八里。然以小司徒計之。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與何義殊。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注引包曰。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滴千乘也。每十井爲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則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地與乘數。適相當也。包氏說論語爲魯論。今文說。故與何氏同。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依王制。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計之也。車一乘。士十人。故孟子盡心云。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詩魯頌闕宮。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謂士十人。徒二十人。也。劉氏逢祿春秋議禮云。提封萬井。車賦千乘。其大數也。三分去一。定受田六萬夫。則六千井也。十井八十家。賦長轂一乘。則實賦六百乘。以魯頌司馬法言之。每乘

三十人則徒萬八千人不足二軍故穀梁傳曰古者諸侯一軍何休云諸侯一師義或然也○注時秦至千乘○舊疏云正以此稱伯故也

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

奔也〔注〕弟賢當任用之不肖當安處之乃仕之他國與逐之無異故云爾〔疏〕繁露觀德云出外者衆以母弟

出獨大惡之爲其亡母背骨肉也漢書杜鄴傳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論語秦伯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戴氏望注云春秋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譏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通義云鍼有寵於桓公景公忌之使出仕于晉方責秦伯不能容其母弟欲加奔文故特以名見此與莒慶爲讎逆女特書同例○注弟賢至云爾○正以古卿大夫賢者世官不賢者世祿王侯子弟亦有大功德者則世其族否則賜之邑食其終身禮運所謂有田以處其子孫是也劉氏逢祿公羊議禮云經所謂讎世卿者謂公卿大夫及實內諸侯之適子當先試之以士賢然後漸進之曷嘗曰爲公卿之子孫雖有賢者亦當遇絕之以開草野之路乎且功臣賢士之子孫繼世不能象賢而有采以代耕使得收其宗族保其祭祀五世勿斬厚風俗存紀綱之要道孰過於此今秦伯不然故書出奔以貶之爲與出奔無異也

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有丁巳據麻七月之十一日五月之十日六月無丁巳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疏〕

左氏經作大鹵杜云大鹵大原晉陽縣彼傳亦作大原云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注即大鹵也初學記引春秋地名晉大鹵太原大夏大墟晉陽

大康六名其實一也左傳云羣狄大事記云即所云衆狄也蓋白狄宣十一年卻缺求成于衆狄以攜赤狄之黨遂滅潞氏是役於晉從晉伐秦中間爲秦所誘而有交剛之敗其禍遂息閱四十二年復帥無終以伐晉無終今直隸蔚州在大原東北二千

餘里且曾與晉和羣狄敢爲煽搆爲患邊鄙宜其啓晉雄心而有肥鼓之滅也水經注汾水篇東南流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東南流注之太原郡治晉陽城秦莊襄王三年立尙書所謂既修太原者也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廣雅曰大鹵大原也釋名曰地不生物曰鹵穀梁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尙書大傳曰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郡取稱焉按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治晉陽爲今太原交城縣地

**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注〕**据讀言大原也〔疏〕舊疏云古史文及夷狄之人皆謂之大原故難之○注据讀言大原也○舊疏云時公羊

子亦讀言大原也通義云古文春秋經作大鹵公羊師以今說讀之謂大原故弟子難之按說文鹵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史記河渠書溉澤鹵之地索隱澤一作鴛本或作斥呂氏春秋樂成篇終古斥鹵漢書溝洫志千古鴛鹵蓋其地鹹鹵故名大鹵也段注說文云太史公曰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然對文則分析散文則不拘**地物從中國〔注〕**以中國形名言之所以曉中國教殊俗也

〔疏〕舊疏云言所以今經與師讀皆言大原者正以地與諸物之名皆須從諸夏名之故也○注以中至俗也○舊疏云謂諸夏之稱皆從地之形勢爲名此地形勢高大而廣平故謂之大原本史及夷狄皆謂之大鹵而今經與師讀必謂之大原者正以曉中國之大教有殊俗之義故也春秋異文箋云左氏經作大鹵從古史文左氏傳及公穀經傳俱作大原從中國稱義既不同故字異

**邑人名從主人〔注〕**邑人名自夷狄所名也不若地物有形名可得正故從夷狄辭言之〔疏〕穀梁傳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舊疏云此主人謂夷狄也言大原人道云之時從其夷

狄皆謂之大鹵故注云邑人名自夷狄所名也按襄五年會于善稻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下五年敗莒師于濇泉穀梁傳狄人謂真泉失台又越名於越吳名句吳莒密州爲買朱鉏吳子乘爲壽夢皆邑人名爲夷狄所自名故也○注不若至言之○通



義云此言大兩者從狄邑名之大原者從其地形廣平名之也然何義以邑與地別蓋夷狄自名不必拘形勢言也

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注〕分別

之者地勢各有所生原宜粟隰宜麥當教民所宜因以制貢賦〔疏〕

書義典云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史記注引馬注云上謂原下謂隰

爾雅釋地云廣平曰原御覽引舍人云廣平謂土廣而平左傳疏引李巡云廣平謂土地寬博而平正也大雅公劉箋云廣平曰原周禮大司徒注又作高平曰原離騷注亦作高平曰原疑爾雅本有作高平曰原者說文作遠云高平之野人所登水經注汾水篇引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大原又引齊大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是也此作上平與諸家高平義合釋地又云下者曰隰郭注引此傳下平曰隰詩疏引李巡云下者謂下濕之地隰濕也說文阜部隰阪下濕也按釋地又云下濕曰隰詩疏引李巡云下濕謂土地窳下常沮洳名為隰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舊注云隰濕也專指沮洳漸濕者言此則凡下而平者皆曰隰故爾雅下者曰濕句連彼者曰阪言彼陀不平曰坂其下而平者則曰濕也故郭引此句證彼郝氏懿行義疏云濕當為隰字之誤是也故許書亦增一阪字其義明矣御覽引說題辭云下濕曰隰隰者濕也下而澤也釋名釋地云廣平曰原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下濕曰隰隰也濕濕意也與爾雅同○注分別至貢賦○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孝經庶人章分地之利疏引鄭注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初學記引鄭注又云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邱陵阪險宜種棗栗說苑復恩篇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堞者宜禾又尊賢篇蟹堞者宜禾洿邪者百車又辨物篇山川汙澤陸陸巨阜五土之宜聖人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秬蒲葦菅刺之用不乏麻麥黍稷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鱉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與此皆大同小異粟即粟俗所謂小米是也宜高地故云齊禹貢云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故云因以制也貢賦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注〕主書去疾者，重篡也。莒無大夫，書展者，起與去

疾爭篡，當國出奔，言自齊者，當坐有力也。皆不氏者，當國也。不從莒無大夫去氏者，莒殺意恢稱

公子篡重，不嫌本不當氏。〔疏〕

左氏作展與，彼釋文本無與字，與公羊同。云一本作莒展與，穀梁亦無與字。○注主書至篡也。○通義云，莒去疾者，當國辭入者，篡辭展之罪重矣，而去疾不免爲

篡者，著去疾之不正也。按左傳云，莒犁比公既立展與，又廢之，明去疾之立不正，故坐篡。○莒無大夫，莊二十七年傳文，通義云，謂之莒展者，猶陳佗之例也。踰年之君，而不與成君之稱，爲弑其君絕之也。既絕之，則展罪已顯，故於其弑也，從莒無大夫常文，曠趙之徒，自不守踰年稱公之法，誤以曹鞮莒展與鄭忽比類，反疑經無惡展之文，而斥左氏記莒事爲失實。其妄至此，按何義以經書莒展與莒慶曹鞮同文，嫌是大夫，故云起與去疾爭篡，明莒展莒君也。惟何氏但坐展篡，不舉弑君重，蓋不信左傳也。○注當國至力也。○舊疏云，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今言去疾之入，入者，出入惡之文，而又不氏，故知出時爲當國也。既是當國，正合書入而言自齊者，刺齊有力也。其出奔不齊者，春秋之義，微者不兩書。按襄三十一年左傳，去疾奔齊，齊出也。本年左傳云，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明齊有力也。故當坐。○注皆不至國也。○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之下，傳云，何以不稱弟，當國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莊九年，齊小白，八年，齊無知，隱四年，衛州吁皆然。此去疾展俱不書公子，知亦當國文矣。○注不從至當氏。○下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莒無大夫，彼書公子者，彼注云，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然則彼意恢事重，故變無大夫之例，稱氏。此邪庶竝篡亦重，故去氏以起其當國，不嫌本不當氏，明其未貶之時，亦合稱氏也。蓋小國無大夫，名氏例不見，假有見者，名氏亦不具。如莒慶曹鞮之屬，今莒展莒去疾亦然，故辨之。明彼稱公子，別有所起，此去氏非從小國大夫常例，實爲當國去氏，使其惡逆見也。如莒慶文同義異也。

通義云。有罪不月者。不成之爲君。故亦不得用諸侯奔例矣。左傳。展與吳出也。故奔吳。徐邈云。不爲內外所與也。不成君。故但書名。見穀梁疏。

### 叔弓帥師疆運田。

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注〕疆。竟也。與莒是正竟界。若言城中丘。〔疏〕

注疆竟至竟界。○穀梁傳疆之

爲言猶竟也。注爲之境界。周禮大宗伯。大封之禮合衆也。注。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又大卜注。卜大封。謂竟界侵削。下以兵征之。若叔弓帥師疆運田。是正竟界用師也。○注若言城中丘。○隱七年夏。城中丘。傳。何以書。以重書也。注。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補完之。至令大崩弛壞敗。然後發衆城之。猥苦百姓。空虛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然則此亦以重書。蓋責魯不早正疆界。至今兩國構峙。後始爲此。與師動衆。勞民不恤。與始取無異也。

與莒爲竟。則

曷爲帥師而往。〔注〕据非侵伐。畏莒也。〔注〕畏莒有賊臣亂子。而興師與之。正竟。刺魯

微弱失操。煩擾百姓。〔疏〕

注畏莒至百姓。○舊疏云。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是爲賊臣。二子爭篡。是爲亂子。魯人見其賊亂。恐其轉侵。是以興兵與之。正竟。賊亂之人。自救無暇。焉能轉侵。故云微弱失操。

煩擾百姓也。解詁箋云。西運魯齊同壤。東運莒魯同壤。上年莒弑密州。魯不討亂。而取運。故諱不言伐莒。而加月以起之。是時去疾與展爭篡。魯又不討。而疆運。故變文加帥師以起之。傳畏莒也。諱辭。與莊九年浚洙傳畏齊也。同例。此不言曷爲畏莒也。辭不討賊也。乃省文。魯兵不以義動。而以利起。故諱使若非從莒取也。傳云內邑。順經諱文。解詁俱失之。按劉說非是。魯君失政。疆臣執柄。傳云畏莒微弱已甚。安能責其討莒。春秋無義戰。無非利動。何獨責之於此。詳釋傳意。但責其微弱爾。若以周禮禮之。則帥

師以疆運田正臨  
事而懼無爲譏也

葬邾婁悼公〔疏〕

通義云所見之  
世邾婁始嘗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己酉月之十五日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子卷左氏作慶解云左氏作慶字二傳本亦有作慶者卷慶一聲之轉故

文異按左氏哀二年傳羅無勇麋之釋文慶巨隕反卷古亦音袞一命卷是也袞與隕音正同故錢氏大昕答問云卷慶聲相近也通義云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殺之葬王子邾謂之邾敖韓非子亦稱春秋記曰王子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然則卷之卒非實卒矣春秋不言弑者爲內諱也前此伯國惟齊懿公弑君自立文公未之朝也今楚夷狄之國公子圍親弑君之賊而昭公屈節往朝內恥之大者故略其實沒其文所以扶中國存天理微乎旨乎

楚公子比出奔晉〔注〕辟內難也〔疏〕

注辟內難也○舊疏云正以更無他事於君薨之際出奔故知止應辟內難按左傳辟公子圍之難也左氏經文有脫楚字者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其言至河乃復何〔注〕据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還言至自乾侯不言至乾侯乃復〔疏〕

注据公至乃復○即下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是也。

不敢進也〔注〕乃難辭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

榮見與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疏〕

注乃難辭也○宣八年傳文○注時聞至敢往○通義云昭公之篇屢言至河內復蓋皆季氏爲之使公不得

志於晉穀梁傳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此最得其實左氏壹以爲晉人辭公者魯史順季氏之飾辭耳是行經書於冬而左傳在秋安知非即史官欲飾成公復爲晉辭弔喪故移公行期以就少姜卒之月日耶范云公凡四如晉季氏訴公於晉侯使不見公公懼不利於己故公托至河有疾而反以殺恥也十二年傳曰季氏不使遂乎晉與此傳互文以見義與何氏合惟公羊無託疾之義○注君子至而反○舊疏云若如川之滿不可游也然按文七年傳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注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襄二年公至自晉注不別盟得意者成公比失意如晉公獨得容盟得意亦可知是則榮見與恥見距之義也故爲諱決成十六年不見公不恥之爲公幼也故也

季孫宿如晉〔疏〕穀梁傳惡季孫宿是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丁未，月之十日，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初刻作原，後鑿改爲泉。解云：左氏穀梁作原字，按古原泉義同音通。說文

蠡，水泉本也。从蠡出，厂下，篆文。

从泉，公羊作泉，係去厂字也。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注〕月者，襄公上葬，諸侯莫肯加禮，獨滕子來會葬，故恩錄之。明公當自行，不

當遣大夫，失禮尤重，以責內。〔疏〕

月者至錄之。穀梁疏引作月者上葬，襄公是也。卒月葬時，小國常例。此書月故解之。葬襄公，獨滕子來會葬者，卽襄三十一年夏，公薨于楚宮，冬十月，滕子

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不見別國諸侯會葬文也。當恩錄之故也。○注明公至責內。○舊疏云：公羊之義，鄰國諸侯及鄰國夫人喪，皆公自會葬，故異義公羊說云：襄公三十年，叔弓如宋，葬共姬，譏公不自行是也。然則凡乎諸侯之葬，公猶自行，況其加禮於己者乎？故言失禮尤重，以責內也。通義云：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正也。時唯畏齊晉大國，間有使卿行者，屬襄公之喪，滕君親來，雖爲失禮，然無施不報，今亦加禮，特使卿會其葬，善得輕重之宜。月者，順內恩錄之也。按異義所載，蓋公羊先師說，何氏無此義。故叔弓如宋葬共姬，何注無譏公不自行語，此爲滕子來會葬，視較諸國爲厚，昭公亦宜報稱，故云：公當自行以責內也。

秋，小邾婁子來朝。

八月大雩〔注〕先是公季孫宿比如晉〔疏〕

注先是至如晉○即上二年公如晉季孫宿如晉是也五行志中之上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為昭公即位年十九矣猶

有童心居喪不哀  
飢失衆蓋左氏家說

冬大雨雹〔注〕為季氏〔疏〕

注為季氏○五行志中之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魯君之象見昭公不寤後季氏卒逐昭公開元占經引感精符云大臣擅法則雨雹古微書考異郵云強

臣擅命后妃專恣刑殺無辜則天雨雹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

北燕伯款出奔齊〔注〕名者所見世著治大平責小國詳錄出奔當誅〔疏〕

燕世家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

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惠公懼奔齊左傳以款為簡公史記以簡公後惠公四代二文不合○注名者至國詳○舊疏云春秋之義有三世異辭入所見世小國出奔而書名故知義然也即莊十年譚子奔莒僖五年弦子奔黃十年溫子奔衛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之屬皆不名至於此文北燕伯款下三十年徐子章禹出奔楚之屬皆書其名是也然者所見世著治大平崇仁義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并責及小國也○注錄出奔當誅○舊疏云大平之世民皆有禮況於諸侯不死社稷而棄國出奔當合誅滅矣包氏慎言云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傳曰突何以名誓正也注明祭仲得出之故不以失衆錄也然則諸侯出奔者皆以失衆論絕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曰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朔者王政也奉王政而不能使衆罪宜絕朔事在所傳聞之世外諸夏而以大惡錄罪止於絕北燕伯款屬所見世外無疆鄰之逼無故出奔不能乎臣民者也以大平之世責小國詳故論誅以

爲好惡拂人之性者戒。呂刑曰：刑罰世輕世重。上刑適輕，下刑適重。上服此之謂也。

###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注〕爲季氏〔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大雨雪。左氏作大雨雹。解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

此若有作雪字者，誤也。經義雜記曰：范注穀梁云：雪或爲雹，則穀梁亦有作雹者。或據左氏公羊言之。若今公羊作雪，釋文同。則誤也。按舊疏也。蓋亦作雹與陸本異。周正月夏十一月大雨雪無足異。當以作雹爲正。差繆略云：穀梁或作雪，則陸氏所見公羊本作雹。○注爲季氏。○五行志中之下云：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爲昭取於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強，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董仲舒以爲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與何同。左傳申豐以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疏引膏肓云：春秋書雹以爲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雹？若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下相與之義。鄭君箴之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淩人掌之。月令載之。爾雅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水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結滯而爲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爲霰。申豐見時失藏冰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耳。劉氏逢祿評曰：君子識其大者，經意也。其次識其小者。左氏春秋說也。鄭既知經自爲經，左氏自爲左氏，何辨焉？且以申豐爲寓言，則可以爲聖人。則張禹、孔光於災異迭見，終不以王氏爲言，亦寓言之作俑也。豈聖人之所許。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婁子、宋世子佐、淮



夷、會于申。〔注〕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疏〕

書費誓云。徂茲淮夷。釋文引鄭注。淮水之夷名。齊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又云。成王東伐淮夷。詩序。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詩大雅江漢云。淮夷來求。魯頌閟宮。淮夷來同。僖十三年左傳。淮夷病杞。凡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爲淮夷。書禹貢。淮夷蠙珠。者是也。在徐域者。爲淮北之夷。魯頌。齊序。左傳。病杞之夷是也。在揚域者。爲淮南之夷。大雅及此。楚子所會是也。申者。杜云。申國。今南陽宛縣。大事表云。在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三十里。終春秋之世。申最爲楚重地。每有攻伐。必發其兵。後光武亦從南陽起。○注不殊至中國。○決成十五年。叔孫。孫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子鍾離。襄十年。公會晉侯以下。會吳子札。殊吳也。監本子作于。誤。舊疏云。內諸夏外夷狄者。春秋之常典。而不殊淮夷者。正以此會楚子爲主會行義。其行義者。卽下文爲齊誅是也。通義亦云。徐稱子。又不外淮夷者。皆以非中國主會。無所殊也。舊疏又云。君子謂孔子。孔子之意。所以然者。正欲順楚之事。而病諸夏之衰微。何者。言楚夷狄尙能行義。以相榮顯。況於諸夏。反不能然。故得病之。若然。春秋之式。傳聞之世。內其國。外諸夏。所聞之世。內諸夏。外夷狄。所見之世。治致大平。錄夷狄。則不殊淮夷。固其宜也。而此注云。楚子主會行義。君子不殊其類者。正以等是大平。亦有羸細。昭當其父。非已時事。定哀之世。乃醇粹也。是以定六年注。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也。然則淮夷始見此經。更無進稱。未當定哀之間。仍合外限。但由楚子主會。故得不殊。是以何氏更爲立義矣。按舊疏義甚精密。

楚人執徐子。〔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誤楚子。按二家經皆作楚人。此釋文及疏並不言左穀之異。知公羊本亦作楚人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注〕故繫之齊。〔疏〕

注故繫之齊。杜云。楚子欲行霸。爲齊討慶封。故稱

齊。

其爲齊誅柰何。慶封走之吳。〔注〕以襄公二十八年奔魯。自是走之吳。不書者。以絕

于齊。在魯不復爲大夫。賤。故不復錄之。〔疏〕

注以襄至之吳。即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是也。彼左傳云。既而齊人來讓奔吳。注不書至錄之。正以若言齊慶封則已

絕于齊。齊魯慶封。則非內大夫。故略之不錄也。

吳封之于防。〔注〕不書入防者。使防繫吳。嫌犯吳也。去吳。嫌齊邑也。〔疏〕

齊世家。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吳世家。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子慶封朱方之縣。左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朱方蓋即防也。即今江南之丹徒。穀梁傳云。慶封封乎吳鍾離。注不書至邑也。舊疏云。經言伐吳。犯吳已著。注云。嫌犯吳者。以慶封前已封防爲小國。但諸侯不得專封。是以春秋奪言伐吳。實非伐吳。今此經若言入防。則更成上伐吳之文。爲實伐吳。是爲犯吳。若言入防。執齊慶封殺之。則恐防是齊邑。是以進退不得作文矣。蓋防無所繫人。不得比濫以邑通。故不書也。

然則曷爲不言伐防。〔注〕据防已爲國。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故奪言伐

吳。〔疏〕

穀梁傳。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即不與諸侯專封之義。注故奪言伐吳。通義云。防既非齊地。不得與圍宋彭城同例。故直言伐吳而已。謂奪伐防文爲伐吳也。

慶封之罪何。魯

齊君而亂齊國也。〔注〕道爲齊誅意也。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月者。善義兵。〔疏〕

齊世家景公立以崔

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於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又云。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是魯齊君亂齊國事也。左傳襄二十五年。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又二十八年傳云。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與史記大同。○注稱侯至討也。○僖四年傳文舊疏云。上下更無稱爵以執大夫之事。唯此一經可以當之。故何氏言焉。繁露楚莊王云。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貶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於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穀梁傳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然則楚靈非應殺慶封之人。得以伯討予之者。春秋重義不重事。慶封脅君亂國。本國不能誅。中夏不能討。楚以蠻夷誅以行霸。雖云懷惡。聖人不逆詐。不億不信。故猶以義與之也。亦卽予祭仲行權之義也。舊疏云。此經不重出楚子。以爲伯討之義。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以下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傳云。曷爲不言楚子執之者。以此經楚子爲會主。序于上下。言執齊慶封。可以因上文。不勞重出。卽是稱爵而執。故知爲伯討。霍之經。宋公序上。乃次楚子。下言執宋公。不得因上文。而不更出楚子。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義或然也。○注月者善義兵。○正以侵伐例時故也。下五年疏引作月者善錄義兵。此脫。蓋順上稱爵伯討之文。故書月以善義也。

遂滅厲〔注〕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責之略〔疏〕

左氏作賴舊疏云有作賴字者古厲賴同音廣韻皆入秦部論語子張篇未信則以

爲厲已也釋文厲鄭讀爲賴史記刺客傳又漆身爲厲集解音賴詩大雅思齊烈假不瑕釋文烈鄭作厲又音賴病也鹽鐵論毀學篇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爲賴民也卽厲民也莊子逍遙遊使物不疵癘釋文癘音厲李音賴惡病也本或作厲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子使賴人追之注賴國在義陽隨縣又僖十五年經齊師曹師伐厲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隨故國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爲賴水經注溇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賜水入焉亦云賴鄉故賴國也大事表今河南光州息縣東北爲賴國地按息縣在隨州殊遠恐非一地○注莊王至之略○宣十二年楚子滅蕭書戊寅日是也注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是也彼爲責備賢者故曰靈王不足責故略之從常例齊月似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是之屬

九月取鄆

其言取之何〔注〕据國言滅〔疏〕

注据國言滅○正以莒人滅鄆是取後于莒非以兵滅則鄆仍是國故据以難也舊疏云卽滅譚滅遂之屬是也

滅之

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注〕因鄆上有滅文故使若取內邑〔疏〕

舊疏

云隱二年無駭入極之下傳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今又重發之者正以入取文不同故也通義云內諱滅國辭難曰入易曰取月者從滅國例起實滅也取載不起者彼承伐文載是國明此屬上有莒人滅鄆嫌實取莒邑矣○注因鄆至內邑○

大事表云。鄆本小國。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襄六年見滅于莒。至是魯乘莒亂而取之。彼据左傳為義。公穀皆以莒取鄆後仍國。今滅之。故諱言取。穀梁疏引徐邈云。諱。故為易言之是也。又以上襄六年已有滅文。故可同之內。自取邑直言取。如元年取運之屬矣。繁露隨本消息云。楚國強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強吳。為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以滅鄆。其明年如晉。無河上之患。謂五年公如晉不至河復也。蓋公羊先師有此義。故董引用之。與傳文內大惡諱義尤切。

冬十有一月乙卯。叔孫豹卒。

〔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有乙卯月之三十日。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者何。復古也。〔注〕善復古也。〔疏〕

注善復古也。○穀梁傳云。舍中軍。貴復正也。注魯次國。舊二軍。襄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繁露楚莊王云。春

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漢書董仲舒傳。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後漢書楊終傳。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害於民也。舊疏云。正以魯為州。故正合二軍。今舍僭從禮。故曰復古。是以隱五年注云。方伯二師是也。又云。襄時於司馬之下置中卿。令助司馬為將軍。添前司徒司空為三軍。喻王制。故於彼經作三軍。以譏之。今還依古禮。舍司馬不復令作將軍。故曰舍中軍。通義云。初作中軍時。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今更毀中軍。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其二。此實弱公室之事。然當時必以復古為名。春秋就以善復古書之。此內辭也。隱惡而揚善。臣子之道也。然則曷為不言三卿。〔注〕据上言。作三軍等。

問不言軍。云卿者。上師解言三卿。因以為難。

〔疏〕

注据上言作三軍。○襄十一年云。作三軍。今舍之。宜言舍三軍。而言舍中軍。與上異。故難之。○注等問至為難。○襄

十一年傳云。三軍者何。據軍爲問。則此傳亦宜言曷爲不言三軍。而言三卿者。正以上傳云三卿也。師解以三卿答三軍。故此傳卽據三卿爲難。明此傳之三卿猶彼傳之三軍也。

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注〕此乃解上作三軍時意。作時益中軍。不可言中軍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今

此据上作三軍不言中。則益三之中。舍三之中。皆可知也。弟子本据上言作三。難下中不言三也。如師解言本益中。故下言舍中。爲其將復据下中。難上不言中。故解上以解下。如此。則下不言三。亦可知也。不言卿者。欲同上下文以相起。傳不足以解之者。以上解下文。當同亦可知。月者善錄

之〔疏〕

正以襄十一年時益司馬之職將軍。正是益中軍。彼經宜書作中軍。而不然者。以三有中。五亦有中。嫌與五軍淆也。故言作三軍以明之。○注此乃至中也。○注明傳文解上不言作中軍之意。上謂襄十一年經也。意謂彼經若言作

中軍。五三皆有中。不知何中故也。○注今此至知也。○校勘記云。疏中引注不言中下有云三二字。此脫。注意上言作三軍。此言舍中軍。正以上不言中。而云三。知此所据以舍中軍者。爲益與舍皆三之中同也。○注弟子至三也。○此明傳据曷爲不言三卿爲難意。下卽此傳。○注如師至知也。○舊疏云。如詰爲若。按師解卽傳義也。傳文所以答五三皆有中者。正以上作三軍本爲益中。今將復古舍中。恐人疑此傳言舍中。上何故不言作中爲難。故以五三皆有中。明上不言中之故。上旣明言作三軍。則下但言舍中軍。知爲三軍之中矣。○注不言至相起。○上襄十一年。言作三軍。此年經舍中軍。知此所舍。卽舍上所作。故爲同文。以相起也。○注傳不至可知。○校勘記云。諸本同故也。解云。今此傳文少。故言傳不足解之也。欲以上解下者云云。則此注足下衍以字。

者下脫欲字。當據以刪補。舊疏云：傳若足解之。宜云：前此作三軍之時，不言中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此舍三軍不言三者，前三非正稱，故舍時不得言三。今此傳文少，是傳不足解之也。以作時文在上，故傳特解之。上文既解訖，下文不言三之意，當同上義。可知。按此不言舍三軍者，嫌三軍盡舍，故須明斥中軍，又以上之作三軍為益中軍也，故也。○注月者善錄之。○春秋軍制別無所見，上書月為重錄，此書月宜順傳善復古為詳錄也。通義云：月者重錄之作，舍同例，然公如晉亦得蒙正月也。

### 楚殺其大夫屈申。

### 公如晉。

###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疏〕

大事表云：此莒三邑也。牟婁本杞邑，隱三年莒人伐杞，取之地，屬莒。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北，與安丘縣接壤，防在今安丘縣西南六十

里，有故平昌城，防亭在縣西南，茲在今諸城縣西四十里，有姑幕城，茲亭在其境。杜云：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一統志：茲鄉故城在諸城縣西北，漢屬琅邪郡。

### 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疏〕

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

何以書重地也。左傳：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通義云：其來奔雖不以地，亦當以近書。而傳云：然者，經含兩義，則舉其重者釋之。

其言及防茲來奔何。〔注〕據漆閭丘不

### 言及高張言及。〔疏〕

注：據漆至言及。○即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又哀六年，齊國夏及高張來奔，是也。舊疏云：人之尊卑，自有差等，可以言及。地邑無尊卑之義，恐其不得言及也。

不以

私邑累公邑也。〔注〕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

言及以絕之。〔疏〕

注公邑至邑也。○通義云：劉敞曰：私邑者，所受于君而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注累次至絕之。○桓二年傳：累也。注：累累從君而死也。穀梁桓二年注：累從也。從即次義。莊子外物云：揭竿累。

釋文：累謂次足不得並足也。私邑不敢並公邑，故亦曰累。莊

二十九年注：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濇泉。〔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戊辰，月之十六。日舊疏云：左氏作蚡泉，穀梁作賁泉。

濇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注〕蓋戰而涌爲異也。不傳異者，外異不書。此

象公在晉，臣下專受莒叛臣地，以興兵戰鬪，百姓悲怨，歎息氣逆之所致。故因以著戰處，欲明天

之與人相報應之義。〔疏〕

爾雅釋水：濇泉，正出，正出，涌出也。郭注引此傳曰：直出，直猶正也。詩疏引李巡云：水泉從下上出曰湧泉。說文水部：涌，滕也。滕，水超涌也。是則濇有潰激之意，故作潰。凡从賁得聲

字，多取義於忿。故地之突起者爲墳起，人之忿怒者爲憤怒。物之大首者爲賁首，是也。說文水部：濇，濡上及下也。亦謂水由下濡出，而自上下也。引詩：舉沸濇泉。今詩：采芣，瞻印，俱作濇。泉傳箋並據爾雅爲說。則濇泉蓋與濇泉同。○注蓋戰至異也。○舊疏云：



似穀洛關之事也。通義云：傳釋其地有涌泉，故以泉名耳。何氏謂當戰而涌甚，謬然爾雅專釋羣經，解檻泉不及潰泉，恐非地名。○注不傳至不書。○舊疏云：春秋之義，外異不書，即襄十九年不書泲移之屬，是今此潰泉為異，故不錄。若書之，宜何以書為天下記異。若傳十四年書沙鹿崩之傳矣。○注此象至所致。○公在晉，即上春，公如晉也。受叛臣邑，則上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在公至自晉前也。與兵戰，則此敗莒師于潰泉是也。○注故因至之義。○（原文闕）

### 秦伯卒。

何以不名〔注〕据諸侯名〔疏〕

史記注引世本云：景公名后，伯車也。通義云：至此始發難者，据所見之世錄小國。

秦者夷也〔疏〕

通義云：秦

居四陲，雜犬戎之習，非實夷國也。用夷俗爾。按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又趙充國傳贊曰：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近羌胡，習修戰備，高上勇力，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按此於春秋皆秦地，明時皆用夷俗也。匿嫡之名也〔注〕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疏〕  
注：嫡子至立之。○新書立

後義云：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立阼階上，妃抱世子自房出，大史奉齊上堂，當兩階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大史以告大祝，大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大史出，以告大宰，大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費已下至于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是嫡子生，以名令四竟事也。秦匿嫡名，擇勇猛者立之，無嫡庶之別，正漢志及贊所謂迫近羌胡，高上氣力也。隱七年，滕侯卒，穀梁傳云：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則此秦伯不名，當亦以為用狄道，故彼疏引徐覲說云：秦伯不名，其名何〔注〕据秦伯嬰稻名〔疏〕  
注：据秦至稻名。○即文十八年，秦伯嬰卒，宣四年，秦伯稻卒，是也。舊疏云：文十八年經作營，今此嬰字誤也。

嫡得之也。〔注〕獨嬰稻以嫡得立之。〔疏〕

注獨嬰至立之。○舊疏云。嬰字亦誤。宜爲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此傳之義甚不可曉。秦既匿嫡子之名。何以嫡子

得立其名。又得書於春秋乎。今按說文女部。嫡。屬也。孀。謹也。是嫡本非嫡庶字。凡嫡庶字古作適。隱元年傳。立適以長。其字作適。不作嫡。可證。此傳嫡字疑古本皆作適。兩適字異義。匿嫡之名也。此適庶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其所以隱匿之者。正以欲立爲君之故。不使人指斥之。非如何氏擇勇猛而立之也。適得之也。此適然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故秦諸君名並不著。唯秦伯罃。秦伯稻兩君獨名者。乃適得之也。猶云偶然得之也。襄八年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與此傳文正同。按俞義亦通。然何氏擇勇猛之語必非臆擬。

冬。楚子、蔡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注〕吳未服慶封之罪故也。越稱人者。俱

助義兵。意進於淮夷。故加人以進之。義兵不月者。進越爲義兵明。故省文。〔疏〕

注吳未至故也。○何氏以意言之。越進稱

人。知義兵明。爲吳未服罪也。○注越稱至進之。○卽上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淮夷伐吳。淮夷不稱人。注月者。善義兵。彼亦義兵。淮夷無進辭。今越稱人。故解之。明爲進意也。通義云。越何以稱人。徐人越云。則不辭。按此蓋亦因其可進而進之爾。○注義兵至省文。○正以侵伐例時。善之詳錄。則月上四年秋七月。楚子以下伐吳。書月是也。今已進越爲人。義兵明。故省文不月也。



# 公羊義疏六十二

昭六年盡  
十二年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貶復卒略之者入所

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疏〕注不日至略之○正以襄

二十三年春三月乙巳杞伯句卒書日今不日故解之○注上城杞已貶○襄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以下城杞杞子來盟注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當坐是城杞已貶也○注復卒至其義○舊疏云律云一人有數罪則以重者坐之然則亦不再加而卒復略之者正以此是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其內行故也按杞伯內行有失經傳無文何氏或別有所據諸侯內行小失云云何氏明春秋通例其罪重者則去葬以明義也

## 葬秦景公

## 夏季孫宿如晉

## 葬杞文公

###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注〕先是季孫宿如晉。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有豫賦之煩也。〔疏〕

注先是至煩也○季

孫宿如晉則上文夏季孫宿如晉是也。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者。即下文冬叔弓如楚。七年三月公如楚是也。二事在後。故云豫賦。何氏以意言也。舊疏云一本云叔弓如齊者。誤釋文出賦。斂云力驗反。或無此字。舊疏本即或本也。五行志中之上。六年九月大雩。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奔。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外和大國。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抗陽動衆之應。師古曰。時昭公適欲朝晉。而過莒人來討。將不果行。叔弓既敗莒師。公乃得去。故傳云成禮大國。以爲援好也。按志所據劉歆說。蓋左氏家言也。然按經五年。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九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瀆泉。則叔弓敗莒在公至自晉後。志以爲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者。誤也。師古承其誤而文之。過矣。

楚薳頗帥師伐吳。〔疏〕

左氏穀梁作薳罷。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疏〕

燕世家云。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左傳云。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齊遂受賂而還。公羊均無此事。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注〕書者善錄內也。不出主名者。君相與平。國中皆安。故以舉國體。

言之月者刺內暨暨也。時魯方結婚于吳。外慕強楚。故不汲汲于齊。〔疏〕

注書者善錄內也。○舊疏云。正以平爲善事。今書之。故云。

善錄內也。穀梁傳。平者成也。疏引舊解。平者善事也。○注不出至言之。○左疏引賈云。謂魯與齊平也。穀梁傳云。以外及內曰暨。賈說所本與公羊合。不出主名者。決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書人也。君相與平。非平者在下比。舉國言之。起二國人皆善也。通義云。左氏許惠卿說。此爲燕與齊平。推尋經文。下有叔孫舍如齊在盟。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在盟。情事正同。且以僖公之篇。衛人侵狄。狄衛人及狄盟。較之彼間無他事。而重舉衛。此伐在隔年。而不重舉北燕。其非燕齊平審矣。按經例。如燕與齊平。不得僅曰暨。齊不言暨。則魯與諸侯平之辭。下叔孫舍如齊在盟。卽齊平之徵。孔說是也。左疏引服氏說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隄。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其說非是。齊自崔杼伐魯後。景公卽位。求好于晉。旋卽向戍。弭兵十餘年間。惟慶封通嗣君來魯。一聘外無朝聘往來。雖無侵伐。不得資謂和好。是時蓋因魯結援晉楚。又與吳爲昏。齊又崔慶甫平二惠。不兢求平於魯。事所或有。不得謂齊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也。崔氏應櫛吾亦慮稿萬氏隨筆曰。以爲燕與齊平者。杜氏本許惠卿之說也。以爲魯與齊平者。孔氏宗賈逵何氏之說也。杜說順傳。而本文自背。孔氏據經。而前後可通。諸儒多從孔氏。劉公是更載左傳齊求之也。句爲齊魯之事。齊侯次于隄。下爲燕平之事。尤爲明確。愚按。魯與齊平。下經書叔孫婁如齊在盟。是也。燕與齊平。下傳記鄭伯有事齊平燕之月。是也。春秋書平。必有關天下大故。燕齊平不必詳。則所書當是齊魯之平耳。○注月者至暨也。○定十一年冬。及鄭平。書時。此月。故解之。刺內暨暨者。隱元年傳。及猶汲汲。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平善事而不汲汲。故書月以刺之。穀梁傳曰。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義同。○注時魯至于齊。○下十年十有二月。下注云。去冬者。蓋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貶之。明時方結婚于吳也。上六年冬。叔弓如楚。此下云公如楚。是外慕強楚也。

### 三月公如楚。

### 叔孫舍如齊莅盟〔疏〕

釋文舍二傳作媯說文女部媯不順也从女若聲春秋傳曰叔孫媯古若聲舍聲同部顯氏炎武唐韻正云媯丑略切上聲則音舍春秋昭七年叔孫媯公羊作舍是也漢書西域傳媯

羌師古曰音而遮反遮从庶聲亦同部字也左氏莅作洌並俗當作隸說文立部隸臨也。是也穀梁傳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非公羊義見僖三年。

###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陳楚弑其君虔于乾谿〔疏〕

包氏慎言云經書四月甲辰朔據麻爲月

之三日五行志劉歆以爲二月魯衛分臧氏恭壽以三統推是年正月甲戌朔大二月甲辰朔大三月甲戌朔小四月癸卯朔二日甲辰○注是後至乾谿○校勘記云鄂本同疏及閩監毛本下有蔡字此脫楚滅陳蔡者卽下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是也楚弑君乾谿見下十三年五行志下之下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楚靈王弑君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之又滅蔡後靈王亦弑死較何注加詳志又引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晉季孫宿卒晉侯謂士文伯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宴宴居息或盡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公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適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推日食之占循變復之要也易曰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是故聖人重之載於三經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亡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

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按此推日食之占下蓋劉歆釋傳語也。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戊辰月之二十九日

九月公至自楚〔疏〕通義云如楚危月出致同例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有癸未月之十五日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注〕當時而日者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臣下廢

之自下廢上鮮不爲亂故危錄之〔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癸亥月之二十六日○注當時至錄之○隱三年傳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今此衛侯惡卒於八月此十二月正五月當時

而日故言危錄之也輒有惡疾者下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輒傳母兄稱兄何以不立有惡疾也是也不早廢之云云何氏蓋以經作危不得葬辭故云然左傳亦以靈公爲孔成子等所立或卽孔烝鉏史朝廢之也白虎通攷黜云世子有惡疾廢者何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按下二十年注云惡疾謂瘖、盲、癘、禿、跛、不逮人倫之屬穀梁彼傳云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是卽何氏所謂跛與禮喪服云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注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今君受國於曾祖是卽有惡疾宜廢是也故禮記喪服小記云庶子王亦如之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繫蓋世子有廢疾則不可承



祭臨民。故婦人有惡疾亦在七出之科也。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注〕說在元年。變其言陳者。起招致楚滅陳自此始。

故重舉國。〔疏〕

注說在元年。即上元年傳云。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是也。○注變其至舉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言其此特言

陳。故解之。又大夫相殺亦稱人。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是也。上元年傳又云。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故此變言陳以起之。通義云。變其言陳者。世子繫君言其則可繫。招言其則不可。言其公子則不可。言其乎先君。何為可言其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有辛丑月之五日。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疏〕

通義云。招所使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疏〕

通義云。招所立也。陳杞世家。招殺悼太子。立留為太子。哀公自經殺。招卒立留為陳君。楚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

秋。蒐于紅。〔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度云本亦作蒐杜云蕭縣西有紅亭大事表云今為江南徐州府蕭縣蕭為宋地蕭叔所封邑傳云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商即宋也豈魯蒐于近宋之鄙而蕭縣魯亦有其地與水

經注獲水篇獲水又東歷洪溝東注水南北各一溝溝首對獲世謂之鴻溝非也春秋昭八年蒐于紅杜預云沛國蕭縣西有紅亭即地理志之虹縣蓋濟名音同非楚漢所分矣馬氏宗權左傳補注云劉昭郡國志注於泰山奉高云紅亭在縣西北杜預曰接宋衛也於沛國虹縣引地記云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是劉昭於奉高紅縣兩地皆以為昭公蒐地奉高屬泰山郡本魯地紅應在是沛國去魯太遠杜預亦疑其非劉昭因晉書地道記而誤何紀瞻亦疑其非不足據也按根牟魯東界在古琅邪陽都縣紅地應相去不遠其以為在泰山奉高者近是一統志紅亭在泰安府東是也紀要謂在鳳陽虹縣西者誤

蒐者何簡車徒也。〔注〕徒眾。〔疏〕

注徒眾○周書芮良夫解實繁有徒注徒眾也文選東京賦結徒營薛注徒眾也漢書刑法志卒正三年簡徒注徒人眾又食貨志賦共車馬

甲兵士徒之數注徒眾也莊子徐無鬼云無徒驟於鑿壇之宮注步兵曰徒隱八年左傳彼徒我車注徒步兵也則徒與車對車謂乘兵徒為步兵也故僖二十八年左傳云徒兵千襄元年敗其徒兵于洧上皆是也

何以書蓋

以罕書也。〔注〕說在桓六年。〔疏〕

注說在桓六年○桓六年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

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是也左疏引賈云蒐于紅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權在三家也然則下十一年大蒐于比蒲二十二年大蒐于昌穀定十三十四年大蒐于比蒲將何說乎舊疏云為蒐之法比年作之今此不然故云以罕書是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疏〕

通義云。不去大夫者。非討賊之辭也。蓋過實不與弑。而招歸罪焉。若魯釐討爲氏之比。按公羊傳僅元年有云。招將自是弑君也。注云。孔瑗弑君。本謀在招。春秋書殺過。

同大夫相殺之例。則過與謀與否。

無文以定。孔氏取左傳爲說也。

大雩〔注〕先是公如楚。半年乃歸。費多賦重所致。〔疏〕

注先是至所致。○卽上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是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壬午。十月無壬午。十一月之二

十一日。孔瑗。左傳殺梁瑗。

作瑗。古爰聲。瑗聲同部。

葬陳哀公。〔注〕

日者。疾詐諛滅人也。不舉滅爲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諛託義。故列見之。託義

不先書者。本懷滅心。重舉陳者。上已言滅。不復重舉。無以明。〔疏〕

注日者至人也。○春秋之義。滅例書月。今此書日。故解之。若然。上四年。遂

滅厲。注。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責之略。此亦靈王。書日責之者。詐諛滅人。惡尤重。故書日以疾之。通義云。劉敞曰。此楚子也。其稱師何。既曷爲。既乘人之亂。滅人之國。執人之賊。殺人之臣。稱侯則疑于伯。稱人則疑于討。滅重矣。故壹見之於師也。謹案。孔瑗不言大夫。討賊之辭也。蓋招所使殺偃師者。若成濟之比。按劉敞本范甯說。○注不舉至見之。○襄六年。齊師滅萊。注。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則此亦直書楚師滅陳已足。復列見執公子招。殺孔瑗。葬哀公。正以見其託討賊滅人國故也。穀梁傳。

惡楚子也是也。○注託義至滅心。○宣十一年先書楚人殺陳夏徵舒。下云丁亥楚子入陳。注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是莊王本行義討賊後乃有利陳之心。故先書殺陳夏徵舒。後書入陳。羅王本懷滅心託義討賊與莊王異。故先書滅以誅心。○注重舉至以明。○舊疏云成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哀婁。不重舉齊。此重舉陳者。上已言楚師滅陳。若不復舉陳。無以明其是陳人矣。通義云承上滅陳文已明復事事繫陳者。深存陳之意。按穀梁傳云。葬陳哀公。不與楚滅閔公也。注滅國不葬。閔楚夷狄以無道滅之。故書葬以存陳。孔義本此。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注〕陳已滅復見者從地名錄猶宋郟以邑錄不舉小地者顧後

當存〔疏〕

注陳已至邑錄。○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郟。郟本國名。春秋前爲宋所滅。故以邑錄。是以桓二年有取郟。大鼎事也。○注不舉至當存。○舊疏云陳是總號。會時未必在其國都。所以不舉小地而舉陳者。正以楚人暴滅。春秋欲閔陳而存之。故選舉其大號言也。其存陳者。卽下經夏四月陳火是也。

許遷于夷〔疏〕

水經注淮水篇。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水上承沙水。于城父縣右出。東南流。逕城父縣。故城南。縣故雋夷之地。春秋昭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矣。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言夷田在濮水西者也。然則濮水卽沙水之兼稱。得夏肥之通目矣。杜云城父屬譙郡。按譙爲今亳州地。

夏四月陳火〔疏〕

左氏作陳災。杜云陳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按彼爲天下記異。不得以例此。

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注〕据災異爲有國者戒。〔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無下陳字。存陳也。〔注〕

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此大意欲存之。故從有國記災。〔疏〕注陳已至記災。校勘記云。鄂本大作天。此誤。按紹熙本亦作

天。舊疏引考異郵云。陳火之類。未當誅絕。天曉其君。死灰更燃之意。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左疏引賈服說。亦言懲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尙爲國也。范云。陳已滅矣。猶書火者。不與楚滅也。李氏貽德賈服注輯述云。春秋之例。外災不書。往弔來告。則其書法如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必繫其國名於火處之上。時陳既爲楚縣。若與楚有陳。則當曰楚陳火。今曰陳火。明陳國尙存。不與楚滅。爲繼絕存亡之義。明矣。若然。則沙鹿梁山崩。何不繫晉。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公羊傳曰。爲天下記異。與災火之異。係一國者有殊。故不繫晉也。十三年經云。陳侯吳歸于陳。不言楚復封。則楚雖滅陳。固不與其滅也。不與楚滅。則亦不斥陳亡矣。通義云。姚大夫曰。言存陳者。孔子悲之也。滅國多矣。曷爲獨悲陳而存之。以楚託於名義。若義當滅陳。世無敢議楚罪者。若是陳將竟滅矣。而幸而復存。是可悲矣。是以春秋於其未復而亟存之也。廣森謂陳已滅。則春秋雖欲存之。他無可記。故因天火而錄之。不用外災常例矣。故左傳。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是天欲存之也。陳蔡等滅陳。最無罪。明德之後。又非喪度可比。故天特存。以勸懲示。春秋卽因之。書以起繼絕存亡義也。曰存陳。悌矣。〔注〕書火存陳者。若曰陳爲天所存。悲之。

〔疏〕舊疏。悌。謂悲也。成十六年傳在招巨悌矣。曷爲存陳。〔注〕据災非一。天意曷爲悲陳而存之。〔疏〕注据災至存之。

○舊疏云。弟子之意。以爲春秋之內。書災者。非止一處。曷爲於此災上。悲陳而存之。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注〕罪人。招也。殺人之賊。

〔注〕孔瑗弑君賊也。葬人之君。〔疏〕

八年左傳疏引賈服亦云。楚葬哀公。不取彼傳袁克私葬爲說。孔疏云。若是楚葬。宜云楚人葬陳哀公。當如齊侯葬紀伯姬。不得直

首葬。按十三年經。葬蔡靈公。彼傳云。平王卽位。既封陳蔡。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是蔡靈公亦爲平王所葬。春秋何不云楚葬也。

若是則陳存悌矣。〔注〕楚爲無道。託

討賊行義。陳臣子辟門虛心待之。而滅其國。若是則天存之者悲之也。不書孔瑗弑君者。本爲招

弑。當舉招爲重。方不與楚討賊。故沒招正賊文。以將與上貶起之。月者。閔之。〔疏〕

注楚爲至之也。○下十一年左傳。叔

向對韓宣子曰。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是楚託討賊。陳臣子待之而滅事也。漢書五行志上云。九年夏四月。陳火。董仲舒以爲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關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其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劉向以爲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皆外事。不因其宮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水火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遂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鴇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鴇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鴇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己卯。楚滅陳。經義雜記云。按所引

左氏說乃秦漢以來舊誼。當與伏生書傳毛公詩傳等觀。不獨足以補正杜注而已。董劉說公穀。推所以致災之由。一自遠者言之。一自近者言之。考宣公十一年陳亂。陳臣子痛國之亂。而望楚之救也。故開門延楚。乃乘其亂而滅之。陳之臣子痛益深矣。幸聽叔時之言。復封陳庶。爲善補過者。而又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則與滅陳國而虜其民人無異。陳之臣子。懷羞愧憤恨之心。欲快意與楚者。非一日矣。今復爲之滅。是以陰毒之氣蓄之久。而發之烈也。此董生遠推意也。劉子政說穀梁。以爲招殺大子偃師。故天降之災。楚已滅陳。而復營陳者。不與蠻夷滅中國也。按宣十一年。楚子入陳。傷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義本此。故賈服注左傳。范注穀梁。無以盡同。獨杜氏好爲異例。輕改舊說。非也。○注不齊至起之。○上元年注云。孔瑗弒君。本謀在招。故舉招爲重。貴以弒文。不言孔瑗弒君也。解上八年營陳侯之弟招義也。不與楚討賊者。決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文不與而實與也。此皆不與。故沒討招之文。謂不於討處貶之也。以將與上貶起之者。上貶。謂元年稱公子不稱弟爲貶辭也。明此雖沒正賊。然本謀在招。上已貶明。故得與相起。○注月者閔之。○舊疏云。正以外災例時。卽襄元年春宋火之屬是。今而書月。故言閔之。閔義具上。

秋。仲孫纒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晉欒施來奔。〔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晉欒施。左氏作齊欒施。孫志祖云。此非晉之欒氏。公羊經文誤。當同左氏作齊。按穀梁亦作齊。惠氏棟周易本義辨證云。晉孟喜作齊。子西反。義同。吳氏曰。說文作

晉按齊古文晉篆文晉今文愚謂晉改爲晉始於蔡邕石經古晉字讀爲齊音子斯反又卽移切見春秋傳及公羊釋文嘯堂集古錄有晉姜鼎晉姬姓安得稱姜必齊姜也古文多借用故晉字或借爲齊晁以道以齊爲古文是春秋齊晉無別矣恐未然按說文鄆从邑晉聲左氏莊元年釋文莊十一年釋文公羊桓七年釋文莊元年釋文十一年釋文穀梁莊元年十一年釋文並音鄆子斯反又子移反玉篇亦音鄆子斯切又哀十三年傳注敗齊師于箇疏箇字有晉字知古音晉齊字音往往通轉矣金氏延棟齊樂施晉樂施解云齊樂施公羊作晉樂施施字子旗齊惠公後非晉樂氏按晉卽齊字晉卦之晉孟氏作齊齊晉一也說文晉从日晉聲今人以晉易之非也蓋齊可爲晉晉不可爲晉蔡石經改晉爲晉而齊晉字不通矣然則古齊字本爲晉非古晉字讀爲齊也公羊不異說甚明晰

秋七月季孫隱如叔弓仲孫纓帥師伐莒〔疏〕

釋文隱如左氏作意如古隱意一音之轉禮記少儀隱情以度注隱意也思也又中庸壹戎衣注衣讀如

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是殷有衣音與隱有意音同

戊子晉侯彪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齊戊子月之七日

九月叔孫舍如晉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注〕去冬者。蓋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貶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釋文。宋公戌。讀左傳者音成。何云。向戌與君同名。則宜音恤。穀梁與左傳同。左氏釋文云。戌音成。何休音恤。左氏文二年傳宋公子成。釋文。成音城。本或作戌。音恤。成與戌易混故也。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宋平公鐘銘。宋公成之。經鐘。吳東發跋云。左昭十年傳。宋公成。公羊作戌。史記亦作成。今觀是銘。當以公羊爲正。是平公器也。頌壺銘。甲戌。豐姑敦。丙戌。文皆作成。與此同。又按。左昭二十年傳。公子城。杜注。平公子成。與城同音。若平公名成。其子似不得名城矣。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甲子。月之十六日。○注去冬。至貶之。○舊疏云。正以論語。禮記。皆有昭公取于吳。謂之吳孟子文。但不指其取之年歲。今無冬。更無他罪。可指。是以何氏以意當之。娶吳孟子不書。諱取同姓故也。通義云。謹按。此公羊師說相承。必有所受。坊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謂齊夫人。至自吳。不書姬氏。是不修春秋文如是。君子修而削之矣。蓋事在是年冬十月。或十一月。不存其事。故亦不存其目。若移冬于十有二月之上。則諱意不顯。春秋之爲諱也。沒其文而不沒其實。必有所託。以見端云。極爲諦當。而舊疏引賈服曰。無冬。刺不登壺視氣。考登壺視氣。見僖五年。彼傳以爲禮。明平時皆不行此禮矣。何獨於此年譏之。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

葬宋平公。〔疏〕

左氏穀梁作春王二月。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諸侯五月。同盟至。平公以十年十二月甲子卒。至是年二月葬。僅遠三月三月而葬已速。況踰月乎。公羊傳正月。或字之譌。按。既速葬矣。可三月即可踰

也。月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有丁巳，月之十日。差繆略云：穀梁作乾，按今注疏本及穀梁石經皆作虔。

楚子虔何以名。〔注〕据誘戎曼子不名。〔疏〕注据誘至不名。○下十六年，楚子誘戎曼子殺之不書名是也。絕。〔疏〕錢氏大昕謂研堂蒼問云。

間曲禮諸侯滅同姓名，春秋衛侯燬滅邢，邢衛固同姓矣。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蔡非同姓，何以亦書名？曰：禮云滅同姓名者，滅天子之同姓也。陳蔡皆楚虜所滅，不於滅陳名虔，而於滅蔡名之，以其滅周同姓，尤惡之也。春秋之君，滅同姓者多矣。獨於二文見義者，蔡姬姓之大國，非漢陽諸姬可比。誘而殺之，其惡尤甚。衛乘禮之國，文公又賢君，且邢衛同為狄所滅，因齊桓仗義得復社稷，乃敵邢之弱而取之，於義尤為不順。故亦絕之。按滅同姓為滅天子之同姓，此錢氏臆見。蔡般宜討，虔非討蔡之人，復誘而討之，尤為不義。傳明云：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此絕之正義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下十三年疏引作絕也。此脫。

曷為絕之。〔注〕据俱誘之，為其誘討也。〔注〕使不自知而死，故加誘。〔疏〕注使不至加誘。○左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晉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

子伏甲而饜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是其事也。包氏慎言云：般弑父，殺當其罪，不聲罪而誘殺之，與詐殺同科。故絕之。稱名，明當緇爵也。穀梁傳：何為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范云：蔡侯般殺父之賊，人倫所不容，王誅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于中國，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入，傳曰：明楚之討有罪也。似若上下違反，嘗試論之曰：夫罰不及嗣，先王令典，懷惡而討，丈夫醜行，楚虜滅人之國，殺人之子，伐不以罪，亦已明矣。莊王討徵舒，則異於是。凡罰當其理，雖夷必申，苟違斯道，雖華必抑。故莊王得為伯討，齊侯不得滅紀，趙盾救陳，則稱師以大之。靈王誘蔡，則書名以惡之。所以情理俱暢，善惡兩顯，豈直惡夷狄之君討中國之亂哉？夫楚靈

之殺蔡般亦猶晉惠之戮里克雖伐弑逆之國誅有罪之人不獲討賊之美而有累譴之名者良有以也范氏之駁穀梁即據公羊為義也

此討賊也〔注〕蔡侯般弑父而立

〔疏〕

注蔡侯至而立○即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是也

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注〕據與莊王外討晉文譎尊

〔疏〕

注據與莊王外討○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既曷為既不與外討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

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是其與莊王外討事也○注晉文譎尊○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傳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注時晉文年老恐伯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齊朝因正其義所以見文公之功是晉文譎尊春秋無譎辭也

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

予也〔注〕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故不與其討賊而責其誘詐也地者起以好會誘之

〔疏〕

通義云懷惡而討不義讀當於討字絕句白虎通誅伐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非臣也又曰蔡世子班弑其君楚子誅之然則春秋自譎其誘討非謂賊不當討也潛

研堂蒼問云問春秋有討賊之義蔡般弑父自立楚人誘而殺之雖曰不義與殺無罪者亦宜殊科春秋何以無異文曰楚虜亦弑君之賊與蔡般同自當從兩下相殺之例然蔡般之罪終所當絕此當合前後參觀之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殺之公羊傳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也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夫有為般之世子雖嗣立而不得齊爵者不成其為君也春秋之法諸侯有誅絕之罪其子雖無罪亦當廢則討賊之義亦嚴矣楚商臣亦犯誅絕之罪

而子孫享國且數十世。則有弑君不復見之例以絕之。亦未嘗漏網也。○注內懷至詐也。○正以賊所宜討。懷惡而討。故不與其討也。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名以別矣。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爲義。人不被其愛。雖原自愛。不予爲仁。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游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誹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爲義。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合我與宜以爲一言。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社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善而誹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于外。此之謂也。且論己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信。則弗敬。二端之正。僂于上。而僻行之。則僻于下。仁義之端。可無論乎。是春秋弗與靈王討賊。爲其不能先以義治我故也。○注地者。至誘之。○正以下十六年。誘戎曼子殺之。不書地。今言于申。故解之也。明彼非好會也。好會誘之。事具左傳。

###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疏〕

唐石經  
棄作弃。

###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  
有甲申月之八日。

# 大蒐于比蒲。

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說在桓六年。〔疏〕

注說在桓六年○按彼注云五年大

簡車徒。謂之大蒐是也。舊疏云。上八年蒐于紅之下。何氏云。說在桓六年。今復指之者。正以蒐與大蒐。希數實異。禮亦不同。是以不得相因。各指其所在。然則亦譏其罕之義。穀梁注。時有小君之喪。不譏喪蒐者。重守國之備。安不忘危。與左氏義反。與公羊義相足。通義云。古者戰勝以喪禮處之。蒐非爾純吉。且起大役。須先期屬衆。比時有喪。重致衆罷遣。故君子緣人情不譏也。是也。左傳曰。非禮也。又云。叔向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以爲不忘君者。於義似短。

仲孫纓會邾婁子盟于侵羊。〔注〕不日者。蓋諱喪盟。使若議結善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侵羊。

二傳作禘祥。疏本作盟于浸羊。解云。穀梁傳作侵祥字。服氏注引者。直作祥。無侵字。皆所見異也。九經古義云。古祥字作詳。易履。視履考詳。釋文。本又作詳。齊君爽其終。出于不祥。蔡邕石經云。其道出于不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引作詳刑。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皆古祥字。故左傳禘祥。服虔引公羊作詳。今公羊作侵羊者。繁露云。羊之爲言。猶祥與。鄭衆百官六禮辭。亦云。羊者祥也。疑古祥字。詳字皆省作羊。易大壯象。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釋文。詳。詳。齊也。鄭王肅作祥。祥善也。爾雅。祥善也。鄭注車人云。羊善也。杜云。地闕。大事表云。當在今兗州府滋陽縣境。沈氏欽韓云。禘祥當卽大庭庫。魯因以望禘祥。故遂名爲禘祥。在曲阜縣。○注不日至善事。○舊疏云。上五月。夫人歸氏薨。君居喪而與人盟。至十三年平丘之會。邾婁子與晉爲議。不容公盟。而執季孫。理宜書日。見其不信。而不書日者。正以身居大喪。而不以爲憂。是內惡可諱之限。故爲信辭。使若此盟。方欲議論。結其善事然。

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酌、宋華亥、衛北宮佗、鄭軒虎、曹人、杞人于屈銀。

〔疏〕

校勘記云：齊國酌，唐石經諸本同，解云：賈氏作酌字，與此同。服氏及穀梁皆作齊國弱字。按：杜本亦作弱，釋文：屈銀，二傳作厥懋。九經古義云：左傳厥懋，徐仙民音五巾反。說文：歛，讀若銀。又云：懋，从心，厥聲。公羊本口授，故以厥爲屈，以懋

爲銀字異而音同。說文：犬部，獄，从犬，來聲，讀又若銀。則銀聲爲獄之異讀。懋，从其異讀音與。杜云：厥懋地闕，大事表，或曰：在今衛輝府新鄉縣境。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有己亥月之二十五日。

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注〕歸氏胡女，襄公嫡夫人。〔疏〕

注歸氏至夫人。○舊疏云：皆史記文。通義云：按齊歸子野母敬歸之姊，何

氏以爲襄公嫡夫人，非也。疏因附會其初至不齊者，蓋爲世子時娶之。據左傳言會于沙隨之歲，襄公始生，公羊雖無明文，然成十六年傳猶言公幼，則襄公之功可知。假令其娶定在卽位以後，而襄夫人經絕不見者，似本未有正嫡云。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有丁酉月之二十三日，穀梁作世子友。史記管

蔡世家注引世本亦作太子友。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注〕据陳子也。〔疏〕

注據陳子也。○卽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以下于

也。是。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注〕靈公卽般也。不君不與靈公坐弑父誅不得爲君也。不

成其子不成有得稱子繼父也。上不與楚誘討嫌有不當絕故正之云耳。〔疏〕注不君至君也。○卽

襄三十年夏四月蔡

世子般弑其君固是也。靈公弑父當誅故不與爲君。舊疏云靈公弑父而立弑父之人人倫所不容。今而見誅正是其宜。是以春秋不與靈公爲君也。○注不成至父也。○舊疏云莊三十二年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然則稱子者嗣君之稱。春秋之義既不與靈公得爲成君。故亦不成其子有得爲嗣君以繼其父。潛研堂答問云。問春秋書世子者皆宜爲君之稱。蔡世子有何以獨爲貶辭。曰君薨未踰年稱子。薨子則不見貶斥之文。書名又無當國之罪。故從其本號書之。般雖有罪。然蔡之臣民奉以爲君者十餘年。經亦嘗書蔡侯矣。有侯則宜有世子。不稱子而稱世子。從其本稱。非得正之稱。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齊商人蔡般皆弑君之賊。春秋書之曰齊侯蔡侯。無貶辭者已成君也。已成君則從五等諸侯之例。非獎賊也。辭窮則同也。然商人終被弑亡。般亦死楚虜之手。其子又慘死。天道果可畏哉。按錢氏說是也。世子正稱也。書世子有於卽位後則貶。諸侯稱爵正稱也。成四年書鄭伯伐許於喪內則貶猶斯義也。穀梁傳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集解引何君廢疾云。卽不與楚殺。當貶楚爾。何故反貶蔡世子耶。鄭釋之曰。滅蔡者楚子也。而稱師固已貶矣。楚子思啓封疆而貪蔡。誘殺蔡侯般。冬而滅蔡。殺友惡其淫。放其志。殺蔡國二君以取國。故變子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終。劉氏逢祿難曰。君薨稱世子。朋友之不當立。與衛蒯聩同文。與鄭忽異文。公羊傳之信矣。若僅貶楚殺蔡二君。則稱子不更著耶。若以子友疑於子哀。則書蔡子而去其名可也。使若不得其君終于義爲短。于文爲悖。○注上不至云耳。○卽上傳云。楚子處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上絕楚子。嫌蔡般無罪。故於此正之。

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注〕据惡惡止其身。〔疏〕

注据惡惡止其身

○下二十年傳文

誅君之子不立〔注〕雖不與楚誘討其惡坐弑父誅當以誅君論之故云爾

言執者時楚託義滅之〔疏〕

繁露觀德云天子之所誅絕臣子弗得立蔡世子齊逢丑父是也正以春秋天子之事故董生本天子言之漢書趙敬肅王彭祖傳大鴻臚禹奏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

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白虎通封公侯云誅君之子不立者義無所繼也諸侯世位象賢也今親被誅絕也春秋傳曰誅君之子不立又誅伐篇王者受命而起諸侯有臣弑君而立常誅君身死子不得繼之者以其逆無所承也詩云無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為諸侯絕之而已按定元年傳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注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常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辭昭僅不能保有國土當絕子猶不得立何論蔡靈弑父賊乎通義云此春秋託王法也昔周公誅管叔而宥蔡叔厥後蔡仲紹封而管叔之子不得立是其制也既絕其世復稱世子者常辭君薨稱子某今不稱子某即是絕之若併去世子無以知是嫡與否不與立之義反不見也劉敞橫議此傳義與文反而以鄭世子忽為難彼未知伯在喪稱名即與侯在喪稱子同理既書鄭忽於前不嫌不當立矣春秋美惡不嫌可以同辭必欲強相按比又可謂蔡世子般亦與使有蔡之文乎○注雖不至云爾○舊疏云不君靈公以誅君論之何故上四年申之會及伐吳之經上文楚子誘殺之時皆稱爵者凡貶刺之例正可以一事之上足見其惡而已甯可文文皆貶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郟傳云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譏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仇狩也其餘從同是也○注言執至滅之○舊疏云春秋之義舉滅國為重其餘輕者皆從略是以襄六年注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為重是今并書其執者正以楚人託義滅之故見其義也似若上八年注云不舉滅為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諛託義故列見之是也楚既託義執用蔡世子以滅其國常如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然今乃先書滅蔡者起其本懷滅心故也

非怒也無繼也〔注〕父誅子當絕〔疏〕

舊疏云今不成有為子者非由惡其父遷怒其子孫但由



黷公大逆。理無繼嗣矣。是以注父誅子常絕也。其非字有作悲字者。誤。按怒為遷怒。又見莊四年傳。此非怒與。注怒遷怒。齊人語是也。按父誅子常絕。商臣弑父而立。春秋不見誅文。其子莊王復有美辭者。商臣倖逃天誅。莊王又賢春秋必假事以示法。彼既無可託。故直於蔡般父子張義。明彼亦從同也。又見天之進楚。直同禽獸。如梟鏡之物。並生於世。在不屑誅絕之科。非如蔡為姬姓之長。正當有父子君臣。天討之所宜加。故聖人亦因天而備責之。且蠻夷猾夏。自楚成始。假手其子以斃之。臣不臣。子不子。乖戾之氣。蓋相尋也。

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注〕持其足以頭築防。惡不以道。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日者。疾諛滅人。〔疏〕

通義云。意時有所築。陸善崩潰。殺人譽之。義或然也。○注持其足以道。○何蓋以意言之。或別有所據。僖十九年。鄭襄人執鄆子用之。傳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注惡無道也。不言社者。本無用入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此不言防。與彼義同。不以道。即無道也。○注孔子至亂也。○論語泰伯篇文。包云。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何蓋引人而不仁為證。因連下引之。與此無涉也。潛研堂答問云。宋襄公用鄆子。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注日者至滅人。○正以滅例月。此書日者。上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齊日同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疏〕

差繆略云。北燕伯。左氏作北燕伯款。唐石經左氏無款字。毛本年誤月。伯于陽者何。〔注〕即納上伯款。非犯父命。不當言于陽。又微國出入不兩書。伯不當再出。故

斷三字問之〔疏〕

注卽納至于陽○此據納制贖于戚事爲說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剋于戚。傳云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注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

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是也。今此納北燕伯于陽。若是上三年出奔齊之北燕伯款。今納之北燕可也。既出奔稱伯則非犯父命。何爲納之于陽。與于戚間文也。○注又微至再出。○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注頓子出奔不齊者。小國例也。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注不齊出小國例也。是春秋之義。小國出入不兩齊也。北燕微國。出奔齊卽入不當再見。齊北燕伯也。○注故斷至問之。○公羊義以伯于陽連讀。

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

之矣。〔注〕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爲伯。

子誤爲子陽在。生刊滅闕。〔疏〕

公羊問答曰。問子曰我乃知之矣。與史通所引不同何也。曰。當是劉知幾所見之本。異也。故子曰下有齊之事三字。○注子謂至其事。○襄公二十一年傳。孔子生。至是

年二十三歲。又昭二十四年。仲孫纘卒。左疏引服曰。賈逵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據此。知昭公十二年孔子正合二十三歲。故得知其事。○注後作至滅闕。○通義云。此當爲納北燕公子陽生于某地。自生以下字並滅爾是也。史記者。舊疏引閔因敘所稱。使子夏等十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是也。

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

〔注〕如。猶奈也。猶曰奈女所不知何。甯可強更之乎。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子

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疏〕

注如猶至之乎。○經傳釋詞。凡經言如之何如之何者。皆是如詞助也。易屯六二。屯如。賈如。子夏傳。如。辭也。按如卽無如。無如卽奈意。凡經傳言如之何者。皆奈之何也。

強釋文作彊。葉本作強。凡彊弱字作彊。勉強字作強。舊疏云。孔子云。當是歲時。我已年立。具見其事。奈汝在側之徒。不見之何。孔子雖知伯于陽者是公子陽生。但在側之徒。皆不委曲。若改之。謂已苟出心肺。故曰甯可彊更之乎。○注此夫至億錯。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億作意。釋文。妄億。於力反。錯也。字或作措。按論語音義。毋意。或於力反。於力反則本作億。於此注合。陸氏以為非誤也。此本錯字。剗改故小。而偏當本作措。疏標起訖作億措。可證。釋文校勘記云。億當作意。鄂本注作妄意。措於力反。下當有下。同二字。且下子絕四。毋意之意音同也。舊疏云。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何氏云。明其狀似雨耳。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實則為異。不以尺寸錄之。孔子修春秋。大有改之處。而特此文不改者。欲示後人重其舊事。故曰。夫子欲為後人法。不欲人妄億措也。億。謂有所疑度。措者。置也。置意於言也。不欲令人妄置意於言矣。按如兩星不及地尺而復。修改之。曰。星實如雨。事本無差。文有小異。若伯于陽與公子陽生。氣殊懸絕。故不敢徑改。恐聽億措也。○注論語至毋我。○論語子罕篇。舊疏云。備於鄭注。今鄭注不可考。蓋取毋意義也。

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注〕唯齊桓晉文會

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疏〕

注唯齊至次序。○僖四年。許男新臣卒。下葬許穆公。注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則許小於曹。然自幽之會。皆許男序于曹伯之上。或

德優於曹與。舊疏謂其盛時事。及其衰末。亦不醇粹。是以僖二十三年。鹹之會。許男序于曹伯之上者。非也。

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注〕非齊桓晉文。則

如主會者為之。雖優劣大小相越。不改更信史也。〔疏〕

注非齊至史也。○閩監。毛本。如作知。誤。何意謂桓文而後。皆主會者次之。春秋因而不改。所為信史也。俞

氏。樾公羊平義。謂其序其會。兩文對舉。蓋言諸侯之序。皆伯主所定。諸侯之會。皆主會者所為。以見春秋所載二百四十年之事。悉據當時之實耳。其以諸侯之序為桓文所定者。蓋晉文踵事齊桓。無大變更。而後又晉人世主夏盟。一循文襄之舊。故推而

上之。以爲皆桓文所定者。兩句皆證明春秋信史之義。若如何解。則齊桓晉文句與上下文皆不屬。按俞義亦未協。桓文之會。所次諸侯卽不同。諸侯自會同外亦無所用序。若謂朝之天子。自有王朝定則。況春秋世朝周鮮。左傳定四年所序踐土之盟。其次卽與春秋不同。是其明證。蓋兩句互文見義。上句其序。謂其會之序也。下句其會。亦謂會有序也。桓文之會。猶能次德之優劣。國之大小。後此則晉楚狎主意爲高下矣。春秋存之以見信。又以見無係褒貶進退之義也。

其詞則

有罪焉耳。〔注〕上孔子名。其貶絕譏刺之辭有所失者。是上之罪。聖人德盛尙謙。故自名爾。

主書者。惡納篡也。不書所篡出奔者。微國雖未踰年君。猶不錄。不足陽下言于北燕者。史文也。北

燕本在上。從史文也。〔疏〕

注上孔子名。○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注其貶至之罪。○舊疏云。卽春秋說云。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齊成。以授

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是也。按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釋名。詞。嗣也。令撰善言相嗣續也。史記儒林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皆卽意內言外之詞也。論衡起奇云。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通義云。詞有褒與貶絕。假天子之事。故謙以爲有罪也。亦猶孟子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按孟子離婁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趙注。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此孔氏所本。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曰。春秋書弑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崔杼之事。時史亦宜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不在此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衎出奔。此以變爲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春秋亦曰。晉趙盾弑其君。齊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春秋亦曰。齊崔杼

弑其君。此以因爲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顯。三綱以名人道以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左氏。傳春秋而獲存。晉乘。楚檇杌。孟子論春秋而幸及。當時則書久而亡焉。懼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姦。惡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賴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莒之弑逆。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鮑與庚輿。必不書人。晉僮僕光。必不稱國。良史又曷可少哉。按晉宋吳莒之弑。稱人與國。即聖人筆削所繫。所謂某有罪者。非史官赴告之失也。如無史官。左傳又曷由知哉。史記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彼注引劉熙孟子注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也。按何氏此注。以貶絕譏刺有所失爲某之罪。以傳文以其詞與其序其會對。皆謂次序諸侯優劣之得失言。故本而言之。與孟子之知我罪我殊也。○注主書至不錄。○春秋立納。入皆纂辭。故云。主書者。惡納纂也。舊疏云。正以上三年之末。伯款出奔。遙歷十許年。計應有君矣。陽生篡之。宜書其出。今不書者。微國之君。被篡而出走者。皆略而不書。假令非被篡。但是微國未踰年之君。卒猶不書。況乎被篡出奔。甯不略之。何氏必將未踰年君約之者。正以所見之世。微國成君之出。例皆錄之故也。即伯款之徒是也。此不書所篡出奔義也。○注不足至文也。○校勘記出史文也。北燕本在上。云閩本同。鄂本無也。字。此衍。監。毛本。北誤。比。舊疏云。若足其文。宜云齊高僎帥師納北燕公子陽生于北燕。今陽生之下。不。言北燕者。正以史之本文。陽生之上有北燕二字。因而從之。不及改順文。

###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齊壬申。據厥爲四月朔。正月之二十九日。亦壬申。經於夏五月。齊葬鄭簡公。簡公以四月卒。即以五月葬。在慢葬之例。宜書日。而經不書日者。同於當時不

日之例則三月  
之卒當在正月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疏〕  
穀梁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然〔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左氏作成熊穀梁作成虔字按穀梁作成虎此作虔誤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左氏傳云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則經文作虎字可知今左氏經文作成

熊或篆文殘脫致誤公羊作成然又因熊然形勢相似致譌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疏〕  
左氏穀梁作公子憇釋文憇魚覲反一讀爲整正領反此釋文云整之領反或作憇魚覲反蓋古音通也哀十一年左傳晉悼公子憇亡在衛釋文憇一本作整通

義云不日者整無罪也整與公謀去季氏從公如晉晉人拒公整惶懼出奔公之復季孫爲之也按孔氏義與何異何氏以內大夫出奔有罪不日也孔義牽涉左氏爲說然左傳南蒯以私怨欲出季氏公子憇欲代季氏許與爲難又欲搆叔季二家不克出

奔絕無因公之  
意何云無罪也

### 楚子伐徐

### 晉伐鮮虞

〔注〕

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爲夷狄所強今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

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疏〕

注謂之至狄之○舊疏云諸夏之稱連國稱爵今單言晉作夷狄之號故須解之中國無義者襄七年傳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不若與楚鄭伯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於是弑之注禍由中國無義是其文也遂爲夷狄所彊者卽四年楚子以下會于申執齊慶封殺之是也今楚行詐滅陳蔡者卽昭八年滅陳十一年滅蔡是也行詐卽託義討招瑗託義討蔡般是也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者卽上十一年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以下于屈銀是也先伐同姓者正以鮮虞姬姓故也校勘記出故爲夷狄所強云諸本同誤也疏中兩引皆作夷狄所彊當據正又出今楚行詐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今作令此本疏中兩引亦作令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今亦作令懼然當讀如孝子聞名心懼之置禮記檀弓置置如有求而弗得注皆憂悼在心之貌是也通義云鮮虞姬姓之國見於世本杜預謂白狄別種妄也後改國名中山左氏哀三年傳有求援於中山者卽是史記中山武公徐廣以爲西周桓公之子雖失其實然爲周之分子無疑耳晉爲諸夏盟主楚翦滅姬宗坐視不救又效楚尤加兵于同姓故稱國狄之春秋特於此責晉之甚者初楚人爲申之會請諸侯于晉晉弗敢競楚由是大得志於中國放乎滅陳蔡者晉君臣爲之也蘇轍曰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罪也能伐鮮虞而

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齊之繁露。楚莊王云。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禮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安之。於彼無親。尙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強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集解引何君廢疾云。春秋多與夷狄並伐。何以不狄也。鄭君釋之曰。晉不見因會。以綏諸夏。而伐同姓。貶之可也。狄之太重。晉爲厥懋之會。實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能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劉氏逢祿難曰。狄之所以貶之也。若僅貶之以起文。則辭費矣。鄭取董何之義。以增飾傳文。安足以起疾乎。按左疏引賈服。亦取穀梁爲說。而范甯以穀梁意非。然其荅薄氏。亦言楚滅陳蔡。而晉不能救。棄盟背好。交相攻伐。其責晉之義。亦大同公羊也。蓋與夷狄並伐。事所恆有。何以不狄。誠如何君所難。漢書地理志。中山國新市。下引應劭曰。鮮虞。子國。今鮮虞亭是。按新市在今正定府新樂縣。





# 公羊義疏六十三

昭十三年

盡十七年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疏〕

通義云。費內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蓋季氏之臣有南劓者以邑叛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疏〕

上十二年左傳云。楚子次于乾谿。杜云。在譙國城父縣南。大事表云。在楚東境。

今江南潁州府亳州東南七十里有

乾谿。與城父村相近。即漢城父縣也。

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注〕据齊陽生入惡不言歸。〔疏〕

注据齊至言歸。即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是也。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之

家。自是往弑舍。故爲篡辭。歸者。出入無惡之文。今公子比亦弑君而言歸。故据以難。

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爲無

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

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注〕時棄疾詐告

比得晉力。可以歸。至而脅立之。比之義宜效死不立。而立。君因自經。故加弑也。言歸者。謂其本無

弑君而立之意。加弑責之爾。不日者。惡靈王無道。封內地者。起禍所由。因以爲戒。〔疏〕

舊疏云。歸無惡於弑立也。

者。言所以齊其歸者。正於弑虜之時。比無惡。靈王經而死者。舊疏云。謂縣縊而死也。按論語憲問篇。自經於溝瀆。注。王曰。經。死於溝瀆中也。國語晉語。申生雉經。史記田單傳。遂經其頸於樹枝。索隱。經。猶繫也。廣雅釋詁。絞也。荀子彊國篇。注。經。縊也。左傳亦云。王縊于芊尹申亥氏。繁露王道云。楚靈王行強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怨。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慙。公子棄疾卒。令靈王自殺。而取其國。處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此非盈意之過耶。又曰。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壞。虛注。壞。猶傷也。又五行相勝云。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司營爲神。主所爲。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調順。主指聽從。爲比。進主所善。以快主意。導主以邪。陷主不義。大爲宮室。多爲臺榭。雕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徭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及其身弑。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過度失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新語懷慮云。楚靈王居千里之地。高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尙道德。作乾谿之臺。立百仞之高。雖登浮文。窺天文。然身死於棄疾之手。淮南泰族訓。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騷動。百姓罷敝。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易林需之泰。楚靈暴虐。罷極民力。禍起乾谿。棄疾作毒。扶伏奔逃。身死亥室。是皆以弑君謀起。棄疾。故比歸無惡於弑立也。左傳與此小異。亦云。蔡公使須務牟與史脾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又云。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劍師及警。梁而潰。與此會乾谿之役語大同。○注時棄至立之。○舊疏云。正以經書自晉。故得爲有力之義。故如此解。校勘記云。此本晉誤。有可誤。司今據諸本訂正。按紹熙本不誤。○注比之至弑也。

○繁露王道云。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通義云。高閔曰。棄疾不得比之勢。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遲欲爲君。則成楚靈之弑者。乃比也。若使人受其名。已享其利。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置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弑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是則君弑。由於比立。故比宜坐弑。比之義宜效死。不立。下傳文。○注言歸至之爾。○桓十五年傳。歸者。出入無惡。故爲明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加弑責之。卽責其不效死而立也。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是亦以比不弑君。故弑爲加弑焉。校勘記出。謂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云諸本同。誤也。鄂本謂作明。疏引注同。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明。又出加弑責之爾。云此本疏中引注作加殺。閩監毛本亦改作弑。○注不日至無道。○舊疏云。正以宣二年秋七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獫。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則。春秋之義。不問加弑與否。例皆書日。此不日。故解之。按晉靈亦無道。而日者。晉靈止宮中虐戾。害不及民。又有趙盾諸人執政。非如楚靈之黷武樂禍。外肆殄滅。內極力役。殃民淫刑。多行不義。故不日。以惡無道。○注致內至爲戎。○宣九年。襄七年。下二十五年等傳。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地。故解之。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注起時衰多窮厄。伐虘。而卒于諸侯會。上。故地危之。襄七年。鄭伯髡原卒于操。傳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下二十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此何以地。憂內也。注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是則諸侯卒其封內不地。今此靈王見弑。由於乾谿。故著地以爲戒也。潛研堂答問云。楚子虔弑于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于虔。伐吳。執慶封。滅賴。滅陳。蔡史不絕書。而無救于弑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

## 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疏〕

左氏穀梁弑作殺。孔氏音義云。弑。二家經作殺。若然。則比專得弑君之罪。而棄疾反類於討賊之人矣。不亦頗乎。此條及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公羊經文皆特長於

左。數。

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注〕据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疏〕

注据齊至舍○文十四年彼傳云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

何已立之已殺之成使者而賤生者也注惡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為則彼未踰年見弑稱君此亦未踰年君稱公子故据以難舊疏所以不据僖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者正以取成君之號以難公子義強也

其

意不當也〔注〕据上傳知其脅〔疏〕

注据上傳知其脅○即上傳云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繁露王道云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是也穀梁傳曰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

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比之不殺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弑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是亦以比無弑君之意與此同惟彼經弑作殺故以當上之辭為解果爾則經常書楚殺其大夫公子比矣故當從公羊作弑

其意不當則曷為加弑焉爾〔注〕据王子朝不貶〔疏〕

注据王子朝不貶○下二十二年尹

氏立王子朝注王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是則子朝不貶此亦不當加弑故据以難

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疏〕

通義云卷綏而比出比歸而虔綏比

自謂於虔無一日君臣之義然而君子惡比受棄疾之君已而樂成其弑也故歸弑於比以為後世大防比不立而弑虔謂之討賊比立而殺虔是弑而已矣孔氏此論可謂持平矣故吳光弑僚致國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君子以其不受為義於其來聘焉賢之其不殺光者札力不能討君子恕之若受光之讓能逃弑君之罪乎可與比事反觀也效死不立猶孟子之效死勿去謂寧死不立也經韻樓集云此以上釋上文經書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也比實未弑經書弑其君虔上傳未釋故於此既釋仍稱公子比之下補釋上文所以書弑之意謂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不當為棄疾所脅也受脅而首亂故云弑

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

〔注〕据經言弑公子比也。〔疏〕

文十六年傳大夫相殺稱人通義云。雖不言楚人又不言殺公子比意。

言將自是爲君也。〔注〕故

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也。不言其者比實已立。嫌觸實公子棄疾則楚子居也。〔疏〕

正以棄疾弑比之後卽自爲君。

故注云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也。舊疏云同文卽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通義云棄疾奉比爲王而已爲之司馬。比雖不成君棄疾固君之矣。故經曰弑公子比既不與比以君之名仍罪棄疾以弑之實一言而權衡各當如此。經韻樓集云經有殺譌爲弑者乎。曰有公羊經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是也。既言弑則下當言其君比不得云公子比也。既言公子比則上當言殺兩相殺耳不得云弑也。春秋言弑其君者二十三言弑吳子弑蔡侯者各一言弑其君之子者一總爲二十六皆君也。未有書弑公子者也。公子比被脅爲亂首故春秋正其罪曰弑其君所以敵天下後世倉被脅首亂以成篡弑者也。公子棄疾殺之如衛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討賊之辭此不言楚人殺公子比而乘之楚公子棄疾者棄疾非有討賊之誠主於自立而已。是深惡之也。比雖自立不可言弑。比言弑者是殺州吁殺陳佗皆當言弑也。左氏穀梁皆作殺。惟公羊作弑。傳曰此其稱名氏以弑何於春秋書法大不合。由今攷之乃何劭公之誤而傳未嘗誤。公羊經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固與左穀同也。傳曰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稱名氏以殺與稱人以殺爲異文。異在稱人稱名氏不在稱殺與弑。經著於竹帛者既譌何氏又襲譌爲註此何氏之學主於株守不知正誤故往往經闕文猶臆爲之說而此尤於大義有傷也。按段說非是。經文如作殺則傳文但云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何可矣。何爲連以弑問之。正以將爲君故加弑文也。如以州吁陳佗爲比則當書楚人殺公子比。何爲特著棄疾。棄疾非同謀之人猶可曰以討賊予之也。弑君之事起于棄疾本欲先脅比立後再去比。其弑比之心卽萌於弑虜之時。故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是其心路人皆知矣。晉惠殺里克猶不予以討賊辭。況曾所臣事之君復予之討賊辭乎。棄疾爲子司馬無論其誠心臣事與否其君臣之名無以易也。春秋書弑公子比非以成死者乃以賤生者

也。故楚世家亦云。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也。潛研堂答問云。楚公子比之弑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彼雖左穀相殺爲說。而義則本公羊。若如段氏。謂未有書弑公子者。春秋無達例。如弑君之子。闚弑吳子。盜弑蔡侯。皆別無所見。何獨於弑公子疑之。比之稱公子。猶餘祭申之不稱其君稱爵也爾。○注不言至公子。○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下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皆言其此不言其故解之。正以若言其則似實公子。明比已爲君故也。○注棄疾至居也。○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則作卽。疏同。楚世家云。棄疾卽位爲王。改名熊居。是爲平王。下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婁子于平丘〔疏〕

杜云。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大事表云。寔字記。在封丘縣東四十里。蓋縣與封丘接壤。陳留風俗傳曰。衛靈公所置邑。水經注濟水篇。又東過平丘縣南。北濟也。縣故衛地也。春秋於昭公十三

年。諸侯盟于平丘。是也。故一統志。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五十里。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注〕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討棄疾。故詳錄之。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

無異事。可知矣。〔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戌。月之十日。差經略云。甲戌。穀梁作庚戌。唐石經穀梁泐。注疏本亦作甲戌。○注不舉至錄之。○文十四年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彼亦會盟並有。經止書盟。舉其重

者也。不別言會于某。此會盟並舉。故解之。欲討棄疾者。舊疏云。諸侯欲討棄疾。以上有棄疾弑君之事。下傳有諸侯遂亂之言。故知於閒詳錄此會欲討之矣。蓋以凡詳錄者皆所善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諸侯會于平丘。謀誅楚亂臣。是公羊舊義也。○注

不言至知矣。○舊疏云：春秋之義，會盟咸有，而間隔事者，則重言諸侯。卽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以下子召陵，侵楚。夏四月，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然則彼由間有隔事，劉子不與盟，是以重出諸侯，今則閒無隔事，劉子復與盟，是以不勞重出劉子及諸侯，見其可知矣。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

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注〕時晉主會，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故諱使若公自

不肯與盟。〔疏〕

注時晉至與盟。○舊疏云：言時晉主會者，以此會劉子在其間，故須辨之。知非劉子主會者，以當時天子

復是其見疑不得入晉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魯昭公以事楚之故，晉人不入楚國，強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強吳，爲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以滅鄭。其明年如晉，無河上之患，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楚國內亂，臣弑君，諸侯會于平丘，謀誅楚亂臣。昭公不得與盟，大夫見執，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按其明年句有譌脫，是實晉辭公不與公盟，春秋諱使若公自不與盟也。鄂本肯作冝，下同。

公不見與盟，大夫

執，何以致會。〔注〕据得意乃致會。〔疏〕

注据得至致會。○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是也。今此平丘之盟，公見拒，君子恥見拒，榮見與也。又大

夫被執，不得意可知。今乃致會，故据以難。

不恥也，曷爲不恥。〔注〕据扈之會，公失序恥之。〔疏〕

注据扈至恥之。○舊疏云：卽文七年秋八月公會諸

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跌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是也。

諸侯遂亂，反陳蔡君



子不恥不與焉〔注〕時諸侯將征棄疾棄疾乃封陳蔡之君使說諸侯諸侯從陳蔡之君言還反不復討楚楚亂遂成故云爾公不與盟不書成楚亂者時不受盟也諸侯實不與公盟而言公不與盟者遂亂雖見與公猶不宜與也故因爲公張義〔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此本脫上不字今補正○注時諸至云爾○史記楚世家

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彼雖無諸侯討棄疾事棄疾實恐懼諸侯乃封二國也諸侯從陳蔡君言還反不復討楚或何氏以意言之封陳蔡君事見下廣雅釋詁遂竟也楚亂遂成謂竟成也遂亦有成義國語晉語吾必遂矣注遂成也遂亂猶言成亂也義較直捷通義云時實棄疾復封陳蔡諸侯因楚亂而飾爲己功君子恥之故以不與者爲無恥也○注公不至盟也○校勘記出時不受賂也云諸本同疏引桓二年傳受賂以證之此本作受盟盟字剗改今訂正按昭熙本亦作受賂此決桓二年書公會齊侯以下于稷書以成宋亂彼經又云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太廟非禮也注道此者以春秋之義諱內惡公不與盟而楚亂遂非內惡例所不諱故直書公不與盟明非受賂故無惡不恥也然則桓公受賂亦內惡春秋不諱者彼注云桓公本弑隱而立君子疾同類相養小人同惡相長故賤不爲諱也是也○注諸侯至張義○舊疏云上注云故諱使若公自不肯與之盟今又言此者正以諸侯遂亂是以魯侯不肯與之盟然則上下二注彌縫爲義非別解云因爲公張義者謂魯公不與盟非直爲國諱因見諸侯遂亂大惡公亦不宜與故言因公爲張義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注〕。据歸者有國辭〔疏〕。

注据歸至國辭。○舊疏云。即傳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之屬是也。

不與諸

侯專封也〔注〕。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名者。專受其封。當誅書者。因以起楚封之。所以能起

之者。上有存陳文。陳見滅。無君所責。又蔡本以篡見殺。但不成其子。不絕其國。即諸侯存陳。當有

文實也〔疏〕。

注故使至者也。○校勘記云。毛本有也字。此本實缺。蓋衍字。邇義云。吳世子偃師之子。廬。世子有之子也。有子不絕者。則弗及嗣。猶燬朔之子無絕義也。名者。皆始立國。文無所承也。傳言不與諸侯專封者。謂楚專封

之與彭城慶封傳文同。或因上言諸侯遂亂。反陳蔡。而疑爲平丘會上諸侯者。非傳及何氏之意。然反復經文。陳蔡之爲受封于楚。實無迹可尋。蓋邢衛緣陵。雖犯專封之咎。猶爲與滅國。繼絕世。此則楚滅之。而楚自復之。安足爲德。且粟疾本以利動。故直略之。不復爲文實。豈若陳蔡之自紹其國者。而不與楚之義嚴矣。此即春秋貴明義不貴明事之效也。舊疏云。宜言不與楚專封。而云不與諸侯專封者。宣十一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是楚得言諸侯之義矣。而舊云楚子初無封陳蔡之意。但畏諸侯之誅。遂許封陳蔡之子孫。陳蔡爲之請于諸侯。諸侯止不伐楚。楚乃封陳蔡。然則陳蔡得封。本由諸侯。故傳言諸侯以明之。按舊疏所引舊說。即孔氏所駁之或說也。不與諸侯專封。即是不與楚子專封。見凡諸侯皆不與。故傳不明斥楚子也。言楚子。嫌別諸侯得專封矣。故傳元年。二年。十四年。齊桓封邢。衛杞。皆不言齊桓。亦統斥不與諸侯專封也。是其義也。○注名者至當誅。○舊疏云。諸侯之式。不合生名。今陳蔡之君。既已稱爵。而書名者。正以諸侯之封。宜受于天子。而受國于楚。故名之。見當誅討。不合爲諸侯矣。包氏慎言云。邢以自遷爲文。猶蔡陳之以自歸爲文也。奪其專封。所以彌王義也。誅而稱名。黜之使在微者。例按邢衛杞亦受封諸侯。而經不書名。示誅者。蓋爲桓公諱。桓公存。以繼絕。春秋文不與。而實與。故受封者亦從。恕棄疾封陳

蔡非齊桓比。故於陳蔡之受封。卽書名張義。蓋陳蔡之君。既其邢衛杞亦宜從黜削例也。非邢衛杞可不名也。○注書者至封之。○校勘記云。此本疏引因作固舊疏云。言主書此事者。非直惡陳蔡之君不受天子之命。亦因以起楚封之。按如此注義。則舊說謂平丘之諸侯封之者頗矣。○注所以至實也。○校勘記出無君所責。云鄂本同。疏及閩監。毛本皆作無君無所責。按紹熙本亦作無君無所責。又出卽諸侯存陳。云閩監。毛本作諸侯存之。此作陳。誤。按解云。非謂上會諸侯墾地封之。若是上會諸侯墾地封之。當如救邢城楚丘之屬。傳亦有文實之文。然則存之當作封之矣。按紹熙本亦作存之。按上九年陳火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注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此天意欲存之。故從有國記災。是上有存陳文也。春秋凡書災異者。皆示變人君。實其修政。今陳已滅無君。更無所責。故知爲天欲示存陳。爲死灰復燃象也。又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至上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蔡侯以篡見殺也。彼又云。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是也。蔡般弑父篡立。楚子誅之。春秋不成其子。示誅君之子不立之義。然國無絕理。故書滅蔡。所以書滅者。僖五年傳。滅者。亡國之善辭。注言王者起當存之。故爲善辭也。傳又云。滅者。上下同力者也。注言滅者。臣子與君勤力一心共死之辭。是書滅正爲不絕其國也。陳蔡國皆應存。楚因其二君之後在楚。就而封之。知非諸侯存之明矣。舊疏云。若是上會諸侯墾地封之。當如救邢城楚丘之屬。傳亦有文實之文。宜云城陳蔡。陳云。執城之。諸侯城之。曷爲不言諸侯城之。不與諸侯專封。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存之。則存之可也。注所謂當有文實也。然則春秋於棄疾無實與義。故使若自歸辭。穀梁傳曰。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不與楚之滅。其書滅陳。書滅蔡是也。惟彼無不與專封義爾。餘與此同。

冬十月葬蔡靈公〔注〕書葬者。經不與楚討。嫌本可責復讎。故書葬。明當從誅君論之。不得責。

臣子〔疏〕

注書葬至臣子○上十一年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雖誘之。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是不與誘討也。既不與楚誘討。嫌不書葬。爲責蔡臣子當復讎。以隱十一年傳云。然則何以不書

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故也。今靈公爲楚誘殺。春秋書葬。不責蔡臣子者。以蔡般弑父自立。人人得誅。蔡之臣民宜皆同仇。故不責復讎。而書葬如恆。見當從誅君論也。與桓十八年公薨于齊。下云葬我君桓公者。異彼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仇在外也。仇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注時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不責焉。此楚強蔡弱。春秋亦宜量力不責。知非爲怨臣子辭者。以傳無君子辭也。文又彼方責莊公與仇狩。故於其葬焉。怨之也。又魯桓亦弑兄而立。而春秋不從誅君論。不責復仇者。以魯桓會不致。已爲奪臣子辭。成誅文。故於其葬也。不復示絕。爲春秋惟壹譏而已。故也。通義云。書葬者。爲廬伸討賊之志也。志苟不忘復仇。雖假手於楚。猶蔡討也。亦葬陳靈公之意也。義似迂回。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注〕不日者。略兩夷〔疏〕

杜云。州來。楚邑。按吳自成七年入州來。是年始滅。當是國名。杜以爲楚邑。非若是邑。不得言滅。若果楚邑。當書吳伐楚取州來矣。哀二年。蔡遷于州來。時

州來爲吳邑。畏楚遷近吳也。故彼年左傳云。蔡請遷于吳也。○注不日者。略兩夷。○校勘記云。解云。考諸舊本。日亦有作月字者。春秋上下滅例。書月。然則爲日字者。誤。按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疏引此注云。不月者。略兩夷。此處疏本仍作日。按舊疏又云。上四年秋七月。遂滅厲。注云。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貴之略。然則吳子夷味兄弟立。謀讓位季子。卽爲賢者。而反滅人。宜亦書日以責之。而不日者。正以兩夷相滅。故略之。此舊疏據誤本。而傳會爲此說也。夷味雖讓國有賢行。非楚莊之比。不必據以相例。且彼楚莊。因有王言。與滅國事反。故得日責之也。下三十年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從上州來見義者。因有出奔可責故也。以彼言之。知此文無月。故注就。不月解之也。文承十月之下。言無月者。不蒙上月。蓋不在十月內也。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疏〕

通義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常辭也。左傳不達。乃以僑如爲尊夫人。隱如爲尊晉。尊夫人或可通。尊晉則尤與內其國之義乖戾。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注〕入昭公卒不日。不書葬者。本篡故。因不序。〔疏〕

注入昭至不序。○舊疏云。春秋之義。所傳聞之世。略於小

國。不書其卒。至所聞之世。乃始書之。即文十三年。邾婁子躒。籒卒之徒是也。至所見之世。文致大平。書小國而錄之。卒日葬時。卽下二十八年。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冬。葬滕悼公之屬是也。今此莒君入昭公所見之世。宜令卒日葬時。而不卒日。復不書其葬者。正由本是篡人。故因略之。不序其卒日。亦不序其葬矣。其本篡者。卽上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是也。然則春秋之義。篡明者。例書葬。卽衛晉。鄭突。齊小白。陽生之徒是。今此去疾於上元年。亦有自齊入于莒之文。卽是篡明。例合書葬。但以本篡故。因不序。然則入昭公所見世。小國之卒。例合書日。而上三月。曹伯滕卒。亦不日者。莊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之下。何氏云。曹伯達於春秋。常卒月葬時也。如卒日葬月。嫌與大國同。故復卒不日。入所聞世。可日不復日。然則曹伯終生於桓十年時。以春秋敬老之恩。故。而得卒日葬月。以爲大平。是以入所見之世。雖例可日。亦不復日。是故上文。卒曹伯不書日矣。按去疾篡明。宜書葬。不書者。爲下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奪其嗣君。辭故不與其葬矣。舊疏未明。莒始卒於成十四年。正月。莒子朱卒。所

聞世始卒故不得日此  
宜日而不日故解之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注〕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

之稱氏者明君之子〔疏〕

注莒無大夫○莊二十七年傳文○注書殺至錄之○通義云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禍重又以在近世合錄名氏也若然秦滅莒牟夷之屬皆得言以近

書傳輒發異義者所見之世雖錄小國事載之亦不勝文繁其特書者要各有主書之義若秦亡母弟莒殺公子假令在所聞  
限雖可責健不責今而責之即是以近書矣包氏慎言云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  
不去王者方惡不意篡而殺弟不與子行也莒殺意恢以失子行錄然則先君之服未除而行忍骨肉尤君子所惡失子行言父  
喪未除方稱子宜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殺先君之子以失子行錄絕之於先君也○注稱氏至之子○舊疏云小國大夫假令  
得見皆不書氏即莒慶之徒是也今兼書公子者欲明是君之子故也若言莒殺意恢無以明嗣子不孝按喪服  
傳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實於先君故稱氏明爲先君子蓋庶兄弟若同母兄弟宜如天王殺其弟年夫例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疏〕

釋文夷昧音未本亦作末唐石經諸本作昧按舊疏本亦作昧穀  
梁左氏作末則作昧是也故釋文云然說文日部有味無味玉篇

廣韻味兼收漢書高帝紀漢軍方圍鍾離味於漿陽  
師古曰味莫葛反其字从本末之末即此入聲字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癸酉據麻二月無癸酉  
正月之十七日也鄭氏以此有事爲禘祭曾

子問疏。熊氏云。若喪祭及禘祫祭。雖過時猶追而祭之。故禘祫志云。昭十一年。齊歸薨。十三年。會于平丘。冬。公如晉。不得祫。至十四年。乃追而祫之。十五年。乃禘也。

其言去樂卒事何〔注〕据入者言萬。去籥言名。不言卒事〔疏〕

注据入至卒事。○即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壬午。猶釋。萬入去籥。是也。彼言萬入。此言籥入。彼言去籥言名。此直言去樂。又彼不言卒事故据以難。禮也〔注〕以加錄卒事。即非禮。但當言去樂而已。若去

籥矣。總言樂者。明悉去也〔疏〕

左傳亦云禮也。杜云。大臣卒。故爲之去樂。○注以加至去也。○加錄卒事。決宣八年。不言卒事也。即猶若也。猶莊三十二年。傳。寡人即不起之。即言若非禮。但當如宣八

年之書去籥。言去樂。無爲錄卒事矣。此言去樂。明樂悉去。與宣八年之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殊也。明彼爲知其不可而爲之也。

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注〕

恩痛不忍舉〔疏〕

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注死者不可復生。重莫大焉。是也。春秋說云。或曰祭主於誠。君當祭。雖

大夫之喪。不得以聞。非禮也。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則知春秋之時。大夫之喪。必有當祭不告者矣。唐時大臣喪。輒對仗奏。對仗奏者。謂正當朝不以狀言。但以口奏。唐太宗猶怒爲責之。誠以君臣一體。其疾也。親視之。其殮也。親臨之。其疾革也。必以狀言。然此當朝非當祭也。當祭以聞去樂卒事。春秋備書之。以爲後世法。

卒事〔注〕畢其祭事〔疏〕

通義云。云樂者。哀也。卒事者。君事重也。穀梁傳曰。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

聞。然非卿喪。不得以聞。檀弓曰。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明非有命則不敢告。正以大史非卿故也。經言有事不舉祭名者。略爲變禮。張本不主譏祭。與宣八年同例。按禮記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注。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

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則不止。去樂卒事矣。孔疏。鄭必知往者。以下云。柳莊之卒。衛侯不脫祭服而往。明其君有大臣之喪。亦當然也。聞喪而往。故知未襲也。又按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蓋無祭事時然也。○注。舉其祭事。○校勘記云。闕。監。毛本。其作竟。按紹熙本亦作竟。是也。

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主。謂已主祭者。臣聞君之喪。

義不可以不卽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古有分土無分民。大夫不

世。已父未必爲今君臣也。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疏〕

注主謂至而往。○禮記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

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故何氏謂主爲已主祭者也。君夫人喪。皆宜卽往。祭不可廢。故使家人攝主卒事。恩義兩盡矣。通義云。後魏清河王曄曰。攝主者。攝斂神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尙爲之不釋。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廣森謂大夫聞君之喪。不得終祭。曾子問固言之矣。蓋陰厭而事主之禮畢。醴獻而事尸之禮畢。故攝主與尸事對文。以爲節也。禮曰。士不攝大夫。若兄弟。宗人爲士者。卽不可使攝。若同爲大夫。同當奔喪。又孰相爲攝。益知解詁錯誤。按孔說非是。大夫聞君之喪。無論何時。卽行前往。祭事使人攝行。聞大夫之喪。哀殺。故俟事畢而往。至士不攝大夫。自謂不爲喪主耳。非祭事也。獨不聞大夫士無主乎。如孔說。則必以此攝主爲攝神主矣。凡尸未入之前。設饌于奧。謂之陰厭。少年。司宮筵于奧。視設几于籩上。右之。此爲爲神布席也。不言及設主之事。知無主矣。無主。何攝之有。淺先生禮說云。大夫不終事而往。所以盡君臣之義。使人攝主而祭。所以全子姓之恩。恩義兩盡。未得厚非也。若祭無使人代之者。饋食疏。大夫以上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注。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據此。知有攝主事矣。若以傳有攝主二字。遂指爲木主。



然則曾子問。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亦為攝木主而行可乎。又按。曾子問。天子崩。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醯。不酢而已。疏於時。冢宰攝主。然則亦以為攝木主而行事可乎。難者曰。曾子問。大夫之祭。不得成禮。廢者。君薨。夫人喪。在內。公羊傳何以不廢也。曰。曾子問。諸侯之祭。社稷。聞天子崩。后之喪。廢。鄭注。謂夙興陳饌。牲器時。則此云廢者。當亦指夙興時言。若接祭之後。當亦有不能廢者矣。不能廢而又不能不往。此攝主之說所由來與。且何氏云。不廢祭者。古禮也。言古以見今時有不然者矣。大夫之父。未必為今君之臣。恩所不及。故不得廢其宗廟之祭。春秋以來。譏世卿矣。世為大夫。或不得終祭而往。而要皆非大夫有木主證也。○注不廢至臣也。○此春秋之制也。春秋譏世卿。故大夫不世。則已父未必令君臣。故不廢祭。使人攝主也。其諸侯聞天子與后喪。則廢祭。諸侯世其父祖。莫非臣子也。與大夫禮殊。曾子問。文雖大同。義實有殊。或被擄。今禮言之。春秋援古以正今也。白虎通五行篇。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又諫諍篇。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是也。○注孝經至敬同。○孝經。士章文也。唐元宗注。資。取也。疏以為依孔傳。表記鄭注。資。取也。是也。舊疏云。何氏之義。以資為取。言取事父之道。以事君。所以得然者。而敬同故也。則何氏解孝經。與鄭稱同。與康成異矣。按。鄭稱說。與康成注。皆不可考。校勘記云。閻監。毛本同。浦鏜云。鄭稱。當孔傳之誤。梁玉繩云。鄭傳。為魏侍中。有答魏武帝金幣之間。見續漢書輿服志注。又魏志。延康元年注。引魏略。言傅篤。學大儒。為武德侯。觀。傅。即魏明帝也。丁杰云。孝經鄭注。據此處。疏文。非康成亦非小同。當是鄭傳。孫志祖云。徐彥疏云。與鄭傳同。與康成異。則傳與康成。為二家明矣。

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注〕賓尸事畢而往

也。日者為卒日。〔疏〕

注賓尸至往也。○禮有司徹。鄭目錄云。大夫既祭。備尸於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又注云。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備尸禮崇也。備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

象。而亦足以厭飫神。按目錄言大夫。兼上下言之。上大夫室中事尸。行三獻禮畢。別行備尸於堂之禮。其下大夫室內事尸。行三獻。無別行備尸於堂之事。彼二語尸。一上大夫。一下大夫也。備尸於堂。室中無事。故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如菹醢四豆也。

五俎也。四敦也。兩錡也。四瓦豆也。酌奠之禰也。皆正祭陳於室中者。祝佐食之俎。不皆在室中。祝二豆一俎。在室。二佐食薦俎。東階。悉徹之也。儀禮校勘記。僎。徐本作實。禮經或作僎。或作實。通用僎。正字也。此作實。與詩序同。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徹而僎。尸蓋以紆其象神之勞。是也。通義云。獻尸事畢。不實尸也。假令當實尸而聞喪。則亦獻尸而已。不獻。竈兄弟以下也。按大夫聞君之喪。尙遣人攝主卒事。大夫聞大夫之喪。不過僚友之誼。何遂不及實尸也。獻尸自是正祭禮節。不得謂之尸事。傳明云。尸事畢。自謂事尸事畢。明謂實尸矣。或蓋于尸。侑主人主婦後也。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禰。君聞臣喪。廢一時之祭。故不忍次日再禰。宣八年之譏。猶禰是也。大夫既祭。卽僎尸于堂。可以事畢而往。下大夫并無別行實尸之事。卽禮尸於室中。爲加爵。禮尸則更可卒事矣。蓋主人實爵。酬尸。尸奠爵于薦左後。可以從殺。或無獻實。酢實。酬實。獻兄弟。獻內賓。獻私人。各禮節與。○注日者爲卒日。○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失禮鬼神例。日今非失禮。知日爲卒。

夏。蔡昭吳奔鄭。〔注〕不言出者。始封名言歸。嫌與天子歸有罪同。故奪其有國之辭。明專封。

〔疏〕

左氏穀梁作蔡朝吳出奔鄭。朝昭字通。廣韻三蕭朝。早也。亦姓。左傳有蔡大夫朝吳。按漢彙錯蓋其後。鼂卽朝云。春秋王子朝。漢書古今人表。作子鼂。左傳衛史朝。古今人表。亦作史鼂。文選羽獵賦注。朝晁古字通。故鼂亦作晁。舊疏云。此

作昭吳字。又不言出者。所見之文異。按左氏穀梁皆以朝吳爲蔡大夫。則知此昭吳亦爲蔡大夫矣。而舊解以爲昭吳爲蔡侯廬之字者。似非何氏之意。○注不言至罪同。○舊疏云。正以其君始封之時。名書歸。則舊疏本言歸當作書歸矣。名書歸。卽上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是也。嫌與天子歸有罪同者。舊疏云。書名言歸。與天子歸有罪之文相似。何者。僖二十八年夏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言復歸者。刺天子歸有罪。冬。曹伯襄復歸于曹。注曹伯言復歸者。天子歸之名者。與衛侯鄭同義。則天子歸有罪者。書名言歸。上蔡侯廬亦有罪歸。故言嫌與天子歸有罪同。○注故奪。主專封。○正以蔡侯廬實非天子所歸。故其臣出奔不言出。爲奪其君有國之辭。以其受封于楚。不合有國。明楚之專封。蔡專受其封。皆當誅。上十三年之書名言歸。非天子所歸。義與此。

相起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注〕并十七年食，蓋與李于大辰同占。〔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丁巳朔，據歷爲月之三日，劉歆以爲

三月，臧氏壽養，謂當作五月二日，是年正月戊午朔，大二月戊子朔，小三月丁巳朔，大四月丁亥朔，小五月丙辰朔，二日丁巳，元志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沈氏欽韓以今麻推之，是歲五月丁巳朔，加時在盡，交分十三日九千二百六十七分，入食限。○注并十至同占。○舊疏云：謂此文日有食之，并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皆與十七年有星，李于大辰同占也。其占者，則彼注云：是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凶，是也。通義云：此與十七年甲戌占董生以爲宿，並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弑死，後葬取，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日比再食，其應在春秋後也。按五行志，劉歆以爲魯衛分，臧氏謂當作魯趙，五月丙辰朔，合辰在四月十三度二日丁巳，在四月十四度十二次之分，降婁，魯也，大梁，趙也，降婁終於胃六度，大梁起于胃七度，趙晉地也。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曼子殺之〔疏〕

左氏穀梁作戎蠻。哀四年同。杜云蠻氏戎別種。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漢書地理志河南新城縣曰蠻中。故戎蠻子國。大事表云今河南汝州西南有蠻城。又文十七年左傳周

甘歎敗戎于郊垂。劉昭後漢志以此爲蠻氏之戎也。杜云垂亭在新城縣北。今爲汝州伊陽縣地。左穀皆作蠻字。續漢郡國志河南新城有鄭聚古鄭氏今名蠻中。注左傳昭十六年楚殺鄭子則曼卽鄭之裔也。水經注伊水篇伊水又北逕新城東與吳澗水會。水出縣之西山。東流南屈逕其縣故城西。又東轉逕其縣南。故蠻子國也。縣有蠻聚。今名蠻中是也。漢惠帝四年置縣。汝水篇汝水東歷麻解城北。故鄭鄉城也。謂之蠻中。左傳所謂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是也。杜云城在河南新城縣之東南。又按東觀漢記光武紀。后父郭昌爲陽安侯。子流。縣曼侯。後漢郭后紀作綿。曼侯是蠻曼通也。通鑑注引風俗通云蠻者慢也。故蠻亦作曼。

楚子何以不名〔注〕据誘蔡侯名〔疏〕

注据誘蔡侯名○卽上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子申虔膏名也。

夷狄相誘君子

不疾也〔疏〕

范云楚子不名戎蠻子非中國故亦以其夷狄相誘也。

曷爲不疾〔注〕据俱誘也若不疾乃疾之也。

〔注〕以爲固當常然者乃所以爲惡也。願以無知薄責之。戎曼稱子者。入昭公見王道大平。百

蠻貢職。夷狄皆進至其爵。不日者。本不卒。不地者。略也。〔疏〕

注以爲至責之○白虎通王者不臣云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

化。故不臣也。春秋傳曰夷狄相誘君子不疾。尙書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卽君子所不臣也。又禮記學記疏引鉤命決云不臣夷狄之君者政教所不加。謙不臣也。隱二年注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漢書匈奴傳論云春秋內諸夏而外四夷

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人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也。按此猶孟子告子篇所謂不屑教誨焉者，不屑疾之，正乃疾之深也。但薄責其無知，不以中國禮義繩之也。故楚子不名也。○注戎曼至其爵。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大作太，非。紹熙本亦作大。舊疏云：上四年申之會伐吳，再見淮夷，五年冬越人伐吳，一見越人所見之世而不進之者，君子因事見義故也。何者？淮夷與越，蓋遺大夫會，此是君因可進而進之。且昭公之世，文致大平，實不治定，但可張法而已。甯可文皆進乎？按繁露奉本云：遠夷之君，內而不外，謂此。○注不日至略也。○此決上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日且地故也。戎曼夷狄，敵國雖大，平世亦不合卒，故於是殺也。略之，不書日，並亦不地，皆從略，故雖不在外，四夷限不得醋同諸夏也。

### 夏，公至自晉。

###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疏〕包氏順言云：八月有己亥月之十日，差繆略云：亥，公羊作丑。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唐石經公羊作己亥，二字似磨改。

### 九月大雩。

〔注〕先是公數如晉。〔疏〕注先是公數如晉。○五行志中之上，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感，又大蒐于比蒲。晉叔嚭曰：魯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

君也。君凶感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蓋劉歆語也。按上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皆有公如晉文。何義蓋與上三年同。占八年大雩注，先是公如楚，半年乃歸，費多賦重所致，公數如晉亦宜然。

### 季孫隱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疏〕

差繆略云十月公羊作十一月按今本作十月唐石經同

十有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疏〕

漢書五行志下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食有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以弑死莫敢復責大夫六卿專晉君還事之日比再食事

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劉歆以爲魯趙分左氏傳平子曰唯正月朔應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百官降物君不舉遷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齋夫聽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爲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應謂陰及也冬至陽及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爲純乾凶陰及而陰侵陽爲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降物素服也不舉去樂也遷移時避正堂須時移災復也齋夫掌幣吏庶人其徒役也按所引說曰蓋西漢說左氏者舊說元志姜氏云六月當乙巳朔交分不協不應食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沈氏欽韓以今歷推之是歲九月朔甲戌朔加時在盡交分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五十分入食限臧氏壽恭以三統法推是年閏在五月前正月丁未朔二月丙子朔三月丙午朔四月乙亥朔閏月乙巳朔五月甲戌朔又是年冬至癸酉正月二十七日也戊子小寒三月十三日甲辰大寒二月二十九日己未立春三月十四日甲戌驚蟄三月二十九日己丑雨水四月十五日甲辰春分四月三十日庚申穀雨閏月十六日乙亥清明五月二日是月十七日庚寅立夏以後純乾用事故大史曰在此月也五月甲戌朔距春分已三十一日不及立夏十七日故曰日過分而未至蓋是年魯曆失閏故魯史以爲六月也

秋。郟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賁渾戎。

〔疏〕賁渾戎。左傳作陸渾之戎。穀梁作陸渾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者何。彗星也。〔注〕三孛皆發問者。或言入。或言于。或言方。嫌為孛異。猶問錄之。〔疏〕

爾雅

釋天。彗星為機槍。郭注。亦謂之孛。言其形孛孛似掃帚。開元占經引孫炎云。機槍。妖星別名也。釋名釋天云。彗星光稍似彗也。孛星。星旁氣孛孛然也。御覽引合誠圖云。赤彗火精如火。曜長七尺。○注三孛至錄之。○或言入者。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彼傳云。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或言于者。此經是也。或言方者。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是也。彼傳云。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傳皆云孛者何。彗星也。是三處皆發問。正以言入言于言方有異。嫌孛亦異。是以俱問錄之。三傳皆云。何以書記異也。其言于大辰何。〔注〕据北斗言入于大辰非常名。〔疏〕注据北至入于。○即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注大辰非常名。○舊疏云。正以東方七宿皆謂之辰。故曰大辰。非七宿之常名。而經舉之。因以為難。按此謂恆星中無大辰名也。在大辰也。大火者何。大火也。〔注〕大火謂

心。〔疏〕注大火謂心。○襄九年左傳。心為大火。爾雅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郭注云。大火。心也。左傳疏引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最為明。故曰房心尾也。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大火心也。

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夏小正云。五月大火中。八月辰則伏。辰也者。謂心也。說文屮字解云。辰。時也。又屮字云。房心爲民田。時。郭注爾雅云。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火。用孫說也。然則東方七宿皆可以爲大辰。楚辭遠遊云。奇傳說之託辰星。王注辰星。房星。東方之宿。蒼龍之體。文選注引法言宋注。辰。龍星也。故房心尾通有辰名。故說文學房。小正言屮。自無二義。穀梁傳云。于大辰者。溢于大辰也。范注引劉向曰。謂溢于蒼龍之體。不獨加大火也。舊疏云。釋天云。柳鶉火者。正以柳在南方。亦可爲出火之候。故也。不謂心星非大火。然則爾雅不言心爲大火者。文不備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唐虞夏皆五月昏火中。故堯典以星火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是也。周秦則六月昏火中。故左氏昭三年傳。火中寒暑乃退。杜注。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且中。而寒退。月令云。季夏之月昏火中是也。然則周秦上較虞夏。星候差及一次。此昏且中星所以不同也。火至初秋。則昏見於西。詩云。七月流火是也。火以三月始出。九月之昏始入。十月之昏則伏。左氏哀十二年傳。火伏而後蟄者畢是也。左傳云。西及漢。杜云。夏之八月。辰星在天漢西。今李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彼疏云。月令。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大辰是房心尾也。其星處東方。時在角星北。故以八月之昏。角星與日俱沒。大辰見於西方也。天漢在箕斗間。故是時天漢西南東北。邪列於天。大辰之星見在天漢之西也。今李星又出於大辰之西。而尾東指光芒。歷辰星而東及天漢也。大火爲大辰。〔疏〕爾雅釋天云。大火謂之大辰。左傳襄九年。大火爲大辰。或於商丘。主辰。注。辰。大火也。國語晉語。且以辰出而參入。章注同。

伐爲大辰。〔注〕伐。謂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

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疏〕

注伐謂參伐也。○舊疏云。正以伐在參旁。與參連體而六星。故言伐謂參伐。伐與參爲一候故也。按後漢書郎顛傳。伐作罰。罰者。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考工記

轉人。以象伐也。注。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通義云。參伐連體六星。故舉伐以統參。正猶考工記云。熊旗六旒。以象伐也。夏小正。五月參則見。傳參也者。伐星也。詩召南。維參與昴。傳參伐也。國語晉語。而以參入注。參伐也。文選注引法言宋注。參。虎星也。



亦爲辰參互對。辰爲龍星故也。淮南時則訓。晉參中高注。參西方白虎之宿。詩疏引演孔圖云。參以斬伐。禮記疏引運斗樞云。參伐主斬艾。示威行法。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隔置。曰觜。爲虎首。主葆旅事。索隱引宋均曰。葆。守也。旅。猶軍旅也。言佐參伐以斬艾除凶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參宿中橫三星。其外左右肩左右足四星。又中橫三星之旁有三星下垂。曰伐。是伐與參連體而九星也。天官書曰。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是其證也。此疏謂與參連體而六星。疑是字畫之誤。但詩網經傳曰。三星參也。又周禮熊旗六旒以象伐。則此疏不爲無據矣。按疏言六星。謂伐三星。與參正體三星。爲六。不數其外四星故也。參之正體三星。故與心同稱三也。詩小星疏云。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同。故周禮以象伐也。明伐得統參也。公羊曰。伐爲大辰。演孔圖云。參以斬伐。皆互舉相見之文。故毛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注大火至大辰。○說文。辰。房星。天時也。又云。疊。商星也。辰爲東方宿。參爲西方宿。用以紀時。故皆謂之大辰。以別於餘星也。北辰居中。視以定參辰之度。故亦謂之大辰。大辰有三。同名異實。故下注云。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是也。說者以北辰爲大端。指心小端。指伐。非也。禮記鄉飲酒義云。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注辰時也。○詩齊風東方未明云。不能辰夜。傳辰時也。說文。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从乙匕。象此遠。厂聲也。又辰字下云。辰時也。

北辰亦爲大辰〔注〕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

所在。故加亦。亦者。兩相須之意。〔疏〕

注北辰至之意。○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周禮大宗伯疏引元命包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太極三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旁兩星。巨辰。子位。故爲北

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繁露奉本云。星莫大於大辰。北斗常星。北斗常星。三百衛星。三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三星。北斗七星。常星九辭。二十八宿。多者宿二十八。九。其猶蒼百莖而共一本。龜千載

而人實是以三伐傳決疑焉。按此多誤字。大率亦以大辰爲恆星之主。皆取則焉。釋天郭注。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索隱引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楊泉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日月五星行大陰。則無光。行大陽。則能照。故爲昏明寒暑之限極也。按廣雅釋言。極。中也。故諸家並以北極爲天中。舊疏引爾雅李注云。北極天心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孫炎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謂之北辰。是也。論語爲政云。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郝氏爾雅義疏云。說者謂北極五星。第五爲天樞。最小是不動處。然實不動處猶在樞星之下。今按。樞星非不動。但其動也。微人所不見。故以爲居其所耳。按天官書。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者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又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闕道。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文選注引天官星占。北辰一名天關。關者。樞機之地。總要之名也。卽天官書之太一。易釋文引馬融說。以太極爲北辰。索隱引文耀鉤。謂之中宮大帝。周禮疏引鄭氏說。謂之天皇大帝。周禮疏引合誠圖。又爲紫微大帝。此云大辰。皆北辰之異文也。初學記引合誠圖。又云。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陽。舒精吐光。居紫宮中。制御四方。冠有五采。舊疏引春秋說云。北者高也。極者藏也。言大一之星。高居深藏。故名北極也。者與先儒說違。其何氏兩解乎。許氏宗彥北極說云。爾雅北極謂之北辰。考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何注公羊。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極。以別心伐。今北極甚小。不易辨。周髀曰。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表。繫繫表端。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至地而識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望之。首及繩致地。而識其兩端。相去二尺之寸。故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正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其云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卽璿璣之徑。折半爲一萬一千五百里。乃北極中大星。距北極樞之數。樞卽不動處。以衡間相去里數。準赤道度約之。計四度餘。若北極小星。則周初去極心不應若是之遠。蓋周髀本言北極中大星。北極樞之數。樞卽不動處。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鄭康成謂之太一北辰神名。北極大星。或卽此與。今法測句陳大星東西所極。折中以定南北。與周髀北極樞之用。正同。

若論語所言北辰，卽周髀所謂正北極，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者，蓋赤道極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爲孛彗者

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凶〔疏〕

杜云：妖變非常，故書繁露奉本，云海內之心懸於天子，疆內之

民統於諸侯，日月食并，吉凶不以其行，有星孛于東方，于大辰，入北斗，常星不見，地震，梁山沙鹿崩，宋衛陳鄭災，王公大夫篡弑者，春秋皆書，以爲大異。○注：心者，至之宮。○舊疏云：春秋說文，星經亦云：天官書，心爲明堂，房爲府，曰天駟，索隱引春秋說題詞云：房心爲明堂，天王布政之宮，詩汎厥樞，房爲天馬，主車駕，宋均注：房既近心，爲明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駟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房四星，心三星，五度有天子明堂，布政之宮，兩口，衛士爲喜，喜得明，心喜者爲憲，憲天心，宋均注：心爲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成，所以喜也。今於口間，士移一畫之者，於字體安也，是爲兩口士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詩疏引元命包云：心爲天王，周禮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爲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莊七年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大星，天王位，房心連體，故皆有天王明堂布政之象。○注亦爲孛。○舊疏云：亦爲孛者，亦如北斗爲彗所孛矣。○注彗者，至之象。○一切經音義引孫炎爾雅注：妖星也。四曰彗，天官書：歲星之精，生天棊，彗星，天棊，天槍，天文志：棊，槍，彗雖異，其殃一也。天官書正義云：天彗者，一名婦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古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彗星出，則國樞機，穢猶穢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也。此天所以去無道而建德也。○注是後至以凶。○五行志下之下：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董仲舒以爲大辰，心也。心在明堂，天子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毛伯立王子鼂，子鼂楚出也。時楚彊，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卽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致納，五年楚

平王居卒子鼂奔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屠郢都。妻昭王母。鞭平王墓。此皆李彗流炎所及之效也。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慧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墟。陳太昊之墟。鄭祝融之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墟。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見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爲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太甚。宋衛陳鄭皆火。劉歆以爲大辰房心尾也。八月心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心。東及漢也。宋大辰墟。謂宋先祖掌祀大辰星也。陳太昊虛。戲木德。火所生也。鄭祝融。虛高辛氏。火正也。故皆爲火所舍。衛顛頊。虛心爲大水。營室也。天星旣然。又四國失政相似。及爲王室亂。皆同。按劉子駿古文學說。與公羊異。占經引感精符云。孛星賊起。光入大辰者。將有陰謀。以邪犯正。與天子爭勢。居位者大臣謀主。兩主並立。周分之異也。與今文說近。其周分爲二。天下兩主者。謂敬王在成周。王猛居王城。二十二年傳。王城者何。西周也。又言王子猛卒。二十三年。天王居卒狄泉。謂敬王也。又云。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成周者何。東周也。是周分爲二。天下兩主事也。舊疏引運斗樞云。星孛賊起。守大辰於五堂。亂兵填門。三王事周以分。是也。三王者。謂王猛。子朝。與敬王也。王猛篡立。卒後子朝繼之。恆與敬王相距。故直云天下兩主也。宋南里以凶者。卽下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南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是也。

##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疏〕

杜云。長岸。楚地。大事表云。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和州南七十里之東梁山夾江相對。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云。春秋楚獲吳乘舟餘皇處也。歷

代爲建康西偏之要地。方輿紀要。東梁山一名博望山。在太平府西南三十里。西梁山在和州南六十里。夾江對峙。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天門山一名峨眉山。今元和志不載此說。

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注〕據於越敗吳于醉李。〔疏〕

舊疏云：經文言戰，而傳以詐戰問之者，正以夷狄質薄，不能結日偏戰。今

此兩夷而言戰，故以詐戰難之。○注據於至醉李。○見定十四年。彼此皆是兩夷不言戰，故據為難釋。文作橋李，云本或作醉。

敵也。〔注〕俱無勝負，不可言敗，故言戰也。不

月者，略兩夷。〔疏〕

注俱無至戰也。○通義云：按左傳，楚人以詐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旋以詐敗楚師，而取餘皇歸。此所謂敵也。河曲之敵，兩無勝也。長岸之敵，兩有負也。○注不月者，略兩夷。○正以春秋之例，偏戰者日

詐戰者，月此詐戰不月，故言略兩夷。